武俠世界

龍兄虎弟（鱷魚潭秘辛）馬雲・新著

一對相依爲命的兄弟，如何在鱷魚潭裡打滾？如何白手興家，以及如何變成億萬富豪？其中過程不少感人肺腑之情節，請看今期刊出的「龍兄虎弟」自有令你意想不到的收獲。



$3.50

1118

編者話

中國的武技，素來就有許多派別的分野，清朝時代，我國武術方面最爲鼎盛，而少林武技，又是民間流傳最廣的技擊派系，但有關少林寺的事蹟，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今期刋出的「海南俠隱記」就是描述當日少林俠士的英勇事蹟，他們洒熱血、擲頭顱，誓向專制暴政反抗，發揮民族精神！本文作者蹄風先生，對本故事的刋出，特別重視，不論人物、背景、皆經再三參訂，去繁存簡，增删迭次，完成是篇，編者特別推介，敬希先睹爲快。

巨型小說今期刋出的「龍兄虎弟」，是描述五十年代末期某地所發生一個很富戲劇性的故事，寫實動人，既有驚心動魄場面，復有兒女私情，對江湖道義之描叙表露無遺，由名作家馬雲先生執筆。

＊＊　　＊＊　　＊＊

「五霸七雄」、「御用殺手」及「七步濡血」今期相告完結，以上各故事都有令你意想不到的情節出現，切勿錯過。由下期起，我們即將刋出兩大新篇：御用殺手故事之二「雁血飄香」和高皐作品：「一指紅」。希望屆時留意本刋，並請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黃白石

武俠世界

第111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兄虎弟

鱷魚潭「奇故事」

文·雲石
圖·馬白黃

這故事絕對不是八十年代的故事，故事發生於五十年代末期。

當時生活在鱷魚潭裏面的人，必須學會這兒的生活方式，否則就惟有在「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情況底下，變成了大鱷們的犧牲品。

也許有人會滿足地說：「我只是日求兩餐，夜求一宿而已，本人向來與世無爭，又有什麼苛求？既無苛求，總應該平易地渡過了。」

本來在一般正常的社會環境下，這種做人哲學是對的；可惜當時鱷魚潭一切都不正常。於是許多令人激奮、感動的故事，就在當時的環境底下發生。

× × ×

相依爲命兩兄弟

麥天明和麥天亮是兩兄弟，熟識他們的人都習慣了稱呼麥天明爲「大麥」，叫麥天亮做「小麥」。

麥氏兄弟相依爲命，由鄉間跑到這兒來，滿懷希望，以爲憑他們的頭腦和一雙手，總可以創出一條生路，因爲他們在鄉間時已聽到好一些人說這兒遍地都是黃金，只要肯做，不怕找不到生活。

不錯，每天報紙的廣告和路邊的街招，都有許多招聘的廣告。但是，麥氏兄弟却是處處碰釘。

他們幾乎日以繼夜的，馬不停蹄，東奔西走，到處去求職。

但是，要不是這裏嫌他這樣不够條件，就是那裏嫌他們那樣不適合！總之一句：沒有人肯請他們！

兄弟二人幾乎陷於絕境。

「不要失望，也不要流淚！」大麥拍拍弟弟麥天亮的肩膊，安慰他：「天生我才必有用，挺起胸膛，相信老天爺一定不會絕我兄弟二人的！」

小麥抹了把眼淚，突然眼前一亮：「大哥，你瞧！我們眞笨啊！何必求人？」

大麥怔了怔！循住小麥所指的地方望過去，那邊是海傍一處的碼頭。當時正人來人往，他根本看不出有什麼瞄頭。

大哥麥天明爲人一向喜歡用腦，但在這刹那間，他竟然想不通小麥何所指！

這時候兄弟二人已走近碼頭。小麥與大麥併肩兒站在一旁，注視着行色匆匆的人羣，有人由船上登岸，有人過去替他們挽行李，然後到馬路旁邊的行人道來候車，也有人剛從街車下來，趕着到碼頭去乘船。

「看見了嗎？大哥。」小麥指住那些替人搬運行李的苦力，「他們連担挑和繩子也不用，只憑一雙手就可賺到錢了。」

「是的！」大麥也感到這是一條生路，「來！我們立刻就開始。」

兄弟二人正當年青力壯之際，加上過去少年時又在鄉間習過武功，所以氣力足够之外，身手也敏捷。

一輛街車剛在碼頭附近停了下來，小麥搶先走過去開了車門。車中人還未下車，行李已經在大麥的手上了。

他們沒有索價，任由旅客隨意給多少就多少，結果他們總算賺到了一點錢。

「怪不得人家都說這兒遍地黃金，要賺錢的確不難，只怨我們一早摸不着門路而已。」小麥有些喜不自勝。

「這只是一個開始。」大麥說，「明天我們早些起來，一定可以賺多一些。」

兄弟二人正待離開碼頭，因爲時間已經不早了，他們今天還沒有吃過飯，每人只吃了一個麵包而已。現在既然有了錢，大概總可以吃一頓飽的了。

豈料就在這刹那之間，突然有人吆喝一聲：「喂！你兩個，站住。」

麥氏兄弟二人一怔，回頭一望，只見三個赤裸着上身的苦力，正排成「品」字形而來。

這三個人個個虎背熊腰，麥氏兄弟對他絕對不會感到陌生，他們同是在這一個碼頭討生活的。麥氏兄弟早就發覺他們目光中充滿了敵意！但當時只以爲「同行如敵國」，彼此因爭生意，難免有所仇視而已！想不到現在他們竟興問罪之師。

「弟弟，冷靜點讓我來，」大麥一向知道小麥個性比較衝動。

尤其是眼前這形勢，對方分明是不懷好意；以三對二，畢竟還是麥氏兄弟吃了虧。

「什麼事？」大麥勉强堆出了一點笑容，「三位有什麼指教？」

豈料爲首一名身裁高大的大漢「克吐」一聲，先吐了一口痰，以示不屑，怒目圓睜地瞪住麥氏兄弟：「你們是那裏來的，誰照你？」

麥氏兄弟盡管不是黑道中人總也聽得明白，於是大麥抱歉地說道：「對不起，我們兄弟二人剛從鄉間來，因找不到生活才迫於無奈，三位可是怪我兄弟二人撈過界？」

「你知道就好了！」大漢仍然充滿了惡意！「這是我們的地頭，豈容你們要來就來，要去便去？行有行規，家有家法，快把今天賺來的都給我們留下，否則你休想離開半步。」

小麥越聽越氣，尤其是最後那一句，聽來更覺刺耳，他終於忍不住了，反手一拳，衝着那大漢小腹部位撞擊。

大漢身形較小麥高大，而且小麥又來得萬二分突然，他身不由主地尖叫了一聲，痛得彎下腰來。

小麥得勢不饒人！一直以來，他總覺得打架這回事，不是你傷便是我亡，勝者爲王，什麼都是假的，所以一拳復一拳，對方來不及還手，已負了傷。

後面二名苦力見狀，立刻飛撲過來，

大麥根本再也沒有機會解釋了，弟弟既然已開了頭，他又怎麼可以棚尾拉箱？

打死不離親兄弟，對方雖然身裁佔勝，人數衆多，畢竟兄弟二人武功底子好，加上對方三人已傷其一，頂多也是拉平手而已！何況小麥拳風厲害，脚頭又重，每次臨陣，勢必拚盡，故此眨眼之間，苦力輩已呈敗象，節節後退。

小麥殺得性起，那肯就此罷手？他要追過去，但被大麥一手抓住：「窮寇莫追，弟弟，你又犯了兵家大忌！」

小麥生氣地說：「他媽的！這世界上總是欺善怕惡的，不給他們一點厲害看，明日我們還敢到這兒來麼？」

豈料話猶未完，碼頭那邊，人頭湧湧，最少有二三十名苦力，手持竹担挑，腰掛鐵鈎，浩浩蕩蕩地，直闖過來。

大麥見狀，立刻拖住了小麥就往另一邊街口急急逃去。

大羣的苦力詛咒與吆喝聲中，追了過來。

但是他們只追到了街口彎角處，就不見了麥氏兄弟二人。

「他媽的，他們不可能逃得太遠！」一名被小麥毆傷的苦力，悻悻然對其他苦力說：「看情形九成是躲到附近一些梯間去了，大家分頭去搜！」

於是一大羣苦力立即分成兩隊，分別朝一列舊樓的兩個不同梯口，直向天台一路搜索上去。

那兒一列四層高的舊樓，天台是互通的，所以不久之後大羣苦力在天台會合。

「看見那兩個傢伙麼？」

「沒有。」

「奇怪！這兒天台並無去路，難道是我們估計錯誤麼？」

「算了，走吧！明天最好不要再讓我們見到他們倆，否則，嘿！我們一定讓他們知道厲害！」

於是一班人又退回樓下去。

那兒梯間又黑又暗，尤其是在彎角處，所以當他們經過那兒的時候，都要加倍小心，因爲這一類舊式唐樓，梯間彎角總是放置了一些廢物或垃圾的。

突然間，梯間彎角處有些東西移動，嚇得在那兒經過的人立即戒備。

「誰？」一名比較冷靜的苦力喝聲問道。

另一名心情緊張的已經把手中的鐵鈎伸了過去！

的確是一個人影，不是廢物，也不是垃圾。

一種很奇怪的聲音，不是啞巴，只是用鼻子想說話的聲音。

「他媽的！原來躲在這裏——」一名魯莽的苦力一手抓住那人影的衣襟，將他揪了出來，就想一拳朝他的鼻子打過去。

拳頭已經伸到不足一寸的地方，忽然又頓住了。

抓他的人發覺對方只穿了一件背心，原來他手中抓住的不是衣襟，而是男裝的內衣背心。

麥氏兄弟不是穿背心的，只是他們的苦力同伴，多數赤膊或穿背心。

他隨即發覺對方不但沒有反抗，連求饒也不會，還差點兒倒了下來。

苦力們立即哄動了起來，下了樓的以爲找到麥氏兄弟了，紛紛折回！在上面未及下來的，也趕着下來助陣。

最接近那處梯間的，却一湧而上。

還好這一班體力勞動的人，還有會用腦的人。於是有人及時叫住：「等一等，他好像是我們自己人呢！」

同樣也有思想直綫的人呱呱叫道：「他媽的！既然是自己人何必在此整古造怪！老子差點兒給他嚇死了！眞該死！」

擾攘間，有人將一些布團自那人口中拉開，亦有人替他解開了手足的繩索。

果然是一名苦力。

剛才一夥人衝上樓去的時候，這名苦力走在最後。

他忽然感覺到那黑暗處有些物體移動，就像剛才人家發現他的時候一樣，所不同的，就是對方一動起手來就是兩個人，而且行動迅速、有默契，於是他在眨眼之間，被人綁住了手足之外，還用布團塞住了咀巴。

他不是不想叫！他也明白到揚聲一叫，已經上樓的同伴立即會折返。

但是，黑暗中却有人警告他，只要他聲張，首先死去的必然會是他。

他又聽到有人在黑暗中告訴他：「轉告你的兄弟們，我們無意跟他們爲難，要不是爲了吃飯，今天的事情就不會發生，如果大家明白了，明天以後，我們還是朋友。」

他照實將這番說話一字不易地轉告各苦力，大家都明白那二名身手敏捷的男子並非別人，正是麥氏兄弟。

終於弄出人命來

「唉，他媽的！」小麥握住拳頭，咬牙切齒地說：「誰個殺千刀說的，還說什麼遍地黃金，想吃一餐飯也不容易啊！」

大麥爲人到底比較沉着、冷靜。

「弟弟，算了吧，苦力生涯並不好過，雖說是無本生息，但到底所得不多。」大麥用手拍拍那一担子的綠豆沙糖水，「這樣子用本生利，假假地也算是一個老闆啊。」

是的，得一名同鄉的帮助，麥氏兄弟又開始了另一種生活方式——做街頭的流動小攤檔，挑了一担綠豆沙糖水，在一條橫巷巷口叫賣，兄弟二人倒也可以維持兩餐。

但是小麥到底年少氣盛，有時想起碼頭被辱的事，總覺憤憤不平。

大麥不但有頭腦，也肯面對現實，他明知小麥好勝心强，如果對他說「人家人多，咱倆只得兄弟二人，怎鬥得過他們」？小麥一定會再找機會跟那班苦力再拚一場。

小麥的性格往往就是如此，明知打不過你，總要試一試。

但大麥老謀深算，凡事都想得周到，他覺得一個人的際遇有時很微妙，機會未到之前，任你如何掙扎亦未必有用。

最重要一點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綠豆沙」的生意可不錯，賣完一保又一保，本小利又大。麥氏兄弟開始對生

活有了信心。

萬丈高樓平地起，他們開始幻想由小攤檔逐漸發展成大牌檔，又再由大牌檔發展到將來開食物店，大酒家……

正當麥氏兄弟充滿了希望之際，突然來了二名不速之客。

「兄弟，你這個攤檔在這裏擺賣了多久？」

「才不久呢！怎麼啦，朋友，喝碗糖水潤潤喉好嗎？」

「不必客氣了！我們不是來喝糖水的，是來收錢的。」

「什麼錢？」

「租啊！」

「什麼租？」

「他媽的，別裝蒜了！這兒是我們的地方，你怎可以不付租就開檔做生意？」

小麥心裏有氣！

他說：「這兒又不是店舖，這是公衆地方，連警察也不會告我們阻街，爲什麼要交租給你們？」

二名年青人之中，其一瞪大了雙眼喝問小麥：「你說什麼？」

小麥反唇相稽：「說什麼都好，如果你想打，我隨時奉陪，不過要到那邊去，別弄髒這一保綠豆沙！」

雙方你一言我一語，針鋒相對，劍拔弩張。

大麥開始明白到此時此地的環境，原來不但碼頭給苦力盤據，就是連這些橫街窄巷也被黑勢力霸佔。

於是大麥就忍住一口氣，對二名不速客說：「朋友，我們這小攤剛剛開始做生意不久，錢還未賺到，可否遲一些，讓我們賺到了，再給你們交租？」

「嘿！廢話！」那年青人惡騰騰地說：「這種話誰不會說？現在我只想清楚問你一句，究竟你給呢？還是不給？」

大麥還未來得及答話，已聽到了小麥怒吼着說：「不給！」

「好，那你們就等着瞧吧！」那年青流氓狠狠地說：「有種的，你就試試繼續在這裏開檔！」

「他媽的！」小麥作勢道：「有種的，你就不要走！」

但是，兩名不速客轉眼之間已經去遠了。

大麥說道：「看來，我們還是收檔走吧！」

「大哥，人家迫一步，我們就乖乖的退一步，你以爲這樣子下去，我們會怎樣？到頭來我們就連站立的地方也沒有了。」小麥憤憤不平地說：「鱷魚潭這地方，既然是弱肉强食，做個弱者也惟有供人裹腹而已！今日這裏如此，即使你明天遷往別處亦不會例外。」

大麥想想又是道理，除非就此躲起來，否則還是要面對現實的。

生意又送上門來。一雙夜遊情侶停住了脚步：「給我們兩碗綠豆沙！」

大麥取碗，小麥抓住一隻銅殼，正想把一殼綠豆沙傾入碗內之際，「沙」一聲，一把泥沙從天而降，迎頭撒下。

大麥和小麥固然無可避免地弄得滿頭泥沙，就是那雙情侶顧客也怨聲載道，最慘還是那一保綠豆沙！眞沙混在假沙裏，試問還有誰來吃？

麥氏兄弟剎那間還以爲樓上住客惡作劇，豈料當他們正抬頭張望時，巷口已傳來了人聲：「怎麼啦？你們這一保綠豆沙加了一把沙糖之後，一定甜了許多吧？」

麥氏兄弟放眼望過去，只見一字兒並排站了四名大漢！其中最少有一個是不久之前見過的「收租佬」；其他三名大漢怒容滿面，手裏都拿着利刀和棍棒。

大麥立即說道：「朋友，何必如此，錢而已，請等一等好嗎？我給你！」

說着，大麥轉過身去。

四名大漢也只以爲他轉身去取錢而已，其實他去拿武器。

小麥却佯作整理那一保混進了泥沙的綠豆沙。

突然之間，「嘩啦」一聲！

那一保熱騰騰的綠豆沙驀地自小麥的雙手裏凌空飛出，直竄向巷口那邊。

四名大漢這才知道中計，急急閃避，可惜已來不及了！

「轟」然一聲響！一名大漢走避不及，一個斗大的沙保迎頭砸下，當塲粉碎，保內的綠豆沙立刻四濺飛開！

被砸個正着的一名大漢慘叫一聲，因爲綠豆沙又熱又濕，燙得他頓足揮手，無奈已是渾身傷痕。

另外三名大漢雖則閃開了，但是綠豆沙又燙又熱，濺到他們的身上，雖不致重傷，也多多少少受到影响。

此時也！一聲吆喝，兩條人影自巷內衝出，急如星火！

一個手執利刀，一個持着担挑，來勢疾勁，出手如電；三名彪形大漢儘管是有備而來，無奈受到綠豆沙的影响，稍一分心，担挑與利刀也就佔盡了優勢。

刀光棍影，街頭連番厮殺也不過只是眨眼間的事！

小麥手中担挑，一點一撥，力達千鈞，使出了中國長兵器中的「行者棒法」，威力驚人，一名大漢首當其衝，腰間先中了一棒，利刀還來不及回擊，担挑已迎頭砸下。

慘叫了一聲，腦漿四濺，血花遍地。

小麥雖則是勝利者，睹狀也感不妙。

那一邊，大麥手持利刀，也有如出柙猛虎，二名大漢再勇也無法佔到半點便宜，加上目睹同伴慘叫一聲後死狀駭人，急忙回頭就走！

麥氏兄弟眼見出了命案，連那攤檔也不敢要了，匆匆忙忙相繼逃去無踪。

× × ×

被綠豆沙燙至重傷的人最先回到他們的秘密巢穴，那黑社會頭頭聞訊大怒！立刻率領卅多名黑社會打手趕往現塲馳援。

那黑社會頭頭叫阿森，因爲身裁高大，渾身皮膚黝黑，所以人們習慣叫他「黑鬼森」。

黑鬼森帶齊人馬，携備武器，浩浩蕩蕩，開往現塲，豈料只到中途，就遇上了自己人！

那二名大漢正是敗軍之將，神色愴惶地匆忙逃回，黑鬼森截住他們查問，這才知道現塲上已有一名他們的手足死去。

黑鬼森知道事情鬧大了，偏偏又摸不着對方是何方神聖，於是立即當機立斷，

作出了一連串的決定。

首先他們決定不收屍。

因為時已深夜，街上很靜，剛才那一場廝殺，必然驚動了那兒的住客，尤其是樓上住客，他們居高臨下看見有命案發生，極有可能已經致電報警了。

假如這時候他們為了道義上的理由前往收屍，後果很難想像！以其自討麻煩，倒不如將眼前傾巢而出的人馬，分成數批，在附近各處大街小巷，分頭兜截，希望找到兇手，讓他們替死者、為同伴報仇，這還來得上算。

另一方面，黑鬼森又吩咐部份手下，把眼前二名傷者以及回到巢穴去的一名重傷弟兄，送往相識的醫務所救治。

黑鬼森雖然做對了，可惜就是來遲一步，所以他們四出兜截，仍無法再發現麥氏兄弟二人的下落。甚至連二人的來龍去脈也查不到一點點。

分道揚鑣避風頭

麥氏兄弟彷彿又經過了一場噩夢，可惜這只是開始而已。

噩夢為什麼只是開始？因為他們殺了人。

雖然為了自衛，雖然只是「誤殺」，雖然對方也是見不得光的黑社會打手，但是，這到底也是法治之區。

警方肯定會發現這宗命案，也肯定會追查殺人兇手是誰。

另一方面，黑鬼森手下的一班黑人物，相信也必然明查暗訪，萬一查出了他們兄弟二人的行踪，相信一切都會完了。

於是兄弟二人商量了一整晚。

大麥嘆氣道：「眞想不到我們兄弟倆千辛萬苦由鄉間跑到這兒來，以為有金執，結果却是頭頭碰着黑，以後的日子眞不知怎樣過呢。」

小麥道：「我想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吧！大哥，經過這次之後，我反而想出一個做人的道理來！」

大哥麥天明一向以為弟弟麥天亮只會動粗，不會用腦，想不到這一次弟弟反而把大哥弄得有點愕然。

大麥於是怔怔地問：「什麼道理？」

「這做人道理，大概也只適宜於這個狗反之地。可不是嗎？以前在鄉間，父母總是教導我兄弟二人做人要忠厚，但是，我你二人來了這裏日子可不少了，忠忠直直，結果到頭來就是終須乞食！因此我認為在這個地方想發大財，一定要將教導我們做人的方針反過來。」

「怎麼反過來？」做大哥的反而要細心聽弟弟的道理，這是少見的。

過去，只是大哥教弟弟做人的道理，但今晚却相反。

小麥道：「可不是嗎？你也見到了，到處都講暴力，幾時見過講道理講得通的？在碼頭我們被人指為撈過界，在街邊担一担糖水擺賣，到頭來還是被人趕絕。」

小麥感觸地嘆氣道：「所以，以後我們必須改變一下做人的方針，反其道而行，這對那些欺善怕惡的人，也許有些用處。否則，我你兄弟二人只怕注定要食西北風了。」

大麥想了也覺得小麥言之有理，所以不但沒有反駁他，反而給弟弟一言驚醒了夢中人。

大麥一向以頭腦冷靜見稱，想不到經此一役之後，他也開始感到混亂，小麥這麼一提，大麥立刻糾正過去的想法。

也就是說，麥氏兄弟，決定改變一下以後做人的方針。

他們一方面等機會，另一方面私底下訂下了一個目標！

他們要憑雙手創出一番新局面！

然而，眼前如何趨吉避凶？

兄弟二人想了足足一晚。

翌日一早起來，兄弟二人就分道揚鑣，他們決定暫時分開，以免萬一被仇家找到了，也不致會「一鍋熟」！

也就是說：他們一方面要分散仇家的視綫，以免對方派人將他們一網打盡！

此外分開也有着以下的雙重意義——兄弟二人既然有了新訂下的目標，他們不該再擠在一起，分頭去闖，看看那一個所遇上的機會好一些，總好過「死作一堆」。

各有各去闖，從任何角度看，總會好過「只走一條路」！

也等於說：兄弟二人既然有了一個目標，現在他們就開始分頭去找；看看誰先找到！

於是麥氏兄弟二人就從那時開始，各奔前程！

大麥投靠一位鄉親；鄉親是一個食物攤檔的主人，亦即俗稱大牌檔，是專賣魚蛋粉的，在一處街市附近。

但是，大麥此番只是為了「避避風頭」而來，試問又怎麼可以拋頭露面？

所以大麥首先把自己的處境坦誠地告知了那位鄉親，鄉親也表示同情，故此不必他出去企檔，只在一處天台的「魚蛋工場」工作。就是如此這般，麥天明總算暫時安頓下來了。

至於小麥，則跑到一間同鄉開設的士多店去，協助門市生意之外，還兼送外賣，可能因為這種新潮雜貨店越開越多，競爭劇烈之故，街坊光顧十元八塊，也只須撥個電話，店方就要派人送貨上門，所以像小麥這些有氣有力的年青人，老闆自然會樂於僱用。

小麥也明知這份工作危險性十分大；例如他每天去送外賣，自然就要「通街走」，遇上仇家的機會自然也大為增加。

如果讓他選擇，他當然不會選擇這份工作；可惜當時的環境，有人肯收留他已經不錯，還怎可以「選擇」？

小麥很勤奮，老闆固然喜歡他，老闆娘和他們的女兒也對小麥十分好感。

這本來就是家庭式生意，小麥是唯一的「外人」，要不是有此須要以及鄉親的關係，老闆不會收留小麥。

小麥很聰明，尤其是經過了一連串的挫折之後，連原來那份魯莽和那股衝動也改變了不少；他開始懂得了從長遠處設想了。

因此，老闆一家人儘管對小麥更好也沒有用，因為小麥根本志不在此！

說得坦白點，小麥只是「騎牛搵馬」，暫時利用這位鄉親的士多店作為藏身之

所而已！

所以，有時老闆夫婦故作暗示，讓女兒親近小麥，小麥也只是裝蒜！

有時候，老闆故意讓小麥早些收工，讓他跟女兒去行街看戲，但是小麥總會借故留下，直至士多店停止營業，他就洗澡睡覺去！

當時小麥只是二十餘歲的年青人，應該最須要異性的安慰，為什麼小麥却不「領情」？

原來小麥既不是「無胆入情關」，亦不是嫌棄老闆女兒不够漂亮，只是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小麥覺得男女之間感情這回事，固然講緣份，無論如何也勉强不來；另一方面小麥也不希望讓這份「兒女私情」拖住自己！

既然眼前只屬「過渡時期」，既然兄弟二人又有一個遠大的理想，而那目標至今仍未找到，萬一有了兒女私情，步伐勢必放慢！

因此小麥寧願咬實牙齦，將自己的情與慾加以冷却，至於人家怎樣想，他也管不着了！反正遲早要走，又何必拖下了「一條感情上的債項」？

老闆一家人當然不知道小麥心裏想些什麼，還以為此人未免太過「安份」了。

也正因如此，所以在以後的日子裏，老闆一家人對這位「老實的青年」，更加好感。當正他是自己人一樣，於是薪金加完一次又一次！

正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當初小麥投靠這位鄉親時，雖未言明，事實上也只求有得食有得住便於願已足！想不到到頭來反而頭頭是道，反而令小麥也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起來！

是的，老闆對得自己這麼好，將來就是要走，也不知如何開口。

人往往就是這樣矛盾的，有時你希望這份工作發展得好好，反而處處受到壓力，甚至受到別人的排擠；相反，像小麥現在這樣，在這裏只屬「過渡性質」，結果老闆一家人却好像窺破了他的心事一樣，對他越來越好，好像怕他離去似的。

偏偏就在老闆一家人對小麥最好的時候，小麥眞的就要離去！

原來那一天，大麥突然致電士多店，把小麥找了出來，說是有十分重要的事商量。

小麥看見大哥找自己找得這麼急，於是向老闆告了兩小時假。

小麥一向勤奮，從未告過假，所以老闆當然照准。想不到一小時不到，小麥已經回來！

老闆還以為小麥責任心重，担心店裏的工作才會匆匆趕回來。想不到小麥却向他辭職！

老闆固然驚愕不已！就是老闆娘和老闆女兒也對他依依不捨！

「沒有辦法，眞對不起！」小麥抱歉地說，「其實你們一家人對得我這麼好，我也不好意思，無奈大哥一定要我過他那邊幫手，他頂了人家一個大牌檔做，自己做老闆又請不起人幫手，我不幫他怎麼可以？」

士多店老闆也認識大麥——麥天明，當然相信這是事實。

就這樣，小麥結束了他人生旅程中的「過渡時期」，邁進了另一階段！

第一次做老闆

麥氏兄弟可能眞的轉運了！

假如一個人的一生際遇，眞的受到了「命運之神」的支配的話，那麼，「命運之神」對他們兄弟二人已開始注視了！

原來當小麥受到士多店老闆一家人的厚待之際，大麥也時來運到；他工作的魚蛋粉大牌檔主人，因為另有發展，打算將名下的大牌檔招頂！

大麥知道了這件事之後，立刻要求這位同鄉割價相讓！

大牌檔主人一因大麥工作勤奮，二因同鄉情誼，反正也是讓給了別人，何不益回自己人。於是自動把招頂大牌檔的條件降低。

大麥自己本來已儲備了一筆錢，再加上了小麥的，東拼西湊，總算達到了大牌檔主人的要求，麥氏兄弟終於做起老闆來了。

魚蛋粉本來是一種賤價食物，但中下階層的食客大都喜歡。因此年來有些大牌檔即使「獨沽一味」，也不怕沒有生意！

大麥是個有頭腦的人，他明白到這是他們兄弟二人走上成功之途的第一步！

因此，他把大牌檔的招牌刷新了之後，在品質方面，也力求「出奇制勝」！

表面看來，魚蛋粉就是：魚蛋數顆，加上幾片「炸魚蛋片」，放在湯粉之上，用碗盛着送到食客面前。這就是了！

但是，麥天明是個肯想肯做的聰明人；他明白到「行行出狀元」這句話的道理，更加明白到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假如不好好地利用，有亦等於無！

因此，他開始在魚蛋的品質上改良。

原來當他在天台工場替人製造魚蛋時，已開始留意到「配料」問題。

許多人吃魚蛋粉，只以為魚蛋是用賤價的鮫魚或鱔魚的肉製成的，其實一顆可口的魚蛋，單在配料方面已經就是一門學問。

例如製造魚蛋的魚膠，其成份除了鮫魚和鱔魚之外，還要加進鯊魚肉，然後才可以令到魚蛋入口够「爽」；再加入其他魚類的肉，然後才够香、够滑等等。

大麥既然心存大志，自然早有預謀，處處懂得研究和「偷師」。現在有機會讓他大展拳脚，他也當然會處處改良，力求品質勝人一籌！

因此，大牌檔開張之後，生意一日比一日好起來。

不過，麥氏兩兄弟並不因此而感到滿足。

他們展望將來，覺得這只是一塊踏脚石而已！

即使是踏脚石，他們也要好好的利用；利用這大牌檔替他們賺多一些錢，因為不管將來做什麼生意都好，錢還是最重要的。

大牌檔只有一個，兄弟也只有二人；他們已由早粥開始做到黃昏。晚上當然不能再支持下去，因為翌日一早又要起來。

因此，大麥在每晚入黑後，將大牌檔租給別人，專做夜市生意，賣的是甜品，例如紅豆沙、綠豆沙和芝蔴糊等等。這樣又賺了一筆租金。

大麥肯用腦，所以人客儘管讚不絕口，魚蛋粉生意也好到「飽和」程度。但是，他的腦筋仍在不斷的轉動。

這一次要改的竟然是被一般行家視作鷄毛蒜皮的小事——免費供應給食客的辣椒油。

表面看來，這的確有點兒近乎「吹毛求疵」！但大麥小麥兄弟二人本來也是食客；他們深懂飲食之道，明白到個中的奧妙！

原來魚蛋粉與牛什粉一樣，除了魚蛋與牛什本身能吸引食客之外，免費供應的辣椒油才是最能吸引此類食客的調味品。

大麥老早已注意到一個事實：同樣兩檔魚蛋粉，甲檔用辣椒「醬」代替了辣椒油，而乙檔則用後者，肯定乙檔生意好過甲檔。

但是辣椒油亦跟魚蛋粉一樣，只要你用心去研究，其中也大有學問。

市面上食檔林立，所以無論魚蛋也好，河粉也好，同樣有人「交行貨」。意思亦即批發商按時把上述食物交到檔口來，食檔主人只要煲一些湯水，加一些調味品、就可以開始做生意了。

不過識飲識食的人都知道，這種食檔賣行貨，難以吸引長期食客。

同一理由，辣椒醬與辣椒油，也有「行貨」，一個電話通知，就會有人送到檔口來。但此時此地的食客，即使是中下階層，要求也十分之高。

所以大麥就決定「小題大做」；在這「小節」上，大事改良。

他親自去購買鄉間運來的辣椒干，製造出「色、香、味」俱佳的辣椒油。

這看來的確有些小題大做，而且不大值得似的。甚至有些行家知道了，也掩嘴而笑！可不是嗎？反正是「免費供應」，又賺不到顧客的錢，何必多此一舉？

但是，食客們慢慢就懂得比較其中奧妙；別人的辣椒油要不是不夠辣，就是又燶又焦！麥氏兄弟這一檔則不同了，魚蛋固然靚，河粉又爽口，再加上辣椒油更好、更妙！就像牡丹綠葉，相得益彰！

因此，麥氏兄弟那一檔魚蛋粉不久之後便賣到大行其道。

不但門市生意好到不得了，外賣生意也做到「吊起來賣」。

所謂「吊起來賣」，意思是根本不怕沒有人光顧；事實却是他們兄弟只得二人，人手不多，自然不肯送外賣。

儘管如此，食客爲了口福，寧願自己帶同盛器到檔口來，買了自己帶走。

生意越來越好，大牌檔的枱椅自然越擺越多。

但是，大牌檔不同食物店，一切都有規定，即使枱椅的數量，以及擺放的位置，也有一定的規格；不准越過範圍。越過又如何？

越過了警察會干涉！

干涉還是其次，罰欵才是要命！

麥氏兄弟當初也弄不明白：爲什麼人家可以隨意增加座椅和枱子，他們就是不可以？

人老就精，鬼老就靈！

可能接到告票太多，錢也罰得太多，也可能是一些「有心人」教之導之，麥氏兄弟終於「學乖」了，他們開始按期付出一筆費用，此後就沒有人來「抄牌」了。

經一事，長一智。

麥氏兄弟對於當時當地的社會形態逐漸熟習了，於是他們首先作出了以下的結論：——

在這個地方，眼睛見到的，與幕後的實際情形完全是兩回事！

許多事情明明有「明文規定」是犯法的，爲什麼還有人去做？

正如大牌檔的「規格」一樣，明明是不可以的也變成樣樣都可以！

此中奧妙不過一個「錢」字而已，只要執法者肯用你的錢，他們就會隻眼開隻眼閉，於是你自然就樣樣都可以。

道理原來就是這樣簡單。

麥氏兄弟憑此推想到其他事情去，相信這裏沒有什麼事情「不可以」的了。

至此，麥氏兄弟開始把他們的慾望擴大，眼光也放得更加長遠。

大牌檔的生意再好，到底能夠賺得幾多？

兄弟兩個人，只得那麼四隻手而已，全賺了不用本，試問又有多少？

於是他們開始不滿現狀，也開始注意身邊的一堆事物。

他們一直生活在下層社會裏，對身邊許多事物自然亦不會陌生。

首先引起他們注意的，就是非法賭博之一的「字花」！

難得一見的美人

那時候麥氏兄弟因爲機會未到，大牌檔仍然繼續經營。

兄弟二人爲了儲蓄更多更多的錢，還是每日大清早就爬起來。

早市的大牌檔，賣的是白粥，油炸鬼（油條）之外，還有腸粉。

這些早餐食品，最適合幹早活的勞苦大衆光顧，此外就是學生。

有個書院女學生每天都到麥氏兄弟的大牌檔來光顧，小麥天天早上除了假期之外，都給她捧來白粥和腸粉。

那書院女學生二八年華，臉兒漂亮，身裁也開始成熟，再加上那一朵迷人的笑容，小麥早已魂爲之奪。

每天早上來時一句「早晨」，雖然是禮貌上的招呼，但銀鈴似的鶯聲再加上那臉上的梨渦，小麥總是聽得甜絲絲的。

當小麥爲她捧來一碗白粥，一碟腸粉時，她又嫣然一笑，說了一句「謝謝」，更令到小麥神魂顛倒。

他不知道她姓什麼名誰，更不知道她家在何處，只從她身上所穿的校服，猜測她是一間英文中學的女學生而已。

也許是緣份到了，爲什麼在士多店工作時，小麥反而沒有這份心情？

「緣份」這回事很微妙，來無影去無踪，可能還包括了「眼緣」在內。

因此，小麥現在反而對這位連姓名也未知的少女，夢寐難忘。

小麥最怕假期，因爲每逢學校放假，那少女就會失踪，不到他的檔口來，小麥於是就若有所失，情緒自然也大受影響。

大牌檔生意總有一段時間很清閒的，那是早市完結，午市生意未上門的一段眞空時間。麥氏兄弟二人亦往往利用這段時間吃午飯和休息一會兒。

就在小麥午飯後，獨自坐在路邊欄杆沉思之際，背後忽然傳來一陣女子的聲音：「怎樣？患上單思病了，是不？」

小麥回過頭去一看，發覺那是隣近生菓檔的阿芬。

阿芬年約十八九，個子矮小，但樣貌嬌俏，附近一帶攤檔的人都喜歡戲稱他爲「生果妹」。

阿芬一邊過來跟小麥搭訕，一邊順手把一個萍果遞給他：「吃吧，這是新開箱的蛇果，又爽又甜，飯後吃生果最有益，尤其是患上了單思病的人，吃了更加快好，哈哈……」

阿芬自己也正在吃着一隻蛇果，她與小麥併肩兒在路邊的欄杆坐着。

小麥平時也很喜歡在工餘時間跟阿芬開開玩笑，但很少談及私事的。

小麥一聲「多謝」，接過了阿芬手上的蛇果，咬了一口，反問道：「阿芬？你怎麼會說我患上了單思病呢？」

「可不是嗎？那位書院女沒有來嘛，瞧你，整天就這樣沒精打采的，還不是患上了單思病又是什麼？」

「既然給你看破了，我也不怕對你說，她的確是第一個令我心動的女子。可惜——唉，還是別再說了！」

「難得你這麼坦白，」阿芬又咬一口手中的萍果，「其實男女間的事，有時很微妙，當你喜歡一個人時，你可能完全找不出一個理由來。」

「是的，說來也很無聊，我甚至連她姓什名誰也完全不知道。」

「那是你太笨之故！」

「什麼？我笨？」小麥側過頭來瞪住身邊的阿芬，「怎麼你會說我笨？」

「你是眞的笨，人家天天來，你天天都有機會，但是你却偏偏不採取主動，人家是女孩子，難道叫對方自動報上名來不成？」

「噢，對了，阿芬，你罵得對，我眞的笨，是的，我應該把握機會去問她才是，不過——」小麥輕輕嘆了一口氣。

他又只顧住吃萍果，不再說話了。

倒是善解人意的阿芬，却接續他的語氣說：「不過，她可能以後也不會來了，是不？」

「什麼？你怎麼知道她以後也不會來呢？」小麥神經質地緊張起來。

阿芬笑了笑：「其實我也不知道她會不會再來，不過照常理，她一定再來的。即使三幾天不來，終歸也有可能再來。」

「你這話怎麼說？」

「其實怎麼說也一樣，因爲說這樣亦未必這樣，難道我叫她來她就會來嗎？何況我也同樣並不認識她。剛才我這樣說，只是相信一個人最緊要講緣份，假如你們有緣份，遲早你總會有機會，所以我說她可能再來，相反，假如你與她無緣份，即使以後她天天來又如何？」

「是的，阿芬，有時我眞的服了你，你的話也眞的很有道理。」小麥覺得阿芬很有頭腦，「然則，以你高見，以後我應該怎樣做？」

「嗯——還好，你總算禮賢下士，懂得請教一下我阿芬。」她洋洋自得地，咽下那一口嚼爛了的萍果，「好吧，就讓我阿芬教你幾度板斧，第一，你要厚着面皮壯着胆子，請教她貴姓芳名，然後來一個自我介紹。第二，想辦法借頭借路跟她交談一些，即使東拉西扯又何妨？第三，進一步約會她，例如請她看一場電影，逛逛街。第四，如果她應約而來，亦即表示你的機會來了，切勿放過，繼續再約她下次見面，明白嗎？」

小麥點點頭。

其實這一切有許多他早已明白，只是說來容易，做就難。

不過經阿芬這一次提醒他之後，小麥發誓下次再有機會一定要鼓起勇氣。

難得阿芬這麼關心她，而且還這麼了解他的思想狀況。

小麥還想跟阿芬談下去，但是午市生意又開始上門了。大麥在檔口那邊，揚聲把他叫了過來。

× × ×

翌日一早。

小麥比平時起得更早，因爲他昨夜幾乎整晚也睡不着。

他想着那書院女學生，所以他希望今天早上她會再來。

每當檔口有生意，他就會在心理上以爲是「她」，甚至好幾次在幻覺上以爲其他女子也是「她」！

結果「她」終於來了。

這一次肯定不是幻覺，潔白的校裙，綑上了淺藍色的布邊和同色的綫型領帶，黑白的校服皮鞋襯上白襪，後腦拖住兩條辮子，搖呀搖的，既天眞，又活潑。

她的臉上又堆滿了笑容，一聲「早晨」之後，便順手把手上的書本放在桌子一角。

小麥差些兒把手上一碗正待送給別的客人的白粥也倒瀉了。

他有些失魂落魄地過來招呼：「小姐，早晨，吃些什麼？」

「照舊啊！」假如形容女人的聲音有如「銀鈴」一般，那麼，這在小麥聽來，就應該是「招魂鈴」了。

「好極！」小麥旋風似的，一碗白粥和一碟腸粉明明是應該送到另一桌的，他却搶先送到那書院女學生的面前。

她當然高興，因爲她不用等啊！

但隣桌的食客却呱呱嘈。

然而小麥却充耳不聞，甚至完全沒有去理會他！

因爲小麥知道時間無多，再不把握機會，人家吃完就上學去。

「小姐，對不起！」小麥終於依足了阿芬的說話，拿出了最大的勇氣，「請問你貴姓？」

「噢，我姓白，白莉雅！」她嫣然一笑，「你呢？」

「我姓麥，麥天亮。你叫我小麥好了。白小姐，你——」

小麥正想說什麼，隣桌的一名男客却

破口大罵，因爲他叫的白粥和腸粉不但送到了白莉雅那邊，唯一的侍應小麥又不理睬他！

此時，大麥也忍不住揚聲把小麥叫了過去。

小麥心裏有氣，眞想揍那食客一頓，但回心一想：打架有失斯文，尤其是在白莉雅面前，怎麼可以動手？

於是他又把那一口氣咽了回去！

生意正旺，大麥催促他：「爽些手，別令人家等得太耐！」

小麥惟有先做生意，但是他仍然不時借故繞過白莉雅身邊。

白莉雅吃完了。

她正掏銀包，小麥及時過去：「今天讓我請你吧，明天早些來啊！白小姐！」

「下次不要叫我白小姐，叫我莉雅好了。」說完又對住小麥笑了笑。

白莉雅走了。

小麥却怔怔地瞪住她的背影。

等到他發覺白莉雅坐過的桌子上放下了錢時，對方已遠去了。

他惟有收碗時將錢也一併收去。

她不領情，可能是今天才正式通過姓名；第二步又應該怎樣？

於是那天「下場」時，小麥到附近一間戲院，訂購了二張明晚七點半的電影戲票。

「下場」亦即休息。食物店的人習慣了這麼說。

那一晚，小麥又再失眠，因爲他想起今天早上的情形，與奮得睡不着；想起明天，更加担心白莉雅不來。

糟糕！爲什麼不先看看日曆？

小麥覺得自己既魯莽，又糊塗！萬一明天是假期，怎辦？

於是他突然亮燈起床。

「什麼事？」原來他大哥麥天明還未睡。

小麥跑去看看桌上的日曆，還好，只是星期三。

日曆沒有印上紅色，表示那不是公衆假期。但是，許多時學校放假不一定跟隨「公衆假期」的。

於是小麥答非所問：「大哥，明天會不會是學校假期？」

「我怎麼知道？」大麥由鐵床的上格，側身俯視下來，「你問來幹什麼？你又不用上學。」大麥說着，笑了。

今天早上在檔口發生的事，大麥都見到了，他又怎麼會不知道？

因此他又說：「睡吧！那女孩明天一定來的，只是照我看，她未必適合你。」

小麥的心事給大哥窺破，有點不好意思，熄了燈，又睡到下格床去。

小麥睡來睡去還是睡不着！尤其是想起大哥剛才那番說話更加不服氣。

「大哥！」小麥一向尊重大哥的意見，偏偏這一次就要質問他：「爲什麼你會說她不適合我呢？」

大麥嘆了一口氣！「你應該看得出，她分明是個富家女，又在求學中，怎麼可能會喜歡我們這種人？」

本來大麥並未說錯，若在以前，小麥一定心服口服，無奈這時他已意亂情迷。

不論男女都好，每當進入這個階段，就是「局中人」了。所謂「當局者迷」，又怎會輕易聽從別人的忠告？

但小麥一向很少駁斥他大哥；所以他只是不作聲，當作睡着了。

其實，小麥一直在盤算着，明天早上應該如何向白莉雅開口？

「白小姐，今晚我想請你看戲，你有空嗎？」……不！萬一女孩子怕羞，一聲「對不起，我沒有空」，豈非完了？

而且，早上工作實在太忙了，偏偏她又是早上才來光顧。

怎麼辦？

左思右想，小麥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來。

約會、單戀、失戀？

又是一個清晨。

可愛的清晨！只要看見白莉雅的影子出現，小麥就會感覺到這天的早晨份外可愛。

她又來了。彷彿太陽自高山升起，照得整個大牌檔都溫暖明亮。

本來小麥根本也不用她開腔，也知道她叫的是白粥和腸粉，但是小麥偏偏過去左問右問，一切都表現得慢吞吞的，目的當然就是看多她幾眼。

大麥看在眼裏，惟有搖頭苦笑。

白莉雅表現得很大方，小麥反而不敢說話，因爲他知道自己的弱點；他有胆赤手空拳面對十名怒漢，就是往往對住一個女子結結巴巴的，有時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終於他揀了個機會，把戲票放進她的書本之內夾住！——這正是他昨晚想出來的「妙法」。

她當然看不見，否則他可能「無地自容」。

這「妙法」表面看來眞不錯，既不必開腔弄得難爲情，連企檔的大麥也不知道這一次的「神秘約會」。

但是，當白莉雅摟住書本走了之後，小麥又開始後悔了。

票子夾在課本內，她未必就可以見到；例如她今天揭不到那一頁，又或者無意中跌掉了，那豈非白費心機？

然而後悔也沒有用，因爲白莉雅已經走遠了。

白莉雅一走，小麥彷彿又陷於惘然若失的境界裏。

小麥想到那天晚上的情形：如果她依約而來，怎麼辦？

第一句話應該說些什麼？

「吃過晚飯了吧？白小姐？」……不！太平凡，問得太笨了。

小麥想了很久，仍想不出一句比較吸引的說話。

最後，他還是想到了另一方面去：那就是應該如何打扮，應該買些什麼東西入戲院去，以及散場後又怎樣做？……等等。

小麥差些兒也忘記了，爲什麼他不去請教一下阿芬呢？

這次他能提起勇氣約會白莉雅，可以說完全是阿芬的功勞；如果沒有阿芬的慂慫，小麥肯定無此決定。

於是到了午間休息時候，他主動地到

隣近生果檔去找阿芬。

阿芬很大方，又請他吃生果。

他覺得佔了人家太多便宜了，不好意思，要付錢，但是，阿芬告訴他：這些只是「次貨」。亦即外皮有「傷痕」的。顧客很挑剔，很難賣得出去，所以就算小麥不吃，不久之後可能變了垃圾。

小麥很感動，難得阿芬對他這麼好，既做他的戀愛顧問，又常常請他吃生果。雖說是次貨，總也香甜可口啊！何況，這到底也是人家一份心事呢。

阿芬知道小麥開始約會那書院女，神態顯得有些凝重。

但是小麥一些兒也發覺不到，自然也想不到阿芬對他如何了。

阿芬呆了好一陣。

這一次，阿芬的態度也沒有上次那麼輕鬆，爲什麼？

阿芬終於說道：「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你今晚切勿遲到，寧早勿遲！女孩子最怕人家遲到的，第一次約會自然不要惹人反感！」

「是的。」小麥言聽計從。「你以爲我要買備一些什麼吃的喝的入戲院？」

「嗯——」阿芬略作沉思，「你可知道她平時喜歡吃些什麼？」

「我怎麼知道呢？」

「你平時沒有留心人家的嗜好，愛惡等等，如何能追求到手？」

「嗯——」小麥抓抓頭髮。「我很少留意到這些啊！」

「那麼，就買些糖菓汽水好了。」

「萬一她不來，怎辦？」

「不會吧？」阿芬不知道小麥只是靜悄悄地將戲票夾進人家的書本裏去。「一般而言，女孩子都很害羞。如果你眞的喜歡她，今次失敗，下次可以繼續，女人到底比較心軟的。」

小麥記在心裏。

他始終沒有留意到阿芬的另一面；那是酸溜溜的另一面。

所以到了黃昏收檔時，小麥甚至還到阿芬的生果檔去，買了一磅鮮提子，準備帶到戲院去請白莉雅吃。

鮮提子甜，但阿芬的心却酸。

可惜小麥一點也不知道，還要向她請教：「我們見面時，應該說些什麼？」

阿芬還是教了他：「看電影時只可以請她吃東西。話說得太多，往往會弄巧反拙。不過散場後，你可以借故請她進餐室吃些東西，那時你可乘機了解一下她！」

小麥聲聲感謝！

阿芬有如啞子吃黃蓮，有苦只有自己知！

×　×　×

回到住的地方，大麥仍未回來。小麥於是匆匆梳洗一番，更衣正欲外出。

豈料就在這時候，大麥回來了。

大麥看見小麥穿得這麼光鮮，也忍不住自頂至踵的打量一番。

「你往那裏去？」大麥問道。

小麥吶吶地說：「我想去看電影。你剛從檔口回來麼？」

「不！」大麥說，「我到後巷去見師爺占。」

「師爺占？就是在字花檔工作的同鄉嗎？」

「對了，正是他！本來我有話跟你說，想不到今晚你會約了人。」

小麥並未提及「約了人」，大麥怎麼會知道？

但無論如何，小麥也不敢否認，否則大麥一定把他留下來。

看看時間還早，小麥說道：「大哥，有什麼跟我說？」

「我想找門路賺大錢，字花廠就是一條發財捷徑！」大麥道，「我剛跟師爺占聊過，知道了其中一些門路。」

「但是，我們那裏有這麼大本錢？」

「萬事起頭難，所以我們由現在開始，就要主動去了解。」

「是的，坦白說，我也不想一世做死大牌檔！」

「嗯——你今晚既然約好了朋友，這些事改天再談吧！早去早回。」

小麥心裏想：大哥眞通氣！

於是一聲「再見」，小麥旋風似的，消失於房門口。

大麥看着他的背影，苦笑搖頭。

大麥是個很有心思的人，又怎麼會不知道小麥的動向！

在他記憶中，小麥自到了這兒之後，從來未有過今晚這麼打扮，也從未試過像今晚這麼緊張！所以只聽他說看電影，就已猜出他一定約了女朋友一齊去。

不過坦白說句，大麥不贊成小麥這麼早就有女朋友，甚至較早時小麥還很清醒，爲什麼忽然有了這麼大的轉變？

小麥會同意大麥的見解，有了家室總是一種負累。

他們要一齊去闖，直至有了成就才談置家立室的事。

不過大麥却也明白，感情這回事，有時勸也勸不來的，又何必令小麥難過呢？

失約、失望、關懷！

戲院裏一片昏暗，正片就要開映了。

但是，小麥左側一個座位始終還是空的。

爲什麼？她看不到戲票，還是根本不知道是誰放進書本裏去的？

小麥已經入座很久。未入場之前他已在門外張望了一番。但是，儘管人頭湧湧，就老是見不到白莉雅。

他已購買了吃的、喝的，一包又一包，汽水，蝦片，糖果和香口膠，加上在阿芬那裏買的提子，他幾乎一個人也拿不了那麼多。

直至到所有人都進去了，他才入場。

入場後一直在左張右望，就是見不到她！

他開始失望！正片也開始放映了，左側那個路口位還是空的。

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小麥覺得自己未免太過自作多情！

於是他也由感激阿芬的慫恿，而變得心裏埋怨她！如果不是阿芬，她根本不會做出今晚這件傻事；最低限度他自己也覺得自己未免太過傻氣了！

電影一直在放映，可惜銀幕上映一些什麼，小麥全不知情。

他不斷的又吃又喝，一邊想到排隊購

票時的興奮心情，與現在一比，彷彿由頂峯跌進了深淵去！

小麥既然無心欣賞，吃光喝乾，就悄悄地離開了戲院。

× × ×

回到居住的地方，時間尚早，九點未到。

大麥最初也是一怔：「怎麼啦？買不到票，是不？」

小麥順水推舟，點了點頭：「是的，買不到票。」眞難得大哥爲他找到了一個藉口，否則他亦未必會答得如此圓滿而動聽。

大麥鑑貌辨色，心中有數。

「這裏的女人，眼中只有一個錢字，所以在未有大把錢之前，我不會找女人。」大麥故意自言自語地，躺在上格床搭訕着說。

小麥心裏覺得：大哥言之有理。白莉雅本身可能是個富家女，又怎麼會赴他的約？

那晚他雖然睡不着，但是，大麥却在有意無意之間，對他開解。假如沒有大麥的間接安慰，只怕小麥更加難堪。

翌日，小麥起得比平時更早，因爲他根本就睡不着！

他跑到檔口去，一邊開工，一邊注意來來往往的食客。

食客之中有不少書院女，就是不見白莉雅！

一直至到八點過後，學生們都已紛紛走光了；因爲學校上課時間很少在八點以後的。仍然不見她來！

她當然不會再來吧，否則早就來了；是她生氣了，還是感到難爲情？

小麥胡思亂想，幾乎想去找着她，向她道歉。

但是到那裏去找她？

午前休息時間，阿芬又來了。儘管小麥心裏埋怨，口裏却不敢。

「怎麼啦？」阿芬關心地問：「她有沒有什麼表示？」

小麥苦笑一下，道：「她根本就沒有去！」

「爲什麼？」

「我也不清楚。」

「早上她有沒有來？」

「沒有。」

「那麼，你一定說錯了話，把她嚇怕了！」阿芬又說：「約女友不能太過份，一定要胆大、心細、面皮厚；但有些男人太新潮，反而嚇得對方不敢接近她。你約她時，到底說了一些什麼？」

小麥啼笑皆非：「我根本一句話也未說過，除了請教她貴姓之外！」

「那麼，那張戲票——」

「我偷偷放在她的書本內。」

「唉！我的天！」阿芬幾乎也忍不住笑了，「你這麼鬼鬼祟祟的，人家又怎麼會知道是你約了她呢？可能她誤會是同學們惡作劇，也可能以爲另有別情，換了我，我也不會去！」

小麥覺得也是道理。自己眞笨！

但是，爲什麼今天早上白莉雅却連人也不見了？

也許偶然有事，例如起床太遲，趕不及來此吃早餐。

這種情形過去也試過了，所以小麥以爲她明天可能會來。

阿芬看見小麥怔怔地想得出了神，忍不住笑了笑：「初入情塲，往往就是如此笑話連篇！看情形，過去你似乎從未有過女朋友，是不？」

小麥直認不諱！「是的，這也算是我的初戀吧！」

「不！人家如果不喜歡你的話，最多可以稱之謂單戀！要雙方都有意思，然後才能稱爲初戀。」

「阿芬，你似乎很有經驗，難道你戀愛過？」

「不！說來令人難以置信，我這些理論，完全來自書本。」

「書本？」小麥不明白。

阿芬解釋：「我喜歡看書，日間生果檔沒有生意時，我就看書；晚間睡不着時也看書。書本裏有數不盡的知識。」

「原來你教我的，都是來自書本。」

「是的。不怕坦白說，對戀愛，我全無實際經驗！但我知道書本裏的不會錯，必然是有經驗的人寫下的心得。」

「阿芬，你眞聰明！」

「別讚壞我！」

「眞的，如果你是我妹妹多好啊！」

「嗯——」阿芬突然敏感起來！

「不如這樣好嗎？阿芬，我認你做我的妹妹。因爲你對我實在太好了。」

阿芬很高興，最低限度她表面十分願意接受小麥的建議。

至於她內心的感受又如何？相信除了阿芬之外，外人很難了解。

總之以後，阿芬更加關心小麥這位「哥哥」，小麥也當她妹妹一樣去關懷！

不過不知怎的，阿芬無論對小麥怎樣好，小麥也只當她妹妹一樣，從未當她情侶。

小麥的心目中，始終還是忘不了白莉雅。雖然自從那天以後，小麥再也見不到白莉雅到他的檔口來吃東西，但她的影子有如烙印，深深地烙進了小麥的心版上。

相反，阿芬對這位哥哥，却好得出奇，就是連她的父母也看不過眼。

尤其是阿芬的媽媽，甚至警告過阿芬，切不可把情感放在小麥的身上。

「人家不會喜歡你女兒的，放心吧！」阿芬有一次就這麼對她媽媽說，「我們只是做兄妹，他另外有女朋友。」

阿芬的媽媽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但是，阿芬自己的心事只有自己知，就是連小麥也蒙在鼓裏。

阿芬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已經愛上了小麥。可惜小麥只當她妹妹。

仇人見面份外眼明

那天也是合該有事！

平時麥氏兄弟二人大都一齊上班下班，除非遇上特別情形。

今天大牌檔不但收檔收得早，大麥還因爲約了朋友先行一步，離開了大牌檔！留下小麥一個人，收拾好檔口的東西，然後才返回住所去！

假如他直接返回住所，可能不會出事，偏偏他行至中途，忽然想起他大哥，於是他改道跑到字花廠附近去！

大麥臨行前告訴他，要去找師爺占。小麥看看時間還早，何不也去看看情形如何？

要知道字花廠那些地方，什麼人都有，三山五嶽的人尤其是最多。

就當小麥獨自來到字花廠附近一處街口時，突然有二名大漢，在他後面不遠處口講指劃的，指住小麥竊竊私議！

「認得那傢伙麼？」

「嗯——他媽的！原來是他！我怎麼會不認得他？即使他化了灰，我也會認得他！嘿！我們找他也找得好苦啊！來吧！趁他只有一個人，我你合力對付他！」

「慢着！」

「怎麼啦？你怕？別生人不生胆好嗎？我們二人四手，總不相信敵不過他一個人！」

「話不是這樣說，森哥叫我們到處找他們，也不知找了多久，萬一失手，森哥會怪我們。」

「那麼，我盯實他，你快去叫我們的人來吧！」

於是二名大漢，分頭行事，一個尾隨着小麥，另一個匆匆回頭就走！

小麥仍然不知道背後有人跟踪，突然之間，他看見大麥由那處巷口出來，立刻急奔幾步過去招呼。

大麥道：「弟弟，你來得正好，我正想去找你。」

「什麼事？大哥。」小麥從他大哥的面色已經看得出，必然有些十分重要的事情。

果然大麥說道：「我們要分道揚鑣，大牌檔你一個人理好嗎？」

「那麼你呢？」

「我到字花廠做。」大麥一手搭住小麥肩膊，一邊低聲說道：「我早已說得清楚，想發大財，必須走捷徑。這是一個開始，你是我親弟弟才告訴你實話，我並非志在一份薪酬，而是要熟習環境，了解字花廠的內容，以便將來大開拳脚。你明白嗎？」

小麥對大哥一向言聽計從，也知道大麥這個人十分有思想；由他計劃的事，成功機會總之很大。

因此他當時並無意見，但大麥見他不作聲，還以爲他不高興。

「怎麼啦？你不開心？」大麥問。

「不！」小麥的眼睛竟然望向一間商店的櫥櫃玻璃屏。

大麥看見弟弟心不在焉，更加以爲他不同意兄弟倆分道揚鑣。

大麥道：「這只是暫時性的，我現在等於鋪路，如果一切順利，我們又將會在一起了。我始終認爲『打死不離親兄弟』，這世界上，沒有人比我倆更親密了，所以剛才那一番說話，你千萬不可對別人提及。總之，我們必須在心理上有個目標，就是搵錢爲上！此時此地，任何事情只要有錢即可解決。」

小麥聽不入耳的原因，其實並非不聽大麥的擺佈。原來他爲人機靈而敏感，早已發覺背後兩人跟踪他，所以他才盯住商店的玻璃櫥櫃，從反影中看看那傢伙有何企圖。

小麥終於想出了對方。

他先對大麥說：「記得我們賣綠豆沙被人欺負的事嗎？」

「當然記得，所以在這兒生活，除了懂得門路之外，還要有實力，所謂財雄勢大，到時看看還有誰敢來欺負我們。」

大麥有大麥說話，小麥的視綫却始終盯住櫥窗玻璃的反影。

他們搭住肩膊，站在行人道上，人家也只以爲他們被櫥窗的商品吸引而已，更難想像得到兩個人竟然是二種心事。

小麥道：「大哥，我看，我們還是去找些生果吃吃吧？」小麥此時已發覺背後由一人增至許多人。

「你口渴？」大麥當然會錯意。

「不！」小麥已開始將視綫離開了櫥櫃。

他放眼四望，目的是找生果檔！街口有檔鮮果檔，於是兄弟二人就朝那邊走。

豈料他們的脚步剛移動，已有人吆喝了一聲：「站住！」

擋在前面的是三條大漢，最少有一個是麥氏兄弟見過的「收租佬」。也就是那天晚上在巷子裏硬要麥氏兄弟付出「租金」——其實是保護費的人。

再往前前後後張望了一遍，最少也有十多二十人，而且個個手中都有武器，於是大麥終於明白了，小麥要找生果檔，無非爲了「借刀」。可惜現在看來有點爲時已晚。

大麥明知眼前形勢十分險惡，他一邊示意小麥：「不要亂來，」一邊又冷靜地擺出一副笑容：「兄弟，到底什麼事？」

爲首一人正是黑鬼森，他冷冷地「哼」了一聲：「誰是你們的兄弟？你們不知何時吃了豹子胆，竟然敢殺死我的人，一命換兩個，今天我們要算算那筆舊賬。」

話猶未完，黑鬼森已把手一揮，只見他背後二名大漢揮刀弄棒一齊上。

大麥眼見這一回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講不清，何況對方的指責也是事實，他雖然機智過人，無奈事出突然，危機已在眼前！

小麥却懶得多講半句，側身一閃，長棒「呼」一聲自耳畔掠過了肩膊。

小麥一向以身手靈活見稱，臨陣時更是驍勇善戰，半點也不敢欺場，側身卸膊之際，左掌已經抓住了長棒，右拳搶前，直擊對方的腋下要害。那大漢功力有限，與小麥的武功身手一比，立見高下。

長棒剛出擊，一招未完已告易手，小麥算得準，也想得到，明知赤手空拳，必然吃虧不少，現在長棒亦非他心目中的武器，但總好過沒有啊！

長棒到手，小麥第一件要急做的事，就是救他大哥，打死不離親兄弟，這些日子以來，兄弟二人相依爲命，那份感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小麥明知大麥也同樣是赤手空拳，眼前他正受到生命威脅，豈可怠慢？因此長棒剛奪到手，小麥已横伸過去。

原來近在咫尺之間，大麥正企圖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無奈大麥的對手亦非等閒之輩，正是黑鬼森的左右先鋒之

一的快刀林敬！

林敬不但出刀快而狠，而且絕不留情，黑道中頗有名氣。

大麥能避過林敬的快刀已是身手不凡，還要加上幾分運氣，何况除了林敬的一把西瓜刀之外，更有黑鬼森的金屬軟鞭。

大麥挨得住軟鞭的鞭撻，却敵不住西瓜刀的苦苦相迫，眼看危在旦夕，小麥長棒一伸，棒尖點向林敬的眼睛。

小麥習過十八般武器，所以對長棒的優點，他也能盡量發揮，長棒的優點就是可以「遠攻」，弱點就是抵不住利刀的刀鋒砍劈，故此麥氏兄弟同習武功時，對十八般武器之中的「刀」，特別偏愛。

以前兄弟倆在鄉間與人交鋒，多數一人一刀，每出必勝，因此有人給麥氏兄弟冠上了一個綽號曰：「雙刀麥」。只要提起「雙刀麥」，鄉間許多流氓鼠輩就會雙足發軟。

小麥顯然沒有選擇餘地，也只好就地取材，幸好長棒也會在他的手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林敬正力取大麥，一柄西瓜刀耍得點點星光，虎虎生風，迫得大麥左閃右避，節節後退之際，驀地視綫範圍之內，棍影閃動，習過武功的人反應最是敏捷，林敬急忙把頭一搖，「察」地一聲，長棒棒尖掠過眼畔。

「喲」的一聲，林敬不由自主地尖叫起來，耳朵登時鮮血淋漓。

小麥有名是「出手不留情，留情自己死」，何況眼前兄弟只得二人，却要面對十多名舞刀弄棒的彪形大漢。

因此一擊得手後，棒影一翻，力掃千軍，結結實實打向林敬的手腕。

林敬正備受威脅，手臂一痳，大麥已踢起後腿，先解除來自背後的威脅，再搶前奪刀。

快刀林敬身經百戰，遇上不少强敵，但從未試過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擊敗，更不要說奪去他的手中刀了。

偏偏他就是小睹了一向有默契的麥氏兄弟，假如他也知道「雙刀麥」的厲害，就算他拚着眼睛也瞎了，亦不肯棄刀。

大麥利刀到手，如虎添翼，黑鬼森一班手下明明見佔盡了優勢，發夢也想不到在這麼短促的時間之內，被麥氏兄弟奪得二樣兵器。

儘管有兵器在手，若無武功與胆色，也是徒然，何况對方還以人多取勝呢。

但是黑道中的混亂場面却不似古代的戰場，人多亦未必穩佔優勢，臨陣既要講經驗，併肩作戰還要講默契。

麥氏兄弟既有經驗，更有默契，因此人頭湧湧，刀光棍影之下，十多名大漢竟然無法把他們擊倒不特已，還越打越亂，這就是致命傷！

陣脚一亂，敵人必然有機可乘，尤其是强者臨陣，高手過招，要分出高下也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而已！

麥氏兄弟一刀一棒，迅速變爲雙刀，小麥棒影搖動，目的志在奪刀，那名大漢不知是計，一刀削來，棒折爲二！

小麥身形一變，長棒化作雙棍，左虛右實，棍分上下夾攻，大漢稍一分心，手腕已見鮮血淋漓！

另一名大漢攻向小麥左側，小麥眼尾也沒有瞧上他一眼，但聞其聲，半截被削得鋒尖的短棍自腋下出其不意後刺！

「哎唷」一聲！

企圖從後面偷襲小麥的大漢，應聲倒地。

但小麥仍然沒有分心去理會他，因爲小麥志祇在刀。

持刀大漢手腕受創，正待換手執刀，已被小麥衝前一掌，打得那大漢倒跌丈外，但手中利刀却被小麥扣住！

麥氏兄弟既然向以雙刀無敵聞名於時，如今雙刀已備，無奈衆大漢仍不知機，仍然苦苦進迫！

此時此地，眼看就要血流成河，屍橫街頭之際，驀地有人叱喝一聲。

此人聲如洪鐘，也不知何時開始，偕同四名手下站立街頭！

中等身裁，頭髮斑白，一身衣縐紗唐裝衫褲，足踏布鞋，胸前袋口掛着一抽金鍊翠玉，一表斯文之中，帶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威嚴！

站在中年人背後的四名大漢，則個個虎背熊腰，目光烱然！

認識他們的人，都知道那是「閃電手」金子介和他的四員大將。

不知厲害的人，往往就是因爲瞧不起金子介那副瘦削的身裁，以及太過斯文的外型，但此時此地的湖海中人，却有不少尊稱他爲「金爺」。

金子介從來很少動手，動手的多是手下四員大將，他們正是聞名湖海的「金氏四霸」；其實他們都是金子介的子侄輩。

他們同是姓金，同樣取了一個單名，分別叫「龍、虎、獅、豹」。

領敎過金龍、金虎、金獅、金豹等四兄弟的武功的江湖中人，都公認他們名不虛傳，再加上「閃電手」的名氣與武功，也難怪「金爺」之名，足以令到當地的三敎九流中人，聞風喪胆！

回頭再說金子介一聲叱喝之後，彷彿行雷閃電，嚇得黑鬼森一班手下都紛紛停住了手；至於黑鬼森本人則恭恭敬敬地垂手過來，叫了一聲：「金爺，你老人家好吧？」

儘管給黑鬼森吃了豹子胆，量他也不敢動金子介一根汗毛；但此時此地，正是滿地血腥之際，金氏四虎急急跨前一步，分立在金子介兩旁，對黑鬼森虎視眈眈！

反而麥氏兄弟感到無限驚奇！

儘管麥氏兄弟不知金子介是誰，却也以爲他們是便衣警探之類，否則黑鬼森這班人又怎麼肯立刻停下手來？

金子介撇下黑鬼森不理，却去招呼麥氏兄弟二人。

小麥怔怔地望住金子介，手中帶着血漬的利刀仍未放下，難怪「金氏四霸」已採戒備之勢。

大麥到底是個會想的人，看見黑鬼森和他手下的態度，已知此人必是大有來頭。再看看他帶來的四名大漢之中，竟然有一個他似曾相識。

對了，那個叫金虎的人，就是他在師爺占那兒見過的。

師爺占與大麥有同鄉之誼，那麼金虎和這個中年人又跟師爺占又是什麼關係？

大麥一邊思想，一邊已示意小麥放下手中利刀，以示對金爺的一種敬意。

「在下金子介，老兄可是阿占的朋友麥先生？」開腔的竟然是金爺！

黑鬼森在「金氏四霸」虎視眈眈之下，竟然弄得一頭霧水。

他向來就只知道江湖中人爭相巴結金子介，幾曾見過金爺自動向別人請敎的？所以當下裏對麥氏兄弟二人，更覺莫測高深。

儘管黑鬼森對麥氏兄弟二人恨之刺骨，此時此地也惟有袖手一旁！

黑鬼森怕的未必就是金氏四霸，而是金爺在江湖上的勢力。

以當時的環境，任何人如果得罪金子介，想再在這兒混下去就難！

大麥腦筋靈活，臉上立刻擠出笑容：「金老前輩，請多多指敎。」

金子介竟然把手一擺：「請到上面細談，這兒街頭不是談話之所。」

那邊是一間酒樓。

金子介親自把麥氏兄弟和黑鬼森等人，請到酒樓上面去！

金爺的和頭酒

這是金子介名下的一間大酒樓。由地下直達三樓，佔地萬餘呎。

地下茶廳，二樓酒席，三樓便是貴賓廳。

但一般食客，最多也只可以到二樓而已；再上三樓，一定會受到盤問和監視。

原來三樓名目上是貴賓廳，實則經常擺出「客滿」的牌子，你肯出錢也未必可以訂到其中一間貴賓房。

金子介的手下們，經常就利用三樓一間間的貴賓廳活動。

所以如果有陌生人上去，首先會受到身穿制服，外表斯文的侍應們攔住去路，然後他們會問你找那一間貴賓廳。

如果你說得出道理來倒還可以，否則的話，他們一定會露出眞面目；因爲他們並非眞正的侍應生，而是金氏的打手們。

金子介把各人帶上三樓，立刻令人把二間貴賓廳打通。

黑鬼森手下們，受到酒席招待。金氏四霸已有三人雜在其中，負起招待之責。

至於黑鬼森本人和心腹林敬，則被金子介安置在另一間貴賓廳，一邊接受敷藥治傷，一邊接受金子介的和解。

原來金子介慧眼識英雄，在剛才那一場街頭劇鬥之中，深深地被麥氏兄弟二人的武功和胆色所吸引。

要知道金子介本人也是個湖海中靠一雙拳頭，一身武功打出天下的好漢，如今正是識英雄重英雄，又怎會不被麥氏兄弟所吸引？

後來從金虎口中，金子介又知道大麥正是被師爺占看中，準備聘用的自己人，於是更加決定插手這件事。

「大家既是自己人，我想過去的還是不要提了好嗎？」金子介望住黑鬼森，分明是要看看他的反應！「算是賞個臉給我金某也好，算是彼此結交多一個朋友也好，總之和氣必能生財，今天我金子介決意要做這個和事老了！」

老江湖就是老江湖，敬重他的人會說金爺語重心長。不喜歡他的，可能會在背後罵他，詛咒他老奸巨滑！

黑鬼森只是聽到金子介口中的一句「自己人」，已有一種「與有榮焉」之感！何况懂得聽的，一定也會聽得明白他最後那一句軟中帶硬的話：「決意要做這個和事老」！

既是「決意」，以黑鬼森這種江湖小鬼，又怎敢說個「不」字？

何况表面上，金子介也十足給了黑鬼森面子，即使那一席「和頭酒」，亦無分彼此，大麥坐在金子介左側，黑鬼森在他右側。

後來師爺占也來了。

大麥早已從師爺占這位鄉親口中，知道他主理下的字花廠，幕後人財雄勢大；想不到他還未正式成爲受薪者，已獲得幕後大老闆的賞識！

換上了任何人也會受寵若驚；就是獨據一方的黑鬼森，在這種情形底下，也要敬金子介三分。

但是麥氏兄弟二人內心却另有一番想法。

並非初生之犢不畏虎，只是兄弟二人眼光放得很遠很遠！

他們心裏想：你也是人，我也是人，爲什麼你做得到的我做不到？

進一步他們甚至認爲：我們不但做得到，而且一定要做得好過你！

這正是麥氏兄弟的性格：不滿現狀，遇强越强！

「不滿現狀」亦可以解作「不知足」；如果用「知足者貧亦樂」與此一比，就會給人一種「貪婪」的感覺。

但從另一角度看，「學無止境，不進則退」，做人如此，「撈世界」當然亦如此；說得俗氣一些，錢，那裏會嫌多的？

因此，要攀上高峯，一定也要「不滿現狀」，努力向上爬！

至於「遇强越强」，也許是麥氏兄弟與人惡鬥時悟出的道理。

試想想，跟別人交手時，如果你給對方的名氣嚇倒，是否未打先輸？

相反，假如你頑固一點，心理上要「非勝不可」，行動上「但求必勝，不擇手段」，那麼，你獲勝的把握一定越大！

因此麥氏兄弟的性格，不管是對是錯，在今時今日這個社會，競爭得如此劇烈，最低限度兄弟二人就確定是對的了。

經過了那一天的奇遇之後，麥氏兄弟的大名亦開始被人注意！

金子介不但納麥氏兄弟爲心腹，更逐漸將名下一些「生意」交給他們料理。

麥氏兄弟有此機緣，自然不肯放過。

他們一方面結束了大牌檔生意，另一方面大麥亦不時悄悄勸小麥專心事業，最好暫時不要牽涉到兒女私情方面去。

小麥雖然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白莉雅，可惜此後一直也再沒有機會見到她。

反而小麥有時很念舊，常常會去看那位「義妹」阿芬。

生果妹阿芬，每次見到小麥，總是柔情萬種的，只可惜言談之間，縱有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

正是神女有心，無奈襄王無夢！

小麥不知是裝蒜，還是根本無心於此；他來看阿芬好像只基於道義，因爲過去在大牌檔時期，阿芬對他不錯，後來才會認了兄妹。

阿芬每次見小麥，分別時總是顯得依依不捨的。

這一天黃昏，小麥吃過了晚飯之後，又來到阿芬的生果檔看她。

阿芬竟然面帶淚痕。

小麥却佯作不見，反而半開玩笑地問：「怎麼啦？好幾天不見，你好像瘦了；是不是跟男朋友吵咀？」

阿芬終於忍不住「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這麼一來，小麥弄得手忙脚又亂！

「誰欺負你？」

「……」阿芬沒有答他，只伏在小麥的懷抱中飲泣。

「什麼事？告訴我，讓我給你解決。」小麥的用意只是：誰欺負他妹妹，他就去找他算賬。

阿芬却淚眼晶瑩地瞪住他：「你眞的可以替我解決？」

小麥被問得呆住了！

「是不是有人欺負你？阿芬。」

「是的。」她抹了一把眼淚。

「是誰那麼大胆？告訴我，讓我去揍他！」

他們當時就躲在生果檔後面細談，想不到這刹那間却有個人影由雪櫃一角探過頭來，回答道：「你敢揍我？爲什麼你要揍我？」

「嗯——」小麥頓感愕然！

假如那人是流氓地痞，小麥當時已經開始行動了，偏偏那是一個婦人！

當時阿芬也粉頰通紅，因爲那婦人並非別人，正是阿芬的母親。

阿芬不好意思地，垂下頭去！

小麥一片憐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於是他低聲問阿芬：「她虐待你？」

「不！她要我嫁人。」阿芬也低聲答了。

「那麼，你肯嫁麼？」

「如果我肯，我又怎麼會哭？」

於是小麥立刻轉過身來，問芬媽：「你爲什麼迫阿芬嫁？」

「女大當嫁，這又有什麼不對？」芬媽反問小麥：「她認你做哥哥，還是未婚夫？」

「哥哥啊！」

「那麼，做哥哥的，是否應該也替做妹妹的終身幸福設想一下？」

「嗯——」小麥呆住了！

「除非你改變做哥哥的身份肯娶她回去，否則她這把年紀也總應該嫁了。」芬媽又說：「何況這頭人家對我們可不錯啊！送一層唐樓，包我們女家十圍酒席，另有禮金二萬元。難得人家看中我阿芬，再說我夫婦也逐漸老了，不替她找戶好的人家，我們下半世如何過？」

阿芬顯得很害怕她母親，所以自始至終也不敢出聲！

反而小麥想反駁芬媽，但回心一想：芬媽可能也有她的道理，何況自己只是「認回來的哥哥」，即使是親兄妹，恐怕也無能爲力。

因此，他惟有對阿芬道：「你媽講的可是事實？」

阿芬點點頭！

小麥又問她：「你是否另外還有別的男朋友？」

阿芬搖搖頭。

「那麼，你就嫁這個傢伙好了。」小麥說，「他出的條件可不錯啊！」

「你也贊成？」阿芬這才忍不住抬起頭來，瞪住面對住她的小麥！

「是的，你既無別的男朋友，不如就嫁這一個。反正是要嫁嘛。」

阿芬給他弄得啼笑皆非，惟有黯然長嘆一聲！

× × ×

小麥並非不喜歡阿芬，如果不喜歡阿芬，又何必認她做「義妹」？

小麥也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如果他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他就不會時時來探望阿芬這位義妹；更不會對白莉雅念念不忘！

當然，小麥更加不會是個傻瓜；憑他的聰明，他又怎麼會不知道阿芬的心意？但是，一方面因爲有了白莉雅先入爲主；另一方面他根本不想再牽涉到兒女私情上面去。

因此，小麥迫於情勢，也就不得不詐傻扮懵！

阿芬終於要嫁了！

小麥沒有去飲喜酒，他是臨時決定不去的，因爲他怕對尷尬場面。於是他找了一個公事上的藉口，只叫人專誠奉上了賀禮！

本來阿芬未出嫁之前，小麥爲表心意，已靜悄悄地給了一大筆錢給阿芬，叫阿芬買她喜歡的首飾。當晚送上的賀禮，無非做給外人看的。

當時小麥已開始有很好的收入，所以那些禮絕對不會失禮。

祇難爲了阿芬。因爲她私心底下，早已鍾情於小麥，偏偏小麥不領情，奈何？

小麥有什麼事情，多數會跟他大哥商量，就是這一類兒女私情的事，他向來不告訴大麥。

但是這一次大麥不知怎的，竟然也知道了。

他很欣賞小麥的做法，認爲小麥已眞眞正正的開始懂得用腦！

因此他對小麥說：「一個人在今時今日撈世界，單靠武力未必解決得了問題，一定要用腦。今次你做得漂亮極了！明知阿芬不適合你，又何必讓她再纏住你？以後全心全力闖天下，我們還有個十分遠大的目標呢，可不是嗎？」

小麥不作聲！

他只苦笑了一下，垂下頭來！

小麥遇上小渾蛋

金子介的生意的確做得很大，以今時今日的宣傳術語去形容：「金爺名下企業多元化」。

他名下的非法生意有字花廠，地下賭場和非法外圍等等。

但表面上他也是個「大商家」，所以他有大酒樓，也開舞廳。

金子介很會用人，他既然看中了麥氏兄弟二人，也就委以重任。

大麥因爲心裏有目標，所以一直在字花廠裏面，做師爺占的副手。

小麥則被派到一處地下賭場去座鎭。

凡是這一類見不得光的地方，大都是三山五嶽人馬活動的場合。金子介可能就是因爲看中了這點，讓小麥逐漸升到了總管的職位。

事實上，小麥也眞的生成了一副「偏門命」，以前只憑一身好武功，現在連頭腦也變得靈活起來了。許多時一些江湖人物企圖藉故鬧事，只要小麥站出來，那一股煞氣已令到對方震懾。

話說黑道中有個叫朱仔的人，據說就是專門在一些蔴雀館和地下賭場搵食的。

朱仔既不是獨據一方的第一把交椅人物，亦非什麼帮會的帮主，到底那些非法「娛樂場所」，又憑什麼給他面子？

原來這小子的兄長是在衙門裏做事的，腰間有幾兩鐵的人，黑道中人自然多多少少也要給回幾分薄面啊。

因此，朱仔就經常狐假虎威的，到此等非法賭場動腦筋。

這一晚，朱仔來到了金氏的地下賭場，押了二萬元在骰寶檔的「大」字這一方格上去。

豈料揭盅之後，却是開了「小」。

毫無疑問的，朱仔那二萬元被「殺」了。

不知怎的，荷官手一碰撞，骰寶盆內的三顆骰子之中，有一顆翻滾了一下，由「二」點變了「六」點，而三顆骰面合成的總和，亦自然由「小」變了「大」。

荷官正待要把盅蓋蓋上，却給朱仔一聲吆喝：「慢着。」

當時在場的人無不驚愕。

在場的賭徒之中，有不少是三山五嶽人馬，也有不少認識朱仔其人的。自然也明白這傢伙的背景，以及他平日的所作所爲，所以大家都心裏明白：好戲快要上演了。

賭慣骰寶的人也都明白：骰寶盅蓋蓋上，搖它幾下，賭徒們又可以繼續下注賭第二鋪；但是現在有人阻止把盅蓋蓋上，就是等於指責荷官從中作弊。

朱仔「嘿嘿」地說道：「兄弟，剛才我想你一定是眼花吧！二、四、六——十二點，不是大嗎？爲什麼要把我的注碼殺掉？」

其實在場的賭客都看得清楚，剛才揭盅時，那三顆骰子的點數應該是：「二、四、二」，亦即「八點小」。

但是其中一顆可能因爲受到震盪，突然由「二」變「六」，那當然就是「十二點大」了。

荷官與監場的頓感錯愕。

也許監場的不知朱仔底細，理直氣壯地，據理力爭。

但是荷官却明知朱仔是個「古惑仔」，無奈這一次涉及的數目太大了。

賭徒們也議論紛紛。

就在這時候人叢中傳來小麥的聲音：「賠給他。」

所有人的視綫紛紛集中到小麥的面孔之上；只見小麥雜在人叢之中，面無笑容，目光炯炯，令人望而生畏。

站在小麥身邊的人也都讓開了幾分，所以朱仔更易看見小麥那副冷峻的表情。

朱仔當然知道他是誰，因爲小麥當時在黑道中已經相當有名氣了，只是想不到小麥突然之間在此出現。

荷官這時已將四萬元現金推到朱仔的面前去，只是衆目睽睽之下，朱仔竟然不敢伸手出來拿走那筆錢。

小麥冷冷地說：「賭枱你也够胆吃，有種的你儘管拿走好了。」

朱仔聽過不少有關麥氏兄弟的故事，也看得出小麥的眼神之中充滿了殺機，登時雙足一頓，竟然就地跪了下來。

小麥並不因此而感動，反而對朱仔警告道：「來到我們這裏玩，最好還是規規矩矩。你的大名我聽過了，但眞正認識你，還以今晚爲第一次。」

話中帶刺，當堂刺傷了朱仔，無奈形勢所迫，朱仔只好滿面尷尬地走了！

表面上一切恢復正常。

賭徒裏又再度熱鬧起來，但是，認識朱仔底細和他爲人的賭徒們，正在議論紛紛。

「朱仔不會就此罷手的。」

「對啊！二萬元不是個小數目，朱仔分明志在必得；假如在別的大檔，主持大局的人一定賠錢送賊，懶得跟他結怨，以免手尾長。」

「是的，有誰不知道朱仔的兄長是探長。」

竟然有個年青賭客插咀問：「探長又怎麼樣？」

「可是隨時帶人來這裏卬檔。」

「對了，這世界不怕官，最怕管，誰想找這種麻煩呢。小麥只怕他日一定後悔不及。」

儘管人們正在意見多多，但是小麥却若無其事地，跑到賭場的另一角去巡視。

種善因

有個年過半百的男子，正在長嗟短嘆！在賭場這種地方，這種情形也是見怪不怪。

但是，小麥在巡視地下賭場時，對那男子已注視了良久。

他曾作孤注一擲，但輸了。

突然之間，他跨過一列供賭徒休息的沙發，就想推開窗口往下跳。

小麥因爲早就注意這個人，所以一個箭步搶前，攔腰摟住他，把他整個人摔到沙發上面去。

那人滿面淚痕，極力掙扎！無奈他的氣力怎樣也敵不過小麥。

小麥將他帶過酒吧那邊，問明底蘊，才知道他姓岑，是個生果小販，最近因爲不景，想來這裏搏一搏，豈料「財不入急門」，連那一點點本錢也都輸光了，一時想不開才會自尋短見。

小麥立刻着人拿來了一萬元，塞到岑伯手裏：「以後你也不要再賭了，這種地方不是你這種人來的，回去安安份份做生意吧！」

岑伯雙手發抖，雙眼一紅，熱淚汨汨豎流！

小麥正待要安慰他幾句，突然警鐘大作！

地下賭場裏面的熟客們都知道，警鐘響是表示警察要來冚檔！

於是賭場之內，秩序大亂！

反觀小麥，却表現得一派鎭定。

小麥指揮若定地叫賭客們由後門撤出；又叫部份職員留下來。

他自己則陪同賬房，帶了一大袋鈔票由秘密出入口撤退。

那位岑伯自然也跟隨着賭客們一齊撤離了地下賭場。

本來混亂的場面，在小麥的指揮底下，剎那間變得秩序井然！

在警員未進來之前，彷彿一次「演習」；應該留下的都留下，應該走的早已走了。

地下賭場既然是非法存在，他們的幕後主持人自有一套應變計劃。

因此警方這一次的「冚賭行動」表面上看來是十分成功的。即使翌日的公佈和報導，也宣傳得洋洋大觀，例如拉了若干名開賭者，若干「賭徒」，若干賭具和若干賭欵等等。

但知道內幕的人都會心中有數，那些人根本無關重要；重要如小麥等人，都已安全撤離了現場。警方抓去的人只是事先安排好的「替身」而已！

黑道上的暗門

一名在黑白道中同樣活躍的人物，他的名字却又未必個個都認識。

只因爲他是個小人物。

小人物看來無關重要，也不會爲人注意，甚至會有人認爲他起不了什麼作用。

但是，有時他會覺得非常值得驕傲，因爲他儘管是個藉藉無名的小人物，却負起了許多重大的任務；就像那些國與國之間的間諜特務一樣，他們的名字即使從來不會被人提及，但他們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無法估計的。

當然，眼前這位小人物只是週旋於黑白兩道之間，並非國與國之間。

他叫狗虱。

狗虱自然只是他的綽號而已，他的眞姓名叫什麼，人們反而忘記了。

但是許多警探以及黑道中的重要人物，只要提起「狗虱」，他們必然熟識；因爲他曾經花過他們的錢。

那些錢爲什麼要花在狗虱的身上？

由警探手中交給狗虱的，不妨美其名爲「綫人費」。

由黑道中重要人物交給他的，則不妨稱之謂「茶錢」。

試想想吧，還有那一種人可以在兩個不同的圈子裏同樣受到重視？

現在面對着狗虱的，正是小麥。

小麥要狗虱證實一件事，就是那天晚上突然被警方「冚檔」的事。

「冚檔」對一些地下非法賭檔來說，不但是見怪不怪，而且還是「非常應該」的。

爲什麼會說「非常應該」？

原來在那個年代，貪污成風，有權在手的人可以隻眼開隻眼閉，無非因爲一個「錢」字作怪！

但在另一方面，不但社會人仕都明知非法賭場的存在，即使高官們也心中有數；既是法治之區，如何向輿論交代？

於是「扯貓尾」式的「冚檔活劇」，就在「爲了交差」的情況下，「間中」上演。

既然爲了「交差」，又是「演戲」，當然無傷大雅；但「受人錢財，替人擋災」，「戲」明明是假的，又要做得似模似樣。

所以，凡是「冚賭活劇」開始之前，必然在事前有一個「神秘報訊電話」，撥到非法賭檔來，以便主持大局的人有所準備。

但是，衙門裏面，部門衆多，往往在某種特殊情況底下，亦會有例外的。例如某一班有權執行任務的人，因得不到該非法賭檔的甜頭，在心有不甘的情況下，存心作弄，於是主持大局者往往就給這些人殺個措手不及。

可是小麥主持下的非法賭場，自問已經做到「八面玲瓏」，爲什麼還會有人「不賞面」？

這就是小麥今次一定要狗虱查個明白的。

狗虱既然是「消息靈通人仕」，自然很快就有消息回報。

狗虱現在就把他查到的，告訴小麥。

「那晚的事，據講是由一位姓朱的探長策動的。」狗虱道，「事前執行任務的人都不知道目的地何在；但申請手令的，肯定是朱高探長。」

「他媽的！」小麥一拳擊向桌面，令到桌面的玻璃杯也跳了起來。然後小麥又咬牙切齒地問：「朱高是不是就是那個叫朱仔的渾蛋的哥哥？」

「對了，就是他啊！」狗虱道，「朱仔經常出沒一些大檔，表面看來與他當差的大哥無關，但人家却說他們兄弟二人感情不錯呢。」

「好吧！」小麥從口袋裏摸了一疊百元大鈔出來，塞了幾張給狗虱。「狗虱，今天的事，你切不可對任何人提及，明白嗎？」

「明白了。」狗虱道。

狗虱歡天喜地的拿了那數百元走了。

事實很少有人像小麥這樣闊綽。

小麥十分生氣！

他等狗虱走了之後，就要去撥電話。

大麥在旁問道：「你找誰？」

「他媽的！」小麥氣憤憤地說，「我要看看那小子住在什麼地方。我要找他算賬！」

「你冷靜一點聽我說幾句好嗎？」大麥把弟弟按住，「你想如何處理朱仔？」

「宰了他！」小麥又是一拳擊向桌子上！

「你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大麥說道，「你有沒有想到後果問題？」

「嗯——」小麥怔了一怔！又咬着牙關道：「他媽的，這口烏氣叫我如何咽得下？即使我不殺他，也要揍他一頓！」

「小不忍則亂大謀，凡事不能太過衝動！」大麥道，「何況那兒只是金爺的架步，我們只不過爲他料理而已。再說，昨

天晚上我才親自聽到金爺讚你！」

「他怎麼說？」

「他說你做得好極了。假如換上了別人，像那晚的突擊行動，公司一定會損失不少金錢；但是你因爲事前準備功夫做得好，所以結果只像演戲一樣，損失極之有限而已。」

不知是眞是假，總之大麥是個攻於心計的人，對付一個陌生人他也應付裕如，何況小麥是他自小見到大，一直又是相依爲命的人，小麥的性格他早已瞭如指掌。因此大麥只須三言兩語，小麥就有如小貓兒一般馴服。

大麥又說：「還有一件事情可能會令你高興。」

「什麼事？」小麥的情緒，幾乎完全受到了他兄長的控制，所以在這一剎那間，他已完全忘記了剛才那一股怒氣！

「下個月起，我會接手攪新區一間字花廠。」大麥道，「所以我叫你凡事要忍耐，以後什麼事情都好，一定要先跟我商量，切勿輕舉妄動，否則，我們的目標就可能永遠達不到。」

「我明白了，大哥。」小麥現在關心的，反而是那間新區字花廠。「那間廠是誰的？」

「本來金爺也有些股份，但是，最近衙門裏換來了一班新人，那攪手竟然搭不通門路，迫住惟有結束了。」

小麥忽然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大哥，人家舊東家做了這麼耐尚且攪不通，我們怎麼可以貿貿然接手去攪？萬一弄得焦頭爛額——」

大麥輕輕一笑：「弟弟，你幾時見過大哥會魯魯莽莽去做一件事的？」

「難道我們有把握搭通門路不成？」

「如果沒有把握，我又怎會賠上老本？」大麥又說，「總之，以後凡事要跟我商量。金爺的事不是叫你不理，而是分清楚利害關係，別忘記你只是打工的，將來等我新區那間廠攪得成功的話，我可能又再有新的主意給你。」

小麥由滿腔怒火而變爲滿懷希望；他已完全忘記了朱仔的事。

反而大麥却舊事重提：「關於朱仔的事，你交給我吧！」

小麥吶吶地說道：「大哥，你的意思是——」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只要我們兄弟倆還有機會在江湖上混，你担心他什麼？何況我們目的在錢財，你心裏應該記住我一句話：小不忍則亂大謀！」

小麥唯唯諾諾。

大麥又說：「凡事一定要多想想，例如這一次如果不是我，你已闖下了大禍；你闖禍亦等於我不妥。那麼，新區那間廠也不可能攪妥。這豈不是壞了大事麼？」

小麥不敢作聲了。

他這一生人之中，就只服了他大哥一個。

撈偏門頭頭是道

大麥的眞姓名叫麥天明，但熟悉他的人都稱讚他的頭腦有如三國時代的諸葛孔明！

事實上大麥也的確是個很有辦法的人；他不但腦筋靈活，還非常懂得利用機會，就好像新區那間字花廠便是一例。

新區人口衆多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因此在那兒開字花廠，應該很不錯。

但是，最近那一區發生很大的變化；首先是管轄那一區的衙門換了人。

新人事新作風，字花廠乃非法賭檔，如何能存在？

大麥把這檔爛攤子承受下來，許多人都替他担心；尤其是熟悉這一行的人，更認爲他只不過想過過「老闆癮」。

有人預測他不出三天，就要結束。

但是字花廠不但依時開張，還居然大事宣傳，那一帶新區大厦的住戶，幾乎不約而同地，收到了一張小廣告，內容大概說三十六個古人又回來了，想發財大可以向那些路邊代人寫信的小攤檔查詢。

所謂「三十六個古人」，正是字花的內容。

一般家庭主婦在那個時代，非常沉迷賭字花，原因就是賠率高。

但是，既然是非法的，也就半遮半掩，要作弊也就易如反掌。

即使「公公道道」，三十六瓣之中要買中其中一瓣，相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惜大多數人心目中只知道沉迷下去，却不會冷靜地去分析和計較。尤其是那一輩家庭主婦，往往就因爲一點點貪念，而變成泥足深陷，他們連日常家用的錢輸光了不特已，到頭來還將私蓄首飾也拿去抵押。

自從「小廣告紙」派到各新區家庭之後，那兒附近一些橫街窄巷，突然多了不少「代寫書信」的小攤檔。

此等小攤檔經常只有一個木頭箱或者蘋果箱之類，再加上一兩張矮櫈，又成一檔。

表面上看來，他們並無不妥之處，「代人寫信」有什麼不妥呢？

但是明眼人都不難想像到，此等小攤檔眞正的生意却是「代收字花」，代寫、代買、代收、代發；買中了固然人客回佣；收票交入字花廠去，也有好處。

因此，字花廠的生意越來越好，此等小攤檔也就是最大的功臣。

於是行家們不得不佩服大麥，可惜佩服大麥的人，大都只會說他「運氣好」而已，從未仔細研究他成功的因素，甚至連那些小攤檔的奧妙所在，也從未留意到。

然而「運氣好」是一回事，衙門裏的人不是瞎子吧？爲什麼會容許他？

人們又連想到：大麥可能已鑽通了門路！

但是問題又來了，上手爲什麼却左鑽右鑽都鑽不通？

難道大麥有三頭六臂不成？

江湖中人，無不大表欣賞；就是「金爺」金子介，一向以神通廣大見稱，經此一役後，也得心服口服。

江湖道上財路雖多，可是摸不着門路的話，損手爛脚事小，焦頭爛額也不要緊；到頭來却有不少被送進牢獄去，甚至賠上了性命。

長江後浪推前浪，金爺的時代似乎逐漸過去了。

許多時金爺名下的非法事業，都會受到干擾；尤其是來自衙門方面的。

相反，大麥名下的，竟然沒有人敢動他分毫！

不久，小麥也離開了金爺，與大麥併肩作戰；有道「打死不離親兄弟」，何況兄弟二人老早已訂下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因此，兄弟二人過去在那些非法事業中所體驗到的，到頭來就可以大派用場；以前是受僱性質，已經做得有聲有色。

如今呢，一切都與自己本身的利益有關，當然加倍留神。

兄弟二人一沉一勇，一主內時一主外，黑道中人無不畏其三分。

大麥老謀深算，小麥勇不可擋，故此他們的事業也一日千里，不知羨煞了幾許江湖中人。

黑道中人每欲有樣學樣，無奈任你怎樣學，也無法學足他們；例如大家都同樣地開設地下賭場，生意額一定不及麥氏兄弟好。

開字花廠嗎，麥氏兄弟一年不到，已經由一間增到三間了；但別人的總是不及他們的收入好，還要時常受到干擾。

逐漸江湖道上的人，都紛紛投靠麥氏兄弟，因為他們不但出得起價錢，各方面關係又打得好，做起事來自然事半功倍。

表面上的尚且學不到，在幕後大麥要一些什麼手段呢？行家們更加感到高深莫測。

不過，就憑麥氏兄弟幹來頭頭是道，他們名下的非法事業受干擾的次數幾乎絕無僅有這一點忖測，許多人都忖測麥氏兄弟有個「大後台」在他們幕後撐腰！

若非如此，為什麼別人經營的同一類非法事業，常常受到某方面人仕的不斷干擾；而麥氏兄弟的，却穩如泰山？

有人從中偵查過，無奈這種事情，麥氏兄弟固然不肯承認，就是旁敲側擊，也難探到半點兒蛛絲馬跡。

而最令圈內人仕感到震驚的，還是曾經與小麥間接作對的朱高探長——亦即朱仔的哥哥，突然之間宣佈「退休」。

江湖中人大都知道，自從朱仔在金爺的地下賭檔中與小麥有過衝突之後，表面上當時朱仔認了錯，但後來終於上演了「冚檔」一幕。

幸好小麥早有準備，警方固然抓不到小麥，大批賭欵亦安然運出。

在以後的日子裏，凡是小麥主管的地方，大都受到干擾。

那當然不是來自黑道中人的干擾，因為黑道中人就算不賞面給小麥，也要看看金爺的面份。但是有權執法者，只須一紙手令，就大條道理。

那段時間之內，小麥已是極力啞忍；要不是他大哥大麥的苦勸，恐怕小麥早已因誤殺而坐牢。當時甚至有人開玩笑地說：「眞是一物治一物，小麥惡是惡了，想不到還有人可以收服他！」

至於受過教訓的朱仔，雖不敢與小麥硬碰，仍然十分招搖。

然而曾幾何時，朱高終於退休了，朱仔從此亦消聲匿跡。

照年歲計，朱高還未到法定退休之年，為什麼却突然「退休」？

黑吃黑的結局

大麥是個軍師人才，憑他的精密頭腦，任何事情幾乎都可以解決。

小麥饒勇善戰，憑他的身手武功，黑道中人無不畏其三分。

因此兄弟二人的事業蒸蒸日上。不出幾年，已是光芒四射！

也許就是因為鋒芒太露，又或者是小麥平日開罪了一些三山五嶽人馬，結下的仇怨太多，終於發生了一件令他們事前絕難想像得到的事。

話說麥氏兄弟二人在鬧市中心有個架步，既似辦事處，亦似住宅；其實兩者皆不是，只是他們的手下太多，在那兒租了一層樓宇，供他們的人駐足而已。

那天兄弟二人剛收到了一大筆錢，由街上回到了那個架步去。

那兒有廳有房。

入門處是廳，廳後便是房。

前者是會客室，後者也算是麥氏兄弟辦公室之一。可能由於當時他們已是主宰那一區的人物，所以該處中門大開！

事實上以麥氏兄弟二人當時的威風，相信江湖中人都會給回幾分薄面。

但凡事都有例外的。

就在麥氏兄弟正在房間裏「數銀紙」之際，外面傳來了一陣陣人聲！

「老麥在嗎？」一名年約三十的大漢，帶了五個人闖了入來。

當時外面會客室只有三名麥氏兄弟的人，其中一人十分機巧；這可能是學會了大麥的隨機應變吧。

於是這名麥氏心腹立即反問：「兄弟，是那裏來找我們大哥的？」

這名麥氏兄弟的心腹所以要搶先問，無非怕其餘同伴隨隨便便的回話，而當時麥氏兄弟剛收賬回來，正在房內核數，若不給些時間他們準備，這班人就可能殺個措手不及，這正是大麥訓練出來的人，的確與別不同的明證。假如當時換上了一個不知機的，準會急不及待地回話：「我們老闆就在裏面。」偏偏這心腹就能從來者的語氣和眼神中看出了若干破綻。

所以房間裏面的麥氏兄弟，聞聲急忙戒備！

果然來者不善！六名彪形大漢，一齊亮出武器來，登時令到三名麥氏手下嚇了一跳！

為首一名大漢，帶了二名殺手直闖房間裏去！就當他們推開了房門的刹那間，一條人影首先飛撲而出！

殺手之中有人慘叫一聲！隨即可以看見房間內又閃出了另一人——那是大麥。原來兄弟二人在裏面已聽得一淸二楚，也不難窺破了殺機，於是二人雙刀，先發制人！

麥氏兄弟的「雙刀陣」一向威盡武林，等閒之輩也不是他們的對手，何況這六名無名小卒頓起無名之師，又那裏是他們的敵手？但見刀光閃閃，人影幢幢，兄弟二人，猶如二虎出洞，來勢洶洶，六名大漢眨眼之間已傷了三人。

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立即喪胆！六名大漢急急有如喪家之犬，逃落街上去！麥氏兄弟二人追殺一陣，才鳴金收兵，大獲全勝！

儘管如此，麥氏兄弟還是一頭霧水，不知道究竟來者是誰？目的又何在？為了取麥氏兄弟二人，還是為了刼財？

既然對方來時聲明找「老麥」，當然不是一般鼠輩。

假如是一般只為發財而來的散兵游勇，麥氏兄弟自然不會把他們放在眼內，偏偏對方有「指名道姓」之嫌。

平時他們開罪了一些什麼人，很難知道，因為湖海之中，龍蛇混集。

為免後患，麥氏兄弟於是決心要查眞相。

×　×　×

在一間不為人注意的小酒吧之內，狗虱又與小麥有約。

狗虱綫路廣泛，來自他的情報，十九可靠。因此小麥即使用不着狗虱之時，亦按月給他一筆額外津貼。

正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狗虱又給小麥帶來了內幕消息：六名大漢都是金虎的人。目的是要教訓麥氏兄弟，可惜功虧一簣，惟有隱姓埋名！

原來金虎乃「金爺」金子介的子侄輩，亦屬「金氏四霸」之一。

金子介因年老多病，年前已經去世。其名下非法事業，亦分配給四名子侄輩。

金虎所屬地區，原來就在麥氏兄弟隔隣。

由於麥氏兄弟勢力日增，而所謂「環頭、地區」亦難劃出一個明確界限，所以，除非雙方互有默契，否則很難避免「撈過界」！

偏偏金虎為人頭腦簡單，不知受人慫恿；本來屬於黑鬼森的地盤，已由金爺一代開始改變過來，現在已是金虎名下的。

黑鬼森與麥氏兄弟有宿怨，所以從中慫恿，金虎竟然不知是計，於是派了六名大漢找上門去。

金虎是金爺的人，當然也知道麥氏兄弟的厲害，所以事前估計可能失敗，故此不用明刀明槍方式進行。

想不到失敗後，麥氏兄弟仍窮追不捨，現在終於查到來了。

麥氏兄弟這一天竟然赤手空拳，只帶禮品，不帶刀槍，找到金虎的架步來。

金虎心裏有事，自然不敢見客，豈料麥氏兄弟也不勉强。

金虎一名心腹回說金虎外出未返，大麥竟也表示深信不疑，留下禮品成籮，還對那心腹道：「我們兄弟二人，以前一直受金爺重用提携，此恩此德，至今未報。金虎兄乃金爺子侄，見面時記得代為致意，他日我兄弟二人再找機會拜候。」

其實大麥早已知道金虎正在屋內，所以這一番說話無非說給金虎聽的。

麥氏兄弟二人故意把衣飾穿的又薄又簡單，讓別人一目了然，證明他們身上並無武器，所以事後金虎的人也照樣把實情轉知了金虎。

金虎大為感動。

他作賊心虛不敢見人，但麥氏兄弟二人竟然備禮而來。

不知是問心有愧，還是懾於麥氏兄弟的威名，金虎那天竟然帶了六個人向麥氏兄弟負荊請罪，令到江湖中人大為錯愕！

唯一不會感到意外的，就只有大麥一人。

原來金虎的性格早已被大麥掌握，因為大麥替金爺做事時，與金虎日夕相處，又那有不淸楚他的個性？

大麥一向攻於心計，觀人於微，所以往往不費吹灰之力，便能決勝於千里。

他胞弟小麥也眞的服了他！就像這次事件，小麥從狗虱口中證實了一切之後，已感到怒火梵心，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假如不是「日子有功」，小麥多多少少學到大麥的「忍」字功，相信一場惡鬥在所難免。

然而黑道中一山還有一山高，何況寃寃相報何時了；大家同是黑道中人，連番拚殺的結果，極有可能到頭來還是兩敗俱傷。

因此，經大麥一再想通想透，就決定利用金虎的弱點。

結果金虎當日負荊請罪，而帶來的六名手下，正是當日「找上門來」的六個殺手。

這六個殺手自命不凡，但一經與麥氏兄弟交手，優劣分明，也自感心服口服；所以在金虎監視之下，斟茶叩頭，向麥氏兄弟陪罪之外，金虎還另訂日期，擺「和頭酒」。

麥氏兄弟經此一役，在黑道中的威名，更是震撼一時！

事後有人批評大麥未免太過冒生命之險，萬一金虎不服氣，試問兄弟二人赤手空拳，又如何能殺出重圍？

事實大麥也想到「萬一的意外」；其實好像大麥這種人，他又怎麼會「胆搏胆」那麼簡單？

他們兄弟二人武功好是另外一回事，萬一金虎反面，以人多欺他們人少又如何？所以大麥老早已佈下了人手埋伏在金虎的架步附近，萬一有事，自會有人接應。

但是，這些幕後部署，從來就沒有人知道，除了直接受命參加行動的人之外，因為事情並未惡化，那一着「妙棋」也沒有行動，外人當然不會知道了。

也正因為如此這般，江湖中人更加把大麥誇張得有如「再世孔明」，讚他「料事如神」。

從此以後，是否就沒有人敢動麥氏兄弟？

那又未必！

幾個黑帮大聯盟

麥氏兄弟的事業如日方中之際，引起圈內人眼紅亦勢所難免的。

大麥為人深思熟慮。

想到今後的發展方面，他已將部份資金轉向正途。

例如開酒樓以及一些有牌的娛樂場所。這都是政府批准的。

表面上看來，一切生意的收益，除了皮費之外，又要納稅給政府，得益有限。所以人們都會說：想發達惟有撈偏門。

然而現在麥氏兄弟竟然反其道而行，究竟所為何事？

他們靠撈偏門發達，已是人所皆知的事，為什麼現在却有志於正途發展？若單

單以利潤計算，簡直就是鷄零狗碎。

卻不知道這正是大麥的另一種佈局。

麥氏兄弟名下的企業，包括了酒樓飯店等等，不但光明正大的做生意，還一反過去金爺的作風，並未留回一層給自己人集會消遣，反而經常「大宴羣雄」。

許多擁有特權的人，到麥氏兄弟名下的酒樓食肆飲酒作樂，差不多完全是免費的，收也只收象徵式的費用。

麥氏兄弟就憑此種手段，廣結善緣；在某一圈子裏，無人不稱讚麥氏兄弟的爲人。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竟然有人動麥氏兄弟的主意。

話說南區乃遊客區，黑道中人對此無不垂涎，但當時卻是麥氏兄弟的勢力範圍內。

某日有幾個黑社會頭頭茶聚，談及各區利益收入問題，均認爲南區必然最佳，因那是遊客區，賺的乃是美金和日幣也。

幾個頭頭三杯到肚，面紅眼更紅，於是商商量量，決意進軍南區。

本來在黑色世界裏面，這種「撈過界」所爲，非圈內人所能容忍，但是，黑社會一向以實力取勝，幾個頭頭認爲：第一，麥氏兄弟本來已有原來的區份，南區又何妨用作「太公豬肉」——大家平分。第二，集他們數帮的力量，相信麥氏兄弟亦未必有胆反抗也！

這件事妙就妙在金虎當日也在場。

金虎酒醒後，覺得心裏不舒服，因爲麥氏兄弟不但確有實力，而且一直以來，對他也是十足的尊重，因此就單以江湖道義，也不應該起人尾注。

所以金虎於後悔之餘，立刻親自去找麥氏兄弟。

麥氏兄弟二人聽了，思索良久。

大麥一直不作聲。

小麥卻忍不住問金虎：「你決定退出了他們的聯盟麼？」

金虎點頭道：「若非如此，我大可以將此事隱瞞下去！但當日形勢所迫，我沒有選擇之餘地，惟有順從他們。」

小麥又問：「萬一我們針鋒相對，老兄你又帮那一邊？」

金虎毫不考慮：「當然帮你們！我輩由金爺時代開始，已是兄弟一般。」

「好極！」小麥拍拍金虎的肩膊，「有你肯帮我們，我麥某倒要看看他們是否又有三頭六臂跟我們作對！」

金虎瞪住小麥：「你打算跟他們硬碰硬？」

「是的！」小麥道：「但你表面仍要參加他們大夥兒，隨時把消息傳給我，到兩陣相對時，倒戈相向，裏應外合，明白嗎？」

金虎怔怔地說：「我們是否有把握取勝？」

小麥拍拍胸膛：「有我雙手，再加上你金老兄，閻王也要避開！」

正當小麥得意洋洋之際，大麥卻從思潮中醒覺過來。

「不！」大麥一盆冷水似的淋向小麥，「我們認輸了。」

「什麼？」

小麥和金虎同時感到萬二分的意外，也不約而同地驚問。

大麥卻用十分堅定的語氣道：「是的，我們認輸了！」

然後又非常認眞的，對小麥道：「吩咐下去，任何情況底下，切不可與他們硬碰，他們來時，我們就走！」

小麥一向英雄主義，此時自然心裏不高興。

小麥吶吶地說道：「大哥，這好容易給人一種錯覺，以爲我兄弟二人退出江湖了。」

大麥瞪他一眼，有些兒生氣地說：「你以爲你有三頭六臂麼？各帮聯盟，實力難以估計，有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何況我們退出南區，手上最低限度還有一個區份的利益收入，在江湖中混，首講道義，既然他們一致認爲南區好油水，就讓他們分一杯羹，總好過傷了和氣！」

這一番說話，聽得金虎對大麥肅然起敬！

相反，一向好勝心强的小麥，大不以爲然，無奈這些日子來，事實上由大麥作主的事，從未有錯失，所以小麥也習慣了服從大麥的決定。

因此，小麥儘管心裏不高興，在金虎的面前也不敢反駁半句。

等到金虎告退，小麥以爲大麥另有主意，却想不到大麥還是一意孤行。

大麥一邊叫小麥照剛才的決定，立即吩咐下去，另一方面叫小麥一小時後到碼頭去與他會合。

小麥忍不住問道：「大哥，爲甚麼要我到碼頭去？」

大麥道：「我約了一位外地剛回來的朋友在那兒見面，我介紹你認識他。」

小麥仍不服氣：「大哥，那麼，你眞的決定放棄南區。」

「眞的！」大麥十分肯定，態度也極之認眞，「對於金虎，你不及我了解，他剛才通風報訊，當然是一番好意，但他此人外强內弱，做人向來就拿不穩主意，如果你信他帮你，你可能噬臍莫及！」

小麥喃喃地說：「即使金虎站在他們一方，相信我們也不必怕他們。」

「那又何必？到頭來有些什麼後果，你應該想像得到，硬碰硬，全市帮會大火併，政府即使出動三軍，也不會放過我們，我們辛辛苦苦所爲何事？錢而已！」

「但是，事實上你一定同意，我們在南區這裏賺得最多。」

「在我心目中，這也不過小兒科而已。」大麥拍拍小麥的肩膊：「別忘記，我們要做的是億萬富翁，而不是千萬。」

小麥知道大麥一向眼光遠大，但無論如何，他也不捨得放棄南區這一塊「肥豬肉」。

「知弟莫若兄！」何況大麥能令小麥心腹口服，絕非偶然的事。

所以大麥又對小麥低語說道：「退出南區是一種戰略，此事你切不可對人言，南區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頭頭是道的，我麥天明不但要令到自己的弟弟心服口服，還要令到此時此地的行家們也寫下一個服字。」

至此，小麥才不再與兄長爭論南區的取捨問題。



小麥乖乖的，把大麥的決定，向手下一班心腹頭目口述，叫他們依足大麥的話去做！

然後又在一小時之後，獨自駕車到海傍一處碼頭去。

× × ×

當小麥抵達碼頭時，大麥和一名中年男子已經在海邊欄杆前併肩而立，仔細交談。

附近一帶，見不到其他人，只有一些流動小販，不過小麥認得那全是自己人喬裝的。

要不是大麥事先告訴了他，小麥看這種佈局，還以爲大麥正與人在那兒「講數」呢！

小麥停好車之後，走了過去！

大麥介紹他跟那中年人認識：「這位是雷文表叔。」

「表叔。」小麥瞥了那中年人一眼，但見他個子瘦削，鬢髮灰白，但雙目烱烱生光，一看就知道是個經過世故的人。

大麥十分愼重地左張右望一番，附近一帶，三丈範圍以內，除了他們三個人之外，並未見到第四個人出現。

三丈以外，那些目的只爲護衛麥氏兄弟的僞裝流動小販，其實也根本沒有生意，因爲這是地處偏僻，行人也不多一個。

大麥這才小心地說：「表叔在泰國定居，那邊有可以賺大錢的生意，所以我把你找來跟他詳細地談談。」

雷文表叔樣子沉實，面無笑容，很認眞地說：「這種生意雖然一直有人做，可惜都做得不大，如果以你們目前的成就，人手和背景等等，我認爲大有可爲。」

小麥低聲問：「可是黑貨？」

大麥與雷文同時點點頭。

大麥道：「表叔在金三角那邊有熟人，是一名流落在該區的軍官，如果我們肯付現金，以及大量入貨的話，肯定最少便宜四份之一，所以我說這才是最易賺到大錢的生意。」

雷文道：「頭幾次一定要表現信用和實力，以及可以賒數，但必須大量入貨才可以，你們肯加入競爭的話，我相信遲早會執穩牛耳，壟斷本市大部市場，因爲這種買賣，除了必須財雄勢大之外，還要人手足够，更要在黑道中叫得响，你們目前就有這種條件。」

大麥道：「所以我要趁此機會行開一下，名目上是避開那班黑帮行家，實則與表叔到金三角地帶去一次，在這期間，你要小心點，切勿亂來，要知道一個人出來做大事，首先要眼光放遠之外，還要不拘小節。」

小麥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大麥爲了要插手做大生意，決定以退爲進，的確高招，難怪小麥也不得不言聽計從。

大麥也面授機宜，當他離開本市之後，必須依足他的吩咐，退出南區，不得藉故生事，否則好容易會壞了大事。

由於目標是兄弟二人以前訂下的，但目前所獲得的是有限，亦可以說是「距離目標尚遠」，所以小麥當面向大麥保證，決不會違背他的決定。

大麥這才放心下來。

這時候，有一名男子担着釣魚竿，足踏膠拖鞋前來碼頭。

附近僞裝成各種流動小販的麥氏手下，早已向麥氏兄弟發出了暗號。

但是，小麥打了一個手勢，叫手下們讓此人過來。

那人看來並無什麼特別之處，担住的魚竿是來路貨，短褲背心，當然也沒有武器在他的身邊。

可是，當那年青人走近海邊時，小麥已確定他的眞正身份。

小麥立即示意大麥和雷文，不要再談話，於是他們亦隨即離開了海邊，乘車離去。

當車子開走了之後，麥氏兄弟的手下們才放鬆戒備。

雷文在車子行進中忍不住問：「剛才那釣魚郎可是你們仇家派來的兇手？」

小麥笑道：「不！憑他一個人，如何

能殺死我兄弟二人。」

雷文問道：「那麼，他可是眞的垂釣者？」

「不！僞裝的。」

「你怎麼知道？」

「看那支釣竿就知道。」

「何以見得？」

「那是微波收音器，間諜用的，有人想偷聽我們說些什麼。」小麥以內行人的口吻分析：「我懷疑那個掛在他肩膊的竹籮裏面，可能還有錄音設備。」

雷文担心起來：「那豈不是說，警方已開始留意你們？」

小麥反問：「誰說他們是警探？」

「不是警探，難道是你們黑道中的對頭人不成？」

「正是啊！黑道頭頭之中，有個姓范的，最喜歡用這一套，但却逃不過我這雙眼。」小麥笑了笑，「因爲有空的時候，我也研究過這些玩意。也許是黑帮聯盟的人，在他們進軍南區之前，担心我們反抗，所以派人來監視我們。」

雷文這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大麥又對小麥道：「金虎此番回去，肯定會做一次兩頭蛇。」

小麥道：「你的意思是，他會把我們的決定轉知各黑頭頭？」

「是的，但他們未必相信，所以你切勿故弄玄虛，以免節外生枝。」

「我眞明白了，大哥，你放心和表叔起程好了！」小麥道。

大麥又吩咐一些退出南區之後應該做的事，然後又與雷文約好在曼谷相會的日期，最後雷文才截了一輛街車離去。

大麥突然外遊

黑道中人無不議論紛紛，因爲麥氏兄弟終於「敗」下陣來！

幾個地區的黑帮頭頭，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結合」，以志在必得的姿態，進軍南區，當時黑道中人就担心一次有史以來的黑帮大混戰，勢必造成大流血事件。

甚至當地警方的反黑組密探們，也在接獲是項情報之後，爲之担心不已！

連那班結盟的黑帮頭頭們，也不相信金虎帶回的消息，他們認爲麥氏兄弟一定是另有一番反攻大計。

原來大麥並未料錯，金虎是個意志十分薄弱的人。

他眼見麥氏兄弟放棄南區，想想怎麼可以分少了自己這一份？於是又拿着「是非」回到黑帮聯盟總部去，以「邀功」的姿態，實行「用是非做人情」。

當然，任金虎更笨，也不會說出了自己的心意與做法。

金虎只對衆黑頭頭道：「我明知他們因爲過去與金爺的關係，不會懷疑我，所以我便決定親自去試試他們，想不到大麥那厮也眞會想，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之後，竟然會與小麥展開了一場大爭論……」

衆黑頭頭聽了，當時仍不敢深信！

能成爲一個黑社會組織的頭頭，當然不是簡單的事。所以座中有人把過去麥氏兄弟的所作所爲，細加分析。

他們認爲麥氏兄弟極有可能以退爲進！就憑過去麥氏兄弟在江湖中的做法，往往有許多事情，根本就行內一些老師爸也意料不到。

那麼，今次麥氏兄弟又要什麼花樣？

衆頭頭之中有人說道：「小心駛得萬年船，以麥氏兄弟的作風，他們未必肯認輸。」

也有人說：「那又未必，如果以我們大結合的實力，麥氏兄弟勢難比擬，所以爲避免大流血，這是唯一聰明的做法。」

終於在爭論中，有個保守派的黑帮頭頭作了一個中肯的提議：「我們可以逐步來，大麥儘管老謀深算，小麥却一定沉不住氣！假如我們步步進迫，他們步步後退，證明金虎所言屬實，我們自可大舉進軍南區。」

各人終於同意下來。

豈料不出數天，消息傳來，大麥「遊埠」去了！

一向以消息靈通見稱的黑道中人，也有多種不同的傳說：有人說大麥與小麥意見分歧，一氣之下，放手不理！

那豈不是說，小麥可能奮起反抗？

小麥饒勇善戰，已是人所皆知的事，所以也難怪黑帮頭頭們小心翼翼，以防趕狗入窮巷，會給反咬一口！

另一說法更妙：大麥是接受警方反黑組的勸告，暫時離境，以免造大流血事件云。

但是熟悉麥氏兄弟性格的黑帮頭頭，却担心這是大麥的詭計。至此，黑帮的頭頭們，又多了一層顧慮！

不過無論實情如何，事情已經決定下來了，他們只好按原來計劃行事。

如此一來，眞正要担心的，竟然是警方的反黑組人員。

他們幾乎一日二十四小時，派專人去守住南區，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就立刻拉大隊前往包圍，將準備械鬥的黑帮人物一網成擒！

不過那只是表面上的事，也只是一般情況下，警方應採取的行動而已！

實際上只有小麥最清楚。

因此，這天小麥在酒樓巡視之際，有個電話要找他！

小麥這幾天來，一方面担心大哥，另一方面也不知道少了大哥在旁，會不會有些令他無法應付的事情發生。

來電話找他的人，果然是個特殊人物——當地的總探長王龍。

王龍在電話中問：「有空嗎？」

小麥記得大哥說過，王龍也是他們的鄉里之一，同時他見過對方幾次。以小麥的想法，王龍應該是大麥的朋友。

但王龍地位特殊，爲什麼他忽然會致電酒樓，主動地要找小麥？

小麥當時也心大心細，在電話中回答道：「大哥不在，得我一個人，當然忙一些。」他的意思無非故意提起王龍，要他注意與他大哥的交情以及鄉里之情。

豈料王龍却說：「我當然知道大麥不在本市，然後才會找你。」

「有什麼指教？探長。」

「爲了最近的風言風語，我想找你談談。」王龍在電話中道。

「嗯——」小麥有些吃驚起來。

「半個小時之後，你到樓門等我，如何？」

小麥幾乎不知如何作答。

但對方已經說了：「好吧，就半小時之後，在你酒樓的門口見。」

王龍說完就掛綫。

小麥登時獃住了。

他想不到王龍到底爲了什麼事，聽電話中的語氣分明是關乎「南區之爭」；但叫他到門口，會不會是爲了方便警方執行拘捕任務？

要借五十萬元

在酒樓門的頂層，小麥正用望遠鏡監視着街道上的活動情形。

那是他的辦公室。

辦公室的窗簾落下了，小麥現在就拿着望遠鏡居高臨下，俯視街道上的情形。

辦公室是由小麥自己設計的，一切門鎖開關，完全電動化。但奧妙之處，却是這裏可以四通八達，暗門處處。

一般人形容「四通八達」似覺誇張，但對小麥這間辦公室來說，却絕不誇張。

辦公室除了員工亦可以見到的門之外，左側有一度亦是人人可見的横門，可以通到他個人專用的洗手間去。

右側也有一度門，通到一間休息室。

那是小麥常常用作午睡的地方。

推開窗門，外面是一度可以升降的太平梯；一切電動機掣，盡在小麥的辦公桌之上。

原來洗手間和休息室，又另闢暗門，總之小麥無論在那間房，萬一有事，亦可以及時離去！

此外天花板也可按掣將它打開，然後放下一度吊梯，讓他爬上天台逃走。

地板也可以隨時「開了一個地洞」，可以供他由下層離去之外，平時下層對住小麥這間「經理室」的，就是酒樓的賬房，日常大數目的錢，爲安全計，亦往往由此「地洞」吊上來，存入經理室內的保險箱去。

因此，說小麥設計這間經理辦公室，眞眞正正做到了「四通八達」，的確一點也不誇張。

回頭再說小麥用望遠鏡躲在窗簾背後，目的是看看街上是否有警方的便衣人員正在「調兵遣將」。

他又留意到四處路口的情形，看看有沒有警車出現之外，還要看看武裝警員的數目是否突然有所增加。

假如警方在這兒四周秘密部署的話，那麼，警方就算一切行動都在極機密的情況底下進行，他們也勢必要出動軍裝警員，把各處路口先行加以封鎖。

但是很奇怪，小麥東看看西望望，發覺下面街道上的情形，一切如常。

小麥那一間經理室，只須站在幾個不同方向的窗口之前，就可以一目了然！

至此，小麥才稍爲放下了心頭大石。

然則，王龍找他何事？

也許只是因爲對方身爲總探長，最近又聽到不少「風言風語」，担心發生大流血事件，說不定王龍就要逐個去找有關人等談話。

三十分鐘後，轉眼就過。

小麥依時到酒樓門口，王龍已經把座駕車開到路邊。

王龍在車內，只是一個人。

他推開車門，示意小麥上車。

這又是一個意外，小麥事前絕未想到王龍要他上車。

任何人要面對一位像王龍這麼老練的警探，也難免會感到懷疑，更何況是當時心裏有事的小麥呢！

因此小麥頓然陷於進退維谷之中。

王龍在等他，催促他；小麥不好意思僵在一旁。

終於，他還是坐上車去。

車門關好，王龍立即開車。

小麥心裏想：萬一這次被捕，王龍這一招也算得是「奇兵突出」！

但是側面看過去，王龍又好像全無惡意，到底葫蘆裏賣的又是什麼藥？

「我們很少見面，也很少交談。」首先開腔的，反是王龍。

「是的，時時聽大哥提起你。」小麥勉强擠出笑容來。

「我們以前在鄉間是好朋友，但想不到來了這兒之後，各行各路。」王龍感慨地說，「大麥又有什麼好主意？」

小麥在這刹那間，恍然大悟！

他心裏想：原來試探他們的未來動向！果眞是厲害！

但是，大麥的目的，又豈可隨便對人言？

王龍道：「你大哥臨行時見過我，叫我有空過來看看你有什麼須要我帮手的，其實我和你大哥當是自己人一樣，有事你也不妨對我直言，在可能範圍之內，我一定盡我所能帮你。明白我意思吧？」

「明白了。」小麥口裏這麼說，心裏却道：如果我小麥這麼容易上當，相信早已在江湖中摔倒下來了！

王龍一邊開車一邊又說：「聽說有一班人存心迫你們退出南區，可是眞的？」

「嗯—我也不大清楚。」小麥顧忌多多，自然吞吞吐吐，「我們做的都是正當生意，有什麼退出不退出？」

「哈哈……！」王龍突然忍不住笑了！「小麥，想不到你比你大哥還來得審愼！傳說中的你，是個相當魯莽的人，怎麼會假得這麼可愛？」

「探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却明白你心裏想什麼，你在担心我找證據抓你回去。」

「嗯——」小麥又偸偸瞥了他一眼，仍找不出半點惡意。

王龍笑道：「這也難怪！也許你大哥爲人守信用之外，還守口如瓶，從未將我們之間的交情告訴過你。」

「是的，我也知道你對我們好。」

「既然知道，又何必吞吞吐吐？告訴你，我担心你大哥未趕得及回來之前，你可能已遇上了麻煩。」

「這是什麼意思？」

「黑帮大結合的事你當然知道了。」

「嗯——」

「他們目前密鑼緊鼓，我怕他們趁你大哥不在，乘機動你腦筋！」

「我才不怕！」

小麥說話時，有意無意之間，把視綫投到望後鏡去。

王龍也朝那小小鏡子瞥了一眼：「那黑色大房車，可是你的人？他們已跟踪我們三條街了。」

小麥怔了一怔！原來王龍並非一無所知，只是佯作不知而已！

小麥支支吾吾之際，王龍又笑道：「難怪你的，老弟，如果我是你，我也會這樣做。本來我想請你跳舞，順便談論一件事，但現在你既然不相信我，爲免誤會加深，我只好送你回去。」

小麥仍不敢胡說。

這些日子以來，他也眞的從大麥處學到了不少；對方不是黑道中人，當然不可以太硬。所以他惟有不時苦笑！

王龍果然把車子繞道開回酒樓去！

王龍終於又忍不住說：「本來我有個想法，以後大麥可能長時期在泰國那邊，我們既是老拍檔，又怎可以凡事必須等他回來才商量？所以我今天才想見見你，談談以後的事。但現在看你態度如此審愼，證明你大哥讓你知道的不多，這也正好說明他對我負責，而且忠實。」

小麥隱約聽出了絃外之音。

但是這些日子以來，江湖中還有什麼陰謀詭計他未見過？

小麥學乖了！

現在他面對的，是一名身份非常特殊的人，萬一說錯了，更正及否認只怕也來不及呢！所以他還是不發一言。

王龍又說：「朱仔的哥哥朱高，此人你未必認識，但一定聽過了。」

「是的，你的行家。是嗎？」

王龍更正：「不！他是我的下屬！」

小麥這才想起當地警方對便衣警察的編制：地區探長之上，還有個總探長！

與此同時，小麥更想起一些往事：朱仔與他有了過節之後，朱高常常派人騷擾他，但不久之後，朱高亦以「退休」聞。

小麥心裏奇怪：爲什麼王龍忽然提及朱氏兄弟來？

王龍又說：「你知道是誰令朱高退休的？」

「不知道。」小麥說。

「就是我！」

「嗯——」小麥又一次怔住了！

這一次，他側過頭來，瞪住王龍好久；王龍的視綫却一直向前！因爲車子仍在行進中。

「這件事，你大哥當然沒有告訴你。」王龍道，「其實一直以來，我們算得合作愉快，否則，你們的事業未必有今日。關於南區的事，我早已知道，你放心，依足你大哥的話去做吧，我會令他們自動放手，最後還是讓你們坐享其成」！

說到這裏，小麥幾乎對王龍已無懷疑的理由了。

當時當地的警政腐敗，當地人已是有目共睹，但爲什麼大麥一直不提此人；而王龍却又不遲不早，偏偏在這時候，揀着他大哥不在這裏的時候，特地在他面前邀功呢？

因此，小麥怎樣也不肯多講半句。

倒是王龍又說道：「我等住一筆錢用，恐怕等不到大麥回來。剛才在我辦法室打電話給你，我怕被人偷聽，所以借着一點公事表示要找你談談；其實，今天我眞正的目的在此！」

小麥順口問道：「數目是多少？」

「五十萬。」王龍說。

小麥當堂又獃住了一陣！

那時候五十萬元，的確是個非常大的數目，但是，對方的地位，對方與他大哥的交情，假如一切都是眞的，小麥無論如何，即使去借，也要籌足這數目。

可惜，一切都疑幻疑眞！

「我怕沒有這許多現金。」小麥說的，最少也有一半是事實。

另一半是他怕上當，所以必須找個藉口，拖住一天半日。

王龍道：「那麼，明天黃昏之前，可以嗎？」

「試試吧！」

「我明白你心裏仍在懷疑我，但是，若非迫不得已，我不會找你。」

「不！錢銀反而事小。一向以來，我總覺得朋友比什麼都更重要，何況錢銀是身外的。別說你是我大哥的朋友吧，就算彼此有過今天的見面，朋友有困難，亦好應該互相照顧啊！」小麥說得十分得體，「給我一張名咭，明天我打電話約你再說好嗎？探長。」

王龍順手遞過了一張咭片，上面果然分別用中英文印上他的名字。

汽車又回到了酒樓門前。

王龍讓小麥下車離去之前，又提醒他：「想辦法給你大哥一個長途電話談談，也許對我們的了解會有幫助。」

小麥答應一句，就匆匆進了酒樓去。

坦白說，根本無須王龍叮囑，小麥也準備用長途電話向大麥請示。但是王龍那麼一提，反而更加引起小麥對他的疑心。

小麥心裏想：五十萬元現金固然是個大數目，對方的眞正目的，更加可疑。萬一有什麼詭計，如何是好？

因此，當小麥返回辦公室之後，立即撥了一個長途電話到泰國去。

可惜，那間酒店的接綫生說：他大哥已遷出了。

小麥無可奈何，惟有再致電到表叔雷文的家裏去。但是，雷家的人却說：雷文已到「鄉間」去了。

小麥心裏想：也許大哥和表叔仍在金三角的罌粟種植區未返。

至此，小麥知道這一次必須憑着自己的判斷去做這件事了。

牛鬼蛇神有難了

過去可能因爲有大哥在身邊，所以小麥什麼事都懶得去想。

但這次他必須決定一件涉及巨欵的事。因此，他一方面下令心腹，設法籌備這龐大數目的欵項。

另一方面，他秘密約了一些警界的朋友面談。

除了王龍之外，小麥還結識了不少警界中人，所以他的酒樓食肆，對這班衙門中人，必然優待有加。

小麥很聰明，他只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先後與幾位警界朋友談過，就知道一些關於衙門裏面的近事，及其黑暗一面。

原來當時在那個圈子裏混，如果想升官發財的話，也要找門路，講手段，並非單單「積功」就可以。

小麥於是探聽到一個消息：王龍調升總探長之前，向有權調升的紅毛鬼，以分期付欵方式付出三百萬元。

辦法就是：先付一百萬元，以後二百萬元分四期繳交。即每次五十萬元。

最近可能又是繳付之期，難怪王龍急於籌欵了。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肥缺！

以當時當地的非法事業如此蓬勃，有權有勢，自然就會有人送錢上門，所以即使用三百萬元巨欵買這職位，仍然有許多人認爲「物有所值」！

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不是人人都有條件買下這職位，所以除了積功之外，還要懂得門路，而且起碼也要本身已是一名地區性探長。

至此，小麥內心中的疑慮已是一掃而空！

他下令心腹，除了嚴守秘密之外，還要加緊籌足這筆現金。

以當時的幣值及通貨而論，五十萬元，大約可以購下五六百平方呎的住宅樓宇達十個單位之多，而現在只可以買到一個單位而已。由此可見，這數目在當時之大了。

儘管如此，小麥左拚右湊，也勉强可以應付得來！

於是只到了翌日上午，那五十萬元現金，已交到王龍之手。

王龍大喜過望，也有點意外！

原來王龍與大麥私底下的確是十分要好的同鄉朋友。

但爲了避免外間人的閒言閒語，王龍表面上也不敢過份親近大麥；其實私底下他們不但時常見面，還有種種利益上的默契，由於事屬機密，所以大麥連他弟弟也瞞住；這也是大麥對朋友負責的表現。

偏偏想不到這一次王龍在大麥外遊之時，在一個賭局中輸了許多錢，於是準備「分期付欵」的錢也湊不足，惟有向小麥求助。

無奈憑昨天小麥的審愼態度，也確實令王龍忐忑不安；他以爲小麥此番必然會借故說找不到大麥而推得一乾二淨。事實以事論事，這麼大的數目，假如換上王龍本人，也沒有理由肯借給對方。

何況這一「借」，彼此也是心知肚明；可能「劉備借荊州」一樣，有借無還！

但是小麥居然做到了。

經過了這一次之後，王龍大爲感動，不時主動約會小麥！

小麥爲了以後的事業，也樂於多結交像王龍這一類朋友。

事實上，經過幾次約會之後，小麥和王龍之間交談之下，十分投機；甚至在王龍個人的感覺上，他覺得小麥比大麥更易接近，也更加爽快而健談。

因此二人很快已成了知交。

既是知交，又是枱底利益上的拍檔，所以，南區的一班牛鬼蛇神今回有難了！

由於當時麥兄弟的勢力已退出了南區，故此美其名日「大公司」的集團，亦即各帮黑勢力聯盟，已在該區大展拳脚，經營非法事業；例如地下賭檔以及黃色架步等等。

本來就以當時的環境，只要有本錢，有人手去做，不管黃色架步，地下賭檔甚至毒品等等，只要你搭通門路，幾乎人人可以做。

什麼是「門路」？

門路亦分黑白兩道。黑是指黑勢力，白是有權拉人的官差們。

「大公司」本身已是幾個黑帮的大結合，所以他們要買通的，只是「白」。

就憑過去幾個不同組織的黑帮的經驗，他們根本也不必爲這些事担心什麼，只要擇吉開張，自然就會有人過來伸手。

但是，南區分局似乎施行廉政，「大公司」竟然也「派不通」。

派不通也沒有辦法，惟有胆搏胆吧！沒有理由連皮費也蝕掉的。

豈料這邊亮燈做生意，那邊探隊已經闖進來；而且許多時還是總部派來的，連區分局亦無權過問。

試想一想：到此等非法架步裏去的人，假如受到騷擾，還有誰肯去「貼錢買難受」？

尤其是那些黃色架步，例如熄燈舞院，變相妓寨等，顧客被問話，還要登記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還有誰敢去？

於是，南區的「娛樂事業」，一落千丈！

「大公司」的股東，亦即各帮黑帮的頭頭們，他們紛紛開會應變。

「我們千辛萬苦爭回來的地盤，怎麼可以就此荒棄？」

「是的，爲什麼又會搭不通門路？」

「誰去搭的？」

「誰守南區？」

「張哲仁。」

「他媽的，我跟張探長是死黨朋友嘛，早出聲，讓我去找他出來談談，沒有理由嫌錢腥的。」

「我們找過他了。」

「他怎麼說？」

「他說，規矩上受人錢財，一定要替人擋災！所以當今各處環頭的情形幾乎一樣，一定要上面肯受，他們才可以分一杯羹。但是，不知何故，上頭不肯受。」

「上頭是指誰？」

「包括了管他的上司，以及總探長王龍。」

「嗯！對了，怪不得總部時常派人來冚我們，原來王龍不賣賬。」

「有沒有人認識王龍？」

「認識他的人多得很啊，我也認識他；但是又有什麼用？」

「他不受私？嘿！他媽的，我才不相信！在這個圈子裏混，不受私如何有本錢可以供他爬上總探長的職位。」

的確，當時的情形眞的如此，直至後來來了一任明鏡高懸的市長，看看這都市太不像樣了，一怒之下，成立了一隊由市長親信所率領的「反貪大隊」，情況才好轉過來。時至今日，那個地方當然不再可能有「買官」的情形發生。但是不要忘記這個故事的背景，却是二十多年以前的。

當時黑帮大會席上，又有人發言：「我想起了一件事！」

「什麼事？」

「大家一定記得：這次我們携手合作，進軍南區，有何不對？」

「別轉彎抹角，快說快說。」

「麥氏兄弟不似是那麼大方的人，偏偏他們今回在毫不反抗的情況下放手，這是什麼道理？」一名黑帮首領在席上向各人分析：「原因大概不外乎兩個，第一，這是遊客區，當局早已訂下了一套政策，以免讓這一區成爲狗反之地，給外地遊客一個壞印象。」

「這倒是大有可能。」

「第二，大麥那傢伙，一向神通廣大，與王龍又有同鄉之誼。憑此推想，你猜猜其中會不會有什麼內幕？」

「……」刹那之間，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呆住了一陣！

很快又有人說：「王龍與麥氏兄弟的確很要好啊！我見過他們在一起。」

「他媽的，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一定是王龍從中作梗！怪不得連張探長也不敢受；他分明得不到王龍的點頭。」

「那怎辦？」

「找王龍談談好嗎？」

「他媽的，有什麼好談！如果王龍存心帮麥氏兄弟，我們找他也未必有用。」

「那麼，我有個辦法。」

「什麼辦法？」

「殺了王龍！」

「什麼？殺總探長？你準是瘋了！」

「千萬別那麼大聲，這可不是開玩笑的，萬一有人傳了出去，嘿！以後連我們站立的地方只怕也沒有啊！」

「對了，我還是贊成老葉的建議，找王龍談談，也許有點用處。」

「那麼，不如我們就推擧老葉做我們的代表，大家同意吧？」

參加是次黑帮大會的人，幾乎一致同意，於是黑帮頭頭之一的葉鋒，也就被各人推擧爲代表，去找王龍探長談談這宗枱底交易。

葉鋒若有所悟，他即席對各人說：「承蒙各位錯愛，小弟很想現在就撥個電話去找王龍，聽聽他的語氣，再作決定！」

各人自無意見。

於是葉鋒去撥電話。

葉鋒是一名年約五十的黑人物首領，在江湖上也混了不少日子。

他認識王龍已有不少時日，但彼此同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因此，也有過一段頗長的時間雙方未曾見過面。

電話接到總探長的辦公室去，聽電話的也是王龍本人。

「總探長嗎？」

「是的，我是王龍，你是誰？」

「葉鋒，認得我嗎？」

「嗯——對不起，你——」

「噢，我們在春風樓吃過晚飯，不過已是三年以前的事了。」

「什麼事？」

「有空嗎？」

「吃這碗飯，你也知道，怎會有空？」王龍又問：「到底有什麼指教？」

「有件事想找你談談。」葉鋒道，「晚上一齊吃飯如何？」

「對不起，有事你可以現在就在電話中談談。」王龍顯然態度冷漠，即使在電話中，葉鋒也聽得出來。

因此葉鋒心裏已明白了幾分，但他仍然試探着說道：「我們一班弟兄，想找你談談南區的事。」

「遊客區？」王龍反應很快。當然，人家是總探長嘛！

「對了，就是張探長所管的那一區。」葉鋒在電話中說。

「對不起，這些事我可管不着，你們去找老張談好了。」

「但是——」

「對不起，我有公事在身，有個電話等住我聽。再見。」

電話「叮」一聲，掛斷了！

葉鋒呆在一旁！

這時他才發覺，最少有三名黑帮首領圍攏着他，看他那面部的表情。

葉鋒搖搖頭，道：「他根本連談也不想跟我們談。」

「他怎麼講？」

「他叫我去找老張，但張探長必然早已找過他了，那是必然的程序。剛才又這麼說，分明是藉詞推諉而已！」葉鋒一邊說着，一邊已步返會議桌來，對各人道：「這件事，恕我無能爲力，還是請大家另選高明！」

各黑帮首領，又在議論紛紛。

强硬派又在磨拳擦掌：「我們實在應該給些厲害給他們看。」

「對了，做幾宗大案，讓身爲總探長的，忙得不可開交！」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都有自己的本區，萬一事機不密，王龍一定不會放過我們，豈非弄巧反拙？」中和派父老另有見解，「這件事，我以爲有一種可行之法，就是把張探長找來，由他全權代表我們去找王龍，成功機會反而大。」

這意見最後也被接納下來。

至此，各人除了耐心等待回音之外，似乎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倶樂部之約

在一間高級私家倶樂部之內，衣香鬢影，在此出現的，都是大有來頭的人。

這裏消費昂貴，即使區區一杯酒，也是最好，最貴的洋酒。

這裏有動輒上落數以萬元之計的賭局，也有令人陶醉的艷舞表演。

不過，即使你荷包裏有的是錢，亦未必可以獲准入內消遣，因爲此乃「私家重地」。閣下如非會員，單此一個理由，便足以拒絕你入內。

當然，到這裏來的人未必眞的個個盡是會員，例如正在酒吧裏低斟淺酌的小麥和王龍二人，他們同樣不是這裏的會員。

小麥巳從王龍口中知道了南區的情形。今晚王龍要跟他談的，也是這件事。

王龍道：「他們要找我談，我根本不給他們任何機會。後來，他們叫老張找我，我一直在搖頭。看來他們遲早退出南區，你隨時準備接手好了。」

「坦白說，我現在也沒有興趣。」小麥呷了一口酒。

「是黑貨的生意太好賺了，所以大鷄不吃細米吧？」王龍開玩笑地說。

「不！南區是一塊肥田，這點你是知道的。」小麥說，「但是，自從大哥不斷要去泰國那邊做生意之後，我的精力有限，一則恐怕兼顧不了，二則也覺得不必爲這些事開罪江湖上的朋友。俗語說得好，多個朋友，總好過多個敵人。」

「哈哈……」王龍笑道，「想不到你也學到你大哥那一套。是的，本來大家心裏都有數，此時此地，大家的目的只有一個錢字。既然你無心於此，我倒有一個主意。」

「你想怎樣？」

「由你出頭，在大公司裏面負責一半股份，其餘一半由那班傢伙平均分配。他們怎樣分，那是他們的事了。這樣既可留回一點面子給他們，也可以當帮帮我。你可明白我意思？」

小麥怎會不明白？這些日子以來，他巳澈底代替大麥的位置，經常秘密約晤王龍，彼此不但談得十分投契，也無所不談，稱兄道弟的，非常親切。

同時經過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磨鍊，小麥在江湖道上，也學得乖巧非常，一改過去他的魯莽作風，本住「出來撈，求財而巳，何必求氣」的宗旨。因此，王龍的眞正目的，他更了解。

爲了以後種種方便，也爲了大麥的情面及雙方的基本利益計，小麥終於答允了王龍的要求，準備接手南區的非法事業。

王龍這一招十分高明！即使面對江湖中人他也有大條道理，因爲南區本來就是麥氏兄弟的地盆，各黑帮頭頭只是以衆欺寡，單此一點，已違背了江湖道義。

現在表面上是麥氏兄弟爲息事寧人計，大方地讓出了一半利益給欺負過他們兄弟的人，自己只留回一半，也算是以後和平相處的條件。

但是骨子裏，王龍只不過實現他一連串歛財的大計而已！

原來當時在衙門裏面當差的人，眼見他們的上司也一樣不擇手段的求財，甚至從下屬的職位中榨，正是羊毛出自羊身上，做下屬的又怎會不貪？

就以當時的環境而言，不貪人家可能當你是白痴，甚至懷疑你可能出賣同僚，排斥你，甚至設法幹掉你亦非奇事！

總之當時的社會環境如此，烏烟瘴氣，沙塵滾滾，你不動手拿，人家亦會動手去搶。所以小麥和王龍取得了協議之後，不但出錢出力還把表面功夫做到十足，令人人都相信這是麥氏兄弟的生意一部份。

由於王龍向說客故意說漏了口風，表示「不批准只爲了江湖道義」，所以說客回報各黑帮頭頭時，不少元老輩也自覺慚愧。再加上他們本錢巳放下了南區的非法事業中，正如俗語所說「洗濕個頭」，現在王龍既然開出了條件要他們如此這般，各帮黑頭頭也正好樂得做個順水人情，一則當作給足面子給王龍，換取總部對他們本來轄區的寬容。二則也算是跟麥氏兄弟和解條件之一。

事實上，麥氏兄弟當時巳志不在此；他們在金三角區「直接訂貨」的門路巳經搭通了，以後財源就有如長江黃河之水，滾滾而來，這區區之數，又怎會放在他們的眼內？

王龍表面上是主持公道，但亦有不少人明知他在帮着麥氏兄弟。

但無論如何，這件事總算告一段落；南區又回復了昔日的繁榮，燈紅酒綠，令人目迷五色；大公司的股東們，對小麥不但再無意見，經此一役後更是敬畏三分。

江湖中人甚至有人說：小麥的手段比起他的胞兄更勝一籌！

小麥也看透了世人心理；在互相利用的情況底下，許多時小麥故意偕同王龍一齊出現於公衆場所。

於是人們就更加對小麥另眼相看。還有人說：小麥與總探長是平起平坐的「搭肩膊朋友」，其親密可知。

試想想，在這功利社會裏，連總探長也要跟他稱兄道弟，試問還有誰吃了豹子胆，敢欺着麥氏兄弟來？

但是湖海深不可測，潛龍伏虎多的是，人們意料不到的事，亦往往在這種情況底下產生。

公海騎刦

那個年代，局勢動盪，東南亞一帶，戰火連綿。

故事中所假設的那個都市，却因爲地位微妙，沒有人預知它將來的變遷。所以官有官貪，民有民搶！總之大家的目的一致，就是如何盡量利用這「冒險家的樂園」，爭取到大量的金錢，以便將來遷居外地時，慢慢享福！

因此當時黑道中人，走私販毒已是見怪不怪的事，分別只在乎規模之大與小而已。

麥氏兄弟就因爲財雄勢大，毒品不但來貨大宗，價錢也平，就是因爲這樣，許多行家幾乎無法與麥氏兄弟競爭。

當時當地的毒品市場雖不能公開，但也差不多半公開了。零售商既然個個知道麥氏兄弟的批發價比別的便宜，當然紛紛光顧他們。

麥氏兄弟生意越做越大，來貨當然越來越多，大麥在金三角還親自主持供應大局，小麥在鱷魚潭遙遙呼應！再加上王龍的從中帮忙，他們的事業又迅速邁進了另一高潮！

行家們有不少比他們更早入行，到頭來在生意額方面根本難與麥氏兄弟比擬！

人家運來的「黑貨」是一包一包的；麥氏兄弟却一船一船的運來。

人家只會利用貨船，利用海員們代勞；麥氏兄弟却擁有他們自己的機動漁船和快艇！甚至許多時還會出動飛機在公海之上空投！

以其說麥氏兄弟是「撈偏門的鬼才」，倒不如說他們肯想肯做，更懂得利用機會，製造機會。因此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一帆風順亦理所當然的事！

就在月黑風高的一個晚上。

公海之上，有風有浪 但風不大，浪也不高，海面上一片灰暗。

突然有一艘快艇，閃着燈號，衝着一艘機動漁船疾馳而來！

機動漁船上的人十分敏感，只因爲他們並非在此捕魚的。

這漁船來自泰國海域，可能因爲順風順水，比事前估計的時間早到了。

他們預料到達該處公海的時間，應該是凌晨二時。

但是當時不過是凌晨一時而已！

約好前來公海會合的，也是一艘快艇，偏偏就差在燈號不對！

於是有人嚷道：「快些開船，那艘快艇不是我們的人。」

機動漁船的馬達剛發動，正急急駛來的快艇又閃出了「立即停航，接受檢查」的燈號。

漁船上的人又說：「我果然沒有估錯，果然不是我們的人。可能是水警。」

「不！水警不是用這一類型的快艇。快些開船吧！」

漁船立刻開動，回航逃出更遠的公海去！

但是就在這時候，「砰！砰！砰！…」一連串的槍聲响起來！

儘管如此，漁船並未屈服，因爲他們心中有數，無論快艇上載來的是什麼人，只要不是約定的人，都會對他們不利！

因此，漁船開足馬力企圖突出重圍！

無奈漁船的速度，無論如何也不及快艇的速度，追了一程，已經迫近了！

槍聲不但越來越响，子彈更從頭頂掠過；漁船上的人見勢危急，惟有停航！

幾支强光手電筒投射過來！

一連串的粗言俗語，把漁船上各人的歷代祖先也都問候到！

漁船上的人在槍桿之下，不敢反抗。快艇上的人好像是穿上了制服的，但電筒的光綫，令到漁船上的人都無法張開眼睛，所以也就看得不大清楚。

穿制服，戴軍帽的人，應該是某國的海軍巡邏隊吧！但肯定不會是鱷魚潭的水警；假如是水警，漁船上的人反爲不怕。

終於就在槍管指嚇下，一袋一袋的黑貨，被人搬過快艇去。

漁船上的人不敢動，雖然其中有不少三山五嶽人馬，但這是公海，被這班人射殺，可能連屍骸也沒有。

這是東家的生意，損失的又不是自己，又何必拿自己的性命去搏！

海軍怎會打刼？

小麥十分生氣。

他正在他的辦公室，聽取一名心腹的報告。據說，最近由泰國一艘機動漁船運到公海交貨時，突然出了事。

那名心腹助手阿仁，就是奉命帶人去公海收貨的頭目。

阿仁說，他們的快艇依原定時間，到指定地點的公海去。

但是，機動漁船早在一小時前已被某國海軍截獲。

小麥當初聽了也感愕然！後來想深一層，不禁勃然大怒。

他擘桌大罵：「他媽的！那班渾蛋有沒有頭腦的？海軍巡邏艇又怎會要貨不要人？要就人艇一齊押走！」

助手阿仁想想也是道理。

「但是他們說，對方的確穿了軍服啊！」阿仁只好把聽到的，照實轉告小麥。

因爲機動漁船已在公海折返泰國去了。

「這分明有古怪！」小麥經細心分析後，喃喃自語道：「誰有此胆色？竟敢來這一套？嘿！眞有種！」

說着，又狠狠地一拳擊向了桌面，差點兒那塊玻璃也碎了。

阿仁呆立一旁，不敢插咀。

小麥想了想，又對阿仁道：「叫人去把狗虱ㄗ來，越快越好！」

阿仁正待離去，又被小麥叫住：「等一等！」然後對他說：「傳話下去，無論任何人等，只要對這件事有確實消息回報的，都有花紅可領！」

阿仁唯唯諾諾地退了出去。

小麥待阿仁走後，立即又致電王龍。

這時候他們何止親如兄弟，簡直儼如拍檔。

王龍在電話中聽了小麥的投訴，也感到事有蹺蹊！

「是的，某國的海軍又怎會做出這種事？分明黑吃黑。」王龍同意了小麥的分析。

小麥道：「有辦法替我查查嗎？」

「試試吧！」

「謝謝你，我會報答你的。」

「別說這種話，今時今日，你的事也就等於我的事！」王龍又說道，「放心，我會派人明查暗訪，一有消息，即刻通知你。」

「好極了，我等你！」

小麥掛綫後，正待再撥另外一個電話，電話卻在這時爭先响了！

「誰？」

「小麥嗎？」

「那一位？」

「宋祥。」

「噢！宋伯，你好。」小麥想起一個中年人來，那是父親一代的朋友，所以大麥小麥都稱對方爲宋伯。

「有些事想找你商量。」宋祥問：「你現在有空嗎？」

坦白說，小麥現在什麼心情也沒有，因爲那一批黑貨價值十分驚人。

但是對方既是世伯輩，又是不常見面的朋友，一旦拒絕，好易叫人誤會。

小麥想想，只好在電話中問：「宋伯，是否有時間性的？否則我們改天再約好嗎？」

宋祥支吾着說：「小麥，不瞞你說，我想跟你借一筆錢。」

「你想借多少？」這些日子來，朋友們都知道小麥發達了，開口借錢的人，幾乎無日無之。小麥一則賺錢容易，二則爲人疏爽，所以親友們都知道他有求必應。

但是，親友們開口也不過一千幾百而已。

現在宋祥卻在電話中說道：「二十萬元。」

小麥呆了一呆！「二十萬元？宋伯，我那有這許多現金？」

「世侄！不瞞你說，若非迫不得已，我是不易求到你那裏去的。」宋祥又在電話中說道：「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帮我，我可能失去一個機會！」

就憑小麥記憶所及，宋祥應該是個商人，麥氏兄弟雖然習慣稱他爲「宋伯」，其實他只有四十左右，比他們父親年輕，應該叫世叔才對。

小麥順口又問：「想入貨，還是炒股票？宋伯。」

宋祥嘆氣道：「別提炒金、炒股票了，要不是這樣炒炒那樣炒炒，我根本亦無須驚動你，不瞞你說，我要結婚啊！」

「結婚？」小麥差些兒笑了起來！

他眞的以爲自己的聽覺有問題。

宋祥給他的印象已是個中年人，也應該是個有家室之人，怎麼現在才結婚？

到底不是很相熟的朋友，不好意思問得太過澈底，但無論如何，結婚亦無須這麼多錢。

小麥還未開口追問，宋祥這時又說：「我已差不多大半世人，從未遇上一個合自己心意的女人，難得終於找到了一個，所以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娶到她。」

「那必然是天仙化人吧！」小麥笑道：「好吧，宋伯，你幾時要？」

「越快越好！因爲對方已答允了嫁我，立刻就要趕着買訂婚鑽戒，過大禮，訂酒席；對方是個有錢人家，我不能太過失禮！」

「這也是的。那麼，我先恭喜你！如果你今天要這筆錢，必須一小時內到我辦公室來。因爲這幾天我可能有些事情走開一下，怕你很難找到我。」

「好吧！那麼，我立刻就來見你。小麥，難得你過信。這一筆錢，我會盡快還你！」

「別客氣！你也知道我的爲人，能帮帮朋友總是一件好事，何況還是你的終身大事呢！」

「謝謝，謝謝你！回頭見吧！」

電話掛斷了。

小麥差點兒連那件「失貨」的煩惱也忘得一乾二淨。

宋祥年已四十，自己才不過二十餘歲，想到家室，眞的是觀點各有不同。

× × ×

半小時未到，宋祥已出現在小麥的辦公室之內。

現在他們面面相對，小麥更易見到宋祥的面部表情！

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宋祥內心的高興，直上眉梢。

宋祥根本不知道小麥正遇上一件十分頭痛的大件事！

也許是因爲小麥毅然答應借這麼一大筆錢給他，所以他越說越興奮，反而不急於要走了。

「我的未婚妻，是在一間英文書院畢業的，又年青又美麗。坦白說吧，我宋某人眞的是發夢也想不到，竟然還會有個晚運行，能娶到這麼漂亮的一個老婆，就算死也死得眼閉了。」

說着，宋祥又從口袋裏，摸出了一張照片來，遞過去給小麥看。

小麥那裏有心情欣賞人家的未婚妻？他心裏只記住如何追問那批黑貨。

何況「情人眼裏出西施」，像宋祥這把年紀，他覺得美艷絕倫的女人，小麥未必亦有同感；那自然是觀點與角度的分野了！

但是宋祥既然一定要他看看這位未來宋太太的照片，小麥也不能不瞧一眼，那是太不近人情的事啊！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小麥登時呆了半晌！

爲什麼？

當時連坐在小麥辦公桌對面的宋祥，也發覺小麥神色有異，只是他發夢也想不到照片中的女郎，竟然會是小麥一生之中唯一愛過的少女——白莉雅。

「怎麼？漂亮吧？」宋祥終於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嗯——眞的很漂亮。」小麥極力掩飾他內心的尷尬。他還是忍不住要問道：「宋伯，你怎麼會認識一位這麼年輕的姑娘？」

「我跟她父親在生意上有來往。她姓白，叫白莉雅。」

「她似乎很年輕。」小麥瞪住那張相片。

「是的，今年才二十一歲。」

「你呢？」

「我四十了。不過，你不要見笑，我很强壯啊！」宋祥揚起手臂，作態道：「俗語有說：男人四十一枝花。外國也有這麼一句：男人四十才是開始！又照婚姻專家說，因爲女性較易衰老，所以，四十歲的男子，最好與二十餘歲的女子結婚，婚後幸福的機會更大！」

小麥那裏還有心情去聽他這一套；他只想着一個有趣的問題。

爲什麼白莉雅會嫁給他？

「幾時是佳期？」小麥問。

宋祥道：「註册處排期是下個月，我們已經登記了。因爲我生意上的朋友太多，所以儀式分中西；西式鷄尾酒日間舉行，招待一些外商。我們中國人一般都是喜歡晚上飲宴的；如果你有空，最好兩樣都賞面參加。」

「不！我實在太忙。」小麥苦笑一下，「也許我只參觀你們在教堂舉行的結婚儀式。」

原來小麥手上的一張彩色相片，穿的正是一襲婚紗。

那是白莉雅試穿婚紗時影的。那臉上的笑容，那迷人的眼神，彷彿昨天才見過，是那般的親切！

小麥的內心雖然難過，到底也是一個講道義的江湖中人。

因此，一張二十萬元面額的支票，小麥還是毫不猶疑地送到了宋祥的手上。

宋祥再三向小麥致謝。

小麥帶着酸溜溜的心情跟宋祥握別。

臨別時，小麥又一再叮囑宋祥，屆時一定要請他前往觀禮！

宋祥說：「一定，一定！」

其實小麥要見的，只是白莉雅！

告密電話

一宗又一宗令小麥絕難預料得到的事情，都先後發生了。

失貨是公事，損失的數目十分龐大！

白莉雅結婚是私事，難過的也只有小麥一個人而已！

小麥幾乎抵受不住這重重打擊！

大麥為了這次失貨的事，匆匆由泰國飛了回來。

可惜至今為止，小麥仍無法查出一點兒綫索來。

狗虱一向活躍於黑白二道，但這一次，他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找不到些兒消息。

麥氏兄弟商量了一整晚，仍想不到這是什麼人做的。

大麥一向攻於心計。過去已有不少事實證明，憑着他那出人意表的設計，屢奏奇功；今次他特地回來，黑道中人都在竊竊私議：好戲快上演了！

但是，大麥與小麥談了一晚之後，翌日放棄了偵查此事！

黑道中人固然知道小麥曾出重金收購有關這件事的消息。即使商門中人，也竟然有不少人希望能領到這筆花紅。

這天午間，小麥正待出去，辦公室裏案頭上的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一名助手已替小麥挽起了公事包，差點還未踏出辦公室門口。但小麥已經開始步向了電梯門那邊。

助手阿仁立即折回。他一邊把公事包放在地毡之上，一邊拿起聽筒。

「喂！是啊，誰？……嗯，好，請你說……」阿仁用筆在案頭日曆上書寫了一些數目字。又好像正在紀錄對方所講的對話。

小麥也開始折了回來。

但他只站在一旁，沒有騷擾阿仁。

小麥可以從阿仁的表情看得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電話。否則，阿仁決不會這麼留心去聽，去記錄。

果然是一個告密電話。

阿仁放下了聽筒之後，立即向小麥交代：「有人自稱是某集團的人，約我們下午三點半到第七號水塘東堤去，據講有消息提供。」

小麥瞪住阿仁寫在案頭日曆紙上的字跡：「七號，三時三十分，來。」就是這麼簡簡單單的幾個字。

小麥看看腕表，他與大麥等人約好午膳的時間到了。

阿仁又再挽起小麥的公事包，與他一邊走出辦公室，一邊說道：「對方剛才很匆忙似的，拿起電話就說：『請快些記起來，我沒有太多時間，下午三點半，叫小麥派人到七號水塘東堤來，我有消息供給他……』，然後又忙不迭地收綫。看情形，他可能就在我們敵對組織的內部裏面，揀着無人注意時打來的。」

「你以為最有可能是那一個集團？」小麥問。

「很難說，目前這兒連同我們在內，大大小小最少也超過十個。」

「但大規模入貨的，只有四個。我們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電梯到了。

小麥和心腹助手阿仁走了入內。

阿仁道：「另一個大集團是啃牙超，舊勢力的兩個應該是大懵成和長短脚。圈中人稱我們為『四大家族』，其實最大還是我們！」

小麥問道：「啃牙超最近的貨源如何呢？」

阿仁道：「聽說很平穩，但為了割價與我們競爭，賺少了許多。」

「他們會不會跟我們作對？」

「很難說，知人口面不知心。但無論如何，我已設法向他們的人打聽打聽。」

電梯到了樓下！

小麥偕同阿仁走橫門，因為小麥的座駕車正停在橫門對開的路邊。

上了車之後，他們仍在討論另外二個大集團，就是以大懵成為首的一個，以及綽號「長短脚」的田浩所領導的另一個。

田浩因胎生一腿長一腿稍短，所以走起路來一步一拐的；聽說此人最是心狠手辣。

阿仁對這一行最了解，他一一向小麥分析。

小麥在車子行進中，一直不作聲，他只在苦苦沉思！

阿仁見到老闆不作聲，他也不敢再嚕囌。

直至車子到達目的地，他們才相繼下車，準備進入一間大酒樓。

這是南區一間大酒樓，麥氏兄弟約了王龍等一班人，在此午膳。

大酒樓的眞正後台老闆並非別人，正是王龍，但他正在吃公家飯，如何出得面？所以名目上又是麥氏兄弟的。

小麥在酒樓門口的報攤順手取起了一份報紙，他一邊行一邊看。

突然之間，小麥幾乎停止了脚步。

阿仁大感驚奇！

他知道小麥對一切世界大事，並不過於關心，難道是看到了什麼有關那批失貨的新聞？

阿仁知道小麥的脾氣，當他集中精神時，任何人也不可以令他分心，否則他可能大發脾氣，臭罵你一頓！

進了電梯之後，由於阿仁與小麥站得甚為接近，所以阿仁可以看得見小麥手中的報紙標題。

其中有一條標題，印着：——

「少女割脈自殺不遂，送院急救已離險境。」

阿仁不知道內文說些什麼，但看小麥的視綫，分明對住那一段本地新聞。

阿仁儘管內心充滿了好奇，也不敢開口追問。

直至到了上到三樓，進入一間房門緊閉着的貴賓廳，一干人等，均已到齊。

小麥担心隔牆有耳，未敢即席把七號水塘之約對各人說出。

席上，除了麥氏兄弟和一些心腹助手和阿仁等人之外，還有王龍和他們的二名下屬。

小麥一邊喝茶，一邊仍在閱報。

大麥深知小麥的性格，小麥很少這麼關心時事的。

於是大麥在他身邊低聲問：「是否發現了什麼新聞？」

小麥抬起頭來：「不！報紙怎會知我們的事？」他隨即又說：「不過，等會兒我有些事會走先。」小麥又左張右望：「阿仁呢？」

有人告訴他：「阿仁去打電話。」

小麥乘機離席，因為他忽然想起了一

些事情，要吩咐阿仁去做。

貴賓廳裏面也有電話，但阿仁却到外面電話間裏面去，可能不想讓太多人聽到他講電話的內容吧。

小麥有些事情也不想讓別人知道，包括他大哥在內。

小麥還未走到電話間，阿仁已經講完了電話，剛走出來。

小麥截住他問：「你是否打電話召集我們的人到水塘去？」

「不！」阿仁說：「我答應午間這時候跟一名綫人用電話連絡，但這件事我不想讓警方的人聽到。」

「怎麼？他有消息嗎？」

「還沒有，但我剛才已提示他，不妨向其他三大家族查一查。」

「水塘的事交給我，你先替我辦一件私事。」小麥把剛才那份報紙，向阿仁展示：「先查明這位小姐在那間房留醫。然後替我送一個花籃給她。上欵當然是寫上她的芳名，但下欵不要寫我的名字，就寫『魚蛋仔』吧！」

「魚蛋仔？」阿仁怔了一怔！

但是小麥却再三示意他必須守秘之外，也不准多問。

阿仁唯唯諾諾，接過了那份報紙之後，匆匆離去。

小麥正待返回貴賓廳之際，大麥又從裏面出來，原來他已從小麥的面色中猜出有事。

小麥惟有用公事遮掩了他的私事，把水塘之約，轉告大麥。

大麥立即問：「電話是誰聽的？」

「阿仁。」小麥說：「據說對方十分匆忙，可能由某集團的內部打出來！」

「你怎樣想？」

「我信。所以我準備去一次。」

大麥道：「等會兒，別提此事。」

「當然。」小麥道：「我也不想讓警方的人知道太多。」

「不！忌只忌探長身邊的二名助手，王龍不妨一齊去。」

「邀他同往水塘？」

「這對我們有好處，照我說話去做好了。」大麥轉身返貴賓廳。

小麥也尾隨而入，把門關上了。

王龍鑑貌辨色，也猜到有事發生；但是他看見麥氏兄弟欲言又止，也知道他們有顧忌，於是乘機借故把二名助手遣開！

大麥這才把告密的電話，轉知王龍。

王龍想了想，說：「好吧，等會兒我與你們一齊去一次，但是非到迫不得已，我不想表露身份。」

大麥點點頭，表示同意。

夢寐難忘的女人

醫院裏。

小麥的心腹助手阿仁，正捧住一個花籃，在走廊上到處找白莉雅留醫的病房。

阿仁已從櫃枱的登記處，查到她在二〇九號房留醫。

二〇九號房的房門半掩着。

阿仁捧住花籃入內！

一名二十出頭的少女，面色蒼白地，躺在病榻之上。

阿仁點頭為禮：「你就是白小姐？」

她怔了怔：「你是誰？」

「麥先生叫我送個花籃來，並代他問候你，祝你早日康復。」

「謝謝你。但是，你說的是那一位麥先生？」她一直在回憶。

阿仁故意把花籃上的兩條寫上名字的絲帶讓她見到。

「噢，小麥！」她衝口而出！

她竟然不用阿仁回話，已記起了「魚蛋仔」是誰。

怪不得阿仁也忍不住笑了！「白小姐，就將這花籃放在床頭好嗎？」

「好，好極了，謝謝你！」白莉雅聲音仍然很弱，「你是花店的？」

「不！我是他——他朋友。」

「小麥現在何處？」

「正在上班。」阿仁也是存心試探，「他仍是小職員一名，但已不賣魚蛋。」

「可否代我帶個口訊給他？」

「可以，當然可以。」阿仁想到老闆一定開心死了，自己也興奮起來。

白莉雅忽然不說話，反手自枕下取出了一個銀包。

打開了銀包，取出了一張粉紅色的小紙張，好像是字條！

但是，當她遞到阿仁手中時，阿仁才發覺那是一張未撕去另一截的原庄戲票！

「你只要把這個交給小麥，然後叫他來看我，這就够了。」白莉雅的聲音有些啞澀，眼睛也紅了！

阿仁這才明白，這是小麥的舊愛侶。但令他感到奇怪的，就是小麥從未提及。

阿仁告辭了。

因為「三時半」還有事，他担心小麥也在等他回去。

× × ×

果然，大麥和小麥兄弟二人，還有王龍等人，正在酒樓貴賓廳等阿仁。

阿仁回來之後，他們立刻驅車出發，直駛去第七號水塘的東堤那邊。

阿仁是小麥心腹手下，所以他坐到小麥的汽車裏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大麥却坐到王龍的座駕車去。後面則是大麥帶來的人。

阿仁趁此機會，把那張未撕過的原庄入塲劵塞到小麥手中。

阿仁低聲道：「那位小姐可能為你自殺。」

「胡說！」小麥瞪了他一眼，又看看那粉紅色的票子，「這是什麼？我還以為是什麼寫了字的字條呢。」

「我不知道，只知道她叫你去一次，又叫我把這票子交給你。我想，也許她約你去看電影吧？」阿仁半開玩笑地說。

小麥對那次的失約又怎麼會忘記？只不過他不想讓阿仁知道得太多，故意裝蒜而已。

聽阿仁這番說話，小麥心裏一陣甜，連過去的酸味和苦味一概冲走了！

可惜他還要去水塘，否則，他恨不得立刻飛車趕去醫院。

小麥又問：「她見到那花籃嗎？」

「當然見到。」阿仁道：「我故意讓她見到上下欵的絲帶，豈料她立即冲口而出：噢，小麥！他現在那裏？」

「那你怎說？」

「放心，我不敢說你好世界，只說你仍是打工仔一名，我又說我是你朋友，代勞而已，她高興得難以形容！」

前面王龍的汽車已停下來。

小麥也停了車。

一看時間，剛好是三時三十分。

一輛車子的人都下了車，但四周却看不見有其他人出現。

各人交換着眼色！

大麥問阿仁道：「會不會是在作弄我們？」

「不像是作弄。」阿仁回憶着那個告密電話。

「爲什麼沒有人？可能你記錯了時間。」大麥一直盯住阿仁。

「我清清楚楚聽他在電話說：今日下午三點半。不會錯的。」阿仁說。

王龍突然由那邊叫了過來：「你們快些過來看看吧！」

各人立刻走到水塘邊緣，俯視之下，但見下面有隻男子的懶佬鞋。擱着那鞋隻的地方，是沒有水浸到的地方。

王龍望住水塘中央道：「我覺得事情有些不妙，通風報訊的人，可能已被殺。更有可能沉屍水塘，這隻鞋就是明證。」

大麥的語氣更似偵探：「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早到？」

總探長王龍道：「他可能被人跟踪，亦可能早到。」

大麥回轉身來：「阿仁，你再想清楚，那電話中所約的時間。」

阿仁吶吶地說：「我聽到的確是下午三點半。但他很匆忙，也許他說錯了。」

「不，不是他說錯，他怎會說錯？是你聽錯了。」大麥突然用非常可怕的目光盯實阿仁：「正確時間，應該是二點半。對嗎？你爲什麼要故意說遲了一小時？」

連小麥也大感意外。

阿仁是小麥的一名得力助手。他終於想起了：大麥那晚問了一晚，問他有沒有把接貨的時間和地址告訴過別人。

小麥肯定回答大麥，他只對阿仁一個說過；即使與阿仁同出發往公海的人，也不清楚詳細情形。現在連小麥也有點恍然大悟，原來阿仁在酒樓裏打電話也不敢在貴賓廳打，果然是另有內幕。

阿仁被大麥瞪得渾身發抖。

大麥步步緊迫：「我早懷疑你就是出賣我們的人。想不到終於給我試出你了，你眞有種！居然敢反叛我？」

小麥因爲太信任阿仁，所以越想越生氣。他走過去，一手抓住他的衣襟，怒道：「乖乖的講出全部眞相，也許你還有一綫生機，否則，水塘便是你葬身之所。」

阿仁抖聲道：「我不否認，我被哨牙超收買；扮海軍巡邏隊的人，就是他的人。我只供給情報，得手之後四六分賬。」

小麥一拳打過去，阿仁脫落了幾隻門牙，滿口鮮血。

王龍過去制止小麥，道：「不能殺他，帶他去作證，找哨牙超出來講數吧。」

大麥也覺得王龍言之有理。

王龍又說：「本來即刻就要通知消防人員打撈，但在你們未找到哨牙超之前，這件事最好佯作不知。」

小麥問：「爲什麼？」

王龍道：「因爲死者肯定是打算背叛哨牙超的人，兇手要不是哨牙超，就是他的手下。萬一報警，他們立刻被捕，你們又如何去追回那批貨？」

大麥於是親自押着阿仁上車。

小麥也陪伴在側，不斷追問阿仁：「爲什麼我對你這麼好，你却要背叛我？」

阿仁道：「我準備移民澳洲，任你給我，相信也有限。偶然遇上哨牙超，他埋怨你們搶光了他的生意，於是叫我合作，一次就可以上岸。事實我計過，四成也十分和味。」

小麥又想動手揍他，但被大麥喝止。

水塘沉屍

在那間實際由王龍做老闆的酒樓一間貴賓廳之內，擠了許多人。

他們有些是麥氏兄弟帶來的，有些是哨牙超帶來的。但是，他們只在貴賓廳的這一邊；另一邊是一間「房」。

房間裏，正由王龍「主持公道」，麥氏兄弟正與哨牙超講數。

哨牙超因爲有阿仁從中作證，想否認也不可以。哨牙超明知這樣是不够道義，又破壞了行規，所以除了答允把黑貨悉數歸還之外，還願意賠償及認錯。

麥氏兄弟本來不願就此了結，但王龍既要主持公道，自然亦不能令他難做。何況一直以來，麥氏兄弟也心知肚明，探長一定帮他們。

事後王龍果然悄悄告訴麥氏兄弟：「他坐牢是遲早事。」王龍的意思，大概是水塘的沉屍，但他眼前提也不敢提。

直到麥氏兄弟收回那批失貨之後，核點過一兩也不少。此外，哨牙超以爲只須尊重王龍的意思去做，賠償一筆錢給麥氏兄弟，一切事情總可以不了了之。

豈料一切弄妥之後，哨牙超和他的手下們，立即被捕。哨牙超很不服氣：「探長，這算什麼？你就算帮麥氏兄弟，也不該如此明目張胆。」

王龍道：「哨牙超，我們要控告你的，並非販毒。」

「那我犯了何罪？」

「殺人。」

「什麼？我殺人？」哨牙超笑了：「你有什麼證據？」

「只要把水塘內的屍體打撈上來，自然就有證據了。」

王龍打了一個手勢，探員立刻把哨牙超帶走。

× × ×

消防隊的潛水蛙人果然在第七號水塘之內，找到一名男子的屍體。

他雙手雙足被人反綁，在推落水塘去的時候，一隻懶佬鞋掉在岩石間。

死者叫袁海，是哨牙超一名手下，但經常受哨牙超的閒氣，因而對老闆不滿。

自公海「刧毒案」發生後，黑道中許多人都知道小麥出重金收購情報，袁海於是把心一橫，將計就計準備出賣哨牙超。

但是，可惜袁海太不够冷靜，湊巧那個告密電話又給阿仁接聽到。正如大麥所料，袁海果然約好的時間是二時半，而非

三時半。

阿仁一方面故意對麥氏兄弟說遲了一小時，另一方面又在酒樓用電話，向哨牙超告密，說有人出賣他，二時半那人即在七號水塘的東堤出現。哨牙超聞訊，於是親自帶人到水塘去埋伏，果然不久就見袁海在那兒出現。哨牙超一時生氣，含怒把袁海殺了，棄屍水塘。但因爲時間無多，麥氏兄弟等人就快要到，所以匆匆忙忙間，他們並未留意到那隻鞋。

哨牙超至此當然已是無話可說。

他只埋怨自己太貪婪，也不值王龍所爲，可惜又無能爲力。

無論如何，他和幾名手下，已落入警方手中，罪名就是謀殺袁海。

至於公海行刧，以及販毒等等罪名，反而提也不提。哨牙超當然也明白，如果牽涉到公海行刧及販毒的話，只怕麥氏兄弟也難逃責任。

至此，哨牙超等人更清楚當時的社會黑暗面。

但是知又何用？

事情到這裏，總算告一段落了。

哨牙超和數名手下，被解上法庭，阿仁交給麥氏兄弟二人處理。

至於阿仁後來有些事發生，根本無人知道，也沒有人追究！

等待中的日子

小麥當晚就撇下一切大事，單人匹馬跑到醫院去探病。白莉雅一見小麥，就淚眼汪汪，後來還投入小麥的懷抱中痛哭。

當時小麥雖然尷尬，却還了多少年來的心願，因爲自認識白莉雅之後，小麥一直盼望有親近她的日子。

「眞想不到，會在這裏再見你。」小麥道：「你不是正籌備結婚麼？」

白莉雅淚眼瑩瑩，瞪住小麥：「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你即將嫁給他的人是我一位世伯。」

「不，不是我願意的，只是媽媽迫我，我父親貪他有錢。」

「你父母怎知道他有錢？」

「他很闊綽。」

「你所講的他，可就是宋祥？」

「正是，怎麼你會知道？」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我一直掛念你，關心你。」小麥感慨地嘆了一口氣，「可惜，現在一切已成定局！」

「你估計錯了，如果我甘心嫁給他，我又何必自殺？」白莉雅也嘆息着說：「那天晚上眞對不起，要你白等了一晚。」

「原來你已見到了戲票？」

「我當然見到，我俯首吃着白粥的時候，就眼見你把戲票夾進我的書本裏，我又怎麼會不知道你的用心。」

「那你爲什麼不去？」

「是我太坦白，因爲我在房內拿出戲票，無意中給媽媽見到了，查問起來，我惟有和盤托出，豈料從此我就一直失去了自由。」

「你媽媽嫌我窮？」

白莉雅含淚點頭：「她說他們只得我一個女兒，爸爸生意失敗，一切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媽媽怎樣也不肯讓我認識一個賣魚蛋白粥的小販。但是，當時我已經看得出，你對我很有誠意，可不是嗎？」

「是的，否則，我又何必去排隊購定戲票，請你看電影？」

「眞對不起，是我太軟弱，如果我早些反抗，效果也許會一些，但是現在，我差些就死掉了。」

她出示手腕上的傷口，那兒已貼上了膠布。

小麥看見了也有點我見猶憐。

「你是決意不嫁給宋祥了？」

「他富有是他的事，爲甚麼一定要犧牲我個人的幸福？」

「你父母也許有困難，否則不會迫你嫁個像宋祥這樣的人。」

「是的，不怕對你直說，父親炒股票失敗，欠下人家的債項，所以我才以爲爲了孝道而犧牲一切，但當接下了訂婚戒子的當晚，我就後悔莫及。對住一個自己並不相愛的人，如何過一世？」白莉雅忍不住又想哭。

小麥道：「如果我有辦法帮帮你父母，也許他們不再迫你。」

「不！你根本不必理會他們，何況你也不會有什麼辦法。你朋友已告訴了我，你只是個小職員，那裏有錢爲他塡債？」

白莉雅說到這裏，又瞪住小麥問：「爲什麼你不再賣魚蛋粉？我去檔口找過你，但找不到你，連隣近幾個檔攤都換了人，糟糕的是連你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見你朋友代你送花籃給我，我還以爲自己在做夢呢。」

「莉雅，什麼事都是註定的。」小麥差點也流出了眼淚來：「今天我們終歸有緣再相見，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這麼久不見——你——」白莉雅含羞答答地問，「你結婚了？」

「未，像我這種人，那裏會有人喜歡我？」小麥苦笑一下。

「是我不好，假如當晚我堅强一些，雖然我可能因爲氣壞母親而脫離他們，但是，最低限度不會令你難過了這麼久，讓你足足憎恨了我好幾年。」

「我怎會憎恨你？我依舊還是那麼喜歡你，只要你不再哭，一切事情我總會設法爲你解決。」

「瞧你，還是那一股傻氣！」她把他的頭髮撫弄着，當他孩子一樣，「不必再理會他們，我連鑽戒也扔回給那姓宋的，母親因此摑我兩巴掌，我才氣極自殺。以後，只要我們日夕相對，我已經滿足了。出院之後，我可以找工作做，其實，你這份寫字樓小職員又有多少收入呢，竟然穿着這麼名貴的恤衫和西裝，上班的人總是要這樣顧體面，如果我是你，寧願安安份份，守住那一檔魚蛋粉，那時候我反而喜歡你。」

「喜歡我什麼？滿身臭汗還是那一股傻氣？」小麥笑了。

白莉雅也忍不住瞪住他笑：「我喜歡你以前够老實。」

「現在還不是一樣麼？」

「現在？嘿！香噴噴的，我眞担心你變了一個花花公子。」

她故意用手撥亂他的頭髮，然後吻他

的額，小麥也情不自禁地吻她。

這一吻，小麥也不知道等了多少時日，幾年來，每當小麥寂寞的時候，他只會想起一個人，就是白莉雅。想不到的事太多，眞的好像冥冥中自有主宰似的。

白莉雅被父母迫婚，滿以爲要嫁的是個富翁，嫁了他一切可以解決了，想不到原來是個「空心佬倌」。

更妙的是，他竟然還向小麥借了一筆錢回去，打腫臉皮充胖子。

宋祥後來也覺得對不起白莉雅，他跑到醫院裏向她認錯，竟然遇上了債主小麥，不由得又是大大地吃了一驚。

白莉雅這才給他介紹：「他就是我以前的魚蛋仔男朋友。」

小麥向宋祥打了一個眼色，佯作初相識的跟他握了一握手。

宋祥本來已有悔罪之意，再親耳聽到白莉雅的心聲，更死了這條心。

小麥後來把他帶到房外，悄悄對他說：「你以爲對方有錢，人家反而又以爲你可以帮他還債，你差些兒迫死一個無辜少女。」

「對不起，我已經被警方問得口啞啞，你也不必多講了。」宋祥道：「不過我那筆債，須等我變賣鑽戒才可還給你。」

「算了，朋友有通財之義。」小麥大方地說：「何況我也並非存心撬你牆脚。要不是因爲看報紙知道她自殺，我還以爲你們是自由戀愛而結合的。」

宋祥面上紅了一陣。

白莉雅留醫期間，小麥天天去看她，還按日到她家裏去，拜會她的雙親，了解她父親的實際困難，代他還了許多債。

白氏夫婦有如做夢一場——由噩夢變成爲美夢。白莉雅則一直被蒙在鼓裏，她根本不知道小麥原來是個大富翁。

有時小麥送了一些鮮花來，白莉雅一定罵他浪費。

這天，白莉雅心情特別好，嚷着要吃鮮提子，醫院附近又沒有鮮果檔。

結果，小麥足足跑了幾條街，然後才可以找到一檔有水果雪櫃的檔口。

「夠凍嗎？」小麥瞪住櫃內紅提子。

「當然夠凍，先生，放心買吧！」

「給我兩磅。」

「好極。」

「給我揀幾個熟的啤梨。」

「好，」果販問：「還要些什麼？」

「夠了。」小麥反問：「多少錢？」

「一個仙也不收。」

小麥怔了一怔。他一直沒有留意到這位老伯，直至現在才看清楚他的面相。

「嗯——老伯你——」

「似曾相識，是不？」

「對了，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過？眞對不起，我這人很健忘。」

「大恩人，還記得在賭檔我要輸到自殺的事麼？我姓岑。」

「啊！是岑伯，你好嗎？」小麥熱情地握手，擁抱。

「沒有你，怕我早死了，還好得到那裏去？唉，麥老弟，事後我才知道你原來是鼎鼎大名的小麥。你一副好心腸，也眞夠你受用，瞧吧，自那晚受下你那一萬元的義助，以後我也乖乖的聽你的話，不再上賭場，爲了養家，我利用那一萬元做本錢，開了這檔口，現在總算賺到兩餐。」

「孩子都長大了？」

「是的，有一個未讀完書，其他的都出來做事了！」岑伯感激地瞪住小麥，「所以我說，你是大恩人可沒有錯，沒有你，那晚就算我死不去，也不知孩子會不會變乞兒。」

「算了，過去的事，何必再提？」小麥拿過一包生果，又要付錢。

但岑伯堅不肯收。小麥惟有匆匆告辭，豈料事後岑伯才發覺口袋裏多了一百元，原來小麥擁抱他，無非明知他會不收錢，所以把鈔票放了進去。小麥就是這種人，你越窮，他越不會與你斤斤計較。

改邪歸正又如何？

算是「好心自有好報」也好，算是上天安排也好，總之，小麥日夕盼望的人終於投進了他的懷抱中來。

白莉雅出院後不久，就嫁給小麥。

她後來才知道小麥這麼富有，但她不相信一個人能在三幾年間賺到這許多錢。

當她知道這些錢來得不明不白時，她非常不高興！突然之間，白莉雅要離婚。

「離婚？」小麥以爲開玩笑，「這種玩笑開不得啊。」

「誰跟你開玩笑？」白莉雅板着面孔，「除非你答允我立即放棄那些非法生意，做一些合法的生意，否則我只有走。」

「嗯——」小麥實在太愛她，但如何能說服他大哥，惟有哄她：「給我一段時間好嗎？莉雅！」

「好吧，一年，夠了吧？」

「好！好！讓我試試，總之爲了你，我什麼也在所不計。」

於是小麥去找大麥商量。

大麥笑道：「如果你認爲賺夠了，轉行也是一件好事。」

小麥喜出望外，怕只怕大哥不答應，現在大哥既無意見，他立即回報白莉雅。

不久之後麥氏兄弟果然退出江湖，改營正當生意，辦文化事業，還熱心公益。

但是，可惜他與白莉雅重逢得太遲，如果早一些，也許小麥早已爲了愛她，聽她的話而轉了行。

現在雖然也轉了，只可惜太遲了。

當地來了一位鐵面無私的市長，大事整頓，所有有過貪污嫌疑的，都被抓去受審，坐牢，王龍聞風先遁，總算暫時逍遙法外！但是小麥却捨不得留下白莉雅，終於被捕，而大麥則早已逃之夭夭！

還好小麥爲人心地善良，平時對人好，所以被捕後，一班朋友將他保釋出來，而另一班江湖朋友，則漏夜用偷渡方式，把他帶離鱷魚潭！

究竟小麥的成就是功是過？事隔多年，仍有人在不斷爭論。

社會上有不少名流紳士，他們有不少得過勳銜，但他們的錢又是怎麼樣得來的？假如瞞得過當局，走上電視台勸人捐多些錢，又可能是紳士。

但是，萬一不幸像小麥一樣被識穿，結果還是要像他一樣，正是有幸有不幸！

——完——

兩期完俠義故事

龍乘風・文
黃白石・圖

太原三友（上）

父親何必問

打虎大英雄

（一）

北風怒號。

阿臣望北登山而行，鼻子很疼。

現在還只是十月二十五，山風雖然來勢洶洶，但却還不能算是很寒冷。

他快將二十歲，身材結實，比每天能抓三十隻耗子的貓還健康。

這陣山風，當然不會令他感到寒冷，更絕不會弄出甚麼「凍甩掉鼻子」這回事來。

他的鼻子疼，與北風無關。

他的鼻子也沒有甚麼毛病，甚至連打噴嚏也很少見。

一般而論，他的鼻子是一個很好的鼻子。

即使是最嚴格而論，他的鼻子也可以算是一個健康而靈敏的鼻子，那就和獵犬的鼻子差不多。

但這時候，他的鼻子爲甚麼會疼起來呢？

很簡單，因爲在不久之前，他的鼻子曾經給人重重的捏了一下。

那不但是「捏」，而且還「連捏帶扭」呢。

這一下子眞要命。

那時候，阿臣以爲自己的鼻子已變成了肉醬。

幸好，捏他的人手下留情，沒有讓他

家母是惡娘

眞的變成「無鼻人」。

但阿臣實在是疼死了。

可是，他心裏一點也沒有怨恨那人。

因爲捏他鼻子的是個女人，而這女人就是他的娘親。

（二）

母親捏兒子的鼻子，那是稀鬆平常的事。

但阿臣已快二十歲，居然也要給母親這樣子捏鼻子，那就實在不怎麼有趣。

他母親對他說：「以前整個村子共有八個獵戶人家，現在就只剩下你一個。」

阿臣點頭。

他母親又說：「山上那條大蟲已害了不知多少人，現在連那七家獵戶都給牠吃個乾乾淨淨，你是不是感到很愉快？」

「不，絕不！」阿臣連忙搖頭不迭。

「既然這樣，這幾天以來，你在山上幹了些甚麼事？是不是又在和那個瘋和尚在喝酒？」

「不，自從那害人的大蟲出現後，醉大師就一直沒有在山上出現過。」阿臣說到這裏，面有憂色，黯然接道：「只怕他也已給老虎吃掉了！」

母親目中寒光暴射：「既然這樣，你就更應該去找那條大蟲，把牠宰掉，爲本村的獵戶報仇，也爲瘋和尚報仇！」

阿臣點頭：「孩兒記住了。」

母親的臉上終於露出了和靄的笑容：「我知道你一定會記住的。」

說到這裏，伸手便在阿臣的鼻子上一揑。

連揑帶扭。

阿臣却不敢叫疼，其實已疼得快要撒尿。

這一次，他是非要找到那害人的老虎不可的。

誰叫他是惡大娘的兒子？

× × ×

在那飛霞山南麓下，那條清澈的小河的東方，有一條小小的村落。

這是望霞村。

望霞村裏最兇惡的男人，是個獵戶。

他叫野豬老六。

野豬老六比野豬還兇惡，而且為人極蠻不講理。

但在不久之前，他遇到了比他還兇惡，比他還更蠻不講理的老虎。

野豬老六雖然兇惡，但現在已變成了「虎糞」。

至於望霞村最兇惡的女人，就是阿臣的母親惡大娘。

惡大娘是連野豬老六都不敢惹她的婦人。

無論是誰惹怒了她，後果都是不堪設想的。

因為在望霞村裏，她是唯一懂武功的婦人，而且據說本事比野豬老六還大。

阿臣是惡大娘的兒子，自然也練就了一身武功。

但惡大娘絕對禁止阿臣惹事生非。

「你若敢恃着這幾下三脚貓的功夫去欺負別人，我就敲斷你的腿。」

幸好阿臣很聽話，很乖。

這些歲月以來，他從來都沒有跟別人動手動脚，甚至連吵架的事，也是絕無僅有。

雖然野豬老六一直都對他很不客氣，但他從來都沒有放在心上。

現在，野豬老六死了，惡大娘還要他去為他報仇。

當然，死在老虎利爪下的，並不只野豬老六一個。

阿臣也很想把這頭害人的老虎除去。

但他走得連腿都酸疼，別說老虎，就是貓貓狗狗也看不見一隻。

難道這裏連貓貓狗狗都已給這可惡的老虎吃得乾乾凈凈？

想到這裏，阿臣不由坐在一塊大石上發楞。

反正找來找去，都不見虎踪，倒不如坐在這裏，讓那傢伙來找自己。

但他只是坐了一會，腦海中忽然又想起了娘親。

他摸了摸鼻子，很疼。

唉，躲懶不是辦法，還是繼續去找，一定要找到那害人的老虎為止。

但他剛從石上站起，就已看見了一個人，揹着一頭比他不知大若干倍的老虎，向自己走了過來。

阿臣嚇了一跳，眞的嚇了一跳。

把他嚇得一跳的並不是那頭老虎，而是這個揹着老虎向自己走過來的人。

（三）

這人的身材很矮小，身上穿的衣服是青青黃黃的，就像是他那張已經乾癟了的臉。

他的年紀雖然不算很老，但五旬開外總不會錯。

他看來似乎有病。

但若說他有不妥之處，又怎能揹着一頭大老虎在山上行走？

阿臣看得呆住了。

這人一直向他走過來，最後還在他的面前停下。

「小兄弟，你是不是在找這畜生？」

他微笑着問阿臣。

阿臣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過了很久才說：「這頭猛虎是你幹掉的？」

這人笑道：「你看我像個獵戶嗎？」

阿臣搖搖頭：「不像。」

這人道：「不錯，我的確不是獵戶，但這頭老虎却想把我吃掉。」

阿臣吃了一驚，道：「那可不是很危險？」

這人點點頭：「當然是很危險，我差點沒給這畜生嚇死了。」

阿臣瞧着他，滿臉迷惑之色。

「但現在你沒有給嚇死，倒是這頭老虎已經給你宰掉。」

這人嘆了口氣：「這叫情急拚命，因為我若不跟牠拚命我這條命可就完了。」

阿臣道：「是你宰了這傢伙的？」

這人道：「不錯。」

阿臣道：「你是用甚麼方法把牠宰掉的？」

這人道：「我拔了一根竹，牠撲過來，我用竹插進牠那張大的虎口裏。」

阿臣道：「就是這樣殺了牠？」

這人道：「當然還要再加點功夫，那一根竹只是令牠受傷，但却使牠更兇了，我為了要保命，只好騎上虎背，在牠的背上、頭上重重的揍了幾拳。」

阿臣聽得有點呆了。

「幸虧這畜生也沒多大氣力，我只是打了牠七八拳，牠就倒下，吐血身亡。」

阿臣怔了怔，道：「你只是打了牠幾拳，就把牠活活打死？」

「嗯！」這人微微一笑，「你既然要找這傢伙，儘管拿去，別讓別人說你連這點本事都沒有。」

說完，他就把老虎放下。

阿臣揉了揉眼睛，問：「閣下高姓大名？」

「何必問。」

「對不起，既然你不想說，那在下以後不再問就是。」阿臣碰了個釘子，很沒趣。

但這人却笑了起來。

「小兄弟，你是誤會了，我不是不喜歡你問我的名字，而是我的名字很古怪，我就叫何必問。」

阿臣眨了眨眼睛：「原來閣下姓何，大名就叫必問？」

「不錯，」何必問點頭一笑，「我老子姓何，偏偏給我取了這個名字，眞是他媽的很笑話。」

阿臣却說：「這名字很不錯，很有意思。」

「阿臣，你這人也很有點意思。」

「何先生，你知道我的名字？」阿臣不禁為之一愕。

「我是個很喜歡管人閒事的怪物，望霞村我也曾到過不少次，所以雖然你不認識我，我却知道你就是阿臣。」

阿臣怔住：「這老虎……」

何必問淡淡一笑，道：「這就算是我送給你的一點小禮物，如不嫌棄，就把牠收下來。」

阿臣道：「這虎皮很值錢。」

何必問道：「再值錢的東西，我還多着，你不必把這點小小事情放在心上。」

阿臣仍然是一副受之有愧的神色。

何必問忽然面色一變，向東方一指：「小心，又有一條大虫鑽出來了！」

阿臣猛然轉身，向東方望去。

看了好一會，仍然看不見甚麼「大虫」，倒是看見有隻野兔子竄過。

阿臣再轉身想問何必問，豈知剛才站在自己眼前的人，已不知所終。

直到這時候，阿臣才明白，原來何必問是在騙自己，這裏根本就再沒有甚麼「大蟲」。

倒是這條已給宰掉了的老虎，正放在自己的脚下。

阿臣嘆了口氣，心想：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好收穫，只是不勞而獲的事，老媽子知道了一定會不高興，又會說自己沒用。

但老虎已給人宰掉了，就算自己想去找牠拚命，也拚無可拚。

不管如何，這可惡的傢伙已被除掉，對望霞村的人來說，實在是一個天大的喜訊。

他只好把老虎揹回去。

雖然他年輕力壯，但這老虎笨重得要命，把牠揹回去望霞村，路程說遠不遠，說近也不算近，這可也眞要命之至。

但比起給老虎吃掉的人，總還是好得多了。

天魔祖師萬滅絕

（一）

熊熊烈火下，望霞村裏洋溢着一片熱鬧的氣氛。

他們燃燒着一大堆柴枝，在圍觀着這頭吃掉不少村民的老虎。

雖然不少人在興高采烈之中，但也有不少受害者的親屬，觸景傷情，偷偷的在飲泣，甚至有人痛哭起來。

大家都在盛讚阿臣了不起，居然把這頭害人不淺的老虎收拾下來。

但阿臣却說：「這頭老虎不是我打死的。」

立刻有人問：「不是你是誰？」

阿臣回答說：「他叫何必問。」

「何必問是誰？」

阿臣聳肩搖頭，答不上。

衆人追問了好一會，但阿臣却不願再和他們說下去。

他已很累。

驀地，他看見了母親的臉孔，罩着一片冷厲的寒霜。

「娘親，有甚麼不對？」

惡大娘默然片刻，半晌才說：「沒有甚麼事，你現在想必已很累了？」

阿臣一笑：「是有一點點累。」

惡大娘道：「既已累了，還不回家早點休息。」

阿臣道：「娘親說的是，孩兒這就回去休息。」

突聽人叢中有人尖叫起來。

接着，原本圍觀着老虎的人紛紛散開，尖叫喧嘩之聲更加厲害。

惡大娘、阿臣的臉色也是一變。

因為他們已看見了一個很可怕的人。

從外表看來，這個人原本一點也不可怕。

他還很年輕，看來只得二十出頭。

這少年身穿一襲淡黃長衫，左手輕搖着一把象骨紙扇。

在火光下看來，他臉上的神態陰晴不定，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裏，却隱隱埋藏着太多、太濃的仇恨。

但這還不足以嚇人。

最嚇人的是他的右手。

其實這人已無右手。

他那原來該是右手的地方，已變成了一枝鋼鈎。

鋼鈎映月生寒，讓人一看之下，由心底裏冷了出來。

但現在最令人怵目驚心的，還不是這鋼鈎，而是鋼鈎之上，竟然還插着一顆面目猙獰的人頭。

（二）

人頭已乾癟，但却更恐怖駭人。

阿臣立刻高聲喝道：「這算是甚麼玩意？」

黃衫少年冷冷道：「這可以算是人頭玩意，我在一年前把這人的腦袋割下，化了不少心血，才能在一年之後，把它保存成這個樣子。」

他把人頭揚了揚，接道：「你說，這種東西是不是比宰老虎更加有趣？」

阿臣的臉已脹紅，幸好胃裏空空如也，否則，說不定馬上就要嘔吐。

黃衫少年的目光，忽然轉移到惡大娘的臉上。

惡大娘臉色寒冷如冰，一言不發。

黃衫少年却向她走近兩步，緩緩的說：「想不到昔年艷名四播的容三娘，現在居然在這等窮鄉僻壤裏，變成了甚麼惡大娘，眞是可笑復可憐！」

惡大娘沉聲冷笑：「老娘的事，從來都不必別人來多管，更用不着你這黃毛小子來可憐。」

「好一句黃毛小子！」黃衫少年仰天打了個哈哈，笑道：「不錯，在妳的眼中看來，我是個後輩，但妳的事，我却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惡大娘凝注着他，叱問：「你叫甚麼名字？」

黃衫少年道：「施玉池。」

惡大娘接問道：「施焯來和你怎樣稱呼？」

施玉池道：「他是家父。」

惡大娘道：「他現在想必已活得很好吧。」

施玉池冷冷道：「若不是為了妳，他現在必可活得更好一些。」

惡大娘冷笑一聲：「他活得好不好，和我這個鄉下婆又有甚麼關係？」

施玉池目光如刀：「在下此行，是要把妳母子兩人押回長安。」

阿臣怒道：「你在胡說些甚麼？」

他還想再說下去，惡大娘却又在叱止他：「住口，聽他怎樣說下去。」

施玉池冷冷一笑：「還是容三娘識得大體，與其以螳臂擋車，倒不如自量一點，乖乖的跟咱們回去，那還可望免却皮肉之苦。」

村民聽到這裏，已察覺到這黃衫少年絕非善類，對於惡大娘母子，更是咄咄逼人。

雖然平時惡大娘的人緣並不怎樣好，但她的兒子阿臣却是衆口相交稱譽的，尤其是他剛才還把這頭害人不淺的惡虎揹回來，已儼然成爲衆人心目中的小英雄。

「這小子瘋瘋顛顛的，俺就不相信他有甚麼眞實的本事。」已有人開始爲惡大娘母子抱打不平。

這個發言攻擊施玉池的人，叫胡一刀，本來也是個獵戶，但自從兩年前害了一場大病之後，就再也沒有過着狩獵生涯。

他現在是個賣燒餅的小販，雖然生意不怎樣好，但却也足以糊口。

當然，他這些燒餅並不只在望霞村出售，而是經常到別的村落兜售的。

但他只是說了這幾句話，這些村落的人，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吃到他的燒餅。

就在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一把飛刀，不知從何而來，不偏不倚的射進了他的咽喉。

嘩然之聲再起，衆人紛紛走避。

惡大娘勃然變色：「施玉池，你太過份了，竟然隨便傷害無辜。」

施玉池冷笑道：「這把飛刀可不是我放的。」

惡大娘道：「雖然不是你親自動手，但這又有甚麼分別？」

施玉池忽然把鋼鈎下的人頭一揚，冷冷道：「妳可知道這是誰的頭顱，我爲甚麼要把他提着走來走去？」

惡大娘怒道：「這是你的事，老娘不想知道。」

施玉池嘿嘿一笑。

「但這却和妳很有點關係，無論妳是否有興趣知道，我都要說給妳聽聽。」

惡大娘冷然一笑，欲言又止。

只聽得施玉池又緩緩接道：「這人叫楊木衡，年紀只比我大兩三歲，但八八六十四式天玄神掌和十二招南天絕情刀，却已練得相當不錯。」

聽到這裏，惡大娘已是臉色驟變。

施玉池淡淡的說下去：「他的師父砍了我一隻手，結果不到一月，我殺了他的徒弟，這豈不是一件很公平的事？」

惡大娘怒道：「人都已給你殺了，還要用這種法子來摧殘他的腦袋，這豈不是太殘酷了？」

施玉池哈哈一笑：「何必問一天不敢見我，我就天天把楊木衡的人頭，舞來弄去！」

惡大娘瞪目罵道：「你這人簡直是衣冠禽獸，喪心病狂。」

施玉池冷冷一笑：「隨便妳怎樣說都沒關係，只要妳願意跟咱們回長安。」

惡大娘怒道：「做夢！」

施玉池「哼」的一聲。

「敬酒不吃吃罰酒，這可休怪咱們辣手無情。」他面露殺機，喝道：「咱們一起上，先把這婆娘幹掉再說！」

一聲令下，村中突然出現了十餘名持刀武士。

施玉池來勢洶洶。

他的手下也全是殺人不眨眼的惡漢。

村民睹狀，大驚失色。

他們本來就是善良的百姓，除了幾個獵戶略懂武功之外，其餘的人却是安份守己，說到舞刀弄棒，他們是萬萬及不上這些素有訓練的武夫的。

但他們却沒想到，惡大娘居然也有一手。

只見她拳來腿往，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十幾個持刀武士，居然紛紛在她的拳腳下仆倒，連爬都爬不起來。

施玉池却是臉色不變。

「好一個容三娘，果然沒有讓我失望啊。」

他突然把人頭丟掉，撲擊惡大娘。

惡大娘冷冷一笑，道：「不知死活的小子！」

施玉池以鋼鈎攻向惡大娘，兩人瞬即接戰百招過外。

兩人俱是以快打快，一時間誰也沒有佔到任何的便宜。

但惡大娘却已暗暗心驚，心想這少年年紀輕輕，一身武功竟然如此了得，恐怕不到三五年光景，江湖上能敵得過他的人可就少得很了。

惡大娘雖然外表看來兇惡，其實心地却是很慈祥。

她本來是江湖上的一個著名女俠，叫紅衣蝴蝶容三娘。

紅衣蝴蝶容三娘的事蹟，只要是在江湖上混的人，都絕不會沒有聽說過。

在十餘年前，提起了容三娘，那可是江湖敗類聞名變色的名字。

容三娘一向很喜歡年輕人，尤其是年輕有爲的少年，她看見了更是從心底裏高興起來。

但對施玉池却例外。

因爲這少年品性奇劣，心術更是邪惡到了極點。

這種惡少年，他的武功越是厲害，對人類的禍害也是越大。

她已決心把這惡少年好好教訓一頓。

但這一件事，她竟然是有心無力，因爲施玉池的武功，絕對不在她之下。

若再戰下去，鹿死誰手，還是未可預卜。

(三)

施玉池是越戰越勇猛。

容三娘雖然不致敗落，但要收拾這惡少年，却似已無法可施。

阿臣屢次欲加入戰圈，却都被母親喝了下去。

「別胡來，你插上一手，娘親更難應付。」

施玉池大笑：「就算你兩母子一起上，施某還是不怕，只恨何必問不敢現身，否則，本少爺一起把你們送到西天極樂世界去！」

容三娘大怒，叱道：「姓施的，你休放肆！」

施玉池又是一陣放肆的大笑：「無論怎樣，妳今天已是難逃大限！」

笑聲未已，一人厲笑應和道：「施公子說的不錯，看來，這婆娘已是黔驢技窮啦！」

一個黑髯老人，拄着一根鐵棒，大步而來。

阿臣立刻攔在他面前。

「你是甚麼人？」

「天魔祖師萬滅絕。」

「不管你是甚麼祖師，滾出去！」

「哈哈，好胆量！居然敢對祖師爺如此無禮？」

容三娘聽見「天魔祖師萬滅絕」這幾個字，已是心頭怦怦亂跳。

「阿臣，快走！你絕對不是這個老魔頭的對手。」她大聲叫喊。

但阿臣不理會。

他只是担心這黑髯老人會對母親有所不利。

他堅決要阻攔這老人接近母親。

萬滅絕冷冷的盯着阿臣，眼中殺機倏現。

他突然把鐵棒往地上一插。

一根五尺長短的鐵棒，竟然有一半插入地面下。

萬滅絕陡地猛喝：「小子看掌！」

一股凌厲無匹的掌風，向阿臣迎頭罩下。

阿臣不知所措，欲招架時，竟已渾身虛軟無力。

大和尚與老叫化

(一)

容三娘已是自身難保，雖然目睹兒子陷入險境，却已無法施以援手。

而且，以萬滅絕的武功，就算她拚命出手，也未必能接得下這一掌。

刹那間，容三娘可說是驚駭莫名。

看來這一次，阿臣必死無疑。

× × ×

然而，阿臣沒有死。

就在間不容髮之際，突然又出現了一個衣服破爛的叫化。

這裏本來沒有叫化，就算有叫化，也很難會乞討着些甚麼。

因爲這附近的人，本來就和叫化差不多窮困。

但在這時候，却出現了一個年紀約五十來歲的叫化，把阿臣從鬼門關裏救了出來。

這叫化當然並非尋常的叫化。

但容三娘沒有看見這叫化是誰。

因爲當她正在担心兒子安危的時候，施玉池已趁機狂攻，終於得手，那鋒利的鋼鈎已深深地插入她的胸膛。

容三娘死了。

她臨死的時候，還不知道阿臣的處境怎樣。

(二)

阿臣沒有死，而且竟連一些損傷都沒有。

把他從死亡邊緣挽救過來的，是個他以前從來都沒見過的叫化。

這個叫化武功不弱。

最少，他能接下萬滅絕那凌厲無匹的一掌。

萬滅絕楞住。

叫化無心戀戰，兩人拚了一掌之後，他立刻揹起阿臣急遁。

萬滅絕窮追。

但這叫化的輕功，竟然高明得令人出奇。

雖然他揹着阿臣，但萬滅絕窮追一程，竟然未能趕上。

阿臣的性命總算是保存下來了。

但他却還在大聲呼叫：「把我放下，我要回娘親身旁！」

叫化不理他。

他仍然呼叫不迭。

叫化氣極了，忽然出手，點住了他的啞穴。

阿臣咬着牙，眼睛裏已有淚水奪眶而出。

× × ×

翌日黎明，阿臣已被叫化揹到一間佈置簡陋的木屋裏。

叫化用一根鐵鍊子鎖着阿臣。

阿臣啞穴被點，不能語言，但却在掙扎不已。

叫化瞧着他，看了很久，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你的娘親已經死了。」

說着，伸手解開他的啞穴。

阿臣立刻大叫：「放開我，讓我去找娘親。」

叫化搖搖頭。

「這一點恕難辦到，因爲你若回去，無異是送死。」

「你……你不放開我，我一靠子都恨死你！」

「我寧願你一靠子都恨我，總比活活看見你去送死好得多。」

阿臣吸了口氣，語氣忽然軟弱下來。

「前輩，我求你放開我，讓我回去，求求你，求求你，好不好？」

「不好！」叫化仍然搖頭不迭，「無論你罵我也好，求我也好，這件事萬萬不能答應。」

阿臣道：「你不讓我回去，那是陷我於不孝之罪。」

叫化道：「不！你娘親曾叫你走，你不走，那才是不孝。」

阿臣的目光已散渙。

他忽然喃喃道：「娘親眞的死了？」

叫化道：「施玉池那一着很兇，插在你娘親的心房上，無論是誰中了這一招，都休想再活下去。」

阿臣茫然。

最後，他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叫化輕輕嘆了口氣：「誰說英雄不流淚，只爲未到傷心處，你儘管哭，哭得越厲害越好，別讓這口氣抑鬱在心頭上。」

說到這裏，忽然面色一變，轉身以手掩嘴。

原來他咯出了一口血。

血是瘀黑色的。

阿臣一凜，止住了哭聲：「前輩，你有病？」

叫化搖搖頭，用一塊破布抹淨嘴角的血，微笑道：「這不是病，而是傷。」

阿臣猛然醒起，昨天這叫化曾經與天魔祖師萬滅絕拚了一掌。

叫化緩緩道：「那老魔頭　武功，實在不可輕侮，他對付你的那一掌，最多只

是用上三成內力，而我叫化子巳是出其不意，以全力相迎，爲你接下那一掌。」

阿臣衷心感激地說：「前輩救命之恩，晚輩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叫化淡淡一笑。

「你現在不再罵我了？」

「剛才……剛才是晚輩不對，還請前輩原諒。」

「我不怪你，你本來就是個乖孩子。」叫化嘆了口氣，接道：「幸好我叫化子別的功夫不如人，輕功却是別有一手，否則，休說你這條小命難保，就連我這個叫化恐怕也得死在那魔頭的掌下。」

阿臣咬牙切齒的說：「是這兩個惡賊害死娘親的，晚輩就算粉身碎骨也要爲娘親復仇。」

「報仇？」叫化嘿嘿一笑，繼而嘆道：「你憑甚麼去找人家報仇？」

阿臣呆住，答不上話。

以自己的武功，根本就不是施玉池、天魔祖師萬滅絕的對手。

叫化忽然又微微一笑：「但你也別絕望，仇家雖然厲害，但你現在畢竟年輕，只要肯下苦功，你仍然會有機會勝過對方的。」

阿臣連忙道：「求前輩收錄晚輩爲弟子……」

「不，這個不行！」

阿臣臉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叫化搖頭不迭，說：「別誤會我不肯教你武功，而是我這個叫化子根本就不配成爲你的師父。」

只聽得阿臣楞住。叫化接着說：「就算你完全承受了我叫化子的衣鉢，那又怎樣？到時候仍然不是人家的對手，結果只有死得更快，還報甚麼仇？雪甚麼恨？」

阿臣一想，覺得也是道理。

但當叫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却有一人在屋外大笑道：「誰說你不配成爲何阿臣的師父？洒家首先就要說一句他媽的不服氣！」

這人聲如巨雷，當他走進這木屋後，那情況就像一頭大象走進了一間細小的茅厠。

（三）

這人是個和尚。

名副其實的大和尚。

阿臣的身材，也不能算是細小的了。

但他跟這個大和尚一比，簡直就像個小孩了。

這大和尚也有五十歲年紀了。

他手裏提着一根禪杖，看來最少也有七八十斤重量。

但阿臣並不關心這些。

他只是問叫化：「這位大師說的『何阿臣』究竟是誰？」

叫化聳聳肩道：「你就是何阿臣。」

「我姓何？」

「不錯，是姓何。」

「你們怎麼知道？」

「你父親跟咱們是同生共死的老朋友，咱們不知道，誰知道？」

阿臣心頭震動，問道：「你們知道家父是誰？」

大和尚哈哈一笑：「這倒他媽的眞有趣，原來容三娘一氣之下，居然連丈夫的姓氏都不讓兒子知道。」

叫化眉頭一皺，瞪着大和尚說道：「你這副脾性還是沒有改，動不動就加上一句『他媽的，他娘的。』簡直是他奶奶的混帳之至。」

大和尚大笑。

阿臣急問：「那麼我父親是誰？」

大和尚一笑，道：「你父親也和你一樣。」

「甚麼一樣？」

「也姓何。」

「他是何……」

「何必問就是你父親的大號。」大和尚哈哈一笑。

阿臣却呆若木鷄。

× × ×

在此之前，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父親竟然就是何必問。

現在，有人告訴他知道，但却教他無法相信。

何必問眞的就是自己的親生父親？

他似乎巳相信，又似乎不敢相信。

大和尚咧咀一笑：「這件事你要證實，簡直比洒家放屁還易。」

「求大師指引。」阿臣急道。

「回去問你娘親便是。」大和尚笑瞇瞇的道。

叫化立刻跳將起來，一拳就打在他的肚子上。

這一拳打的不輕。

但大和尚却是紋風不動，只是貶着眼睛對叫化說：「你窮瘋了？爲甚麼忽然無緣無故揍洒家？」

叫化「哼」的一聲：「要問他娘親，你去問。」

大和尚道：「問也無妨，容三娘在哪裏？」

叫化沉聲道：「西天極樂世界！」

「甚麼？」大和尚瞪大眼睛，居然把叫化整個人揪了起來，「你在說甚麼？」

叫化冷冷一笑：「你的耳朵好像不聾吧。」

大和尚怒道：「她害了甚麼病？」

叫化冷笑道：「你才害病。」

大和尚面色鐵青：「她是給人家殺死的？」

叫化點頭。

「是誰幹的？」大和尚厲聲道：「難道你剛才對阿臣說報仇雪恨，就是要爲容三娘報仇？」

叫化道：「我以爲你甚麼都聽見了，原來只聽見了一點點。」

大和尚道：「是誰幹的？快說，再吞吞吐吐，洒家揍你三百拳。」

叫化冷冷道：「就算我說了又怎樣？你也同樣不是人家的對手。」

大和尚怒道：「先說出來，別惹洒家動了眞火。」

叫化嘆了口氣，道：「是天魔祖師萬滅絕！」

大和尚呆住。

「是他？」

「還有施焯來的兒子施玉池。」

大和尚聽見了這兩個人的名字後，整個人彷彿巳萎縮了一截。

他忽想也長嘆一聲，盤膝坐在地上。

不敗老仙翁

（一）

木屋中一陣死寂的沉默。

叫化無言，大和尚也無言。

阿臣更是思潮起伏，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的腦海裏彷彿有一團亂綫，越是往下想，這團綫就越不可解，越是凌亂。

一切的問題，都彷彿變成了死結。

在沉默中，大和尚忽然從地上跳了起來，對叫化道：「咱們去找老仙翁。」

叫化一怔，隨即搖頭：「不行！」

「爲甚麼不行？事情巳到了這種地步，難道他還能坐視不理嗎？」大和尚吼叫起來：「再任由這羣妖魔猖獗下去，說不定有一天，連老仙翁也要給這羣妖魔吞掉了。」

叫化呆了一呆，說道：「但老仙翁早巳經說過，武林中的事，他以後再也不管了。」

大和尚怒道：「這不單是武林中的事，也是咱們太原三友的事。」

叫化道：「老仙翁可不是太原三友之一。」

大和尚道：「你別忘記，他還欠咱們一個要求。」

叫化摸了摸腦袋，茫然道：「甚麼要求。」

大和尚瞪着眼睛，道：「你眞的忘了那件事？」

叫化仍然大惑不解：「大和尚，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

大和尚嘆了一口氣：「人老了就會越來越糊塗，連這件事都忘了。」

叫化想了想，忽然一拍大腿：「噢，記起來了！那是在十二年前，咱們太原三友，曾經聯手跟老仙翁對奕過一局棋，結果是咱們險勝一着。」

「對了！」大和尚微微一笑：「對奕之前，老仙翁曾說過，只要咱們三人能贏了他，就答應咱們一個要求。」

「不錯，不錯。」

「這就是了，一直以來，咱們都沒有向老仙翁要求過任何事，這一次正用得着了！」

「行嗎？」

「當然行。」

叫化還是猶豫着。

大和尚皺着眉：「這還有甚麼值得顧慮的？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去大仙峯找那老怪物。」

叫化又想了想，點頭道：「也罷，就算白跑一趟，咱們的損失也不算太大。」

「呸！」大和尚啐了一口，怪眼一翻，「你這鳥嘴遲早給洒家用豬糞封掉，總是常說不吉利的說話。」

叫化一笑：「你不愛聽，儘管用豬糞封掉自己的耳朵也就是了。」

大和尚哼的一聲，氣得連脖子都脹粗了幾寸。

（二）

距離大仙峯東北三里，是賭徒經過時一定會停留下來的地方。

那是珍珠城。

珍珠城最著名的東西並不是珍珠，而是骰子和牌九。

在一個北風急勁的黃昏，珍珠城最熱鬧的珍珠賭坊，來了一個大和尚。

這和尚的頭很大。

身材也很胖大，但這並不嚇人。

最嚇人的是這個和尚的賭注。

他下注賭牌九，第一口就押五千兩。

當他從袈裟裏掏出一張五千兩銀票的時候，荷官幾乎以爲自己看錯了。

但他沒有弄錯。

那的確是一張五千兩的銀票。

一個和尚跑到賭坊裏賭錢，巳是令人觸目，而且下注又是這麼大，更是令人爲之嘖嘖稱奇。

× × ×

大和尚的運氣似乎很不錯。

不到半個時辰，他巳贏了十二萬兩。

就在他贏了十二萬兩的時候，賭坊的老闆來了。

他是個唇上蓄着兩撇小鬍子的關東大漢。

他看來並不像個老闆，却像個强盜。

而事實上，他本來就是响馬大盜的頭子。

直到他快四十歲的時候，他忽然厭倦了騎馬殺人的生涯。

他覺得這種生活，並不太寫意。

他想過一些比較悠閒的生活。

其實經營賭坊這種生意，並不悠閒。

但比起幹强盜，總算是安穩一點。

尤其是賭坊大殺四方，大有進賬的時候，那實在是寫意極了。

× × ×

從前，珍珠賭坊的老闆，是個姓崔的老商人。

他本是珍珠城的主宰，勢力也極爲龐大。

但在一次可怕的大火併裏，這個姓崔的老商人吃了一場敗仗。

他輸的很慘。

他輸掉了一切，包括賭坊和自己的性命。

當然，陪他一起到黃泉的人，還有很多。

把他擊敗的，就是珍珠賭坊現時的老闆——莫冠鴻！

（三）

莫冠鴻也很喜歡賭博，尤其是豪賭。

但自從他成爲賭坊老闆後，他就很少賭博。

因爲他看見太多的賭客，在賭桌上輸掉所有的一切。

但今天，他似乎不能不賭，而且是破例地與一個和尚對賭。

× × ×

莫冠鴻認識這個大和尚，大和尚也認識他。

兩人一碰頭，就巳滿臉笑容。

「原來是太原三友的不是和尚，久違了。」

「莫老闆，比起五年前，你是胖了不少。」

「胖有甚麼用？最重要的，還是銀子呀。」

「不錯，銀子是越多越好。」

「你巳贏了不少。」

「酒家已說過，銀子這種東西，是誰都不會嫌多的。」

「看來大師還想再賭下去。」

「當然囉，否則，酒家已經離開這裏了。」

「在下願與大師一賭。」

「很好，賭得越痛快越好。」不是和尚把所有的銀票都押下。

這一口，賭注是十二萬五千兩。

每個人都屏息靜觀。

每個人都想知道，這個叫「不是和尚」的和尚，是不是還能再贏下去。

但這一次不是和尚抓了一副很不妙的牌，那是一張彎八，再配上一隻鵝四。

只有兩點。

這副牌雖然不是最劣的一種，但無論怎樣，都已是輸多贏少。

莫冠鴻臉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他把牌掀開，赫然是一雙至尊！

× × ×

至尊是無敵的。

在牌九裏，抓住了一副至尊，自然是統吃。

莫冠鴻以至尊贏兩點，可以說是「大勝」。

但不是和尚卻笑道：「莫老闆，你輸了。」

(四)

抓住了至尊這副牌，居然也會「輸了」的？

莫冠鴻實在不懂。

「我怎麼會輸了？」

不是和尚淡淡一笑：「酒家說你輸了就是輸了。」

莫冠鴻道：「大師若不說出一個道理，恐怕即使在下願輸，這裏的弟兄們也會不服。」

不是和尚淡淡道：「一張彎八加上一張鵝四，共有幾點？」

「兩點。」

「你瘋了？八加四不是十二嗎？」不是和尚冷冷一笑：「所以酒家的牌共有十二點，而閣下這副至尊，兩張牌加來加去都只有九點。」

每個人的眼色都變了。

不是和尚又是冷冷一笑，接道：「十二點當然比九點強，就像是十二條牛，一定比九條牛的氣力更大。」

莫冠鴻沉聲斥道：「這是牌九，不是牛。」

不是和尚道：「是牌九也好，是牛也好，總而言之，你是輸了，輸了就得賠酒家十二萬五千兩銀子。」

莫冠鴻瞳孔暴縮。

「大師說的也是，在下一定賠，一定賠！」

說到最後兩句說話的時候，最少已有七八隻拳頭、四五柄刀子，一起向不是和尚湧了過去。

但就在這時候，賭桌下居然鑽出了一個衣衫破爛的叫化。

叫化舞着一根竹棒子，嘴裏在大叫：「不要打，不要打，大家別傷了和氣！」

這叫化口裏說「別傷了和氣」，手中一根竹棒卻是連傷多人，把賭坊裏的打手揍的頭破血流。

莫冠鴻大聲道：「你們都退開去！」

叫化嘻嘻一笑，說道：「莫老闆好大的威風！」

莫冠鴻冷冷的瞧着這個叫化，道：「太原怪丐，咱們是河水不犯井水，你帮着不是和尚在這裏搗亂，未免是太看不起莫某了。」

太原怪丐哈哈一笑，道：「老實說，要搗這場子的，並不是太原怪丐，也不是不是和尚。」

莫冠鴻怒道：「不是你們，難道是土地山神。」

突然一人大笑道：「對了，正是這裏的土地山神。」一個白袍老人，拄着一根龍頭拐杖，從天而降。

他是名副其實的從天而降。

賭坊的瓦簷，竟然給他撞穿了一個大洞。而這老人也就從大洞裏跳了下來。

這一陣聲勢，倒是駭人。

莫冠鴻的臉色又變了。

「大仙峯不敗老仙翁。」

白袍老人大笑。

「老朽正是大仙峯上的不敗老仙翁，莫冠鴻，你的胆子倒不少，在珍珠城裏開設賭坊，居然也不來問候一下老朽。」

莫冠鴻吸了口氣，道：「這是本敎的事，何必你來多管？」

「本敎？何謂『本敎』？閣下本是响馬大盜首領，現在却是屬於何門何派中人？」不敗老仙翁倏地面色一沉，冷冷的盯着莫冠鴻。

莫冠鴻目露殺機，冷冷道：「你一定要知道？」

不敗老仙翁嘿嘿一笑：「就算你不說，老朽也同樣知道，你已成了滅絕教的走狗。」

莫冠鴻似是微感意外，旋即厲聲道：「本敎以滅絕二字爲名，就是要滅絕一切異己份子。」

不敗老仙翁呵呵大笑：「老朽與滅絕教也好，與天魔祖師萬滅絕也好，都可說是異己份子，如此說來，是連老朽也要一併加以『滅絕』的了？」

莫冠鴻道：「據莫某所知，本敎祖師爺倒很希望能與仙翁重修舊好……」

「甚麼重修舊好，簡直一派胡言！」不敗老仙翁冷冷一笑：「老朽與萬滅絕向來都是勢如水火，『舊好』何來？『重修』之說又從那裏說起？」

莫冠鴻道：「但最少可以化干戈爲玉帛，何必互相殘殺？」

不敗老仙翁嘿嘿一笑：「說的倒是動人、感人、迷人！」

不是和尚却說：「酒家却認爲這是騙人！」

莫冠鴻道：「既然兩位不喜歡本敎在這裏開設賭坊，莫某大可以把它毀掉。」

不是和尚半信半疑：「你眞是捨得把它毀掉？」

莫冠鴻微微一笑，忽然說：「只要能有三位陪葬，這座賭坊就算化爲灰燼，在下也絕對不會感到可惜。」

當他說完這幾句話的時候，最少已有二十枝强力的弩箭筒，分別對準着不敗老仙翁、不是和尚和太原怪丐。

——下期續完——

閻王令箭

一期完武俠奇情故事

石中火・文
黃白石・圖

虎口捋鬚

和煦的陽光剛投到窗台上，朱亦白便依時帶着四書五經步行去西堂。

他是這名震秦中的唐家大院的西席之一，由於他老成持重，書卷味又重，開口子曰，閉口之乎者也，所以人人稱他朱夫子而不名。

他來唐家只有三年，已贏得院裏數十莘莘學子的愛戴，連莊主唐百里也多次額外給他賞賜。

朱夫子剛穿過走廊，便被一個彪形大漢撞個滿懷，把他瘦削的身子撞得連連倒退。「唐七哥，何事走得匆急，莫非發生了事情乎？」

那個彪形大漢名喚唐七，是唐莊的守門的領班，他腳步不停，自朱夫子身邊經過，臨走還扔下一句話。「大事情，是大事情！」

朱夫子望着他的背影搖頭嘆息。「學武者不能做到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變，豈非白練！」腳步一拐，揉揉腰逕自走向西堂。

× × ×

唐家崛起秦中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名聲雖不很好，不過他的實力，即使當今武林七大門派也不敢小覷他。

唐莊是老莊主唐千戶創建下，他三個兒子，十多個侄兒人人武藝高强，放到江湖上都是一流高手，而且還與蜀西唐門有點淵源，因此，不多久的日子便讓他在秦中扎了根。

內奸作應

只要唐家的人踩踩足，武林也得一陣搖幌，所以，唐家的人過的都是安樂的日子。

近年來，近千的唐莊成員在莊主餘蔭下根本不知愁苦驚怕是何物。

可是現在唐七却是帶着一片驚恐之心去見唐百里，他手上拿着根像小孩子玩耍的竹箭。

提起這竹箭那還得溯上半個月前發生的一件事說起。

× × ×

陽光剛照到窗台上，唐七便依莊上的規定帶着幾個兄弟把莊門拉開。打開莊門，這座像城堡般的大院才好像有了生氣。

今日好像有點異常，鐵鑄的門板比往日沉重，不過唐七再加勁，終於把門拉開了。

門剛拉開一條縫兒，門環上便掉下一件青青黃黃的物件來。

唐七蹲身拾起一看，却是一枝用竹削成的小箭，八九寸長短，簇尖染着黑色，手工異常粗糙，像是小孩子的玩具。

唐七回身望一望門環，心中便明白這枝竹箭是插在兩個門環上的，所以今日拉動門板時，特別費勁。

他嘟囔一聲，心想也不知是誰家吃豹子胆的孩子跟他兄弟開玩笑。想着便把兩截斷箭隨手抛掉。

這件芝蔴綠豆般大的事，唐七自然沒有向莊主報告。

說也奇怪，第二天他剛起床，他的大兒子便來告訴他，昨夜前任的守門領班唐勇給人殺死了。

唐勇是死在他床上的，可是却死得很安詳，絲毫沒有掙扎的跡象，一把鋼刀自他心房穿過，把他牢牢地釘在床板上。

唐勇之死，固然令唐莊的人震驚，但莊主唐百里只以爲唐勇祇是被莊內與他有仇的人殺死的，因爲，唐勇性格强悍兇猛，得罪了不少人。

唐七也沒把它放在心上，他還是日出去主持開門，日落而看着兄弟們把門關上，一日復一日，不覺已過了七天。

這天唐七又發現了一枝同樣的竹箭，這天晚上莊主又有兩個武師被人打死。

唐百里勃然大怒，便派出他三弟唐百馬帶着幾個好手到附近調查，看看有什麼扎眼的人沒有。

唐百馬離莊的第三天，唐七又見到那枝竹箭，這次却再也放心不下，親自站在莊門口守衞。

晌午，他正想入去吃午飯，突然見到十二個壯漢，赤着上身，一身汗水地扛着三口棺材朝莊口走來。

唐七心頭一跳，心想：「那個吃了老虎心豹子胆，敢抬着三口棺材來撒野，好小子，這不是衝着莊主三兄弟來的麼？」口中喝道：「站住！你們幹什麼的！」一招手帶着幾個兄弟攔了上去。

「放下來！你們好大的胆子，也不擦擦眼睛，看看這裏是什麼地方，竟敢公然抬着棺材來撒野！」一個唐家子弟喝道。

一個壯漢忙陪笑道：「唐爺請息怒，咱是楓林集高隆客棧偃來的！」

唐七霍地拔出腰刀來，秦中唐家刀法名震江湖，他唐七能當上領班，武功自不會微末。他一睜眼，怒道：「唐家殺的人還少，多殺你們幾個也不會壞了名頭！」

那些大漢平日早就懾於唐家的威名，此時更是魂飛魄散。「唐爺饒命，小的有話說！」

唐七傲然道：「敢來撒野，却怕砍頭，算是那門子好漢？」

大漢哀聲道：「是高隆客棧的高老闆偃咱把三爺的……三爺的……屍體抬回來的！」

唐七吃了一驚，唐家三爺便是唐百馬，他急道：「眞的？把蓋子揭開！」一頓又喝：「高胖子好大的胆子！他人呢？」

大漢向後一指，只見一頂軟轎飛快地跑來，轎子還未放好，轎上滾下了一個肉球，他就是高隆客棧的老板，高胖子。

他一走動，渾身肥肉抖個不停，臂上纏着一塊黑布。哆嗦地道：「唐爺，三爺昨夜不知怎樣死……死在敝客棧內，今早小貴子去敲門才發覺的！」

唐七一面派人飛報莊主，一面叫人看住高胖子。

此刻棺蓋已揭開，唐七望了一眼，悚目驚心，棺裏躺的正是唐百馬，一身黃緞的衣褲全染上鮮血，臉上亦有一道血槽。

高胖子巍巍顫顫地跪在唐七面前。「唐爺，胖子實在不知情，所以，送了三口棺材與……略表心意……望唐爺等下在莊主面前美言幾句。」

唐七看也不看他一眼，逕自去看另兩副棺材，裏面躺着的正是唐百馬帶出去執行任務的其中兩個。

唐百里接報後即出莊，高胖子當然暫時待在莊上「作客」了。

這件事之後，唐七才把三次發現竹箭都發生死人的事告訴了唐百里，唐百里大怒，叱道：「怎麼不早通知我。」

「莊主，」唐七戰戰兢兢地道：「小的怎會想到那小箭跟這件事會有關連？」

唐百里一想，這倒也不能怪他，便吩咐他以後再發現了這種小箭便得火速通知他。

自從唐百馬死訊一傳開，莊裏的人都震驚起來，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可是事情好像還未說完，今早，唐七便又再度發現同樣的一枝竹箭，難怪他走得這般急。

×　×　×

唐百里聽到丫環的傳報，立即從床上滾下，他的妾侍尚未來得及撒嬌，唐百里已披着衣衝出廳堂。

他從唐七手中接過那枝竹箭，一雙手不禁顫抖起來，臉上立即升起一股怒意。「好，來得好，本莊正要取你的狗命替三弟報仇。」

回頭對一個護衞道：「敲鐘傳召莊中長老到議事廳商研對策。」又對另一人道：「立即挑選二十個精壯的子弟協助小七看護莊門。」

唐七跟兩個護衞立即退出。

議事廳裏人聲吵雜，莊內族老都爲此事大發議論，對策只有一個：守株待兎。

莊內立即組織了一個一百五十人的巡邏隊，分成大小隊，每隊十人，分三班輪值巡邏莊內各地。

另外也在牆角假山處設下弓箭手，只要竹箭的主人一到，便叫他有事無回。

晌午前一切便都佈置好了，午飯之後，唐百里親自到各處檢閱了一次。

看看這座如同銅牆鐵壁的莊堡，他十分滿意，亦十分有信心把對頭擊殺。

當他經過迴廊正好碰着了朱夫子，朱夫子朝他行了一禮，道：「莊主，咱莊如同銅牆鐵壁，潑水難入，下午何須停課，誤了學子的功課，豈非得不償失哉！」

唐百里微微一笑，道：「好，你再去通知他們，下午照常上課，朱先生雖是外人，但盡心盡力教誨本莊子弟，老夫十分感激，年底考核，學子成績若有進步，老夫明年便再加薪餉與你。」

「莊主此言差矣，小生投身莊上已逾三載，一向視作自己是莊中的一員，豈能說是外人，莊主能不令小生心寒？再說小生豈是爲了榨取莊主增加薪餉才盡力盡職呢？」

唐百里哈哈一笑，道：「算是老夫說錯，先生請先吧！老夫再到後院看看！」

望着朱夫子的背影，他更加躊躇滿志。「老夫一生功業，豈能毀在小子的一根竹箭上。」

×　×　×

雖在深夜，明月却把唐莊照着纖毫畢露，唐莊的巡邏隊高舉火把而行，整個唐莊更是光如白晝。

唐莊的守衞，人人箭在腰，刀在握，面上都露出緊張凝重之色，可是眉宇間又露出充滿信心而又驕傲的神態。

一片烏雲倏地飛來，把月亮遮蓋起來，天地間突然一暗。

巡邏隊總隊長，莊內著名的虎將唐百威經驗老練，迅速下令：「多點火把，提防敵人趁機潛入來。」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但有人比他更快，不知何處洒下一片沙石之類的東西，着肉生痛，緊接着大半的火把都被擊滅！

驚呼聲四起，隊形也跟着一亂。

唐百威振聲喝道：「亂跑者殺無赦！五人一組分開搜查！」左手向上一揚，放了一枚流星烟花向各處的守衞示警，同時向一座假山飛撲過去！

他右手持刀，左掌蓄勁一發，假山應聲而倒，塵土飛揚間，唐百威瞪大眼珠子，可是那裏有人？

他心頭一緊，叫了兩個得力助手，持着火把飛向另一座假山，雖在走動間，他全身已蓄滿勁力，只要一發現生面人他有信心一刀把對方砍殺！

左首突傳來一聲異响，唐百威足尖一點，像老鷹般飛了過去，手一掄，胸前立即佈下一層刀光。

刀光雖然不盛，殺氣却使附近的人都爲之一窒。

×　×　×

唐百里發現了唐百威發出的那枚烟花，抄起床頭的寶刀自房中衝了出來。

房外是個小院子，四周靜悄悄，只聞撲鼻的花香及唧唧的夏虫叫聲。

唐百里突然停了下來，他相信假如唐百威發現了敵踪，他一定有辦法把來人截住。

雖然敵人把唐百馬放倒，唐百威的武功比唐百馬又何止高了一籌？再說，還有衆多的唐家精銳子弟協助？

可是，萬一敵人潛入了內院，則只有自己一個人可作中流砥柱了。

他剛伏在一叢菊花之後，猛聽見左首那邊發出一聲女人的驚呼聲。

唐百里心頭一緊，身子立即應聲躍起，他聽得出聲音是來自他二弟唐百刀的小妾的那座小樓。

他剛轉出一座假山，只見小樓紗窗上亮着光，脚尖在地上一點，人即如一頭怪鳥般飛起，半空一個盤旋，落足在欄杆上。鋼刀在握，精神倏地一振，凌空用掌擊碎紗窗木格，刀一掄護在頭上，如箭離弦穿窗而入。

×　×　×

唐百威刀剛想斬下，蓦聽一個熟識的聲音叫道：「十三爺，人找着了沒有？」

唐百威腰上一沉，硬生生迫落地上，在牆後轉出一個中年的漢子，瘦削的臉龐，配着一雙精光閃閃的眸子，行動間十分穩沉。

「是你？阮總管，嘿！我還以爲是那賊子哩，幸好你出聲早，否則……」

阮總管單名一個飛字，聞言接道：「我是發現了你的烟花才趕來的。」

唐百威目光一亮，急問道：「你剛來？來多久？」

「剛剛才到！」

唐百威心頭一跳。「那快再找找，那賊子可能還在花園裏！」回頭對手下喝道：「再找！」

烏雲又飛離月亮，銀光又照亮了唐家大莊。

阮飛喜道：「這倒是天助咱們！」

話音剛落內院傳來一聲女人的尖叫，聲音充滿恐懼，令人毛骨悚然。

阮飛眉頭一皺，道：「十三爺你仍在此，我進去助大莊主一臂之力。」

也不見他使勁，身子便如流星般飛了過去。

×　×　×

唐百里身子剛穿窗而入，猛地又是聽見一聲尖呼聲。唐百里脚尖沾地便如山岳峙般立，寶刀横直胸前，抬眼一望只見唐百刀的妾侍柳如葉掩胸倚在牆上，沙聲道：「原來是大伯，嚇死弟婦了！」

唐百里臉色凝重，沉聲道：「發生了什麼事？百刀呢？」

柳如葉又發了一聲尖呼，指指房裏，語不成句地道：「他，他……你，大伯……你自……」

唐百里無心再聽下去，走入房中，只見唐百刀伏屍桌上，背後的傷口還不斷地湧出鮮血。

唐百里五內一陣抽搐，扶起了唐百刀，怒聲道：「二弟，快說，兇手是誰！」右掌內力源源迫入唐百刀體內。

唐百刀微微睜開雙眼：「大哥，我，我……不行了……」

「你有否見到兇手？」唐百里急問一句。

「他，手持長劍，黑衣……臉上蒙着黑布……大哥，柳……如葉，她……她好……你……不要對她……」

唐百里道：「我自會善待她，你放心吧，爲兄一定替你報仇！」

唐百刀眼一睜，再也發不出聲來，跟着便閉了氣。

唐百里放下唐百刀的屍體，叫道：「如葉！如葉！」

柳如葉臉色青白，身子抖個不停，走得比蝸牛還要慢：「大伯……有什麼吩咐？」

「賊子從那裏進來？」

「我，我不知道，當時我正背着身子落粧，忽然聽見背後有異聲，我……」

「不要怕，你慢慢說。」

柳如葉好似心神較定，說話也流暢了不少。「我剛回過頭來，便看見一個身穿黑衣的人在百刀身上刺了一劍，我嚇了一跳，叫了起來……那……那人便從後窗逃掉了！」

唐百里雙眉幾乎攏在一起。「你能從身形認出那人是誰麼？」

「我，嚇得半死，連那人是胖還是瘦都看不清，怎會知道他是誰？我一向小胆，看見血都會心跳……」

「算了，你們暫且到別處住。」唐百里正想離開，忽地發現桌上放着張白紙。

信上字體龍飛鳳舞，差幸唐百里識的字還不少，倒也看得出。

「閻王令箭一出，奪你唐家之命！血海深仇大恨，四海五湖難洗，迅即佈善百里，否則鷄犬不留！」

這封信寫得沒頭沒腦，文句也不甚順暢，不過，唐百里還也看　明白。

他輕哼一聲，把白紙塞入懷裏，跟着

吹熄燈，怒嘯一聲，自後窗穿出。

夜風吹來，衣袂飄飛，唐百里右手掌背上的青筋暴現。「誰！」

「大莊主，是我，阮飛，發生了什麼事？」

唐百里輕噓了口氣，心中又疵又亂。

「是百刀，他被一個幪面人殺死，傳令下去，通宵搜索，兇手是用長劍！」

阮飛不敢再問下去，轉身出去。

唐百里立在小院中，夜風吹亂了他的鬢髮，却吹不散他心中的陰霾。

「閻王令箭就是那小小的一根竹箭？它的主人是誰？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牙下捋鬚？」

「他要是來頭大的，豈會出諸暗殺一途？」想到這裏，唐百里略略寬心。看來這閻王令箭之主，最多不過是股小組織，要是勢力龐大的話，他大可明挑唐莊，何須偷偷摸摸？

當唐百里離開小樓時，心情雖然沉重，但步履起落間依然十分沉穩，絲毫沒有慌亂的現象。

× × ×

徹夜不眠的唐百里仍然精神奕奕，昨夜幾乎把唐莊的每一寸地方都翻轉過來，只差沒有掘地三尺，但連兇手的影子也未曾見過。

唐百里不斷地聽取手下的報告，到了天亮，他心頭一動，突然看出了一個問題來。

「兇手的武功絕不是高强得使二弟沒有招架之力，那是因爲他是躲在暗處，猝然出手，一擊即中而已，這樣看來兇手對唐莊的一切豈不是很熟悉？」

唐百里喝了一口酒，繼續尋思。「他能知二弟經常在如葉那裏過夜雖然不奇怪，但他怎能從容逃去，而沒有人發覺？唔，這人一定已潛入在莊裏，至少也有莊內的人作內應！」

「我唐家子弟視本莊如同世外桃源，有誰會做這種事？」心頭一動，立即喝道：「唐虎！」

唐虎是他的貼身護衞之一，唐百里的話剛落，他已出現在他眼前。

「立即傳令下去，所有的外姓人全部集中起來，由即日起，任何人不得離開莊院一步！」

唐虎有點惶恐地道：「大爺，這……似乎……咳，總管也是外姓人！」

唐百里道：「除了阮總管及老弱之外，其餘者一視同仁，立即執行！」

唐百里的命令傳出之後，唐莊便像一鍋熱水般沸騰起來。

唐莊上下有千多個人，其中幾乎有一半是外姓人。這其中都是些唐家子弟的妻妾，以及買回來或搶來的丫頭，再下來便是些幹粗活的下人了。

這下，很多人都怨憤起來，夫妻母子別離不在話下，而且規定若非莊主批准不得外出，外姓的女人們還能忍耐，唐家的男人都怕熬不住。

因此，任務執行起來頗不順利，唐百里却絕無改變主意的跡象，而且還表明外姓人受管制的時間可作無限量的延長，直到捉到兇手爲止。

別人的不便又怎能抵得他半月之內痛失兩位同胞弟弟？

× × ×

這命令只實行了三天，唐七又發現了那枝竹製的閻羅令箭。

唐百里心頭大震，立即全力戒備，他親自披褂執刀巡視，全莊的青壯年都出動，只怕連一隻蚊子也飛不進去。

夕陽滿天的時候，唐百里便下令輪流吃飯，吃了飯後天色還未黑盡，唐百里知道危險即將降臨，更加盡督促。

今日他又選了四個高手協助唐百威，每人帶領三隊，交叉巡邏，他們是唐百勝、唐百利、唐百忠及唐百盛。

時間慢慢流逝，玉兔高昇，唐家子弟每人的心弦都拉得緊緊，今日要是再讓閻王令箭之人進來行兇，又再從容離開，不但唐家的招牌被砸碎，而且，唐家的人從此也難再抬起頭來。

一陣夜風吹來，突然傳來一陣呻吟聲，呻吟聲一起，此起彼落，巡邏隊形立即一亂，緊接着各隊都發現有人在掩腹大聲呻吟。

呻吟漸漸變得淒厲，跟着紛紛倒下。

唐百威大怒立即派人調查，他的兩個副手唐百勝及唐百利先後奔至。「十三哥，有人中了毒！」

唐百里亦飛趕而至，聞言臉上變色，厲聲道：「唐家讓人毒倒豈非讓江湖上的朋友笑掉大牙！立即叫百草設法施救。」

唐百草對使毒的研究在唐家大院算是第一人，他曾到蜀西唐家學了十多年法。

唐百利應聲道：「大哥，我去把他找來！」一提氣縱身飛前。

脚步剛動，便覺得眞氣一窒，再一提氣，腹中一陣疼痛，不由止下步來，毒勢發作得極快，只一瞪眼的功夫便覺五臟都似要轉過來，忍不住呻吟了一聲，跟着人也蹲了下去。

他兄弟唐百勝見狀大吃一驚，一提眞氣搶上前，未至半路也跟着倒下。

唐百里大吃一驚，一顆心怦怦亂跳。中了毒還不致令他手足無措，最嚴重的是不知對方如何下毒，又不知自己這邊人到底有多少人中了毒，他澀聲道：「不可亂提眞氣，一個個傳下去！」他也不敢用眞氣傳話。

唐百威額上佈滿汗珠，他縱橫二十年從未試過這種情況，握刀的手也禁不住顫抖起來。

唐家大院突然像死寂了般，人人不敢稍動一下，像刑刀下的死囚，在等候死神的降落。

這一刻時間雖然不長，但人人都有如同過了十年的感覺。沒有什麼力量比精神上的威脅更大，唐百草剛從他難得離開一步的藥室趕到現場，已有不少人支持不住，癱軟在地上。

唐家一向都是風平浪靜，一帆風順，唐家子弟幾曾吃過苦頭？嬌生慣了的人最受不了恐嚇，突然一陣奇擊傳來，却有人嚇得尿濕了褲襠。

× × ×

唐百草不愧是此道高手，看了一會便知道倒地的乃是中了「九毒斷腸散」。這種毒中了的人絕無異常感覺，可是在三個時辰之內，若果再吸到藥引便大羅神仙也

難施救。

最厲害的藥引是「見風倒」，這種藥粉隨風送出，中了「九毒斷腸散」的人，一聞到這種藥引體內的毒性才猝然發作。

他的分析使唐百里如墜冰窖，手足冰冷，雙脚更是不敢抬動一下。

幸而唐百草把了他的腕脈，掀了他眼皮看了一會便道：「恭喜大哥，你沒中了毒！」

唐百里才放下心頭大石，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閻王令箭之主這一招，使他銳氣大挫，信心也動搖了起來。

他咳了一聲，清一清喉嚨，又藉此壯壯聲勢，剛才實在太窩囊了。「百草，你先替百威檢驗一下。我到各地走一走。」

他發覺近千隻的眼睛都瞪在他身上，心頭一緊，昂首闊步，裝作若無其事的模樣，在各地巡視起來。

梆子聲傳來，已是二更。

唐百里脚步不由一慢，抬頭望一望夜空，滿天閃動的星星，像是對他不斷的嘲弄，他心中的怒火又再升起。

與此同時，前頭突然傳來一聲短促尖銳的叫聲，唐百里喝道：「沒中毒的跟我來！」身子如蝙蝠般騰起，向發出聲音的地方撲去！

他清楚地認出那聲音發自東廂房，他的行動不可謂不快，可是當東廂十六間房子的房門全部打開後，却絲毫沒有任何發現。

火把光亮照明十六間房子的每一個角落，而且，唐百威就持刀站在他旁邊，但唐百里身子却無風自動地震顫起來。

對方的確可怕，幾次接觸之後，已方接連損傷，但兇手連影子也未見過，房內的傢具在火光照耀下，投影不斷晃動，像無數的幽靈隱伏在那裏。

唐百里嘆了一口氣，道：「到別處去看看！」

他剛轉過身，外院又傳來一聲呼叫。唐百里及唐百威像脫弦之箭，流星般射了出去！他倆一動，唐家子弟亦立即拔刀隨後而上。

外院一棵老槐樹，老當益壯，枝葉茂盛不減當年。夜風中樹葉沙沙亂响，唐家子弟都是心頭一悸。

黑褐色的樹幹上，貼着一張白紙，唐百里雙眼往樹上看了一回，沉聲道：「去一個把白紙拿過來！」

立即有個不怕死的上前把白紙揭了。白紙上筆跡似尚未乾透。

「略施懲戒，下次再來！」下面劃着一根竹箭。

唐百里的雙手微微一抖，低聲道：「再去找！」

唐百威接口道：「剛才那聲呼叫是誰發出的？」

那個聲音實在又尖又短，那是在極度驚恐的情況下發出的，誰能認得出？

唐百里眉頭一皺。「各隊立即呼名點人數！」

梆子聲再傳來，已是三更。

唐百威的一個副手唐百盛報告道：「稟大哥，不見么叔！」

唐家百字輩的么叔叫唐千家，唐百里心頭更加繃緊，失了唐千家，明天長老會上更加不好解釋。他立即下令：「無論如何今夜要把么叔找出來，就算遇了害也要見到他的屍體！」

× × ×

唐千家的屍體掛在莊門外，當唐家子弟把他屍體抬進莊裏來，火球般的太陽，已自晨霧中跳了出來。

× × ×

唐家子弟一夜未曾闔過眼，人人又疲又困，却不敢睡覺，唐七更是眼睛不敢稍眨一下，生怕那枝幽靈般的竹箭會突然出現在眼前。

唐百里及一般莊內的兄長想到中毒的事都不寒而慄。

唐百草的報告使上下都震驚起來。

「那些『九毒斷腸散』是下在食物裏面！」

廚房的人由大廚師至洗碗的小厮，全都是他們唐家的人，到底誰是下毒的兇手呢？

難道說他們唐家竟然會有敗類？不但只唐百里不信，莊裏的父老也都不信，唐家得罪了不少人，對周圍百里的鄉民百般敲詐，爲的都是唐家每一個人生活能更快樂更寫意，能更多一點享受及舒適！有誰會反對？

議事廳裏的人你望我，我望你，人人作聲不得。最大年紀的唐萬兩終於忍不住，巍顫顫的站了起來，無力地道：「百里，我看還是把千樹找回來吧！」

唐百里心頭一動，脫口道：「七叔公說得是，孫侄一時竟然想不起還有個十八叔！」

唐千樹是目今唐家數一數二的高手，如今唐家十大高手已去了一半，的確需要把他請回家。

唐千樹不耐在家內等死，因爲他認爲蟄居大院之內毫無樂趣可言，十年前便四處遊山玩水，現在却泡在洛陽城裏，流連歌台舞榭。

唐百里下了一道加急家書，派人以快馬飛赴洛陽。

× × ×

過了三日，下毒的兇手不但查不到，而被監視起來的外姓人仕却亂了起來，加上這命令的不得人心，唐百里更加煩悶。

午飯之後，唐百里正想躺一會兒，護衞唐虎却來報告，那些外姓人派了個代表求見。

唐百里心中大怒，却又忍住，吩咐把那人帶上來。

唐百里怎樣也想不到那個代表竟然是無拳無勇的朱夫子，一見之下，他不禁一怔，接着帶着幾分忿怒地道：「朱先生乃讀聖賢詩書之人，怎會跟那些凡夫俗子鬧起來？難道連你對本座亦不信任？」面色一沉，聲音轉厲，「老夫這樣做對先生也是有利，一則減少危險，二則少了嫌疑！先生怎地如此不明事理！」

朱夫子掠一掠頷下的短鬚，訝然道：「莊主之言大錯矣！試問莊主此舉豈非已是對咱這些外姓人有了懷疑？」

唐百里不禁語塞，他咳了一聲，端起莊主的架子，沉聲道：「本莊可有虧待汝等否？」

「此前的確未曾有之。」

唐百里怒道：「然則，先生是認爲現在正在虧待你們矣！」

「正是。」這朱夫子雖然一介寒士，可是却有讀書人的骨氣。「試問莊主如今可找到絲毫的證據乎？」

唐百里大怒：「豈有此理，本莊辦事難道還得經過你同意？」

「不敢不敢，莊主言重！」朱夫子仍然不慍不火地道：「做壞事，裏通外敵的，也不一定是外姓人所爲。」

「難道是本姓人吃裏扒外？」

「這也說不得，古人云，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丐，唉，誠哉斯言，莊主怎能肯定唐家子弟之內沒有一個是心存異志之人？小生聽說莊中有人吃了有毒之食物中了毒，此與外姓人毫無關係，未知莊主又有何看法？」

唐百里再度語塞，他驀地心頭一跳，還有一個外姓人總管阮飛！可是他阮家雖是外姓，却與唐家是親戚，再說阮家上下三代都在唐家，他怎能算是外人。

半晌，唐百里才道：「先生來見我只是爲了說這幾句話？」

「小生受衆人之托，求請莊主收回成命！」

「要是本座不許呢？」唐百里眉頭一揚，傲然說道：「唐家縱橫江湖幾十年，七大門派都沒在我唐某眼內，何況這些傖夫！」

「莊主此言大錯，所謂人要臉樹要皮，莊主一意孤行不怕壞了聲名？」

唐百里臉色一變：「唐家若是怕這個，就不成爲唐家了！」的確，這幾十年來唐家在武林中雖然掙了偌大的名頭，不過唐家的財產却是強搶而來的，甚至很多唐家的媳婦姬妾也是搶來的，聲名早就壞了，多做一樁又有何分別？

「莊主打算把咱困至何時？」

「待對頭落了網，查出你們中間沒有內奸，那自會把你們放了！」

朱夫子突然默言，兀自低着頭在想心事。

唐百里有點不忍，事實上朱夫子給他的印象非常好。「朱先生回去吧，老夫不會虧待你。」

朱夫子道：「莊主此乃侮辱斯文，試問小生一介文士，手沒縛鷄之力，平日見到兇狠的事故都心跳脚軟，又豈會……」

「這個老夫知道。本座之所以絕對不是爲了先生。」

「但小生實在怕。小生今年還未曾回過鄉，小生想乘這個時候去……去避一下，不知……」

唐百里臉色又是一變，但突然想到朱夫子在下人中頗有威信，眼下又是他們的代表，他若在此時離開，對自己倒是大大有利。

想了一會，柔聲道：「先生既然有此要求，老夫豈會不許。說句實在話，對于先生的遭遇，老夫也頗同情。好吧，老夫且放你一個月假，回鄉探親。」回頭對唐虎道：「送朱先生出莊！」

說也奇怪，那根閻王令箭一連好幾天都沒有再發現，唐家子弟緊張驚恐的心情才稍稍放鬆。

忍辱偷生　報仇雪恨

七月陽光像高高在上的暴君，對匐伏在下的人們肆意蹂躪。

晌午，三匹快馬自官道上馳來，踢起乾燥飄飛的黃泥，遠看像是一條飛舞迴旋的黃龍。馬匹來得甚快，前頭是一匹青驄馬，上面坐在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夫，三綹長髯，隨風而飄，臉上不見絲毫的皺紋，清癯瘦削，雙眼開闔間精光四射。一身白衣飄飄，若非眉宇露出的一股高傲強悍之色，倒像是個與人無爭的隱士。

背後兩匹黑驤，騎着的却是兩個強壯的青年，一副驃悍不馴之色，雙雙背插長刀。紅纓迎風搖動，意與豪飛。

官道兩旁都是些粗壯挺拔的喬木，樹葉在烈日下顯得懨懨欲眠。

三綹長鬚老者雖在酷熱當中，只見額角及後背稍有汗漬。背後那兩個青年却如剛在水中撈了起來般，渾身上下無處不爲汗水所濕。

其中一個道：「十八叔爺，咱稍歇一歇吧，再趕下去，你老人家自然沒事，小輩倆　吃不消啦！」

三綹長髯老者正是唐百里派人去請來的唐千樹。他呵呵一笑，微微回頭，望了他倆一眼，低聲罵道：「眞是飯桶！百里平日都把你們寵壞啦！年輕人吃點苦便叫吃不消，難怪一根小小的竹箭便把你們嚇成這樣！」

唐鷹道：「十八叔爺你老人家不知啦，那人可眞鬼哩，躲在暗處傷人，咱是有力却使不出呀！」

唐千樹對子侄毫無架子，唐鷹及唐雁這幾天跟他混熟，說話毫無拘束。

唐千樹道：「看你倆的熊樣，十八爺便知道你們心裏其實是怕得要死，咀上却硬充好漢。」

唐鷹及唐雁互望了一眼，尷尬地笑笑。慌忙取出汗巾揩拭臉上的汗珠，以掩飾窘態。突然傳來一青清脆的笑聲，跟着有人道：「他兩個是不是怕死之輩，很快便能分曉！」聲如銀鈴，好聽極了。

另一個聲音更加動聽。「姐姐說得有理！」

唐鷹及唐雁大怒，回頭見路旁樹上不知何時出現兩個身穿翠綠衣裳的妙齡少女，如花般的嬌靨滿是嬌憨之色惹人憐愛。

唐雁色心不覺大動。「姑娘沒試過怎知咱兄弟是怕死之輩。」

「這狗東西，狗咀裏長不出象牙！姐姐咱不去教訓教訓他！」

唐千樹眉頭一皺，沉聲道：「娃兒別放肆，快叫你們大人出來！」到底薑是老的辣，唐千樹這雙眼閱過無數的人，一眼便看出這兩個少女絕不簡單。

「姐姐，這老頭老氣橫秋，咱要不要叫師兄出來？」

樹後轉出一個二十七八的青年來，同樣一身白衣，豐神俊朗，英氣迫人。「小師妹不必相召，小兄弟來了！」拱手對唐千樹道：「專誠等候閣下經已多時！」

唐千樹臉色一沉，眼中殺機一現。「閣下何人？因何久候老夫？」

白衣青年道：「在下謝鐵劍。」

「白衣謝鐵劍？」

「不錯。」謝鐵劍淡然地道：「今日特來取你狗命。」

唐千樹眼皮一跳，神色不變道：「老夫跟你有仇？」

「此話只對了一半。」謝鐵劍雙眼望着飄盪的白雲。「唐家爲非作歹濫殺無辜的豈只你一人？跟你們唐家有血海深仇的又豈只我謝某一人？」

唐千樹不再說話。半晌身上突然湧出一片殺氣。旁邊的唐鷹及唐雁不由退開一丈。

謝鐵劍臉色凝重，緩緩踏前一步，左手落在腰上。

唐千樹右手亦緩緩放在腰際。

周圍突然充滿了殺氣，無邊的殺氣使林裏飛起一羣驚鳥。

「呱！」一隻雛鳥受不住驚恐，叫了一聲，飛墜下來。

唐千樹右手在腰上一弄一拍，一把精利的緬鐵軟刀已握在手上，脚尖一點，向前掠去，他動，殺氣跟着他向謝鐵劍迫過去。

與此同時，謝鐵劍左手一揚，手中已握了柄玄鐵寶劍。劍作黑色，劍身比一般的劍闊很多。

一劍在手謝鐵劍信心培增，右脚踏前一步，左手劍迎向砍來的緬刀。

刀劍相觸只發出一聲輕輕的聲音。緊接着一縷白光，一團黑光同時飛起，「錚錚」一陣低啞的金屬相碰聲，兩人各退三步。

謝鐵劍頭上的方巾飛跌，頭髮亂草般墜下，神情異常狠狽。

唐千樹衣袖雖斷了一截，却氣定神閑，好像沒事般。「小子，你好像還差上一點點！」

謝鐵劍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這個謝某承認，不過，你要贏我們也不容易！」

「白衣謝鐵劍果然名不虛傳！」唐千樹道：「老夫以前曾聽說你向在中原活動，可惜碰不到你，聽說你失踪了三年，莫非就是去苦練武術？」

謝鐵劍微微一笑。「謝某到底去了何方，有機會自會告訴你！」

唐千樹道：「閣下喘息定了沒有？」

謝鐵劍反稽道：「謝某還以爲閣下年老體衰無力再戰哩！」

唐千樹臉色一變。「想不到閣下咀巴比劍還利！老夫若不顯些顏色給你瞧瞧，豈不讓你笑話！」手一掄，緬刀佈下千層刀浪，捲向謝鐵劍。

謝鐵劍展開身形閃避，輕易絕不出手，即使出手也不讓劍與刀相碰，因爲他深知自己的內力比對方要稍遜一籌。

唐千樹乃成了精的狐狸，豈會猜不出謝鐵劍的用意？刀法一變大開大殺起來，刀上每一招都注滿眞力。

謝鐵劍閃避得更加狠狽，幾次都在極險的情況下脫困。可是他面上神色却絲毫不變。

唐千樹咀角含笑，冷聲道：「昔日白衣謝鐵劍的威風，今日何處去了？」

謝鐵劍一聲不吭，苦苦支撐。他帶來的那兩個少女却毫無緊張之色，年大的名喚梅花，年小的名喚柳葉，兩人都是謝鐵劍的同門師妹。

柳葉對梅花道：「姐姐，那兩個小賊正好咱倆一人一個。」

「好，看看誰早得手！」梅花沉默寡言跟整天吱吱不停的柳葉剛好相反。

她兩人年紀雖小，可是系出名門，劍法高超，唐雁及唐鷹不過十多回合便陷於劣勢。

再過二十招唐鷹已中了梅花一劍，痛得他呱呱亂叫。

唐千樹大怒，喝道：「你兩個鬼嚎什麼！兩條小命值得多少錢？」

唐鷹心頭一寒，他本想以此來吸引唐千樹的注意，盼他替他們兄弟解圍，不料反招來嘲罵。

唐千樹咀上說話，手上却沒閑着，提起勁，畢直劈出一刀，這一刀乃他畢生功力所聚，刀未至，刀風呼呼作响，着人生痛。

這一劈天地都爲之失色，柳葉隔遠暫及也暗自替謝鐵劍担心。

謝鐵劍橫劍胸前，閃開兩步。不料唐千樹變招極快，手腕一轉改劈爲削，迅如星火向謝鐵劍橫掃過去。

這一招是有去無回，力蘊千鈞，連地上之枯葉及沙石也捲起。

謝鐵劍背貼一棵大樹，避不能避，退無可退，百忙中挺身躍起，一拔二丈，望一條橫枝冉冉落下。

明明是有去無回的招式，可是唐千樹仍能在轉眼之間，雙腕化削爲撩，同時脚尖一點，身子如白鶴般沖天而起，勢如離弦之箭。

謝鐵劍腳底尚差三寸才踩着橫枝，「喀嗤」一聲，橫枝已爲緬刀截斷，刀氣直衝謝鐵劍脚底！

謝鐵劍力已盡，身法已難再作變化，眼看刀氣即將臨身，底下梅花及柳葉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好個謝鐵劍不愧是江湖上有數的劍客，臨危不亂，左手倏然後插，劍身平擊在樹幹上，人即藉勢曲腰一彈，身形向前平射出去！

他快，唐千樹也不慢，脚底在樹幹上一蹬，身形方向一改，凌空御刀追斬謝鐵劍。

一射三丈飛過官道，看去勢謝鐵劍是欲飛上對面的大樹上，不料臨至樹前，也已看到他已伸出手臂欲探斜伸出道上的橫枝，猛地一個翻身，如隕石般筆直墜下！

唐千樹猛使個千斤墜飛下，反應雖快，終究還是一慢。謝鐵劍着地之後，右手幽靈般探出握在呆若木鷄的唐雁手腕上，接着振腕一掄，水牛般大小的唐雁便向唐千樹飛去！

半空中，唐千樹剛使了千斤墜，一時之間，身法難再改變，刀勢也未能更換，「噗」一聲，唐雁的身軀自他刀尖透入，鮮血立即四濺，唐千樹眼前一紅一熱，跟着便覺得雙眼已被一種粘糊糊、熱騰騰的東西矇住！

謝鐵劍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左手玄劍一揮，連刺七劍！

唐千樹雙脚剛着地，發覺勁風臨身，忙不迭後退。

他一退，謝鐵劍立進。劍花一挽，劍尖抖處，泛起七點烏光，疾刺唐千樹胸前七個死穴！

唐千樹聽聲辨招，身形一變再變，左手剛抹下糊眼的血水，謝鐵劍的劍法也是一變，長劍恍如自天上飛下！他劍闊又重當作大刀使用，一劍望唐千樹頭頂劈去！

這一招既快且疾，變化又詭異，劍法由繁化簡，彷彿滿天風雨突然放晴，一道彩虹倏然在天際出現。

唐千樹大吃一驚，緬刀急架，「噹」一聲巨响，震得人人耳膜欲裂！謝鐵劍一退之下立時再度飛身撲上；唐千樹一退之後，身子仍然搖幌難定，站立不穩！這一驚非同小可，此時才意識到剛才自己一味猛攻，實在消耗了大量的體力。

說時遲，那時快，謝鐵劍的鐵劍又至眼前，他鎮定一下心神，右手緬刀急擋，再一聲响，這次聲音沒有上次那麼响，唐千樹猛吸一口氣，刀法一變全是走輕捷快速的路子，只一忽已使了六六三十六招。

他快，謝鐵劍也不慢，劍雖重但他却使得又靈又快，活像手中的劍是紙紮般輕巧。

刀越使越快，劍也越使越快，九十六招之後，唐千樹一刀劈出，剛好謝鐵劍一劍刺來，都是力蘊千鈞，勢如奔雷！可是，一切都突然靜止，只見謝鐵劍的劍刺入唐千樹喉頭四分，唐千樹的刀離謝鐵劍之頸尚有三寸之多！

滿天風雨忽然歸於寂靜，塲中的空氣也似將要凝結起來，氣氛沉得使人難以呼吸！

半晌，唐千樹才迸出一句話：「你，你的劍比我的刀長，長上四寸！」

「三寸已够！你想不到這一點，已足以使你斃命！不過，現在想到，總算死得並不太寃！」話還未說完，倏地蹲身，跟着一個虎躍，劍尖便自唐千樹後頸透出。

與此同時，唐千樹的刀在他手指的彈射之下，脫手飛出，在謝鐵劍頭頂上飛過，相差不足半寸。

緬刀嗚地一聲，射入唐雁的胸膛。

謝鐵劍抽出玄鐵長劍，抖掉劍上的血水，回頭望了唐鷹一眼，淡然地道：「這倒使咱省點氣力！」

柳葉嗔道：「你還說着鬆輕話兒，剛才差點給你嚇死啦！」

謝鐵劍微微一笑，插劍回鞘。「把馬車拉出來。」

梅花立即到村裏拖出一架馬車來。

謝鐵劍一脚踢在唐千樹屍體上，屍體應聲飛起，剛好落在板車上。

他足尖一點，飛身坐在車子前端，拎起馬鞭，輕喝道：「快上來！」馬鞭一圈，爆响一聲，深褐色的馬兒立即開蹄，車後立即飛起一道黃塵。

× × ×

一連幾天的平靜，使唐百里以爲閻王令箭的主人目的只在唐家裏頭的某一個人，如今那人死了閻王令箭也就不再出現。

偏偏在他剛放下心的當兒，又再被懸起——唐七今日早上又再發現那枝閻王令箭！

唐家立即又陷入一片緊張，這一次，唐家子弟再沒有上次的信心，相反都有如見閻王之感，還未接觸先已畏懼了三分。

這一次，唐百里也更加小心，每一道菜都要經過唐百草檢驗過才准拿出厨房。

他把巡邏隊分配得很精細，所有人不得單獨行動，每五人分成一組，每一組都配備有淬毒的暗器，而且在各地暗處都埋下暗樁，他們手上都持有暗器發射筒，只要手指一按，發射筒便能一口氣射出一百根淬毒的梅花針。

他和阮飛及唐百威把一切都佈置好了才鬆了一口氣。

如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對頭自投羅網，唐百里依然具有信心——他若是個儒弱的人，又豈配當上唐家大院的一家之主！

可惜，他的子侄信心却隨着天色的轉暗而逐漸消失。

太陽剛在山崗後墜下，唐家莊的鐵門便已關上。

牆頭上及牆上的箭眼中却露出一對對的眼睛，他們一眨也不眨地監視着莊外的一切。

天色巳黑齊，莊內的火把油燈也全都點亮，强壯的唐家子弟踏着整齊的步伐開始巡視起來。

這一次比之上一次不知要嚴密了多少倍！

× × ×

今夜白雲遮月，星星疏落，伏在莊外暗處的唐家子弟只覺四周靜悄悄，黑黝黝的，了無生氣，黑暗中似有隱伏着無數的魔鬼。

每一次的夜風吹草聲，都使他們出了一身冷汗。

遠處莊裏剛傳出起更的梆子聲，他們突然聽到一陣沉重的得得聲响，尚未待他們猜出那是什麼聲音，只聽那得得之聲突然急速起來，而且越來越近。

衆人只覺得背心涼颼颼的怪不好受，魂魄都似要脫體飛出。

一個忍不住顫着聲喝道：「是……是誰？快停，停下來！」

任何在塲的人都聽得出聲音中所包含的驚恐，心中不禁叫了聲飯桶，可是自己也沒有勇氣出聲。

不知誰人突然喊道：「馬！是一架馬車！」

衆人遊目四顧，只見莊門外一隻馬兒拖着一架木板車在那里踏着小花步，由莊裏透出的燈光看得出那匹馬是深褐色的。

此刻守在牆頭上的暗樁也都發現了這馬車，大槪是立即通知了唐百威，只見他站在牆頭上，看了一回，然後喝道：「你們還不出來看看車上到底放着的是什麼東西！」

衆人只得大着胆子在暗處走了出來。

車上是三具屍體，他們是唐千樹，唐鷹及唐雁兩兄弟，一個驚呼道：「是十八叔公的……的屍體！」

另一個叫道：「車上有根竹箭！」說罷他雙脚一軟，跌坐地上。

唐百威也是心頭怦怦亂跳，唐千樹也死在對頭手上，這次無論他如何驃悍也覺得心寒。半晌才道：「廢物！車上還有其他東西麼？」

「沒有，什麼也沒有！」

唐百威這才自牆頭上飄身下去。他前脚剛離開，唐百里便巳跟着躍上圍牆。「十三弟，你小心戒備不可讓敵人乘機衝入來，我吩咐唐七開莊門。」

「是，大哥。」唐百威抬一抬頭，猛見莊門門環上不知何時被人插了一張白紙，他五內一陣抽搐，伸手把白紙取下，看不清白紙的字，他小心把它放入懷裏，然後抽出鋼刀戒備，莊門恰在此時打開。

× × ×

唐百里接過白紙，就着燈光觀看。

「唐百里唐百威知鑒：十五日之內，必來取你倆性命，尚盼兩位保重玉體，不可早死！」

下端劃了一根竹箭。

唐百里的手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唐百威也是額門見汗。

「大哥，這死賊子會是誰？」

「你問我，我去問誰？要是知道對方的身份，咱又豈會在此守株待兔！」

「媽的！」唐百威沙聲道：「他小子眞的好狠，胃口竟然這麼大，娘的屁，他有胆的怎不明刀明槍跟十三爺見個眞章。」說着拍一拍腰際的佩刀，說得雖兇，可是連唐百里也聽得出他是色厲內荏。

「十三弟，你怕了麼？」

「怕他的是龜兒子！」唐百威振吭地道。

「我就要看看他到底如何個狠法！咱天天躲在裏面，外面擺上三二百人，看他如何來取咱哥兒倆的性命！」

「對！大哥這法子眞絕！」唐百威是個有勇無謀的莽夫，聞言不禁露出佩服之色。

唐百里微微一笑，道：「這件事不要傳出去，明日我再另外宣佈，如今你出去吩咐他們輪流休息，今夜，那賊子是不會再來的了！」

× × ×

唐百里拿了一張白紙舖在桌上，對族老說道：「各位叔伯，請來看看，這張紙是那賊子昨夜插在門上的，讓十三弟發現的！」

「唐百里及唐家子弟知鑒：十五日內本王即來毀你祖廟，讓唐家子弟以後成了無祖的孤兒，唐家祖先成了無主野鬼！」

末端劃了枝竹箭。

唐家族老又驚又怒，紛紛破口大罵起來。祖廟是供奉唐家祖先的靈牌，豈能讓人毀掉！

唐百里暗慶妙計得逞，他沉聲道：「叔伯們你們說咱該怎辦？」

唐萬两道：「凡我唐家子弟必須誓死保護祖廟！」

「孫侄現有一計，請叔公批准！」

「快說來聽聽，你有何妙計？」

「孫侄跟十三弟十五日便伏在祖廟之內，其他人則把祖廟團團圍起來。賊子若出現，全力應戰，萬一抵抗不住讓他們入了廟，小侄跟十三弟伏在暗處，他們不知便……」唐百里用手作了個刺殺的姿勢。

「好好，這計雖然不是天衣無縫，不過也還行得通，就依你！」

一個老頭突然道：「百里呀，你堂叔年老體弱，又沒個人服侍，這些天來實在很難熬！」

另一個接口道：「愚兄也是如此，現在連個使喚的丫頭也沒有，半夜起床解手沒人扶，讓我摔了好幾跤，那些女人你便放出來吧，他們若是咱要找的賊子，千樹叔又怎會被……」

唐百里不禁沉吟起來。

唐萬两接口道：「說得有理！百里，把他們都放了吧！」

「但……兇手還未擒獲！」

「反正對方已把目的挑明，咱還怕什麼？現在把他們困起來又能怎樣？慘事還不是照樣發生？」唐萬两嘆了一口氣，「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現在連個搥骨的人也沒有！」

唐萬两的話，唐百里不敢不聽，只得答應把那些外姓人放了。

× × ×

到了第十天，也剛好是朱夫子離開唐家一個月。今日朱夫子回唐家銷假，他甫一到唐家便顯得很緊張，逢人便問事情完結了沒有。有人叫他到祖廟去看看，他遠遠看了一眼便回書齋。

下午，唐萬两吩咐人把朱夫子找去，朱夫子不敢怠慢，這個唐萬两雖然半隻脚巳踏進了棺材，但在唐家仍有頗大的影响力。

朱夫子到他的家裏時，唐萬两斜睡在躺椅上，一個小丫頭正在替他搥骨，他見朱夫子入來，也沒起身，只略略點點頭。

「朱先生請坐。」

朱夫子道：「老莊主召喚不知有何吩咐？」

唐萬两對丫頭道：「扶我坐上來。」

他坐好之後，丫頭又把軟墊塞在他背後。

「朱先生，有件事要你辦一辦的，這件事很重要，希望先生盡力完成。」

朱夫子不禁一愕。「老莊主有什麼事要小生辦的，小生一介寒士無勇無謀，能做得什麼事情？」

「這件事非你不行。」唐萬两道：「唉，你是知道的，那個殺千刀的要來破壞祖廟！唉，雖說咱一定能把他擒住，可是這祖廟嘛，事後也必定會遭到破壞，老朽雖然不仁，但這祖先的……」他實在老掉了牙，說了幾句話口角便不斷淌着口涎。

他用手指了一下。「總之，祖廟一定要重修，重修一定要弄得更加雄偉壯觀！老朽要你先擬於些牌匾及一篇碑文，這個內容嘛，你自然會琢磨出來……你自然會寫，老朽相信你！」

朱夫子一愕，道：「今日小生經過祖廟，遠遠看見那裏圍了大羣人，不知在做什麼？」

唐萬两便把前因後果說了一遍，朱夫子突然默默沉思起來。

「朱先生你怎不說話呀？難道唐家沒有些光輝的事蹟讓你寫？」

「不是這個意思，」朱夫子沉吟地道：「小生一向埋首詩書，對窻外之事素不理會，這個嘛，說老實話，小生對貴祖的事蹟的確很茫然。」

唐萬两倚在軟墊，道：「你可去祖廟裏看看，那裏面多少也會有一些資料。」

「可是，到時可能可寫的資料都給毀了！」

唐萬两不禁猶豫起來，想了一會，看

了朱夫子一眼，道：「你等下就去看吧！我寫個字條給你！」

「如此，小生敢不從命！」

× × ×

黃昏前朱夫子大搖大擺向祖廟走去，阮飛隔遠看見，喝道：「你來做什麼？」

朱夫子靜靜地在他耳畔說了一番話，又把唐萬兩的字條拿給他看。

朱夫子剛走了幾步，唐百威的副手唐百忠又把他截住。朱夫子又把字條拿了出來讓他看，並且又在他耳畔說了一番話。

唐百忠叫了一個喚唐鶴的漢子帶朱夫子入廟，他自己卻自人叢中離開。

× × ×

外面仍然紅霞滿天，但廟裏已十分黝黑，廟堂高大，靈牌放了一枱，一陣風吹進來，布幔搖動，十分陰森恐怖。

唐鶴忍不住打了個冷顫，悄聲問道：「朱……朱先生，要不要把燈亮起來。」朱夫子道：「不亮燈怎看得清楚？」

廟堂內樑上垂下幾盞油燈，唐鶴把它點亮之後，火光搖幌，木像靈位的投影忽明忽暗，氣氛更加恐怖。

朱夫子若無其事地在各地走動觀看。一會他突然指着一條柱子道：「唐哥兒，這柱子怎樣會有個手印？」

唐鶴仔細一瞧，果然柱子上有個淡淡的掌印，不過若不是仔細看倒也看不出。朱夫子舉首向上一望，道：「原來是莊主在樑上睡覺！」

唐百里飛身由樑上躍下，衣袂飄飄把塵土都帶了下來。「你們進來幹什麼？」

唐鶴道：「稟大伯，是太叔公吩咐朱夫子入來看看，他要朱夫子寫篇碑文！」

「胡鬧！」唐百里臉色一沉，「可有字條沒有？」雙目烱烱望着朱夫子。

朱夫子抖着手從懷裏取出一張紙給唐百里。唐百里把白紙打開，赫然發覺白紙上用墨劃了枝竹箭！

他的手不禁顫抖起來，滿臉都是驚恐之色，雙目精光暴射。「原來是你！」

「正是。我已如期而來，想不到你竟想出這個好計策，倒使我少費點工夫！」

唐百里哈哈笑道：「此地無疑是銅牆鐵壁，天羅地網，你自要來送死，不要怪本莊主心狠手辣！」

謝鐵劍微微一笑。「豈會怪你？你掘墳墓，我還要多謝你哩！」

唐百里殺機陡現，右手搭在腰上。

朱夫子突然扯下臉上的鬍鬚及寬大的外衣，豐神朗俊的一個青年，一身白衣如雪。「你不問問我是誰？」

「不必。」唐百里沉聲道：「反正你就快死，問不問有何分別！」突然振吭道：「百忠，吩咐大家守門戶，不要讓任何一人自廟裏出去！唐鶴你站開！」手腕一翻寶刀已在握。七星寶刀是唐家的傳家寶，只有莊主才有權佩帶。

× × ×

廟裏與廟外的截然不同。外面仍然紅霞滿天，夕陽似火。唐百忠帶着一羣子弟把祖廟重重圍住，窗門都關住，裏面的情形外面看不到，不過，唐百忠仍然十分緊張，額角隱見汗跡，他不時仰望天色。

突然一個女人跑來，叫道：「內院發現敵人，莊主夫人被人制住了！」

唐百忠立即喝道：「分六十個人去內宅，百戰，由你負責！」

人剛離開，唐七又飛跑入來告急：「莊外發現不少幪面人指名要莊主應戰！」

唐百忠又再分派六十個人到莊門外。阮飛道：「堅守門戶，不要出去應戰！」親自提兵出去。

× × ×

唐百里一刀在手，殺氣盈室。

唐鶴突然自身上取下一把劍，拋給朱夫子。唐百里臉色劇變，陰森地道：「原來你是我唐家的敗類！」

「我不是唐家的人！」唐鶴神色突然激動起來，「我母親讓你們唐家搶來時，腹中已有了我！爲了能報仇雪恥，我母子含辱偸生了二十多年！」

唐百里心頭一沉，唐鶴的話使他不寒而慄，唐家子弟中可能有不少人跟唐鶴的情況是一樣的。

朱夫子緩緩拔出劍，臉上神采飛揚，一劍在手朱夫子彷彿變成另一個人似的。

唐百里脫口呼道：「你是黑白衣謝鐵劍？」

「正是謝某！」

「本莊幾時跟你結下寃仇？」

「十六年前！」謝鐵劍臉色倏地凝重起來。「我姐姐讓你二弟唐百刀強搶入莊，唐百刀因姦不遂，把她殺了。謝某那時才十一歲，强行入莊要找唐百刀拚命，卻遭了唐勇一頓毒打！」

唐百里心頭一顫。「所以，你把他倆殺了！」

「殺了他倆還有不少衣冠禽獸，謝某豈能因此而住手！」

唐百里心中突然生了一陣恐懼，但當他目光瞥及到枱上的靈牌，聲音又變得陰森，「唐某無興趣去統計這些，只知道現在我又想殺人！」

謝鐵劍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 × ×

唐百戰率領子弟趕到後院。那丫頭指着一座小樓道：「十九爺，莊主夫人被那人挾持在上面！」

唐百戰一怔，脫口道：「這不是二哥和小妾柳如葉的居所？大嫂怎會來此？」

「是那個幪面人把夫人挾來的！」

唐百戰略想一下，不禁懷疑起來。他目光烱烱望着丫環。「賤婢你沒詐我！」丫環驚道：「十九爺你看那窗口！」

唐百戰抬頭一望，只見窗口露出唐百里妻子的一張滿月臉來，背後果然站着一個幪面黑衣人。

唐百戰大喝：「上！」跟着飛身上樓。但身形在半空盤旋一下便自窗口鑽入。

「站住，否則我便殺了她！」幪面人聲音，似是女子。

唐百戰不敢妄動，站在窗旁，怒聲道：「你是誰？」

幪面人扯下頭巾，露出一頭秀髮。

「你是翠丫頭！好大胆子，竟然以奴挾主……」唐百戰聲音說了一半，倏地停住，窗帘後伸出一把利劍，抵在他腰上！

唐百戰一回頭，驚道：「柳如葉！」

「不錯！我忍辱偸生就是爲了今日！第一個是唐百刀，第二個是你！」

× × ×

阮飛到了莊口圍牆，只見圍牆上俏生生地立着兩個綠衣姑娘。

「大總管姍姍來遲，咱可不耐煩啦！」柳葉拉着梅花飛下牆來。

阮飛道：「上去把她倆活捉！」他看見對方只是兩個年輕女子心頭大定，雙手插在腰上，冷眼旁觀。

梅花及柳葉以寡敵衆，毫無懼色，雙劍合璧，一口氣刺倒十多人。就在此時，牆頭上又出現了不少陌生人。

阮飛心頭一沉，不知對方尚有多少人未出現。那夥人個自牆上躍下，出手異常兇狠，全是拚命的打法，刹那間慘聲四起，唐家子弟死傷不少。阮飛急傳令入內討救兵，同時發射了兩枚烟花。右手自腰際摸出一枝判官筆，踏步上前截住梅花。

× × ×

唐百忠只撥了二十個人給阮飛，接緊着阮飛的第二度求救烟花又再升起。

祖廟前的唐家子弟心頭突突亂跳，唐百忠卻道：「正點子在廟內，此地才是重點，只要莊主把對頭擒住，其他的能成得什麼氣候？」唐家子弟才慢慢鎮定下來！

× × ×

謝鐵劍大笑之後，道：「只怕你殺不了我，你自問比之唐千樹如何？他並不是死在謝某劍下？」

「我是我，他是他！」唐百里冷冷地道：「別忘了我是一莊之主！」刀一擺，七星寶刀化作一道彩虹向謝鐵劍捲去！

這一刀的氣勢比之唐千樹絕不遜色！

謝鐵劍手腕一翻，鐵劍一架，發出一聲巨响，聲响尚在廟堂裏迴蕩，兩人已互換了二十三招！刀是好刀，劍也是好劍，兩人勢均力敵，竟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唐百里越戰越勇，刀法越凌厲，謝鐵劍的左手劍法卻越使越詭異，劍走偏鋒，每在意料不到的方位突破唐百里的刀網。

不過，唐百里經驗老到，每能在危急之中化險爲夷！半柱香時間過後，唐百里邊戰邊退，退至一根柱子前，只守不攻。

激戰中，謝鐵劍一劍斜刺唐百里腋下，唐百里七星刀橫削一記，跟着橫跨一步，手腕一翻寶刀回劈，謝鐵劍轉身避過。

這兩招看來無驚無險，但兩人的位置已互易，謝鐵劍反而背柱而戰。

這個形勢一變，唐百里的刀勢便突然凌厲起來，刀法展開一招接一招，一口氣連劈三十六刀，三十六刀之後又是三十六刀，絕不讓謝鐵劍稍喘一口氣。

謝鐵劍形勢雖然不利，但仍能應付。刹那唐百里使了一招「鋪天蓋地」，刀勢一展只見謝鐵劍的上下四周都是刀光！

謝鐵劍眼一花，刀不離胸前不足半尺，玄鐵寶劍倉猝一架，噹一聲响後，吃不住刀上傳來之力，蹬蹬退了兩步，說時遲那時快，唐百里又使了絕招「刀動四方」！把謝鐵劍前後左右都封住！

謝鐵劍輕嘯一聲，拔身而起。

燈光下，只見樑上人影一閃，一道白光自上向下飛向謝鐵劍！

× × ×

阮飛一人敵住梅花，雖然佔了上風，可是一時之間卻也難以得手。他旁邊一個名喚唐鹿的青年持刀道：「總管，我助你一臂之力，速速把這個丫頭擒下！」

這話正合阮飛心意，唐鹿在年輕一輩中算得是佼佼者，他喊聲：「你攻她背後！我在前面纏她，刀子要使得快一點！」

唐鹿應了一聲，手一掄向梅花後腦飛劈一刀！梅花一低頭，鋼劍刺向阮飛胸口，阮飛判官筆當作短棍使用，猛力把梅花之劍撞開，判官筆卻借力斜刺梅花乳下。

梅花招架不及，足尖一點斜飛半丈，阮飛以爲勝劵在握，誰知陡地眼前一花，已失了梅花的踪跡，一側頭瞥見她正與一位唐家子弟拚鬥，正想招呼唐鹿一聲，猛地覺得手臂一冷一痲，跟着痛入心脾。

原來，當時唐鹿正向梅花劈下一刀，梅花閃開，他刀便變成劈向阮飛的手臂，剛好阮飛轉頭去望梅花，閃避不及，前臂便被劈落！

「他媽的，唐鹿你瞎了眼啦！」

唐鹿上前扶住他，左手突然握着他的手臂，刀抵在他胸上。「我不是姓唐！」

× × ×

謝鐵劍人在半空，白光自頂貫下，唐百里刀一挽，自下向上撩，形勢險極！

好個謝鐵劍，他重施故技，脚跟在柱上一蹬，人如矢箭般平射開去！

唐百威收不住勢身子落地，唐百里卻斜飛而起，刀尖刺向謝鐵劍的小腹！

謝鐵劍劍一揮，砍斷懸在樑上的掛燈鐵鍊，油燈一側，連油帶火落在唐百里頭上，鬢髮及衣服立即焚燒起來。唐百里尖呼一聲，臥在地上來回滾動，衣服上的火給他身子壓滅，髮上之火卻越燒越旺！

謝鐵劍再砍斷一盞油燈，砰一聲，燈破油飛，火勢更旺。

唐百威怪叫一聲，瘋狂般斬向謝鐵劍，刀刀都是有去無回，存心兩敗俱傷！謝鐵劍沉着應付，見招拆招，只守不攻。

唐百里滿身焦臭，他用掌拚命拍在頭上，形如瘋子。唐鶴悄悄提起一個香爐，向他潑下，唐百里雙眼立即看不到東西，手中刀把全身護住，跌跌撞撞走至門口，用脚使勁踢穿木門。「百忠，快開門！」

門應聲而倒，唐百忠立即出現在門口。唐百里才暫舒一口氣，他一脚踏出門外，道：「快取一桶水來！」

唐百忠喝道：「好！」手一送，半把鋼刀全送入唐百里腹中！

唐百里雙眼倏地睜開，滿面驚愕。「你，你你……」

「我不是唐家的骨肉！爲了今天我費盡二十年的心思，才達到目的！」拔出鋼刀，唐百里慘呼一聲，鮮血自腹中噴出！

唐百忠立即喝出：「不許亂動！唐家大勢已去，妄動者殺無赦！今日咱只爲了殺幾個罪魁禍首，希望你們洗心革面，多做善事以贖前罪！今後咱便還是兄弟！」

唐家子弟人人呆若木鷄，鬥志全失。

唐百里的慘叫聲傳來，唐百威的刀不覺一慢，謝鐵劍的劍立即自他胸膛穿過！

消息傳到內堂，唐萬兩一嚇，雙腳一伸便沒了氣息。

× × ×

唐家大院仍然屹立，在新莊主武林中的地位當然大不如前，可是數年後主持下，一改前態，作了不少行俠仗義的事蹟，唐家大院的名頭便又再响亮起來。（完）

科技武器

携備十六枚導彈的核潛艇「決心號」

亦雄譯

在北海深深的水裏，皇家海軍核子潛艇守衞着英國的海岸。經常繞着英國在海底巡邏，它們是這個國家的核子阻嚇力。爲了這個目的，它們裝備了北極星彈道導彈，有着核彈頭的。

這些核子潛艇中最典型的是「决心號」（Resolution），見下圖。該潛艇於一九六〇年下水，它携備十六枚北極星導彈和裝有六條魚雷管。由它的核子反應堆發動，核子反應堆產生了熱，開動一隻蒸氣輪機，使它可以獲致二十五浬的時速。它的導彈是在水底發射的，由兩級火箭推動，帶着它穿過空間，射向四千公里外的目標。

由於它們的引擎，艇員和導彈的量，核子潛艇一定要非常巨大，才可以容納。英國皇家海軍的「决心號」的排水量凡七千五百噸，長一百四十公尺。

導彈的高度超過九公尺，所以需要大量的儀器去操縱它們的航行，射擊控制和跟踪。潛艇內餘下來的空間，大部份是給核子反應堆和換熱器佔據了。前者是需要嚴格隔離的，而後者則用以產生蒸氣去推動各主要輪機。它們的能透過減速齒輪送到推進軸去。

這種潛艇有能力留在水底達九十天，但六十天是一艘巡邏潛艇的正常耐力，到了這個時期的末期，住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裏這麼長久而又沒有陽光所導致的神經緊張，自會告訴艇上的人員應該冒出水面，帶着的糧食必須足够應付巡邏期的可能延長，同時又要有足够的空氣對艇員作無盡的供應，以及足够的淡水供艇員飲用，至於其他的東西，可以從海水裏獲得。

每一艘潛艇還有兩班艇員的，當一艘潛艇完成一次巡邏任務回去時，這一班的艇員便可以休假，第二班的艇員則準備出發去作第二次的巡邏，一次的任務是持續一個月的。到這個巡邏期將近完畢時，它就由休息够了的艇員到來接替。

正常的週期是一艘潛艇出了海，第二艘便已經差不多準備停當要開始下次的巡邏了，到第三艘完成任務回來時，而第四艘便應該存在船塢裏接受例行的維修。皇家海軍管這叫做重新裝配。

在一系列長長的潛航船種中，核子潛艇是最新的一種。它的故事早在十六世紀的末期已經開始，當時有一個叫威廉・波尼的英國人，他設計了一條船可以在海底航行的，那就是利用塗了油脂的皮革做船身的內壳，而那個皮革內它是可以向內或者向外伸展去驅逐或者容它和木造的船身外壳之間所注入的海水的。空氣則由一枝中空的船桅灌輸。

到了一六二〇年，一位叫葛內路斯・特里比爾的荷蘭物理學家在設計上實行改進。他使用一條普通的划艇，船頂完全封密，利用皮革去控制進入的海水的份量。特里比爾同時又創造了一副可以把新鮮的空氣吸入而把汚濁的空氣唧出的儀器。憑着那六枝像鰭一般的槳的拍動，它便可以載着乘客潛到泰晤士河底遊覽，整條船是差不多沒在水裏。

跟着，不少的人便開始跟風嘗試設計種種的潛艇，其中的一艘是一個叫羅拔・符爾頓的美國人完成的。一八〇〇年，符爾頓利用他的潛艇在布列斯特港撞沉了一條監獄船。

一八五九年，芝加哥工程師華爾德・笛拉尼首先取得一艘潛艇的專利。在這艘潛艇的中央，有兩個鋼槽，一個用來盛水，而另一個則是用來儲蓄壓縮空氣的。利用壓縮空氣把第一隻鋼牆裏面的水份唧出或者唧入，潛艇的浮力便可以在不同的深度裏獲得調節。

附圖說明：

A：這是一艘德國在一九四四至四五年之間建造的第二十一級潛艇，圖中顯示出該艇如何潛航。當它在水面的時侯，它的穩定槽是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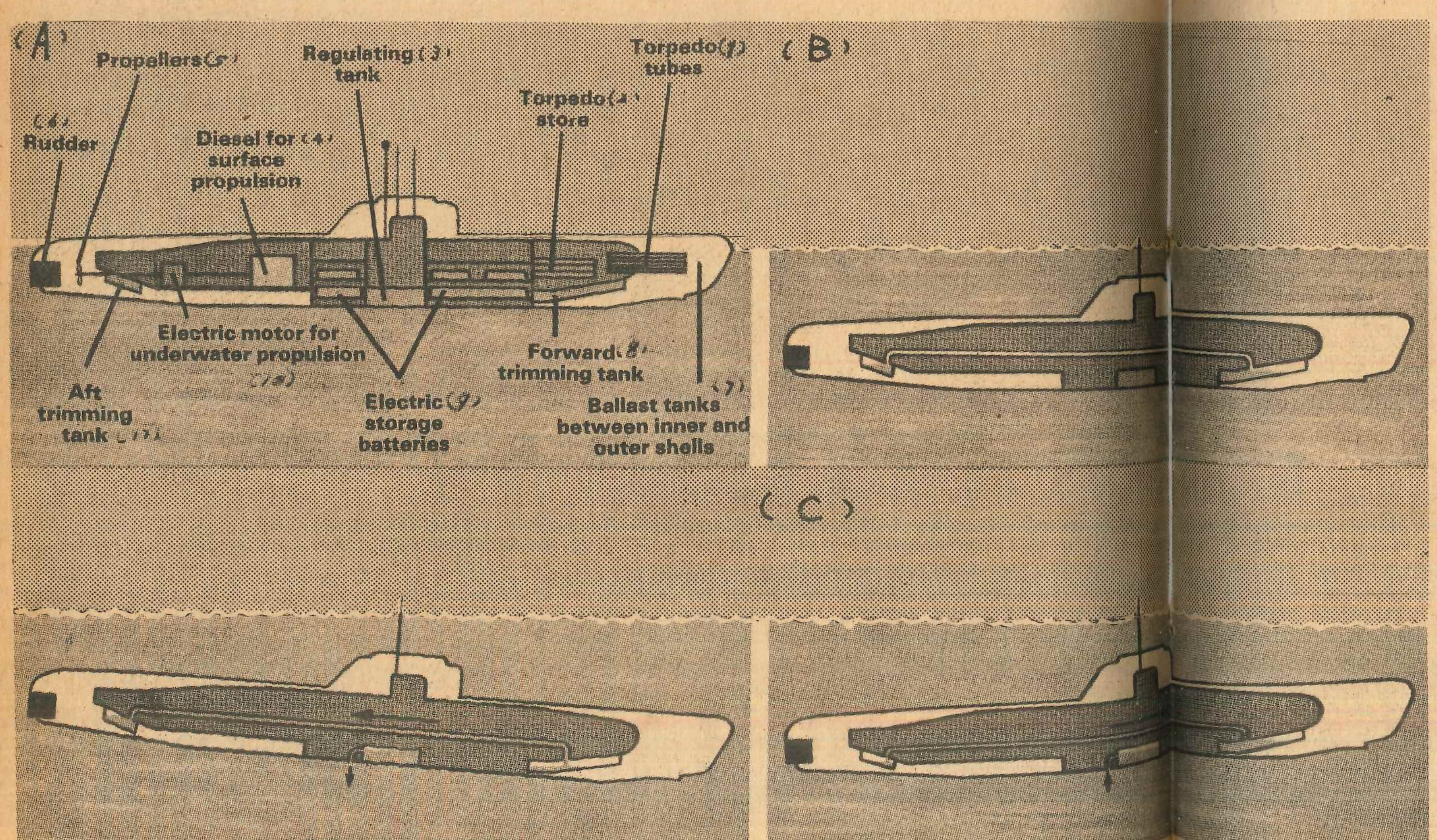
①魚雷管 ②魚雷庫
③調節槽 ④水面航行時使用的內燃機
⑤推進器 ⑥方向舵
⑦內外船壳間的穩定槽
⑧前進平衡槽 ⑨蓄電池
⑩潛航時使用的電動馬達
⑪核子平衡槽

B：潛航前，讓海水透過低層的活門進入槽內，而空氣則由高層的活門溢出。所容納的海水，直至潛艇的重量和它的排水量相等爲止。

C：船頭或者船尾的重量輕微的改變，也會使潛艇的位置改變的，要它恢復平衡，那就要把海水唧進船頭或者船尾的平衡槽，潛艇重量的調整，全憑把槽內的海水唧去或者唧入。至於轉向，則利用水平舵和方向舵。

D：這是英國四艘携有北極星導彈的核子潛艇之一——「决心號」。

①測方傳感器
②船頭逃生塔
③船頭水平舵
④船上厨房
⑤餐廳
⑥司令塔
⑦潛望鏡
⑧通氣管
⑨十六枚導彈
⑩核子反應堆艙
⑪機械控制錶板
⑫總輪機
⑬總傳動裝置
⑭船尾逃生口
⑮推進馬達
⑯方向舵
⑰魚雷管
⑱總穩定槽
⑲魚雷庫
⑳宿舍
㉑上級軍官休憇室
㉒控制室
㉓空氣調節系統
㉔輔助馬達
㉕渦輪發電機
㉖電動發電機
㉗蒸發器和蒸溜器
㉘冷卻裝置
㉙總穩定槽
㉚水平舵



深潛救生艇

深潛救生艇和失事艇對接

刀戈譯

潛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創下了卓越的戰績，這是無可諱言的。戰後，各國都把發展潛艇作爲加强海軍建設的戰略，並把發展核潛艇作爲重點。

由於潛艇數目的增加和水下活動的頻繁，失事的次數也多起來了。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美國海軍司令部接獲「長尾鯊號」核潛艇下落不明的緊急報告，大爲震驚，據推測，該艇可能在波士頓以東二百七十浬，水深二千五百米的大西洋中失事沉沒，艇上一百二十九名人員，也凶多吉少。當時美國只有一艘「曲斯特號」深潛器能夠帶人下潛到這樣的深處進行觀察。在事情發生兩個月後，它才被送到失事地點，儘管它在水下進行了調查，攝影，發現了「長尾鯊號」的碎片，並用機械手撈起了一截管子，但也只能作爲分析失事原因的一點實物，却無法拯救遇難的船員。

這次嚴重的事故在美國海軍中引起强烈的震動，促使美國加緊研究遇難潛艇的營救問題，結果，美國製造了深潛救生艇的研製工作計劃，目標在能夠及時到達失事地點，在必要的潛水深處中艇身仍舊機動靈活，能夠和失事艇進行水下對接。根據這項計劃，美國在一九七〇和七一年分別製造了深潛救生艇「DSRV－1號」和「DSRV－2號」。

深潛救生艇的先驅「DSRV－1號」是新型的營救裝置，它儼如一只大海豚，圓柱形的軀體，具有靈敏的水下「耳目」。從樣子上就可以推斷出它的潛水性能不弱。它的長度是一五．二米，直徑二．五米，重量爲三十五噸。最大的操作深度是一五〇〇米，由三人操縱，可以營救二十四名遇難艇員。

深潛救生艇依賴什麼裝置在水下和潛艇完善地接口，從而達到營救艇員的目的呢？首先，深潛救生艇的軀壳設計要有較好的耐壓性能，它採用了球體結構，三個同樣大小球體的直徑是二．五米，球體之間有艙口相連，前艙爲操縱艙，中艙和尾艙爲救生艙。除此之外，爲了使到艇身有良好的機動性，深潛救生艇安裝了五個推進器，尾部主推進器爲螺旋槳，艇的前身和後身都裝有垂直槽道推進器和水平槽道推進器，憑着這些推進器，救生艇在深水中自然靈活了，它既可以前進，後退，還可以在水平方向上平移或迴旋，以及在垂直方向上升降移動，當它和失事潛艇對口救生時，靠艇的機動性緩緩與平台接近，然後憑着垂直螺旋槳的推力跟平台壓緊，

抽出艇身下部鐘形聯接器（俗稱「裙」）裏的一部份水份，使內部壓力降低，在外部水壓的作用下，「裙」口上的密封圈緊密貼合在逃生平台上，就此兩艇便完成了水下對接工作。打開「裙」壳和平台上的艙口蓋後，失事艇內的船員便可以走到救生艇上，安全得救。爲了使救生艇和潛艇可靠對接，鐘形連接器的前端還安裝了機械手，這隻由操縱艙用水壓控制的機械手，可以掃去逃生平台上的障碍物。切割救生浮標的鋼索和掛鈎，還可以在水下撈起一定重量的物品，以備日後研究潛艇失事原因。

「DSRV－1號」平時停放在軍用機場附近，一旦接到失事潛艇的呼救訊號，便迅速用平板拖車把它運到機場。並由三架大型噴流機運到距離失事現場最近的機場，一架裝運救生艇本身，一架裝運送陸拖車，另一架運輸救生「裙」，輔助設備和操縱人員，與此同時，轉運「DSRV－1號」的潛水母艇，或水面母船，射向離機場最近的港口，再用拖車把深潛救生艇從機場運到港口，移至母船或母艇，以最快的速度到達現場，進行營救，用潛水艇運送深潛救生艇，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在惡劣天氣下的營救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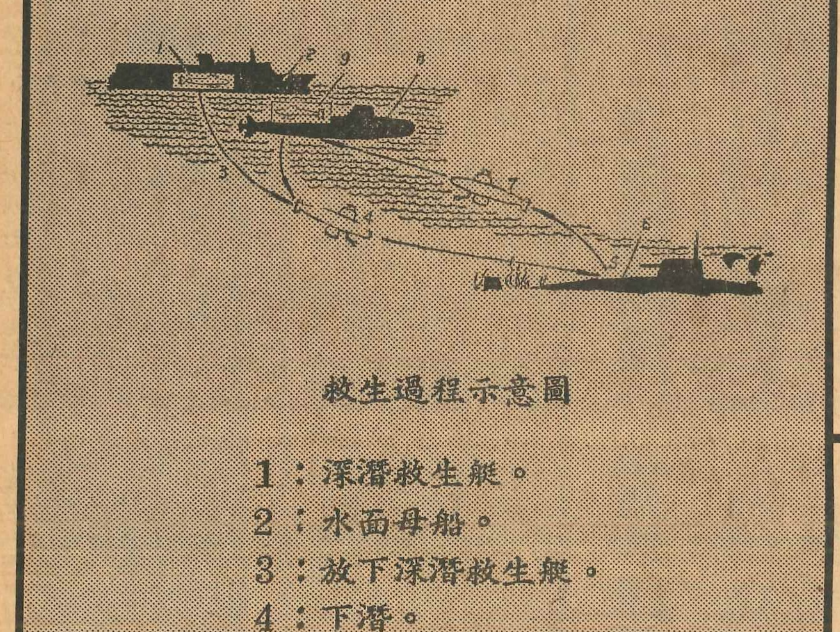
深潛救生艇到達失事現場後，由水面母船吊放下海，或者和潛水母艇解脫，然後憑着搜索方納和水下激光電視指示的目標，自行找尋失事潛艇，緩緩的接近失事潛艇的逃生平台，並進行水下對接，對接成功之後，先排出「裙」壳內的海水，然後打開潛艇和救生艇的艙口蓋，失事艇的艇員便可向救生艇內轉移，救生艇內坐滿二十四人之後，便把失事艇和救生艇的艙口蓋同時關上，並向「裙」壳內注水，當內外壓力達到平衡的時候，「裙」口密封便自行解脫，救生艇對人員重新進行平衡之後，便脫離失事艇，追回水面母船或潛水母艇去。如果採用水面母船，救生艇上浮出水後，可以打開水面出入艙口，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把遇難人員救上母船。如果採用潛水母艇，那末救生艇便要和救生母艇完成水下對接後，才能夠把被救人員轉移到母艇內。

一九七八年春天，英國潛艇和美國的深潛救生艇進行了聯合演習，首先由美國的「銀河C－5」運輸機把救生艇從美國的加州運往英國的格拉斯加機場，三小時後，救生艇裝上了平板拖車，再運往卅哩外的克萊德潛艇基地，然後吊放在一艘英國核潛艇「決心號」上。與此同時，模擬失事潛艇的英國巡邏潛艇「奧丁號」在蘇格蘭西海岸的阿倫島附近沉坐海底，深度爲四百呎，決心號在離「奧丁號」一五〇〇—三〇〇〇呎處放下救生艇，讓它去營救「奧丁號」的艇員，經過多次往返的演習，「奧丁號」上的全部艇員便被轉移到「決心號」上。這次對接演習顯示了深潛救生艇有優異的營救能力。

但是，深水作業是很困難的，有可能出現深潛救生艇和失事潛艇不能完善地接口的情況，這時候，可以採用「濕救的方法」，即是一方面對深潛救生艇中艙加壓，另一方面，也對失事潛艇艙裏空氣加壓，使艙內氣壓和艇外水壓相平衡，然後，遇難人員戴上呼吸器和穿上潛水衣，打開艙口蓋，離開潛艇，泅到救生艇的加壓艙裏，救生艇把人員救上來後，即需送入母船的加壓艙，經減壓後，再進入大氣壓的環境裏。

深潛救生艇有着廣泛的應用價值，目前具有「DSRV1－號」這樣現代技術水平的救生艇世界上僅有三艘，但人們却正在努力研製更高性能的救生裝置。

（取自七月份科學實驗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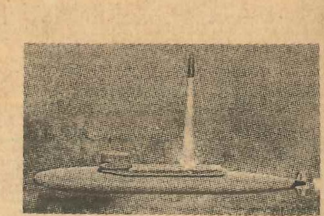
救生過程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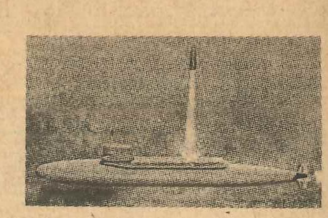
接核潛艇

在美國內戰的時候，一個叫約翰．戴維斯的南部同盟的海軍軍官建造了一艘潛艇，用來對付封鎖了查理斯頓的北軍，這艘潛艇的推進器由八名士兵推動，結果在一八六三年成功地擊沉了北軍一條戰船。

一八八五年，一名瑞典人諾頓非德設計和建造了六艘電動的潛艇，它們在水裏的一沉一浮，全賴那幾隻穩定槽內的東西的清出或者補充。約翰．賀倫在一八九五年建造了一艘潛艇，在水面航行時，該艇由蒸氣推動，但在潛航的時候，則由電力馬達推動。

英國海軍部在一九〇〇年訂購了五艘荷蘭潛艇，拿了這五艘潛艇做藍本，英國才自己設計和建造了一艘潛艇，這是第一艘製造了潛望鏡的潛艇。在一九〇六年之前，德國是沒有潛艇的，雖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她都廣泛和可怕地使用着它，但在潛艇史上，她還是發展這一型的戰船的最後一個國家。在這個時候，潛艇浮在水面時，一般使用內燃機推進，在潛航時，則使用電池發動的馬達。





由於各方面的進步，潛艇的構造和運用越來越標準化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較後期，潛艇的外型反而跟一九〇〇年時的戰船沒有什麼兩樣。最主要的改進只是在體積，速度和武裝方面而已。

第一艘核子潛艇是在一九五五年完成的，五年後，即一九六〇年，核子潛艇首次全程潛航地球一週。憑着艇上的核子武裝，使現代的潛艇在各國的防衞力上增添了重要的因素。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風流娘子岑今珮在無名鎮風頭頗勁，蓋因有人出高價想收賣她，同時也有人願為這筆橫財而賣命，所以引起一般人對她產生一種好奇心。如今，她俯在該鎮的名流大客棧，對於她已成為別人心目中的獵物，她根本滿不在乎、名流大客棧也因她住在那裏而生意驟然鼎盛。這時，先後住進名流大客棧的有金陵黑笛公子孫如玉、飛刀帮四大堂主、太原馬場主人花槍金滿堂及玉樹公子謝雨燕等人，這些江湖人物的生活方式，各適其適。孫如玉以郊遊、弄笛自娛，四大堂主則終日聚飲，而金滿堂則沉迷於賭場流連忘返，但最引人注目的則為謝燕雨……

方叔訓師侄　當面授機宜

這位以一套飛花無影鞭法，以及一副美賽潘安的容貌，名列武林五大名公子的玉樹公子，自昨天午後住進名流大客棧開始，就露出一副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樣子。就是偶爾見人微笑招呼也笑得十分勉强。

這位玉樹公子究竟為了什麼事情如此悒悒寡歡？

是因為沒有趕得上這個月無奇不有樓的會期？還是因為剛遭遇了一樁什麼重大而又無法向別人傾訴的變故？

凡是認識這位玉樹公子的人，差不多都能想像得到，以上這兩種情形，應該都不是這位玉樹公子煩惱的原因。

因為無奇不有樓這個月競價賣出，成交的三宗交易是「天蠶衣」、「百寶刀囊」、「火種子唐漢武功師承的秘密」。這三宗交易，均跟這位玉樹公子沒有切身利害關係，他即使如期趕到，也不可能參予競價爭購。

若說他是剛遭遇了什麼重大變故，這一點更說不通。

如果他有事在身，他為什麼還要匆匆忙忙的趕到無名鎮這種地方來？

另一點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位玉樹公子今天一早出門，竟換上了一身粗糙陳舊的衣着。

年輕俊美的武林名公子，理應講究衣

飾穿着才對，這位玉樹公子何故竟然反其道而行？

他怕衣着太光鮮，會引人注目？

他要去的是鎮上什麼地方？

× × ×

說來眞是令人難以置信，這位玉樹公子一路躲躲閃閃，最後走進去的，竟是鎮尾上那家低級的小酒家。

夢鄉！

他走進去，雖然時間還早，依然有個跑堂的伙計打着呵欠迎了上來。

「相公早，請坐。」

玉樹公子四下張望，像是在找帳櫃。

帳櫃就在大門旁邊不遠處。

他找着了，但是，櫃台上空無一人。

這種地方，至少也得過了午時，才會有客人陸續上門，帳房師爺，說什麼也不會這時候爬起來坐冷板櫈。

「我姓謝，名叫謝雨燕。」玉樹公子遲疑了片刻，終於問那伙計：「這兩天有沒有人到這裏來找過我？」

伙計搖頭又打了呵欠：「小的不太清楚，這要問櫃上管帳的吳老頭才知道。」

玉樹公子又猶豫了一下，說道：「我想留下來喝點酒，是否太早了點？方便不方便？」

那伙計似乎稍稍振作了些，急忙道：「方便，方便！」

焉有不方便之理？當然方便。

他們這種地方上午冷冷清清的，是因為這個時候極少客人上門，並不是他們規定這個時候不能營業。

「相公這裏有熟識的姑娘？」

「沒有，我是第一次來這裏，你隨便替我介紹一個好了。」

接着，伙計將他引進一排廂屋中的最末一間，隔了很長一段時間，幾樣簡單的酒菜，方才端了進來。

酒菜來了，姑娘也來了。

來的姑娘，正是那個已陪了無眉公子兩次酒的玲玲。

玲玲沒精打彩的走進廂屋，好像覺尚未睡足，一雙眼皮子還沒有完全張開。

但當她看清了屋子裏這位客人的相貌之後，這位渾身好像帶着一千個不情願的夢鄉姑娘，突然之間呆主了！

她似乎無法相信世上竟眞有如此俊美的男人。

等她回過神來，這位夢鄉的紅姑娘態度馬上起了變化，好像一下了變成了另一個人。

她的粉腮上泛起紅暈，一雙烏溜溜的眸子也閃出動人的光采。

但玉樹公子還是原來的玉樹公子。

眼前這名姿色尚稱不惡的玲玲姑娘，顯然沒有帶給他多少不同的感覺，如果不是碍着這種地方的習慣，他無疑寧願一個人坐在這裏喝悶酒。

「相公貴姓？」

「敝姓謝。」

「小妹小名叫玲玲，以後還望謝相公多多照顧指教！」

「不敢當。」

「相公請喝酒。」

「謝謝！」

玲玲姑娘由一朵睡海棠突然變成了一

朵熱情如火的石榴花！她緊緊依偎着玉樹公子，殷勤致問，含笑勸酒，脈脈眼波中，流動着一股說不盡的欵欵深情。

玉樹公子受了美人兒這種親切的招待，像陽光下的冰塊，終於慢慢溶化。

原本十分冷漠的面孔上，也漸漸有了笑容。

外面院子裏，笑語和脚步聲逐漸繁雜起來。

夢鄉的營業，似巳正式開始。

沒過多久，忽聽院子裏有人粗聲粗氣的問道：「玲玲呢？」

一名伙計回答道：「回牛爺，玲玲姑娘正在陪客人喝酒。」

那人像下命令似的道：「快去喊她過來！」

伙計結結巴巴的道：「牛爺，這個——這個——好像不太那個吧！」

「什麼不太那個？」

「牛爺，我們這兒的規矩，您是知道的。」

「叭！」先是耳光之聲，然後是怒吼：「你敢跟老子頂咀？我操你奶奶的！」

這位牛爺可眞會駡人！他做了別人的「老子」，又要操別人的「奶奶」；眞不曉得這筆帳該怎麼算。

只聽伙計嚷着道：「牛爺，你怎麼可以隨便打人？」

「不服氣是不是？」

伙計的聲音沒有了。

玉樹公子皺皺眉頭，道：「這位牛爺似乎很難纏，別讓伙計們爲難，妳就過去一下罷。」

玲玲不肯走。「這種人這裏天天有，別理他。帳房先生吳老頭有一套，他會過來排解的。」

但這一回玲玲料錯了。

這一回，吳老頭的排解，顯然未生效果。

「通」的一聲，虛掩的房門突被踢開，一個身材高大，滿臉煞氣的痲皮漢子，像兇神似的，叉腰站在房門口。

從這漢子的一身裝束，以及腰帶上那口皮鞘短刀看來，這漢子顯然是個很有兩手的江湖人物。

他那張滿是坑坑洞洞的面孔上，顏色本來就不怎麼好看，如今踢開房門，看清玲玲陪的竟是如此英俊的一個美男子，心頭的一股無名醋火，頓將臉上一張痲皮燻成可怕的紫醬色。

他拖長了一個「喔」字的尾音，嘿嘿冷笑道：「奶奶的，原來陪的是個小白臉？怪不得老子來了，連吭也不吭一聲。」

玉樹公子慢慢站了起來，沉臉道：「朋友，你咀巴裏不能乾淨點？」

痲皮漢子歪着頸子將他上上下下打量了幾眼，以充滿譏誚的口氣道：「怎麼樣，老子說的話，你小子聽不進去？」

玉樹公子道：「大家來到這種地方，原是爲了喝酒取樂，朋友爲什麼一定要出口傷人？」

「老子高興！」

「仗着你人高馬大胳膊粗？」

「這樣說也未嘗不可以。」

「朋友既然是在江湖道上混的人，難道就沒聽說過一句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的古話嗎？」

痲皮漢子哈哈大笑。

玉樹公子道：「朋友何事好笑？」

痲皮漢子道：「笑你這個細皮白肉的小子，嘴裏還說得幾句江湖上的行話。」

玉樹公子忽然問道：「朋友是怎麼稱呼？」

痲皮漢子腰幹一挺道：「太行十三太保」中的追魂豹子牛痲皮，就是老子！」

他似乎很爲自己這個响亮的外號感到驕傲，拍拍腰帶上那把短刀，又道：「如果你小子是個識趣的，老子不跟你們這種花鴿子計較，趕快挾起尾巴，給我滾得遠遠的，娘兒們留給老子來享受！」

玉樹公子微微一笑道：「原來閣下就是十三太保中的牛老八，久仰，久仰。」

追魂豹子有些意外道：「你怎曉得公子排行第八？」

玉樹公子微笑道：「因爲不才曾經會過你們老大金毛雄獅蔡祖光。」

「在什麼地方？」

「風陵渡！」

追魂豹子臉色遽變，每個痲坑都突然失去血色。

他向後退了一步，睜大眼睛說道：「你，你，你就是那位玉樹公子謝雨燕謝少俠？」

玉樹公子道：「牛大俠方才好像摑了這兒伙計一個耳括子？」

追魂豹子急忙道：「那，那，那是個誤會，等下我會重重賞他一筆銀子，向他道歉。」

玉樹公子又指着玲玲姑娘道：「要不要這位玲玲姑娘陪牛爺喝兩杯？」

追魂豹子更加發慌道：「不，不，不敢當，不敢當！小人還有點事情等着要辦，馬上就要走了。」

玉樹公子突然面孔一沉，道：「旣然有事要辦，爲什麼還不快滾？」

追魂豹子如獲大赦，趕緊打躬道：「是是！公子您多喝幾杯，小人失陪了。」

這位追魂豹子有些地方果然敏捷得像頭豹子。

他一面打躬，一面後退，只一眨眼工夫，便溜得不見了人影子。

玉樹公子等追魂豹子去遠了，方長長噓了口氣，緩緩坐下。

玲玲姑娘目光一轉，突然又呆住了！

她突然發現，這位僅憑三言兩語，就將那個兇神惡煞般的追魂豹子嚇得屎滾尿流的武林名公子，此刻不知是何緣故，竟像病後幹了什麼吃力活兒似的，兩眼發直，冷汗如泉，一張俊美的面孔又是蒼白得怕人！

這位巳對玉樹公子動了眞情的夢鄉姑娘，不由得又憐又慌，趕緊掏出一條香噴噴的紅絲巾，一邊爲玉樹公子擦汗，一邊摸着玉樹公子的額角道：「公子是不是那裏不舒服？」

玉樹公子如從夢中驀然驚醒，啊了一聲，怔道：「噢噢，沒有什麼，大概昨晚被子沒蓋好，受了點風寒而巳。」

「要不要找個大夫瞧瞧？」

「用不着，喝幾杯熱酒下去，驅驅寒氣就可以了。」

玲玲姑娘正待斟酒之際，房門口人影

一閃，竟又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這位不速之客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到處惹痲煩，有着一雙大蛙眼，有時迷糊，有時聰明，武林五大名公子中的另一位名公子——多事公子高凌峯！

玉樹公子謝雨燕看清來的是多事公子高凌峯，眼中微微一亮，神采大爲煥發！

玉樹公子看到多事公子爲什麼如此感到振奮？

難道他所要等的人，就是這位多事公子？

× × ×

多事公子高凌峯進門時顯得很急促，但等到跨進門檻之後，神情忽又改變。

他好像不認識玉樹公子似的，進門後招呼也沒打一個，還向玲玲姑娘問道：「這裏有沒有一位叫白菊花的姑娘？」

玲玲點頭道：「有，她就住在我的隔壁。」

多事公子道：「我姓高，痲煩妳去請她過來一下，怎麼樣？」

玲玲姑娘離開後，他這才一下湊去玉樹公子面前，低聲緊張地道：「方才我看到太行十三太保中那個大痲皮從這兒匆匆離去，他沒有發現你也在這裏？」

玉樹公子苦笑了一下道：「怎麼沒有？幸虧這厮沒看出我一身武功巳經喪失，否則就算有十個謝雨燕，也早報銷了。」

他目光一凝，反問道：「你來無名鎭多久了？」

多事公子道：「五六天。」

玉樹公子道：「事情辦得怎麼樣？」

多事公子微微皺眉道：「我問了好幾個人，都說不知道。如今我只能憑着猜想，它可能巳到了風流娘子岑今珮那女人手中。」

「這只是你的猜想？」

「是的。」

「有無根據？」

「四五天前，護花郎君朱奇殺了這兒專放高利貸的血印子李八分，在醉仙樓上獻給那女人一隻小錦盒，我懷疑錦盒裏盛放的，就是那隻黃玉促織。」

「你爲什麼不向那女人直接打聽，以高價收購？」

「那天我找到那女人時，就在這家夢鄉，當時湊巧張天俊跟唐漢兩個小子都在場，我怕這事傳揚開去對你不利，所以沒敢提起。」

「以後你就沒有再去找她？」

多事公子嘆了口氣，道：「現在要找這女人，嚕嗦就多了。」

玉樹公子一怔道：「爲什麼？」

多事公子道：「你這一路來，難道沒聽說這一個月，無奇不有樓有人以十萬兩銀子的高價收買這女人？」

玉樹公子道：「你找她談交易，跟這件事又有什麼關係？」

多事公子苦笑道：「我怕沾上一身腥氣。」

玉樹公子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多事公子道：「這女人不曉得使出了一套什麼功夫，竟把火種子唐漢那小子調理得服服貼貼的，如今這女人的義務保鏢，便是唐漢那小子……」

玉樹公子道：「你怕唐漢誤會你就是那個想發十萬兩橫財的人？」

多事公子道：「這一點我倒不担心，唐漢那小子應該曉得我高凌峯不是這一種人。」

玉樹公子道：「否則你担心的又是什麼？」

多事公子道：「我担心的正是燕京三鳳！」

玉樹公子道：「燕京三鳳？」

多事公子道：「是的，這三個臭丫頭，貌美如花，心賽蛇蝎，比火種子那小子更難纏無數倍。我跟唐漢的交情，三鳳完全清楚，而這三個丫頭又曉得我巳獲悉她們就是出高價收買風流娘子的買主，我如跑去名流大客棧跟風流娘子秘密接頭，準會被三個丫頭誤會我是通風報信去的。」

他嘻嘻一笑，又加了一句道：「尤其是目前更去不得！」

玉樹公子滿頭霧水道：「爲什麼？」

多事公子於是笑着說出銀鳳錢麗麗謀害黃山大俠向晚鐘，天台鬼婆子賴姥姥，以及也想將他一起送進鬼門關，結果反被他上下其手，大肆輕薄了一頓的故事。

玉樹公子皺眉道：「燕京三鳳跟風流娘子岑今珮一向井水不犯河水，她們爲什麼忽然不惜代價要跟風流娘子過不去？」

多事公子笑笑道：「這件事說出來你一定不會相信。」

玉樹公子道：「哦！」

多事公子笑道：「是爲了吃乾醋！」

「吃誰的乾醋？」

「唐漢那小子！」

「唐漢？」玉樹公子一怔道：「三鳳姐妹中有人愛上了火種子唐漢？」

「老三玉鳳錢宛男！」

「這事唐漢本人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多事公子笑道：「我一直想去向那小子道聲恭喜，只可惜始終找不到機會。」

玉樹公子皺眉道：「像燕京三鳳這種放蕩而又潑辣的女人，火種子唐漢又怎會看得上眼？」

多事公子笑道：「這也難說。」

玉樹公子道：「難說？」

多事公子笑道：「小子目前跟岑今珮那女人的親熱情形，便是一個好例子。風流娘子的名聲並不比燕京三鳳好多少，他旣能跟風流娘子岑今珮勾勾搭搭，又爲什麼不能在三鳳身上換換口味？」

玉樹公子搖搖頭道：「火種子唐漢絕不是護花郎君朱奇那一流的角色，他目前跟岑今珮那女人如此接近，我猜想必定另有原因。」

他皺起眉頭，又輕輕嘆了口氣道：「這些別人的是是非非，不提也罷。倒是你的辦事能力，實在令人失望。如今七味藥材巳找齊了六樣，只等那隻黃玉促織硏末作引子，你當初拍胸口保證，說你一定可以弄得到手，沒想到你來了這麼多天，竟還是兩手空空，一點頭緒也沒有！唉。」

多事公子忙道：「你別慌，我還有辦法。你應該淸楚你這位表哥的辦事能力，三天之內，不管是買，是偷，是搶，我負責交給你一隻黃玉促織就是了！」

玉樹公子道：「你還有什麼辦法？」

多事公子低聲道：「兩個娘們來了，

先喝酒，等會兒再說。」

× × ×

武林五大公子中的另一位名公子，便是金陵黑笛公子孫如玉。

這代黑笛公子，論武功修爲，不及無眉公子張天俊；論品貌儀表，不及玉樹公子謝雨燕；論家世財富，則不及五公子中的另一位名公子——侯門公子顏名揚。

不過有一件事，相信誰也無法否認。

如果遇上一個有眼光的老丈人，想在這五位公子之中挑選一名乘龍快婿的話，這位黑笛公子一定比別人入選的機會多得多！

因爲這位黑笛公子正是一般人心目中，那種中規中矩，老老實實的年輕人！

他的武功雖然比無眉公子張天俊稍遜一籌，但在當今武林一流高手排名中，至少也可以排在前二十五名之內，而他却從沒有仗着一身武功鬧過事。

江湖上那裏發生了轟動的大事件，他經常都會不辭跋涉，遠道前往，但每次也只是袖手旁觀，絕不從中興風作浪。

就像他這次前來無名鎮一樣。

× × ×

陽光和煦，暖風薰人欲醉。

黑笛公子孫如玉像往常一樣，一路舞弄着他那枝既是樂器，也是兵器的黑色長笛，信步走出小鎮。

走向離鎮七八里，一座他常去的小山谷。

× × ×

小山谷中，怪石嵯峨，荒草沒膝，到處盛開着一叢叢不知名的野花。

谷頂上空，鴉羣盤旋聒噪，如夏日鳴蟬般，益發令人對這座杳無人跡的山谷，有着一股說不出荒涼寂寞之感。

黑笛公子孫如玉，每次來到這裏，就是爲了來欣賞這裏的怪石、荒草、野花、鴉羣？

如果你此刻能够變成一隻蒼蠅或蜜蜂，緊緊跟在這位黑笛公子身後，你將會發現一個除非你親眼看到你絕對無法相信的秘密。

原來這位黑笛公子經常光顧這座小山谷，竟是爲了前來會晤一個人。

一個你永遠想像不到的人！

× × ×

西北角落上，一道聳立的石壁，完整的擋住了一個天然的大石穴。

石穴中一位駝背老人正在柴火上烤炙一隻肥美的大雉鷄。

你道這老人是誰？

方老頭！

× × ×

方老頭緩緩抬頭道：「辦法想出來了沒有？」

黑笛公子孫如玉苦笑搖頭。

方老頭輕輕嘆了口氣。

「沒出息！」他將雉鷄在火上翻轉了一下：「如果你老子還活在這個世界上，看到你小子連這麼一點小事情也辦不了，不給你他媽的活活氣死才怪！」

武林五大公子之一的黑笛公子，在這個方老頭心目中，竟然只是個加了「他媽的」的「沒出息的小子」？

除非你親眼看到，親耳聽到，你會相信這種話竟是從無名鎮上一個靠檢柴拾荒渡日，靠編故事混酒喝，幾乎是人人得而狎之的方老頭口裏說出來的。

黑笛公子孫如玉在火堆旁邊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臉孔微微發紅。

「這不是一件小事情。」他爲自己辯護，但語氣十分軟弱：「風流娘子岑今珮那女人出身陰山柔骨門，您該曉得江湖上多少知名人物都曾吃過這女人的苦頭。」

「你怕了這女人是不是？」

「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

「是什麼問題？」

「這女人目前有火種子唐漢那小子護着，就算如玉能降服得住這女人，也無法避免不驚動唐漢那小子。」

方老頭輕輕哼了一聲，沒有開口。

「這便是如玉深感爲難的地方！」孫如玉像估住了理由似的，搶着接下去道：「如果由藉女人而領獎，演變成一場大廝殺，那就完全失去方叔當初佈下這着棋子的苦心了！」

活捉風流娘子向無奇不有樓換取十萬兩銀子，原來是這個方老頭佈下的一着棋子？

這方老頭究竟是何許人？

他這佈的又是一着什麼棋？

方老頭在烤鷄上慢慢刷着作料：「唐漢這小子我看腦袋瓜子一定有問題，老夫得想法替他小子找個好大夫瞧瞧才行。」

方老頭這話倒是沒有說錯，火種子唐漢的確是個問題人物。

有時爲別人帶來問題。

有時爲自己帶來問題。

這位江湖上的浪子之王，最令人頭疼的地方，便是經常不按牌理出牌。

如像他忽然成了風流娘子的護花使者，便是一個例子。

正如玉樹公子謝雨燕所說，他並不是個好色之徒，同時也並不是不知道風流娘子岑今珮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他到底爲了什麼要爲這樣一個女人如此鞠躬盡瘁？

方老頭那隻雉鷄已烤得遍體金黃，滋滋滴油，便自動起身去石穴後面捧來一隻小酒罈，兩隻粗瓷碗。

酒罈打開，在穴中立即充滿一股濃烈的酒香。

方老頭將烤鷄撕成兩半，自己留下帶頭的部份，而將較小的另一邊遞給了孫如玉。

孫如玉接過去，湊近鼻尖，嗅了嗅，笑道：「方叔，您這一手燒烤的功夫，眞是沒得話說！」

方老頭感慨的唉了一聲，道：「要吃這種蘆花鷄，愈來愈不容易了。這些年來，附近幾座山頭的野鷄，已差不多快被我捉光了！」

孫如玉笑道：「烤山豬跟小鹿的味道也不錯。」

方老頭輕輕哼了一聲道：「烤白天燈的肉更好！」

孫如玉一楞道：「誰的肉？」

「白天燈！」

「白大爺？」

「大爺？嘿嘿！」方老頭冷笑：「大他娘的頭！」

孫如玉露出滿臉迷惑之色道：「您不

是一直都很敬重這位白大爺麼？還說什麼因爲鎮上有了這位白大爺，您不敢跟人家平起平坐，所以只希望別人喊您一聲方二爺，您就心滿意足了，怎麼忽然您又對這位白大爺起了反感？」

方老頭道：「你懂個屁！」

孫如玉被罵得莫名其妙，眼珠子滾了一陣，忽然失聲道：「難道——大師伯屠龍劍客當年那件滅門慘案，這姓白的也有一份？您這些年來混跡無名鎮，就是想從這姓白的身上找綫索？」

方老頭似乎自覺失言，端起酒碗，猛喝了好幾口，才搖搖頭，道：「不，不，別亂說話，這種事情不能閉起眼睛瞎猜一通。萬一傳揚開去，可不是鬧着玩的！」

孫如玉皺皺眉頭，又想了一會，然後望着方老頭道：「方叔，這次無奇不有樓有人出高價收買風流娘子那女人，您事先究竟是怎麼知道的？」

方老頭緩緩道：「我在無名鎮，終日無所事事，若連這點小秘密也察看不出，豈不眞的成了廢人一個！」

孫如玉接着道：「您說只要將一個活的風流娘子交去燕京三鳳手上，就會引出某一個人來，這個人到底是誰？」

方老頭兩眼一瞪道：「奇怪，你今天怎麼忽然變得這樣嚕嗦起來了？我不是說過，這只是老夫的一種預感，靈不靈驗，還不一定呢。」

這種高壓式的飾掩，當然無法令孫如玉口服心服。

靈不靈驗，是另外一回事。

你既知道可能會引出某一個人來，你當然應該知道這個人是誰。他問的是這個人的姓名，跟靈不靈驗又有什麼關係？

可是，這位名列武林五大名公子之一的孫如玉，如今面對着那位神秘的方老頭，就像頑童見了嚴厲的教師一樣，縱有十分理由，也只有乖乖聽訓的份兒。

於是，他開始拿着手上那半邊烤鷄出氣。

只一會兒，足有斤把重的半邊烤鷄，便在一碗老酒的搭送之下，變成了一堆鷄骨頭。

方老頭身上的烤鷄也只剩下一個鷄頭，酒却喝掉四五碗。

方老頭的臉色漸漸紅潤，話也慢慢多了起來。

但他說的還是那個老故事，一個孫如玉已不知聽了多少遍的老故事，故事大意是說：當年的黑笛神俠孫長鳴是如何的英勇，慷慨，熱情，瀟洒！

曾誅鋤了多少有名的黑道魔頭，曾完成了多少有關武林公益的義舉！

黑笛神俠孫長鳴便是孫如玉的父親。

方老頭每次重複述說這個故事，都只是爲了要證明一件事，證明黑笛神俠當年如何了不起，而他的兒子却是如此的沒出息。

孫如玉了解這位師叔的心情。

老一輩的師兄弟三人，情逾手足，如今物是人非，已孤零零的剩下他一人，再加上大師兄屠龍劍客的血海深仇未報，他對這個僅有的子姪輩，當然免不了別有一番期望。

但是，孫如玉自己心裏明白，他不是火種子唐漢那種人才。

他願意接受這位師叔教誨，指揮，雖死不辭。然而，他沒有那股衝勁，不能主動擬定一個計劃，逐步施行。

這種事只有火種子唐漢才辦得到。

他不是唐漢。

關於這一點，他感到歉疚，他覺得對不起他死去的大師伯，又對不起這位對他抱了無窮希望的方師叔。

他只希望這位方師叔能慢慢了解，每個人都有一種天生不同的氣質，不是他沒有出息，而是他本來就不是這方面的上等材料。

方老頭吐出最後一塊鷄骨頭，長長噓了口氣道：「夜長夢多，我看不能够再等了！」

孫如玉問道：「方師叔打算什麼時候動手？」

方老頭道：「就是今晚，唐漢那小子你別管，到時候你只須依老夫吩咐，將那女人制服之後，立即送往無奇不有樓換銀子就是了。」

× × ×

火種子唐漢跟風流娘子岑今珮，兩人只共住名流大客棧福字一號跨院，果然跟當初約定的一樣，生活得像一對恩愛的新婚小夫妻。

他們跟新婚夫妻唯一不同的地方，便是兩人到了晚上，睡的並不是同一張床和同一間房。

這是孫猴子透路的消息。

因爲很多人都想打聽這個秘密，孫猴子爲此又紮紮實實的賺了一票。

「這是小人親眼看到的，絕錯不了。」交易完成，孫猴子會低聲神秘兮兮的奉送一段尾巴：「至於到了三更半夜，兩人攪些什麼名堂，會不會睡到一起去，就很難說了。」

這種事情當然難說得很，不僅夜裏難說，白天都很難說。

因爲難說，也就特別引人遐思。

因此，很多人都私下鼓勵孫猴子，要他半夜裏去福字一號跨院偷聽隔壁戲，如果聽到精彩的情節，一定重重有賞！

孫猴子雙手齊搖，當塲拒絕。

「我現在的日子過得還不錯，」這時候他一點也不爲錢財動心：「諸位有興趣，只管請便，我孫猴子可惹不起這對小祖爺爺和小祖奶奶！」

這正是這位孫猴子聰明過人的地方。

他當然惹不起。

莫說他孫猴子惹不起這一對男女小祖宗，就是換了今天無名鎮上那些有頭有臉有字號的人物，又有幾人惹得起？

不過，話得說回來，惹不惹得起，是一回事，想惹不想惹，又是一回事。

這就像毒蛇雖毒，照樣有人將牠當成大補品是同樣的道理。（未完）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蹄風·文
黃白石·圖

海南俠隱記（一）

破少林英雄漏網

清朝時候，少林寺共有兩處：一處在嵩山，一處在福建泉州，這兩處寺門都是先後給官兵消滅的。

先說嵩山少林寺，當時是一般密抗清室的武士聚集的地方，其中武術湛深的和尚，不少是雍正皇帝往日手下的俠客。因爲雍正謀得帝位之後，對手下的劍客便疑懼起來，暗中請來挾有異術的西藏喇嘛，暗地把他們逐個殲除，手段的是毒辣。那些幸而逃得了性命的，便投身到寺裏，秘密訓練武技能手，密謀擧事，寺裏習武的和尚一共有五百人，管教都十分嚴密。可是人多了，便會良莠不齊，內裏有一個名字叫馬鈴儀的，因値壇時把鎭寺的佛前琉璃打碎了，被責了四十禪杖，含恨心頭，暗地裏把寺僧的秘密，報告給清軍知道。當地官兵便把少林寺圍困起來，僧人都匿到地窖的機關裏，不料馬鈴儀早已把機關的地道說出，官兵用大石堵塞了各處出路，擧火焚燒起來，僧人都葬身火窟裏，僅得五個人從陰溝裏逃了出來，便是後來洪門裏尊稱的五祖。

清兵蕩平了嵩山少林寺後，轉瞬又數十年，到了清高宗南巡，廣東便發生胡惠乾和機房中人毆鬥的事件。胡惠乾最初是在廣州西禪寺拜至善和尚爲師，後來至善帶他返福建少林寺那裏繼續習技。至善是少林南派的領袖，和五枚師姑，馮道德都是武術正宗白眉道人的門徒。至善在少林寺設有練武的靶子和各樣機械，武功最好的弟子共有十人，名字叫方孝玉、方美玉、方世玉、李錦綸、謝亞福、洪熙官、林勝、童千斤、謝山、胡惠乾，他們都結成了兄弟。

胡惠乾在少林寺習了幾年武技，他記着機房中人殺死他父親的仇恨，因此便想早些走出寺門。少林寺裏的規矩，習武的人必須能夠把機關裏的十八個木頭人打倒，才出得寺門。胡惠乾只打了一半，便給木人踢翻了，他只有改由陰溝扒出來，偷走下山，回到廣東。

胡惠乾在廣州把西禪寺作爲大本營，幾年間把機房的人打到氣也喘不過來，「機房」兩字，是當時一般人叫綢緞織造工場的名稱，綢緞行會館名錦綸堂，主持人見胡惠乾武藝了得，便向武當山請了三個武術名師到來帮助，這三個人是牛化蛟、呂英布、雷大鵬，但後來都先後被胡惠乾和一班少林派的兄弟結果了性命。

本來錦綸堂和少林派互相尋仇，只不過是民間的毆鬥，但官方却抓着了這個機會，挑撥起兩派人的仇怨加深，更從中威迫利誘，終於令到白眉道人和五枚師姑都站到馮道德的武當派方面去，當日由廣州捕頭方魁，協同白眉的門徒高進忠，馬雄等人，先到廣州西禪寺把各人圍捕，經過一番混戰，高進忠殺死了胡惠乾，童千斤，和西禪寺的主持三德；馬雄又用絕光拳打傷了謝阿福，故意放走他，使他回到福建少林寺約至善比武。

當日白眉和五枚，也未嘗不知道同門相殘是不應該，可是已給官兵脅持了。憑至善的武功，只有白眉一個人可以制服。當日清兵圍了少林寺，至善率領門徒抵抗，但官兵勢大，徒弟李錦綸，方孝玉，方美玉，林勝等，都死在馮道德和高進忠等的手上。謝阿福被高進忠點了穴道，洪熙官中了馮道德一掌，給馬雄斬倒，兩人都被官兵綑上，剩下至善鬥着白眉，方世玉迎着五枚，正在拚個你死我活。至善看看沒法取勝，便施出自己的硬功絕技，一個頭椎撞向白眉，這一頭椎有八百斤力量。只見白眉挺着肚子一吸，便把至善的頭吸着，他用的全是內勁，突然肚皮一張，這一股力量把至善拋開幾尺，白眉跟着一腳掃出，至善便氣絕了。方世玉見師父倒了心裏一慌，也給五枚的撩陰腳踢中了穀道，原來方世玉自小便給他的母親苗翠花用藥水浸煉全身，又用竹片銅錢夾緊筋肉，練成了一身銅皮鐵骨，只是穀道對開一點地方是要害，這秘密給五枚曉到了，因此一腳便取了世玉的性命。

這一次武林同室操戈，傷亡慘重。當日官兵把泉州少林寺縱起一把火，夷爲平地，捕獲的是洪熙官，謝阿福，解回廣州監禁，錄取口供，逃出的有謝山和胡惠乾的兒子胡友德，也行文各地通緝歸案。事後高進忠升了千總，馬雄，方魁也晉了級，白眉，五枚，馮道德因是方外人，故只有封贈。白眉良心受責，雲遊不知所終，五枚回返了雲南白鶴山，馮道德也回去武當山，南派少林寺從此便解體了。

在那時候，南海縣的監獄設在現時廣州西湖路和教育路一帶，後來改作鹽運署，也就是今日鹽運新街那處地方。死囚牢裏面，禾草上躺着兩個人，正是謝阿福和洪熙官，謝阿福給高進忠點了穴，一邊身動彈不得；洪熙官腿上中了刀，創口沒有藥敷，痛得呻吟輾轉。牢外面燃着一盞油燈，光綫從石牆的穴口射進來，迷糊地僅看到一些影子。

管牢的兩個禁子，都坐着火盆旁邊取暖，外面寒風呼呼地作響，從破紙窗透進來，刮面像冰冷的刀一般，其中一個剛暖了一壺酒，喝了幾口，便遞給他的同伴，他自己先已伏下頭來呼呼地睡着了，其他一個也闔着眼假寐，遠遠傳來擊柝的聲音，才交四鼓。

就在這沉沉寒夜，一個高大的人影在牢房外面出現，牢門口是幾根大木造成的企棟，人影先站在企棟外窺看，跟着一揚手拋出一根飛索進來，剛套在闔着眼那個禁卒的頸子上，他立刻便驚覺起來，但已出不得聲，兩手只管向頸上的繩索亂抓。門外人影很快地便把他拖到牢門，利刄從後心插進那禁卒便無聲無息地倒地了。門外的人才從禁卒這身畔取了牢門的鑰匙，開了鎖閃身進牢，就這當兒，睡着的另一個禁卒給開門的一點小聲音驚醒了，張眼一望，呆了一陣，便想叫喊起來。不料他身旁的紙窗，不知那時已槌破了一個大洞，窗外是鐵枝排着，這時窗外又有一人影，倏的飛進一柄短劍來，不偏不倚正刺中禁卒的喉頭，可憐他連喊聲都未出口，便隨着他的同伴走到另一個黑暗世界去了。

這兩個黑影在牢裏的一刹擧動，已給死囚牢裏的洪熙官聽到了，他雖然受了傷，但他是有武功的人，對於剛才兩個禁卒被殺死的一點聲息，是聽得出的。他抵着痛苦扒起來，從石穴口向外張望，暗淡的油燈光綫下，看到禁子室站着一個高大的漢子，年紀雖然過了半百，但顯出英風凜凜。忽然紙窗瀝一聲打開了，一雙手臂把窗外的鐵枝一拉，那兩根像甘蔗一般的鐵枝竟彎曲起來，跟着一個瘦長的影子竄了進來，洪熙官定睛一看，却是一個老和尚，看他身輕似燕的飄入室裏，輕功自然造詣很深，可是這兩個人他都不認識的，忽然死囚牢的鐵門響了一聲，那漢子已把牢門打開，洪熙官正想開聲，漢子立刻伸手過來掩着他的口。跟着僧人也走進來了，望了地上癱着的謝阿福，一俯身便把他背起來；漢子悄悄地向洪熙官耳畔說了一聲：「我們是來救你的，你走不動，我把你揹出去！」隨着一手便把他揹上，出了死囚牢，從窗口躍出去，瞬眼到了牢外高牆，兩個黑影飄身人家屋瓦上。洪熙官但聽到耳畔風聲，身子像飄浮在空中一般，揹着他的人一路展開登萍渡水的輕功，全沒半點聲息。

洪熙官這時刀傷發作起來，一會兒便痛昏了。到他醒來時。已置身一艘小船裏，耳畔但聽到打槳聲和淙淙流水的音響。他張眼一望，身旁坐着一個女人，正是他的渾家永春三娘，他覺得腿上也敷了藥；先前救他出來的漢子和僧人，都在艙裏。

他看看謝阿福仍是癱着身子倒在一旁，他振振精神便開口說話，先向面前的兩個人感謝了一番，隨着拜問姓名。那漢子說道：「你兩人還沒復原，且不要多說話。我和你師父至善是少林同門，他壯年時也到過嵩山，後來才跟白眉出外去練技。我那時在嵩山少林寺，年紀才不過二十多歲，便遇着了馬鈴儀帶官兵到來把我們圍攻，逃出的只有我和四個師兄弟。我便是飛雲和尚，這幾十年來已改俗家裝扮了。」他又指那老僧人道：「這位是青草師兄，他當日和我一道逃出來，其他的三人，已有兩人死去了，餘一個智圓上人，他在十幾年前去了西藏，消息不知。我們兩人，眞是虎口餘生，但料不到你們南派少林，竟也同派相殘，結果正和我們當年無異。幸而你的妻子走到阮樹那裏去報訊，消息很快傳到我得知，因此才約同青草師兄到來把你們救出。」

當下洪熙官才知道面前的兩個人，是北派少林鼎鼎大名的飛雲大俠和青草和尚，這次是自己的妻子永春三娘請來相救，怪不得剛才他們的身手那樣了得。那時謝阿福也給青草點開了穴道，漸漸出得聲來，可是癱瘓了的一邊身子，因爲血脈閉塞過久，一時還舒展不來。

小船飛一般的順流駛着，天剛破曉，已到了佛山，循汾江水道轉入市區，停在一家舖後的水棧。那店正是阮時和藥店，店主阮樹也是武林中有來歷的人物，向來就和少林派中人暗通消息。當下阮樹先給洪熙官治了創傷，一面通知謝阿福的家小到佛山來。飛雲見事情妥了八九，又見洪熙官的傷勢漸愈，便先離開佛山，像閒雲野鶴般到處行俠仗義去了。謝阿福因爲行動還沒有復原，便搬到阮樹的一所別莊裏

靜養，由他的渾家服侍着。

且說南海縣監牢裏自從貧夜走了重犯，自然行文各地通緝，風聲傳到阮樹的耳裏，知道佛山耳目多，不能夠把他們匿得太久，又見洪熙官已好了八九，便着他早日跟青草一道離開佛山。只有永春三娘因是女流，膝下有一個五歲大的女孩秋兒隨着，不能夠跟丈夫一道遠走。洪熙官吩咐渾家，着她把秋兒帶到北江連縣的猺山區去，找着方世玉的生母苗翠花，教他女兒練技，他將來定會到連縣相見。

不說洪熙官跟永春三娘一番離情別緒，且說謝阿福住在阮樹的別莊裏，身子漸漸活動過來，閒常也可以教他的兒子謝贇標耍兩手拳脚。轉眼又過一年，那時贇標已有六歲，一天到外面田野玩着，有一個生面的男子給他從樹上拿下一頭小鳥兒來，小孩子的心裏自是歡喜。那人又問他姓什麼，家裏有什麼人，贇標都一一告訴了，回來便向謝阿福說知。阿福心裏納悶，從此便不許贇標出門去玩，但過了幾天，不見什麼動靜，方才放下心來。

謝阿福所住地方，本來是阮樹的穀倉，後來改成了莊院，附近只有幾家房舍，屋後是一帶叢林。

一天晚上，謝阿福因天氣熱得難以入睡，望着窗外的月色，思前想後。驟聽得窗外像風吹殘葉的聲音，人影一閃，他是武術內行中人，自然感覺靈敏，便暗暗推醒了身旁的渾家，跟着輕輕拉起帳子，滾落到床後，一手抓回單刀，順勢向油盞一挑，燈火便熄滅。他屏息地伏在一隅，已聽到外間有人用手指彈着窗門低着嗓子說話：「謝阿福，你躲不來了，是好漢的便快些出來，免你老子動手！」那聲音很熟。阿福暗暗吃驚，他不料有人會跟踪到來這裏，自己身體剛復元未久，沒有一個師兄弟在身邊。惟有硬着頭皮大聲回答：「朋友，可是誤了眼點子，這裏沒有姓謝的。金銀衣物怎的也沒有，幾串大錢喜歡的便拿去買酒吃吧。」窗外即時縱聲笑起上來，叫着道：「阿福，還作什麼色水？你那狗子聲音，驀地也認得出來。若還不出時，你老子就不客氣了！」

阿福那時才認得是高進忠的聲音，想起當時他殺死了胡惠乾和童千斤，自己亦給他同來的馬雄踢倒，點了穴道，登時便咬牙切齒，他身旁的渾家扯着他的臂膀阻止他出去。

阿福心裏又暗念：「高忠今番到來，決不會放過自己的；如果給他闖進室來，妻兒也恐不免，看光景他只是一個人來，怕什麼的。到了這時，就是拚了性命，也得一雪前仇。」主意既定，一手推開了他的渾家，探手枕畔取回一對鐵鴛鴦，略一結束，正想竄出，回頭一看他的渾家，黑暗中像在掩面飲泣，不禁五內痛裂。

這時窗外又起了桀桀的笑聲：「出來的才是好漢！阿福，就算你躲，也逃不過老子一刀……。」

阿福更忍不住，他拿起一張椅子，向窗外一擲，喝道：「你爺來了！」那百葉窗門片片碎開，跟着他一縱身穿出窗外，一張刀揮舞起來，裹着了全身。便見面前一個高大影子，從旁竄出，迎面一刀阻着去路。叮噹一聲，兩人便交起手來。

謝阿福熱血沸騰，恨不得兩刀結果了高進忠性命。他展開了連環刀法：泰山壓頂，金剛掠地；高進忠身軀敏捷，見來勢兇猛，便連連招架，施出力托泰山，蜻蜓點水，一着一着的解了過去。不久他便虛晃一刀，回身躍出牆外。

謝阿福殺得性起，那肯放手，也飛身追上。高進忠向着樹林飛奔，走了數十丈，又返身和謝阿福再交手起來。阿福知道高進忠這一舉動，似乎是誘他走入林裏，正在思疑。

高進忠已展開了一輪旋風刀，暴風疾雨般迎面掃來。阿福遮攔閃架，漸漸覺得筋骨酸痲，心裏暗道：「我的癱病剛好，打下去定然會喪命，不如用鐵鴛鴦打他。」那副鐵鴛鴦，就是昔日至善禪師教謝山用來暗算牛化蛟呂英布的暗器。製造原理和現代的風槍相似，憑彈簧打出，是一對像衣刷子一般佈滿了釘子的鐵塊，專打手腕脈門。當下謝阿福用力擋了兩手，抽空便躍出圈子外，口裏喊道：「今天爺爺且放過你，明天再見個高下。」

高進忠本來想誘他走進林子裏的，不料反給他走了，以為阿福敵不過自己，便追上前來。忽見謝阿福像被東西絆倒一般，滾下地來。高進忠正中下懷，立刻奔前兩步舉刀便斬。驟聞到察察兩聲，高進忠覺得手腕像刀刺一般，知道中了兩下暗器，不由得哎唷一聲，連刀也墮地，手腕鮮血直湧出來，痛入心脾。阿福是時早已一個鷂子翻身，躍起身來持刀直刺向高進忠，看看就要將他結果。忽地樹裏一道白光如箭衝來，後面竄出一個人，口裏叫道：「且慢動手！」阿福隨手將刀擋去，響了兩聲，像碰到連珠彈子，虎口一陣痲木。細看時，來人却是師叔馮道德。他愕了愕，不由得把刀放下來，說道：「師叔，阿福跟你不是有什麼血海深仇，今時我師父和師兄弟都差不多死光了，還要苦苦跟踪到來，難道你出家人竟沒半點慈悲？」那料馮道德聽了，更是怒容滿面，把劍指着阿福罵道：「畜生，誰個是你師叔，你不提便罷，剛才我看到你把鐵鴛鴦暗算高進忠，便想起了昔日我的幾個徒兒——牛化蛟，呂英布，雷大鵬，他們都是被你們暗算的，此仇怎能不報，看劍！」他一劍便削過來。這時阿福沒法，把刀背擋過來，仍未敢還手。馮道德又一劍刺來，今回阿福把心一橫，暗想：「也罷，今晚且把性命一拚。」性子一起，便像瘋了一般，展開昔年至善教他的一套花刀，蝴蝶穿花般來往盤旋。馮道德未見過這一手刀法，他的年紀也大上一點，弄到他團團轉身，喘着氣招架，一方是逼虎跳牆，一方是不肯罷休，來往十幾合手，謝阿福的花刀施出了一個水底撈月架式，坐下馬來，刀鋒直劏而上，跟着用獨坐蓮花的身形，踢出一下明尖腿。馮道德格開了上面的刀，還未站穩，阿福的脚像風一般的到了面前，他叫了一聲「不好！」想回手把劍削落時，已來不及，手背正中了一脚。這明尖腿，力量就在足趾，馮道德雖然武藝湛深，也不能不鬆手，那劍便拋落地上。

馮道德仗着輕功，退身幾步，一躍便飛身上了樹頂。阿福追前，也想竄上去，但怕馮道德乘他縱上時把他摔了下來。這

時馮道德在樹上招着手說：「阿福，有本領的上來。」阿福不知這是激他，於是暗把氣力運到胸膛，雙脚一提，刀鋒向前護着了心口，飛身便上。馮道德站着的樹幹，離地約丈多高，阿福是向着旁邊一枝樹幹踏進，還未站定，馮道德已飛身過來，像貍子過樹一般，雙掌向阿福襲來，疾如閃電。這是武當派有名的五雷掌，施出時身體懸空橫撲前，一掌把謝阿福持刀的手臂向右側一推，阿福因雙足離了地，這一掌把他翻身轉向後面，跟着馮道德的另一掌又到，剛巧印在他的背後。原來五雷掌的運用，第一掌只是把敵人身體推轉，使背向過來；第二掌全用暗勁，雖然只是一印，但肺部即時震裂，因此謝阿福當堂口吐鮮血，眼前一黑，從樹上跌下來，一命嗚呼去了。

黑夜裏只聽見馮道德獰笑了兩聲，才見高進忠捧着染滿鮮血的手，佝僂着身子行過來。馮道德罵了他一聲：「沒用的東西！」撕開一幅道袍給他裹了創口，兩個人便連夜回廣州將軍府覆命去了。

第二天，阿福的渾家才找到了丈夫的屍首，自是悲痛萬分。阮樹知道了，便暗中派人前往連縣猺山區，找着苗翠花和永春三娘報訊，又悄悄地把謝贇標母子兩人，安頓到汾江口鷹沙的偏僻貧民區裏，不時照顧。阮樹這時年事也老了，更是足不出戶地匿跡起來。

這裏補敍一下洪熙官的渾家永春三娘，她的武藝底子精湛，後來是永春派的始創人。上次她聽從丈夫的話，帶了女兒秋兒到連山縣猺區裏找着了苗翠花，不經不覺已是一年多了。苗翠花自從愛子方世玉被五枚的撩陰腿踢斃之後，心灰意冷，終日惦念着報仇。幸自從永春三娘來了之後，在寂寞中有了陪伴的人，秋兒更是一個善知人意的女孩子，逗人歡喜，終日叫着「阿姨」，因此她受創了的心便漸漸地恢復過來。每天和永春三娘教秋兒練武，管束得十分嚴厲。翠花又把昔日練就方世玉銅皮鐵骨和跳紥的功夫，一樣施諸秋兒身上，她和永春三娘又都是女俠中高手，所以洪秋兒的武技，便一天進步過一天。

白雲蒼狗，一過又是十年。那時因剿滅福建少林寺有功的高進忠，已從千總升到統領，又做了幾任邊防將軍，年紀已有五十多歲，近年來才退休家居。他在帶兵的時候，和少林中人結下深仇大恨，所以時刻防着刺客。幾年前，他聽到武當山的馮道德，夜裏遇着兩個劍客尋仇，在紫陽觀裏鬥了一場，徒兒死去多人。馮道德後來給一個蒙面的劍俠放出追魂針，夜裏看不真切，雙目給刺中了，還幸他仗着輕功逃得了的命，至今雙目已盲，仍須躲起來不敢露面。高進忠這時的心裏，時刻懷着俠客的陰影，自念隨時會有被人暗刺的可能，因此縱情酒色，姬妾七八人，手下衞士也養了不少，終日把他圍繞着，寸步不離。過了不久，由於縱慾過度，他的眼目漸漸生起一片膜來，只辨人影。他住在廣州城裏崔府街，大廈連雲，屋外全是青磚砌成，門禁森嚴，府裏關防十分緊密，刺客輕易無法下手。

高進忠因爲嗜好杯中物，每遇到那些售賣海鮮或是野味的販子經過門前，都着他的豪奴出來選買，有時他也會走出來，拿起海鮮向鼻子一嗅。但每次他不是貪取些秤頭，便是短給價值，總愛佔些便宜，這是他向來欺壓平民的性子，積習難改。

這幾天來，每朝早晨，都有一個蛋戶模樣的女兒，嬌聲喚着「鮮蝦膏蟹」，經過崔府街來叫賣。高進忠門外的豪奴，看那蛋家妹生得雙瞳剪水，面目秀麗，年紀正當十六七，只是皮膚帶點黝黑，像是日光晒黑的。於是便叫她停下來，挑選了一些蝦蟹進屋裏，故意遲遲不給價值，乘機調笑一番。那蛋家妹不見動怒，只是展開笑容來，也不計較他們把價錢短給了。如是者經過了多次的買賣，蛋家妹每天一到門前，便停下担來，等候府裏的人出來選買。高進忠早上無事，閒中也聽見奴子說過，那蛋家女如何姣好，他的色心又動，這天他聽到了遠遠傳來「鮮魚蝦蟹！」一片娓娓的鶯聲，便走出門前站着，果然那女子的影子，在他模糊的視綫裏，似乎身材十分窈窕。那女子行到跟前，竟叫出一聲：「高老爺，妳老早晨，今天買些响螺啦。」高進忠笑口吟吟地，想把她戲弄一下，那些豪奴見他的主人正和蛋家妹搭訕着，都走開了，免得看着不好意思。

高進忠探手到筐裏，先取出一個响螺來，有拳頭大小。他用力將螺壳一揑，便遞向女子面前說道：「沒有好貨，螺壳不夠堅實的。」一面放開掌來，螺壳都碎開片片，紛紛落到地上，他說畢又拿起別個螺來，照樣弄碎，如是一連把幾個螺握破了，那女子只是嘻嘻地笑着，一雙銳利的眼睛却左右探望，回頭注視那老淫虫，面上頓時顯得陰森可怖。倏的一下，那女子

伸手向高進忠身旁的牆壁插進，竟然攫出了一塊青磚來，迎頭向高進忠擊落，口裏說道：「這些够堅實嗎？」高進忠沒有防到她竟有這一着，當堂給她拍到天旋地轉，口裏只喊出「哎喲！」向後退倒，那女子一個箭步標前，兩個手指像飛鷹疾下一般，瞬眼間便把高進忠的一雙眼睛抓了出來。那老畜生也有他的一手，雖然痛得要命，但閃電般的便掃出足來，迎着女子踢出。那女子也似乎早有防備，當她撲向高進忠時特地側着身子，這時更順勢一縱，可是遲了一點，她的足踝剛迎上了高進忠的脚鋒，雖然僅一接觸，且是騰空，但已跌出幾尺開外，那高進忠的踭鷄脚的是厲害，這一脚直掃向門前石牆脚，拍一聲，整塊麻石裂開，同時他也大叫一聲暈了過去。為的是他的一脚只擦過那女子的足踝，來勢千鈞，踢在麻石上去，他的膝蓋以下，筋骨全部折碎了。

再說那個女子跌到街心，一班豪奴見到了，有些走去救起高進忠，其餘的都撲向女子來。正當圍攏上來，女郎仰着半身，雙手支到後面，一足曲起來，一足斜斜向上伸出，只見她突然轉動起來，像燒烟花的銅盤起月，又像一顆大銀錠在地上旋轉，一瞥間圍撲她的豪奴個個倒地葫蘆，都中了她的風車脚。就在這時，對門屋瓦上又飄下一個人來，落到街上，手裏持的一根軟索，生龍活虎一般，向着一班豪奴展開之字形的攻擊，那根軟索着到身上，如同利鋸一般。這些人內中雖然好些曉得武技，但那裏受得起這奇怪兵器的攻勢，只聽到叫苦連天。

那個從瓦上降落的人，是個精神飽滿，紅顏白髮的老漢，他把軟索擊倒了高進忠的一班衞士，立刻把女郎牽起，背着她向屋脊上一躍而起，瞬眼便無影無踪，剩下的只有兩筐海鮮，和滿地鮮血。高進忠給家人救醒之後，又痛昏了幾次，到第二天便一命歸西去了。

扮作「蛋家妹」的少女，你估道是誰？她就是洪熙官的女兒洪秋兒；後來從屋上躍下來把她背走的老漢，是飛雲大俠，前文說到洪秋兒在猺山裏跟苗翠花習武技，轉瞬已是十二三年。洪秋兒集了她的母親永春三娘和苗翠花兩人武藝的大成，加上日夕苦練，不特武技高強，而且內外功都有造就，且看她在高進忠面前插手牆裏抓出青磚來那一手鐵指穿牆絕技，便曉到她的厲害。當她在猺山時，她的父親洪熙官也曾暗地裏來過兩次，但因為他是重要逃犯，官方緝拿沒有半點放鬆，所以只是來去匆促。同時他一向跟着青草和尚，潛居高雷各地，多年來他專心練習一手追魂針，起碼要有六七年功夫，黑夜打出來，百發百中。為的是他矢志報仇，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他和青草兩人，窺伺了數年，千里追踪，把武當派的馮道德黑夜裏刺盲雙目，總算雪了心頭之恨。

至於飛雲大俠，在本節結束之前，也應來一個倒敍：自從當日他救出了洪熙官和謝阿福，便隨處萍踪，但是不時和阮樹通消息。後來他知道了馮道德黑夜偕同高進忠把謝阿福殺了，不由得義憤塡胸，便到粵南找着了青草和尚，商量復仇的方法。後來青草負責追踪馮道德，他也担起了行刺高進忠的任務，可是多年來都下手不得。直到十年之後，才想起了永春三娘來，於是親自入到猺山，見了苗翠花和三娘兩人，又看到洪秋兒長大起來，武藝子了得，不禁喜上心頭，知道要殺高進忠，都全憑秋兒身上。他便留在猺山裏，日夕和苗翠花等計劃行事，又教曉秋兒種種應付的手法。

過了些時，一切預備停留，他便和洪秋兒一道起程，到了廣州。他每日出去打聽高進忠近來的行動，直到認為時機成熟，也合該高進忠罪惡貫盈，他便暗隨着秋兒担任保護，由秋兒向高進忠下手，這便是上文崔府街前擊斃高進忠的一回轟轟烈烈的武林事蹟。

五台野寺鬥兇僧

話說回來，自從胡惠乾打機房惹出少林和武當兩派衝突，結果弄到少林如洪熙官，方世玉，謝阿福，胡惠乾，死的死，逃的逃。那些沒有參加這次長期互鬥的武林中人，也都一時匿跡起來，閉門謝客，怕招禍上身。因為他們事後都警悟到當中是官府故意造成，使他們自相殘殺，志在消滅武技中能手，不致成為愛新覺羅氏的隱患，因此勝利的一方，到頭來也弄到身家破敗，得不償失，僅留多少武林事蹟，傳之後世。只恨當時未免是以一朝之憤而忘其身，所以廣州這時武技的風氣，也着實音杳聲沉過一個時期。

離廣州不遠的佛山鎭，有個近着汾江出口的地方名叫鷹沙，那裏陋巷中住着一個少年，叫做謝贊標，年紀祇十五六歲，家裏只有一個老母，憑着織布把贊標養大。他們家裏窮得沒有能力讀書，贊標的母親從他五歲時便開始教他習武藝；不過她從不許贊標對人說，所以日裏祇教他認幾個字，夜裏關起門來，督着她的兒子練些馬步，開拳，和拗腰跳扎的初步功夫。到了他十歲那年，更遣他在附近的晒地當一個學徒，那處的晒地，便是染布房的晒布塲。贊標每天除了在晒地奔跑之外，還要帮師傅碾布。什麼是碾布呢？那是把染好的布壓在一枝圓木杵底下，上面加一具石研船，人便企在研船左右碾動，下面木杵也不斷的旋轉把布壓光。這具石船起碼有七八百斤重，贊標的母親要他受傭染房，也無非要兒子練好足力。贊標每天踏着石船在杵上旋轉，他自少有了些武技根底，所以幾年間便練就了超乎常人的足力，同時因碾石船足部要非常靈活，所以也就無形中造成了把暗勁提在上部的運氣功夫。

轉瞬間贊標已經長成十五歲，體格生得像成年人一樣了，他自小不知道自己父親是什麼人，想到童年時多次給人家欺侮，說他是野種子，可是當他回去問他的媽媽時，總是說父親早就死了，不要他再提起。這個疑團他一直存在着心裏，沒有得到解決。

一天他從染房回來，又把這個問題追問起來，今次他的媽媽竟流下淚來，她摸了贊標的頭頂，眼光不斷的從他身上打量。贊標便跪下來，問母親有什麼言詞要對他吩咐。只見她眼裏含着仇恨的記憶，嗚咽着對贊標說：「好孩子，你今天長成這

樣高大，簡直和你死去的父親一模一樣，使我回憶起往事，怎能不悲傷呢？我本來還不想對你說的，可是你已經懂事了，遲早都要向你說個明白的。你父親不是別人，就是當年少林豪傑，參加錦綸堂大決鬥的謝阿福，他給馮道德那一班人暗算，死得很慘；後來你父親的一輩同門都失敗了，不是打死便都逃避遠處。這十幾年來我好容易把你藏起來，避到這裏，幸而逃過了官裏爪牙的暗害，但你也不能够長期這樣傭工下去，還要出去幹一番大事。不過你現時雖學了些武藝根底，說到功夫上頭，你還未經過明師指點，這樣斷難行出佛山半步的。你須聽着，我已經打算過了，不久便要使你到佛山阮家那裏，先學一手阮家的絕技梅花棍。說到阮家，他們先世以暗裏和少林中人都有過往還，但究竟他們是本地的商人，沒有出過面來參加少林的行動，所以一直到今，還不致被官中所矚目。」

贊標見他的母親說到這裏停了，又好似憶起一件事來，微嘆下去道：「不過阮家對我們是有過恩惠的，孩子你要恩怨分明，認清楚敵友。阮家的老頭子阮樹死了也將近十年了，他在本處所創立的阮時和堂藥舖，眞是遠近知名的。他的藥舖獨沽一味跌打丸，飲譽南北各省，無論是刀傷跌打，血如泉湧，甚至失了口暈去的，在危險當中敷服兼施，眞可說是藥到回春呢。你的師伯洪熙官，當日已經給馮道德等人擊傷了，照理是一定沒命的，就是至今武術中人都作他死去了。其實呢，他那時得到飛雲和永春三娘的搶救，乘夜把他偃快艇趕到佛山，結果就是給阮樹把他救醒過來，調治了兩個月，你的洪師伯便逃了去雷州，以後消息不知了。不過，據說阮老頭子在日，仍有和他通消息的，我因為要避免外間人認識，所以始終就很少和阮家來往，但如果你現時要去學技，我這裏仍藏着阮老頭子的書信，他的後人見到了，自然會作你是自己人一樣收留的。」

「母親，」贊標問：「阮家的棍法是否也是少林派別，那我想知道了一點源流，好專心學習呢。」

他的母親把油燈挑亮起來，對贊標說道：「橫豎你今晚不回去染房了，我便告訴你一些阮家的事蹟吧：那個阮家的老頭子阮樹，是南海石瀾鄉人，他少時也像你一般貧窮，父母老早死了，所謂舉目無親，他便到處傭工，替人挑運貨物。他那時還是一個十六歲的青年人，但已經遠處飄流，一次他在郴州挑運藥材，那正是酷暑時候，烈日當空，驕陽似火；道上也沒有樹木，阮樹行進間，不免汗流浹背。這時道上有一個老叟也揹着一件行李跟着前來，那老人鬚髮都已斑白，面皮被烈日照射，像火炭一般。阮樹雖然見他好似沒事一般，連揮汗也沒有，但他心裏仍然覺得那老人可憐，於是自動要和他一起扛上那件行李。那老人也不謙讓，就隨手放進阮樹的担子上去，自己走前兩步行在前頭，這一來，阮樹的担子已輕重不勻，挑起來便感到吃力。不料這時那老叟竟放緩了脚步，一步一頓，搖擺着身子，看樣子像要歇抖一下疲倦。可是阮樹在後頭便感到非常辛苦，那担子放在肩上已够累了，還要踹着脚步，放緩來跟着老叟走，沿途所經的又是單邊山徑，沒得廻旋。阮樹是見過世面的人，也忍耐得，咬着牙齦抵受着，絕沒有出聲叫老叟快些前行，這樣足足過了一個時辰，阮樹看看所走的比平時只趕了三分一的路，偷眼看那老叟時，似乎沒有知道自己的辛苦一般，仍是一搖一擺地踏着方步走。忽然間，前便一陣蹄聲，一隻瘋狂的牛牯迎面奔跑過來，這畜生把頭俯下去，目放兇光，一雙盤角朝着老叟閃電般衝過來，剛巧那一段路左邊是山崖，右邊又是峭壁，簡直是無可廻避。阮樹這時不禁大呼：『老伯提防！』惶急中正想卸下担子來抵禦。說時遲，那瘋牛很快便衝到老叟面前，只見老叟略一閃身，雙手已執着牛角，用力向地下一按一捺，那頭牛牯先前的一股兇勢已自消失了，四足倒下來，掙扎了一下，老叟更把一脚踏在牛項上，那畜生已是動彈不得，跟着老叟把雙臂用力將牛頭扭了幾下，那牛的四隻腿漸漸伸直，口裏吐出白沫來，一會兒便氣絕了。

「阮樹這時知道老叟是一個異人，便一路上把自己的身世訴說，那老叟先前也曾試過了阮樹的氣度，知這孩子可以教導，便答應收阮樹做一個義子，從此阮樹便隨着他習技。

「老叟早年時原是吳三桂的部將，吳三桂舉義失敗後，才從四川逃了出去，混跡在北方鏢局裏，後來鏢局也受到官府的嫉視，所以才遁到南方，耕些田地過活，從來就沒有把武技傳授過人，近來年紀老了，打算收一個有志氣的青年，傳一些生平絕技。今次遇到了阮樹，知他孑然一身，正合他的選擇。且說阮樹在老叟家裏四年，日間帮他下田，閒來便由老叟教他武技，他生來最吃得苦，練武又有耐性。最初兩年，老叟只用幾個沙囊給他練習，起初是十數斤的，教他用棍挑起沙囊，直到能够挑沙囊飛起，漸漸換過重的，待到他能把百斤以上的沙囊，都一樣一挑便起，然後再使他練習別一種道具。這是兩個大竹籮，盛滿了木屑和穀糠，把蔴繩將兩個竹籮連在一起，沉下魚塘去，着他拿棍尖來挑着繩結，把兩籮移到岸上來。老叟又指出，這是姜太公釣魚架式。要運氣坐馬，把全身勁力運到兩臂，然後收縮小腹，沉棍用力，直到兩籮穀物被棍尖挑起為止。經過一年工夫，阮樹已經練到能够把兩籮穀物從塘裏一挑離開水面，直凌空飛起，拋到數丈開外了。老叟要他這樣練習，用意是要他未習梅花棍之前，先要練成用棍的手勁。那兩竹籮的木屑穀糠受了水漬便增重起來，更兼塘底的泥淤積着，把竹籮緊吸了，平時也要幾個壯漢的力量才能把竹籮扯上來，到阮樹能够用棍尾挑起，當然已練就一手無上的暗勁呢。這時老叟開始傳授他梅花棍法，一連幾個月，都是練就把棍一圈一彈，使他習到那棍尖能够震動，看去像一個碗口大小的影子，彷彿彈簧受到震動時發生的回力震動一般。同時運起全身力量，放到棍尖上頭，發出千斤的力量。又經過了兩年，阮樹的一手梅花棍已經純熟了，他使起來可以潑水不入，把渾身裹在棍風裏面，到他要出擊時，只須雙臂輕輕用力，棍尖便立刻震動，無

論擊中什麼地方傷痕總是五處的，每一傷口相距一寸，環成梅花瓣的形狀，那五點傷痕表面雖然只是淤黑，但內部受了暗勁摧毀，如果是內臟就會被震到腐爛，骨骼中了也都枯碎，是廣東有名的最厲害的棍法，也稱五點梅花棍呢。」

贊標的老母把梅花棍來源說畢，聽聽街外才交了二鼓，母子兩人烹了一壺香茗，挑燈夜話，贊標問道：「後來阮樹怎的又回到佛山，他那裏會賣起跌打丸來？」她望望愛子那一股求知的眼光，慢慢呷一口茶，才說道：「這事說來話長呢，不過說給你們少年人知道也是好的，一來曉到强中還有强中手，二來使你明白世上一些知名的事業，很多是經過了非常艱苦或者是用性命博取來的呢。

「再說阮樹學了四年才得到一手梅花棍的絕技，可惜不久老叟便死了，阮樹把他安葬完畢，這年便遇到大旱，阮樹迫得要出外找生活，終於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官府的驛站担任遞送公文，那時文書都從驛道一站交一站的，一天阮樹把公文投過了，回來的一站，正近五台山的邊境，阮樹日間馳着馬跑了六百多里，這時覺得任務已完，看看是黃昏時候，天際紅霞，趁着山光樹影，也樂得緩下轡來，在馬上欣賞一下風景。行行間便忘記了時分，漸漸地暮色四合，看去都是叢巒亂草，滿山林木，自知早些時因爲貪看山景，至此迷失了道路，不過阮樹自恃藝高人胆大，又挾着單頭棍，腰間佩刀，行囊裏乾糧也充足，便毫無所懼，祇是策馬前行，乍然遠望山麓那邊，樹叢間隱約露出綠瓦來，他心裏欣幸有了宿頭，便加緊兩鞭，向着那裏直馳，原來這處是一間破爛的寺觀，兩扇門緊閉着，他叩了兩聲，寺裏沒有人回應。他又等了一會，便把馬拴下來，持棍躍登了瓦面，飛身越過了長廊，從瓦上俯瞰大殿裏的動靜，他看到佛殿裏也寂然沒有一個人影，但龕前琉璃燈照耀着，阮樹心裏暗念，這情形廟裏必定是有僧人的，他更沒有遲疑，將單頭棍反手放過背後，縱身落了天階，口裏大聲叫着：『大師那裏！』他喊聲還未了，果然有一個虬髯豹眼的大和尚從殿後轉出來，看到了阮樹，不斷的把眼光向他上下的打量，好像有些怪他闖進來的意思，但口裏仍然道着：『施主從那裏來的，怎麼貧僧不知？』阮樹看那和尚的態度，含着一些傲岸，於是他也答道：『在下很是無禮，剛才敲門沒有人應，一時心急，迫得從瓦上躍進來……』，他說時把棍指着殿瓦，繼着將他怎樣錯過宿頭，迷失了道路，看到這處是寺門，進來求宿的：他又說明天將拿出一些香油錢來供奉佛祖。那和尚聽了，微愕了一愕，馬上改過笑臉相迎，並說道：『這裏荒山野寺，沒有徒侶，要貧僧自執炊火，如施主不嫌簡慢，則請便。』說畢便引阮樹進到後殿，一會端出了一盤齋菜來，阮樹胡亂吃了半飽，那和尚也收拾食具走入內裏去了。

「阮樹一個人留在後殿，他觀察到那個大和尚的態度和神色，有些可疑，不知不覺間信步走進殿後，那處是一小院落，旁邊有一度月門，轉身過去，是一所荒蕪的大花園，他乘着初上的月色，望望園裏，靜寂得令人可畏，耳裏聽到虫聲和風吹殘葉的響聲，有點毛管直豎，他一路行前，到了幾株槐樹底下，顯露眼前的是長長的四列骨殖塔，塔裏白骨纍纍，一共有百具之多，正在納罕，園角忽然燈光一閃，一個黑影飛躍前來，看清楚是先前那個和尚，阮樹驚覺，同時也怪自己愛管閒事，便急急退身，連竄帶走的轉返月門，回到後殿上去。那和尚瞬已隨着進來，手上拿着柳葉雙刀，對着阮樹睜眉怒目地喝道：『好小子，誰教你來作奸細的，調查你爺爺的叠脚！』阮樹見來勢洶洶，也一手抓回單頭棍，和顏應聲道：『大師，是小可無意閒玩，絕無意來窺伺大師的，請不要誤會，如大師不賞面，小可現在便立刻離開，並奉回一錠白銀，酬謝剛才的飯食。』和尚聽了，面色更是一沉，桀桀地笑道：『你祖師爺爺那會稀罕你銀子，你今天窺破了爺爺的秘密，只有送你上西天，這是你自投羅網，放着天堂你不走……。』兩柄柳葉刀一齊劈下來。阮樹這時知道陷了牢籠，那和尚誤會自己是官中人到來查探，決不是三言兩語便可解釋的，只有一較高下才能脫身，便展開一個簷前潑水的架式，舉棍向頭上一遮一撥，消去來勢，兩個在階前一來一往，阮樹始終保持着忍讓的態度，處處招架而沒有還擊，看看和尚的刀法也甚有門路，步步進逼過來，他知道這樣招架下去不是辦法，於是棍法一變，把原來持棍的陽手改作陰手，和尚這時正使着懷中抱月單手遮天的攻勢——這攻勢是一手護胸，一手橫刀將刀鋒向外，從下斜撤直襲敵人臉部。好個阮樹，他不慌不忙地把棍將身形沉下來，棍尖倏忽成了九十度角，跟着迎胸向和尚點去，動作疾如電掣，那棍尖震成了一圈又一圈，正是一百零八梅花棍法的煞手。那和尚眼光也够敏捷，知道這一棍觸及，勢必應手便倒，只見和尚彎起身子縱起三四尺，柳葉刀交叉起來，乘着躍飛時向一下一擋，叮噹一聲，那雙刀怎禁得住棍尖千斤的震力，便把和尚的雙手震到虎口通痲，刀脫落了手跌下地來。

「這時和尚大吃一驚，還虧他輕功了得，乘勢一翻跟斗，躍開幾尺，阮樹以爲和尚服輸了，也不迫人太甚，把棍一橫，靜待演變，誰料和尚定一定神，又是嘩啦一聲，從身畔抽出軟鞭來，迎風一揮，出其不意地一鞭搭在阮樹的棍上，纏了幾匝，阮樹一看情形不對，正想把棍撤回，已來不及，和尚力大，兩人便牽起來，阮樹雖是棍法了得，但他究竟是中途習技，未曾練過馬步功夫，暗念長此相持，終會被那秃驢算倒，正想找個機會脫身，心裏一急，哎喲一聲，冷不防那和尚一扯一鬆，阮樹便連人帶棍倒退了數丈開外，幸而背後退到一株大樹便被擋着了，阻擋着他不致倒下來，和尚這時滿面殺機，阮樹被他詭計弄倒的一刹間，早已拿起阮樹先前解下了放在桌上的腰刀，隨撲過來。阮樹看看危急萬分，手上的棍還繞着和尚脫手的軟鞭，不好施展。但他早有主意，一竄上了牆頭，一口把棍上的鞭咬開，回看和尚已追近，正躍身上來。他便立刻施出一手毒龍出洞的絕技，雙手緊握棍頭，將棍盡量伸前，飛身向下一標，勢像渴馬奔泉，

那秃驢正躍得一半，便聞到大叫一聲，一手掩着胸膛翻身倒栽下去了。

「阮樹這時也像驚弓之鳥，眼看和尚尚口吐鮮血，倒地呻吟，他也顧不得審視，一手在地上拿回腰刀，便返身越上高牆，乘夜遁出寺門去了。

「阮樹在星光下揑了一把汗，前行約莫半個時辰，才想到還有行囊馬匹，都在寺裏，又知道那秃驢已受了重創，折回去取，也不會有什麼意外，但他究竟是精細的人，今番不敢再循寺前進入，他一路繞到寺後，攀着籐蘿入到後園，望着燈光處蛇行窺伺，防着寺裏還有和尚的餘黨。詎料他一窺之下竟嚇得目定口呆，原來剛才給他擊倒的大和尚，已經像沒有經過棍傷一般正在室裏結束起來，又從架上檢取戒刀，看行爲像要出門追趕他來報復的樣子。阮樹驚魂稍定，以爲目中見鬼，暗想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先發制人，也合該和尚像俗語說的罪惡貫盈，刹那間已給阮樹躍進，一刀連肩削落，鮮血直湧，這一舉動，和尚是想也想不到的，他那料到阮樹又折回來，而且從寺後掩進。和尚倒下地來掙扎着，阮樹想上前再加一刀，和尚已經瞪着眼搖着首，口裏喘着氣道：『壯士不必再動手了，貧僧自份再無生理，但在未死的須臾，要向壯士說幾句話。貧僧原是關東馬賊，因爲犯案山積，同黨都已被害，年老了才逃到這裏，把寺僧殺了，潛隱山中。不過十年來爲了過活，前後搶刦旅客的糧食和有時謀佔求宿行客的財物，殺過了也有百多個人，你見到白骨纍纍，都是貧僧手上的罪孽。今次適遇壯士到來，或許是冥冥中要壯士來把我收拾，現在貧僧也沒有好說了，不過貧僧這時天良頓悟，要藉壯士的手，把貧僧得來的妙藥，傳出世上救活些人來彌補我的一生罪惡。』他說時手指着一個衣箱勉强說下去：『這裏是一箱跌打丸藥和一冊藥方，是我在關東橫行時，遇着皇帝駕幸熱河，那時御醫帶着了這些丸藥，去替一些跟隨皇帝狩獵的侍衞療傷，但給我半途刦去了，連那御醫也擄來，據說這丸藥的單方和製法是西藏番僧進獻的，所以我便記下來，無論遇到跌打創傷，都可治愈，方才我中了壯士的一棍，匍匐返到室裏，藉藥力已經止痛療傷。但我而今再受了一刀，連胸部也削開了，丸藥斷沒有治回的可能，壯士，你如今快把那箱子帶走吧。』和尚說畢，血也流滿了地，漸漸地眼光散亂，便一命嗚呼了。

「阮樹果然拿了和尚的藥箱，尋着了行囊馬匹，覓道出山。

「後來阮樹拿出丸藥治人，眞是百試百驗。不久他便回到原籍南海縣，在佛山設立阮時和堂藥舖，照方製成跌打丸，行銷已經五十多年，而阮家的梅花棍法，更是看家本領。

「阮樹平日老成怕事，不敢觸怒官中人，但暗地裏却帮助了武林人物不少，阮樹在生時那次救了你師伯洪熙官，便沒有人知道，當時他也親筆寫上一紙遺書，要他的兒子把棍法傳給少林後裔。這封書我一向縝密的收藏着，如今，你長大了，我也好早日交代，來慰你父在天之靈，同時，希望你苦心練成梅花棍，早日出去訪覓你父的同門，設法報仇，才是你未來的責任呢。」

贊標的老母說到這裏，樵樓響了三鼓，她老人家打了一個呵欠，搓着雙眼說道：「孩子，時候不早了，你該去睡了，但由明天起你休把夜裏的說話提起隻字，否則大禍便會臨身的。遲些兒我自然會帶你到阮家去習技，你耐心的等着吧。」

等了半個月光景，謝贊標果然進了阮時和堂練習梅花棍法，那時阮時和堂是廣東佛山鎭裏一家很有名的藥舖，店主人阮樹這時已經去世，他在生時，學得一手武林絕技，名叫六度梅花棍，每一度分作十八式，共一百零八點，後人又稱作阮家梅花棍。

阮樹生平也習染着武術家的淺見，只把絕技傳給他的兒子阮六，本來阮樹是有七個兒子的，只有排第六的兒子生得聰明伶俐，肯下苦功，給他學成了，其他的兒子不是沒有恆心，便是氣力不够，得不到梅花棍法的眞傳，那個阮老六，生得膂力過人，皮膚漆黑，江湖上都叫他黑炭頭，惟是他生性耿介，從來沒有把武技炫人，這時阮家棍法雖沒有外傳，但爲着要遵守父親生前的遺言，暗地裏收了少林後裔謝贊標做徒兒，例外傳授棍法，阮家園裏設有很多沙囊石鎖石砧之類，作爲初習的練好腕力，替代了昔日的竹籮。贊標從此便棲身在阮家，苦心學技了。

（未完）

下期預告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一指紅」　高皐・著

年輕貌美的花鼓女，憑着絕技「一指紅」，在江湖上連續殺人，造成遍地血腥，她殺人的動機是什麼呢？故事情節曲折，故希垂注！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雁血飄香」　黃鷹・著

長街襲擊，龍飛痛失愛子，皇陵刺殺，怒施報復，與天地會的一場龍爭虎鬥也由此展開，常護花奉令出發，御用殺手再展雄風，喋血龍門石窟，融歷史武俠於一爐，連場搏鬥，動魄驚心，愛看武俠小說讀者，萬勿錯過。

追魂劍客故事之四

曹若冰・文
黃白石・圖

金瞳魔姬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瞳魔姬以血蠱掌先後擊傷向奎及追魂劍客，而向奎在負傷之後，仍然鼓起餘勇再重創追魂劍客。追魂劍客先後中了血蠱毒與腐屍毒，兩毒迸發，便昏厥倒地。而向奎也因身中血蠱毒昏迷過去。於是，金瞳魔姬便從向奎身上取得屍毒解藥，爲三鳳、二鬼解除屍毒。她再將追魂劍客的蒙面巾扯下，見其年青俊逸，正在怔怔出神之際，白雲師太突然而至，對她說明來意，蓋因受人之托，請將追魂劍客給予帶走，迸向她索取解藥，以便救治追魂劍客。金瞳魔姬則要白雲師太表演幾手武功，作爲條件，兩人正在討價還價……

遵師命獻身　憤情郎負心

金瞳魔姬淡淡道：「師太要這麼說也可以。」

白雲師太默然了，金瞳魔姬在武林中是怎麼個人，她很清楚。

同時她也很明白金瞳魔姬此刻在心生悔意的情形下，如不顯露兩手絕學功力，令她心中懾服，就休想從她的手中取得屍毒解藥。

她雙眉深蹙，低頭看看地上的「追魂劍客」馬英超，如不能獲得解藥，馬英超絕難活過三個時辰。

馬英超正當英年，有如旭日之初昇，前途似錦，她絕不能讓他就此死去。

雖然，馬英超性情冷漠倨傲，下手狠毒，出道江湖不久，即已兩手血腥，但那是因爲受環境的影响，心中充滿仇恨所致，她深信他本性是善良的，只要好好加以誘導，必能化解他心中的仇恨殺機，啓發他善良的本性，成爲一代武林人傑，造福蒼生。

她暗嘆了口氣，目視金瞳魔姬喧了聲佛號，緩緩說道：「老尼曾在佛前立過誓言，此生絕不以武學與人爭長論短，希望女檀樾不要迫使老尼背誓。」

金瞳魔姬心頭不禁凜然一震。

白雲師太這話的意思很明顯，她要是不給解藥，白雲師太將會不惜背誓對她出手。

她心中不由又泛起了一絲疑雲：這白雲老尼究竟是何許人？爲什麼竟不惜背誓要救「追魂劍客」？從她這種口氣聽來，先前所言受人之托，顯然不實，分明與「追魂劍客」有極深的淵源關係。

只是，她和「追魂劍客」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她心中雖又泛生疑雲，臉上却笑了笑，說道：「師太！我只是想瞻仰一下佛門絕學，並沒想跟師太動手。」

白雲師太點點頭道：「但願女檀樾心口如一。」

語聲一頓，目光微凝，道：「女檀樾想看什麼樣的功夫？請說吧。」

金瞳魔姬沉思了一下，道：「聽說佛門有一種金剛般若禪功，無遠弗屆，威力無倫，師太會麼？」

「阿彌陀佛。」白雲師太喧了聲佛號，道：「金剛般若禪功爲佛門上乘武學之最，老尼福薄，怎能習得那種武學？」

金瞳魔姬最担心的就是怕白雲師太身懷佛門上乘禪功，只要白雲師太不會佛門上乘禪功，縱然翻臉動手，她便無所畏怯了。

她心中不由暗鬆了口氣，含笑說道：「那麼師太所習的是何種佛門絕學呢？」

白雲師太微微一笑，道：「老尼所習，名菩提功，但也只是略窺門徑，火候尚淺。」

「菩提功？」金瞳魔姬神情不禁愕然一怔。

白雲師太點頭道：「女檀樾沒聽說過麼？」

金瞳魔姬的確沒聽說過，只是，她不好意思承認沒聽說過，顯得她孤陋寡聞。

她做作的微一沉思，道：「好像聽說過，只是不十分了解，就請師太施展一手給我瞻仰瞻仰吧。」

白雲師太道：「菩提功乃佛門虛無之學，收放隨心，意動功發，無形無相，不知女檀樾要老尼如何施展？」

金瞳魔姬聽得心頭不禁一陣駭然，道：「這麼說，那不是無相之學麼？」

白雲師太點頭一笑道：「不錯。女檀樾見聞淵博，菩提功正是世傳無相之學，但無相神功是發於形而收於意，菩提功則不然，只是意動而已，無須形於指掌。」

金瞳魔姬心頭更感駭然了：這菩提功比金剛般若禪功似乎更精微博大，老尼所說若不是誇大之詞，那豈不是傷人却敵只在意念一動之間麼？

這似乎太不可能了……

她心頭駭然中，雙目轉動地朝四周環掃了一下，抬手一指丈多之外的一座石墩，說道：「師太就試試那座石墩如何？」

白雲師太目光瞥視了那石墩一眼，微一點頭道：「老尼就試試吧。」

說罷，雙手合十，面對那石墩，低眉垂目，靜立不動。

金瞳魔姬站立一旁，見白雲師太始終靜立不動，不由忍不住地催促道：「師太，你動手呀。」

白雲師太緩緩睜開雙目，奇亮一閃即隱。微微一笑，道：「老尼剛才說過，菩提功無須形於指掌的。」

金瞳魔姬心中不禁嚇了一跳，暗驚道：「這老尼的目光好亮……」

她心裏雖然暗驚，神色却仍然平靜地雙目一凝，道：「師太是說，那菩提功已經發出過了？」

白雲師太淡淡道：「女檀樾過去看看就明白了。」

金瞳魔姬心中實在有些懷疑不信，不信世間眞有這種意動毀物的武學功夫。

她深望了白雲師太一眼，緩步朝那石墩走了過去：只見那石墩上苔痕宛然，絲毫無損，一切完整如舊。

白雲師太又說道：「女檀樾何妨用手試試它看。」

金瞳魔姬沒說話，依言伸手。

突然，奇事發生了。

她手指才一觸及石墩，那石墩立刻化作一片片的石屑，應手散落：彷彿它本來就是用石屑堆成的一樣。

金瞳魔姬心頭不禁駭然大震，驚呆住了。

她本不相信武學中有這種意動毀物的功夫。

可是，眼前的事實，她不能不信了。

忽然，白雲師太的聲音在她身後响起，說道：「老尼獻醜了，可惜火候不够，還未能到達化石成粉的境界，女檀樾請勿見笑。」

金瞳魔姬暗吸了口氣，强自鎭定震駭的心神，緩緩轉過身軀，說道：「菩提功威力果然罕世絕倫，師太別自謙了。」

她深知白雲師太爲救「追魂劍客」，既已不惜背誓，她如不將屍毒解藥交出，白雲師太絕不會放過她。

與其自找難堪，何不大方地將解藥交出，落個守信之名。

她心中這樣一想，立刻毫不猶豫地由懷中取出那得自向奎身上的小瓷瓶，拔開瓶塞，倒出一粒解藥，遞給白雲師太，道：「這就是屍毒解藥，師太請收下吧。」

白雲師太伸手接過解藥，在鼻端聞了聞，雙手合十道：「謝謝女檀樾。」

金瞳魔姬一笑，道：「這是我答應了師太的，師太別客氣了。」

白雲師太沒再說話，跨步走到馬英超身旁，俯身伸手揑開馬超英的牙關，將解藥納入馬超英口中，托上牙關，這才將馬超英挾在脅下，展開凌空馭虛身法：眨眼工夫，已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目視白雲師太的身形背影消失之後，金瞳魔姬這才長長地吁了口氣。

突然，她想起那把被「追魂劍客」盜去的「赤龍劍」，不由猛一跺脚，喃喃自語地道：「我眞糊塗得昏了頭，竟然忘記了這件大事……」

這時，紅鳳等三鳳二鬼已相繼蘇醒過來。

紅鳳接口問道：「娘！您忘記了什麼大事了？」

金瞳魔姬轉望了紅鳳一眼，道：「我忘記從那小子身上取回『赤龍劍』了。」

「哦！」紅鳳眨眨眼睛，立刻明白了金瞳魔姬口中的「那小子」是誰，連忙問道：「那小子人呢？」

金瞳魔姬道：「他中了我一記『血蠱掌』，被一個老尼救走了。」

紅鳳臉色不由微變了變，道：「那他一定活不成了。」

金瞳魔姬自然不願說出她被白雲師太高絕罕世的武學功力所懾，因而眼看着任由白雲師太將「追魂劍客」救走之事的經過。

本來也是，這種丟臉有損威譽的事誰願說出。她淡淡道：「要不是因爲他已是死多活少，我豈會讓那老尼將他弄走？」

紅鳳心中雖然頗爲難過，但是當着金瞳魔姬，她可不敢稍露一點神色來。她目光瞥視了地上的向奎一眼，道：「娘，那傢伙死了沒有？」

金瞳魔姬微一搖頭道：「應該還沒有，他只是受了傷，穴道被制。」

語聲一頓，吸了口氣，忽然一咬牙，道：「紅兒，咱們與鬼王谷的仇，反正已經結定了，不殺白不殺，殺了他有益無害，妳去給他一劍，結果了他吧。」

紅鳳這時正因「追魂劍客」中了金瞳魔姬的「血蠱掌」，死多活少，她心中正彆着一口氣無處可發。

金瞳魔姬話聲一落，她立刻俯身自地上拾起她自己的長劍，走到向奎身旁，毫不猶豫地一劍扎進了向奎的心窩。

在紅鳳心中認爲，向奎是造成「追魂劍客」死亡的罪魁禍首，要不是向奎邀約她師徒來此搏戰，「追魂劍客」又怎會中了她師父一記「血蠱掌」。

× × ×

夜，三更正。

一間陳設簡陋的小房間中，床上躺着昏迷不醒的馬英超。床旁的兩張椅子上，默默地坐着白雲師太和一個瘦削嬌柔、黛眉鎖愁的絕色少女。

她，正是那位曾化粧「追魂劍客」濟困扶危，救助孤苦，做過不少俠義善事的艾玉霜姑娘。

馬英超屍毒雖然已解，但那「血蠱掌」毒未除。

白雲師太目光慈愛地瞥視了床上的馬英超一眼，幽幽地輕嘆了口氣，道：「玉霜，妳都明白了麼?」

艾玉霜點了點頭，道：「徒兒都明白了。」

白雲師太道：「玉霜，這件事關係妳的一生幸福，妳不妨多攷慮攷慮再答覆爲師，千萬不要勉强。」

艾玉霜神色堅毅地道：「師父，徒兒早已攷慮過了，徒兒的這條命本是他所救，只要能救得他，徒兒不惜一切犧牲。」

白雲師太凝目道：「妳不後悔?」

艾玉霜肅容道：「徒兒決不後悔。」

「好。」白雲師太點點頭道：「記住爲師的話，等他神智完全清醒之後，妳就立刻把菩提功的口訣傳給他，而後妳就到爲師說的地方等候爲師，最多半年，爲師將需用的藥物採齊，救妳脫離苦海。」

艾玉霜點頭道：「徒兒遵命。」

白雲師太無限愛憐地深看了艾玉霜一眼，又看了看床上的馬英超，輕嘆了口氣，道：「爲師的走了。」

說罷，站起身子，舉步走出房外，並隨手帶上了房門。

艾玉霜坐在椅子上沒動，也沒開口說話。

她靜靜地坐着，雙目凝視着馬英超那微顯蒼白英挺的俊臉，心底思潮起伏……

我這麼做了，眞能解去金瞳魔姬那「血蠱掌」毒，救得了他嗎?

師父絕不會騙我的，要是不能救他，她老人家又怎麼會把這種方法告訴我呢?

只是，以後呢?……

菩提功眞能變化他的氣質，消除他那冷漠倨傲和心中的仇恨戾氣嗎?

只要眞能消除他心中的仇恨戾氣，使他的氣質得能變化，成爲一個俠士，別說只受半年的痛苦折磨，就是要我立卽死去，我也願意……

她心中思潮起伏，千廻萬轉間，床上的馬英超有動靜了；呻吟了一聲，緩緩睜開了眼睛。

馬英超的神智似乎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臉色茫然地、怔怔地望着艾玉霜。

艾玉霜連忙俯身向前，伸手握着馬英超的一隻手，柔聲問道：「馬大哥，認得我嗎?」

馬英超沉思地點了點頭，道：「艾姑娘。」

他身子一動，似乎想要坐起來。

艾玉霜心頭突然升起一股喜悅與激動，忙按着他說道：「你躺着別動，你中了金瞳魔姬的『血蠱掌』毒呢。」

馬英超皺了皺眉，道：「艾姑娘，這裏是什麼地方?」

「一座廢宅，是我的臨時住處。」

「是妳救我來這裏的嗎?」

「不是，救你的另外有人。」

「那是誰?」

「一位出家人。」

「哦……」

忽然，馬英超的身子起了一陣顫抖，臉上肌肉抽搐，現出極端痛苦之色，雙目滿佈紅絲。

艾玉霜心中不由大吃一驚，急問道：「馬大哥，你怎麼了?」

馬英超呻吟地說道：「我……我好難過……」

一股紅潮飛上了艾玉霜的嬌靨；她心裏雖然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也明白將要發生怎樣的事，她心裏仍然非常的恐懼。

她迅速地縮回按在馬英超身上的那隻手，但她原本輕握着馬英超的另一隻手，突然被馬英超反握住了，握得緊緊的，那力道好大，像要捏碎她的手骨似地，好痛，好痛。

她黛眉一蹙，輕呼道：「馬大哥，你捏痛我的手了，快放開我。」

她的輕呼不但沒能使馬英超放開她，他反而用力一拉，使她的嬌軀立刻向前跌出，跌仆在他的身上。

「嘶」——

裂帛聲响中，艾玉霜身上的羅衫被撕裂了。

艾玉霜早經白雲師太說明過，要救馬英超，就必須發生這件事；這是目前唯一能救馬英超的辦法，她心理上也早已有了準備。

只是，她雖然願意捨身，以她自己的一生幸福作賭注，但她到底是個未經過男女間事，毫無經驗的少女，當她面臨這暴風雨驟至的刹那，她心理上有着本能的恐懼感，嬌軀本能地掙扎着，駭然發出一聲驚叫：「馬大哥，你……你要幹什麼?」

馬英超那滿佈紅絲的雙目中，閃灼着熾熱的異采，雙臂一環，擁着艾玉霜的嬌軀，身子一側，灼熱火燙的嘴唇，壓蓋上了艾玉霜的櫻唇。

艾玉霜不禁一陣昏眩。

刹時，一種異樣的感覺傳遍了她的全身，嬌軀泛起了一陣輕顫。

但那已不是恐懼，而是一種說不出的美妙感受；渾身嬌慵無力。

馬英超的身子緊緊地壓在艾玉霜那處子酥胸上；她全身癱瘓了，美目緊閉，胸脯起伏急促，一顆心跳得好不厲害，嬌喘更急。

在昏眩中，她已隱約地感覺到馬英超的手，在她嬌軀上蠕動，正在解脫她的褻衣。……

她沒有掙扎，也沒有阻止馬英超的活動，事實上，此刻她已無力掙扎，也不想掙扎。

她像一隻小綿羊似地，任由馬英超脫光了她的褻衣，柔順地任由馬英超爲所欲爲。

於是，一場暴風雨降臨了；馬英超瘋狂了，木床起了一陣劇烈的震撼。

落紅片片，宛轉嬌啼……

痛苦的呻吟聲，急促的喘息聲，譜出了一曲扣人心弦的美妙樂章；在小房間的空氣中廻盪。

暴風雨終於停息了，小房間中的一切都恢復了平靜。

突然，反扃着的房門被推開了；燭光搖曳中，一條人影閃身而入。

床上，馬英超與艾玉霜正相擁酣睡。

他二人，一個是蠱毒甫解，一個是初經人道，所以睡得都很沉實。

入目床上的情景，那人神情不由微微一呆，臉上立刻飛紅，知道自己來遲了一步，幽幽地輕嘆了口氣。

那人神情微微一呆之後，旋即倏然抬手隔空彈指，封閉了馬英超和艾玉霜的睡穴，飄身床前，分別給二人口中納入一粒丹丸，返身出房，帶上房門，騰身電射而去。

× × ×

馬英超醒過來了。

原來那人的點穴手法，乃是一種定時手法。

馬英超一醒過來，他首先發覺的是艾玉霜嬌軀赤裸地蜷臥在他懷中，他自己也光赤赤地一絲不掛。

這是怎麼回事?

他雙目一陣眨動，已隱約地記起剛才之前曾發生一些什麼事；心中不禁陡然一驚，急地躍身下床，飛快地穿上了衣服。

艾玉霜也醒過來了。當她睜開美目，一眼看到馬英超已穿好衣服站立床前，而她自己却仍赤裸着嬌軀躺在床上時；不由又羞又急地驚叫了一聲，嬌軀本能地縮作一團。

馬英超神色冷漠地伸手自地下抓起她的衣服朝她身上一擲，口中同時發出一聲不屑的冷笑。

艾玉霜不知他爲何冷笑，不解地望着他，問道：「馬大哥，你笑什麼?」

馬英超臉色冷漠，毫無表情，道：「妳怎麼會這等無恥?」

艾玉霜臉色倏然一變，道：「你……你說什麼?」

馬英超冷冷道：「我說妳無恥，竟然趁我神智不清之際，以色身引誘我做下了這等錯事。」

顯然，他誤會了，完全誤會了艾玉霜救他的苦心。

艾玉霜心中不由又羞、又氣，心都碎了。

但，她是個外貌嬌柔，內心剛强的少女。

她吸了口氣，强忍着碎心的悲痛，匆匆穿好衣衫下了床，淡淡道：「就算是我無恥吧，不過，你先運氣試試看，體內的『血蠱掌』毒解了沒有?」

馬英超沒說話，暗中試一運氣，覺得周身氣血已經暢通無阻，也無絲毫不適的感覺。

顯然，他所中「血蠱掌」毒已經解去了。

他神情微呆了呆，道：「是妳替我解的毒?」

「嗯!」艾玉霜含羞地低下了頭。

馬英超雙目眨動，沉思了一下，忽然哈哈一笑，道：「我明白了。」

艾玉霜抬起頭來，嬌羞無限地看了他一眼，道：「你明白了就好。」

「哼!」馬英超神色倏又一冷，道：「妳心思倒是够靈巧的，也很會利用機會。妳以爲妳這樣恩與愛兼施，我便無法責怪妳不能不對這件事負責了。是不是?」

這一番話，簡直是血口噴人，無可理喩。

艾玉霜嬌靨一片蒼白，嬌軀泛起了一陣輕顫，她的心在滴血。終於忍不住那心碎腸斷地悲痛，流下了絕望的淚珠。

馬英超臉露厭惡之色，又道：「妳哭什麼，妳想以眼淚來博取我的憐憫嗎?」

艾玉霜雖然心碎腸斷，一時忍不住悲痛，但到底是個剛强的女子。她抬手抹拭了一下臉上的淚痕，道：「你眞把我看成那樣的人?」

馬英超冷冷道：「妳難道要我把妳看成一個三貞九烈的烈女?我當初救妳，原以爲妳是個好女子，那知妳竟是這麼不知自重，現在我才知道看錯了人，也枉費我當初救你們父女的一番心意。」

艾玉霜知道他完全誤會曲解了她的苦心，雖然，她早知他性情偏激，但絕沒想到竟是這麼冷酷，無可理喻，不近人情。

她知道他心中既然有了這種偏激、誤解的成見，此時任憑她如何向他解說也是白費，絕不會有絲毫效果的。

她强忍着滿腹被誤解的寃屈、悲痛，凄然說道：「你既然認爲我是那樣的女人，那我馬上就走，反正你蠱毒巳解，我會走得遠遠的，從此不再見你。」

馬英超抬眼望着屋頂，道：「那是最好不過，我也不希望再見到妳。」

艾玉霜幽幽地嘆了口氣，道：「我就要走了，只是有件事我却必須告訴你。」

「什麼事?」

「前些日子，我曾遇見一位異人，傳了我一套蓋世奇學武功口訣。」

「哦!那便怎麼樣?」

「她要我轉傳給你。」

「爲什麼?」

「我不知道，她也沒有說。」

「那武功叫什麼名稱?」

「菩提功，據說比你所習的歸元神功更具無上威力。」

馬英超雙目眨動了一下，道：「那位異人是個出家人?」

顯然，他是從「菩提功」三字上，猜料到它是一種佛門武功。

「是的。」艾玉霜微一點頭道：「也就是救你來此之人。」

「他是個和尚吧?」

「他是和尚還是道士，日後你自會知

道。」

「我想他要不是和尚，便一定是尼姑，決不可能是道士。」

「這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我應該把口訣傳給你。」

「我並不稀罕什麼菩提功，要說它比歸元神功更具威力，我絕對不信。」

「你不稀罕是你的事，只是我受人之托，就必須忠人之事。希望你能心平氣和的聽我唸一遍，我唸完之後立刻就走，決不再打擾你。」

「好吧。」馬英超似莫可奈何地道：「我就耐心的聽妳唸一遍，妳快唸吧。」

艾玉霜忍着內心的悽楚悲痛，緩緩唸出菩提功口訣，反覆地唸了兩遍之後，這才問道：「都記住了麼？」

馬英超淡淡道：「都記住了。」

艾玉霜道：「可有什麼難懂的地方要我解釋一下嗎？」

「不必了。」馬英超道：「我一聽就全都懂了。」

他眞全都懂了麼？那就只有他自己心裏才明白。

佛門神功絕學，文字大都十分深奧艱澀難解，但他生性冷傲倔强，縱有不懂之處，也不願說不懂而求人解釋。何况是面對艾玉霜，對艾玉霜，他已生極端的不屑、無恥之感，他自是更不屑要她解釋了。

艾玉霜深望了他一眼，心裏不由幽幽一嘆，暗道：「看他豐神如玉，挺逸脫俗，怎地竟偏生就一副不近人情、冷漠、殘酷的性情，難道……」

她暗忖間，馬英超冷冷地道：「妳可以走了。」

艾玉霜沒再說話，猛然一跺腳，狀如瘋狂了般地衝出房外，飛奔而去。

艾玉霜走了，心碎腸斷地走了。

屋外，十多丈開外的一處樹木濃蔭的暗影中，有人望着艾玉霜飛奔遠去的背影，發出了一聲輕輕地嘆息。

馬英超站在房中沒動，臉色神情依然一片冷漠，對艾玉霜的飛奔離去，視若未見，絲毫無動於中。

突然，他耳邊响起一絲細如蚊蚋的聲音，道：「快去追她回來，你太令她傷心腸斷了。」

「誰？」馬英超身形一閃，飛掠出屋，雙目如電，灼灼地環掃搜視。

那細如蚊蚋的傳音又道：「先別問我是誰，你還是趕快去追她回來要緊，再遲就來不及了。」

馬英超雙眉不由一皺；因為對方施展的是傳音入密功夫，根本無從聽出對方隱身何處。他雙目環掃搜視，雖已猜料到對方多半隱身在那十多丈外，樹木濃蔭的暗影中。

但他沒有輕舉妄動，朝那樹木濃蔭之處撲去；因為他從對方那傳音入密功夫的精純中，已知對方一身武學功力極高，可能不在他之下。他怕一撲不中，反受對方的譏笑。

他雙眉一皺之後，立即冷冷說道：「閣下究竟是誰？請現身站出來，鬼鬼祟祟的躲在暗中，豈是光明磊落的行徑，算得是個什麼人物？」

那傳音人道：「你不必拿話來激我，目前我還不想和你見面，再激也沒有用。現在我只問你一句話，你要不要去追她回來？」

馬英超冷冷道：「像她那等無恥的女人，我已經不想再見到她，為什麼還要去追她？」

那傳音人忽然輕嘆了口氣，道：「你錯了，完全誤解了她。」

「我怎麼誤解了她？」

「她之獻身，不僅不是你想像中的無恥，而且是一種犧牲；是爲替你解除蠱毒的犧牲。」

「哦！」馬英超沉吟地道：「難道『血蠱掌』毒就無藥可解，非用那種方法不可？」

「那倒不是，『血蠱掌』毒雖非絕對無藥可解，但那解藥極是難得，而且遠水救不了近火，那種方法是目前唯一的一種方法。」

那傳音人語聲微頓了頓，又道：「你必須明白一件事，當你神智清醒過來後，如不及時解救所中蠱毒，必然發作，必然血脈賁張，全身有如火焚，終至血管爆裂而死。她爲了救你，乃不惜獻身，只是如此一來，你體內蠱毒雖解，但已傳入她體內，半年之內如得不到解藥，她全身經脈將會萎縮而死。」

馬英超聽得心頭不禁一陣激盪，道：「你這話可是眞的？」

那傳音人道：「句句眞實。」

馬英超沉吟地道：「這麼說來，倒眞是我誤會了她，錯怪了她了？」

那傳音人道：「事實本來就是。」

語聲一頓，又道：「話，該說的我已經全說了，事實眞相，你也已經都明白了，現在你該趕快去追她了。」

馬英超默然了一下，道：「謝謝閣下告訴我這些眞相，只是現在她必然已經去得很遠了，追不上了。」

那傳音人道：「追不追得上那是另一回事，但你應該盡一盡心力。」

馬英超又恢復了那冷漠的聲調，道：「閣下這話說的雖是，奈何目前我還有許多事情要辦，只好等事情辦完了再去找她吧。」

「你有些什麼事情要辦？」

「首先，金瞳魔姬暗算我一掌之仇，我必須找她討還。」

顯然，對於仇和愛兩者．他只重視仇，却忽視了愛。

那傳音人不由微皺了皺頭，道：「還有別的事情麼？」

「還有冰谷藏珍，我也必須去參加一份。」

「你一定要奪取它？」

「不錯，我決不放棄。」

「但是我却要勸你最好放棄它。」

「爲什麼？」

「所謂冰谷藏珍，那只是個大陷阱而已。」

「大陷阱？難道它是謠傳，根本沒有什麼經譜、劍譜？」

「經譜是有一本，但只是殘缺不全的下册。」

「經譜何名？」

「九陰眞經。」

「劍譜呢？」

「劍譜全屬子虛。」

「你怎麼知道這些的？」

「是一位武林前輩告訴我的。」

「那位武林前輩是誰？」

「他告訴我這些事情時，就和你現在的情形一樣，他隱身暗處傳音相告，我沒能看到他，也不知他是誰？」

「你相信他的話？」

「本來我也不相信，但他對我知之甚詳，似是頗有淵源之人，我相信他決不會騙我。」

「但是我却不相信你。」

「我也知道你不會相信，我只是對你略盡忠言。好了，天已將明，我該走了，再見。」

傳音剛落，立見距離七八丈外的樹木濃蔭中，冒起一條人影，電射劃空飛掠而去。

好快的輕功身法；那人影只閃了閃，便已遠去百丈以外，消失在夜色中不見。

馬英超站在那兒沒動，當那人影掠起時，他本想立刻撲過去，看看那人究竟是誰的；因見那人輕功身法高絕奇快，自知追不上，所以便沒有撲去。

× × ×

日正當中。

馬英超進入了敍浦城內。

這兩天，敍浦城中的大小茶樓、酒店、飯館、客棧家家客滿，到處都是來自大江南北各地，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

顯然，這些人都是爲冰谷藏珍，那一經一劍而來。

馬英超一邊緩步前行，心中一邊暗暗冷笑：「那冰谷藏珍的吸引力眞大，竟有這麼多自不量力的東西來送死……」

這時他肚中已感飢餓，本想先找家飯館飽餐一頓之後，就去找金瞳魔姬報那一掌之仇的，但他忽然想到；這時如找金瞳魔姬動上手，勢必驚動很多人。

他心中這樣一想，立刻改變了主意，飽餐一頓之後，先回客店裏睡上一大覺，養足了精神，夜晚再去找金瞳魔姬算賬。

他心中意念飛轉，緩步前行間，突然，一眼瞥見街角轉彎處，站着那個人稱「捉狹鬼」的矮叟丁驄正瞇着一雙豆眼朝他嘻笑地招手。

馬英超心中不由微微一怔，暗忖道：「他怎會認得我？……」他暗忖間，腳下已朝丁驄走了過去，哈哈問道：「有什麼事？」

丁驄嘻嘻一笑，道：「咱們去喝一杯如何？」

馬英超肚中雖已感覺飢餓，正想吃喝一頓，但他却未立刻點頭，目光一凝，道：「你不會無緣無故找我喝一杯吧？」

「當然有話要和你談。」

「什麼話？」

「咱們邊喝邊談。」

馬英超沉吟了一下，笑道：「到那一家？」

丁驄道：「五福樓如何？」

馬英超點頭道：「好。」

丁驄在前，馬英超隨後走向五福樓。

五福樓上座無虛席。馬英超目光一掃全樓，不由眉鋒一皺，道：「這兒已經客滿，我們換一家吧。」

丁驄抬手一指裏面的房間雅座，道：「那邊我訂了座。」

馬英超道：「是專爲請我？」

丁驄搖頭道：「不，是你請我。」

馬英超一怔，詫然道：「我請你？」

丁驄道：「不錯，你請定我了。」

馬英超目光凝注，道：「憑什麼？」

丁驄嘻嘻一笑，道：「你請我喝一頓酒，包有你的好處。」

「什麼好處？」

「暫時保密。」

馬英超沒再說話，邁步直朝裏面的房間雅座走去。

他嘴裏雖然沒說話，心裏却在暗說道：「你丁矮子要是和我玩什麼花樣，你就倒楣定了，我會要你吃不完兜着走……」

雅座裏早已擺好兩副杯筷，馬英超和丁驄走進雅座坐下，夥計不待招呼已送上了酒菜。

顯然，丁驄連酒菜都已事先點好了。

馬英超心中不由有點納罕，暗忖道：「看情形，丁矮子分明早就在那街口拐角處等着我了，這眞是怪事，他怎知我這時會回到城裏來的？……」

他一想到丁驄竟然知道他的行踪，雙目立時突如電射地望着丁驄，冷冷問道：「你怎知道我的行踪的？」

丁驄沒答理他所問，抬手一揚酒壺，道：「小子，快斟酒。」

一句「小子」喊得馬英超雙眉一軒，冷冷道：「你叫誰小子？」

丁驄嘻嘻一笑，道：「你啊，難道不是？」

馬英超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丁驄道：「當然知道，你自稱『追魂劍客』。小子，沒錯吧？」

又是一聲小子，聽得馬英超雙目不由寒電一閃，道：「你知道就好，我的劍已有好幾天沒發過市了，希望今天的對象不是你。」

「當然不會是我。」丁驄豆眼一瞇，道：「你要是認爲小子二字的稱呼不雅，咱們就換個稱呼也可。」

馬英超冷哼了一聲，沒說話。

丁驄眨動着豆眼，道：「你說說看，我應該叫你一聲老弟呢，還是稱呼你馬公子？」

馬英超臉色霍然一變，發射寒電，道：「你怎知我姓馬的？」

丁驄笑道：「知道的人可不是我一個呢。」

馬英超道：「還有誰？」

丁驄淡淡道：「無影金鰲雲天縱、白雲師太、臥雲仙子他們都知道。」

「哦……」馬英超劍眉微皺了皺，道：「白雲師太是什麼人？」

丁驄道：「是一位遁跡隱世的佛門高人。」

語聲一頓，倏又嘻嘻一笑，道：「這樣吧，酒，咱們各個自斟自飲，我還有正經事要和你談呢。」

說着，伸手拿起酒壺自己斟滿一杯，然後把酒壺往馬英超面前一放。

馬英超沒說話，拿起酒壺，自己斟上酒。

丁聽擧杯道：「放心喝吧，這酒中絕對無毒。」

語落，首先乾了一杯。

馬英超也乾了一杯，放下杯子，凝目問道：「你要和我談什麼？」

丁聽眨眨豆眼道：「要我自己介紹一下麼？」

馬英超搖頭，道：「不必了，我認得你。」

丁聽道：「你可知我有一門拿手絕學麼？」

「你有拿手絕學？」

「嗯，你可是不信？」

「我只是覺得天下武林的絕學似乎太多了些。」

「但我這拿手絕學與衆不同。」

「怎樣不同法？」

「我這拿手絕學只講究一個字。」

「那一個字？」

「合字。」

「合字？」馬英超一怔，道：「這是什麼絕學？」

丁聽瞇着豆眼道：「你不懂？」

馬英超道：「你直說吧，我沒那種閑情去費腦筋想。」

丁聽嘻嘻一笑，道：「那就先喝酒，酒過三巡，我再解釋給你聽。」

酒過三巡，丁聽舔舔嘴，唇道：「如果我喊你小子你不生氣，我就解釋讓你明白。」

馬英超冷冷道：「要是你存心作弄我，你就小心走不下這座酒樓。」

「我知道，我還不想死呢。」

「那你就別多廢話了，快解釋吧。」

「我這拿手絕學，是能把兩個人連在一起。」

「可是表演空中飛人？」

「那天我捉弄苗山二鬼的事情，你看見了？」

「那就是你的拿手絕學？」

「當然不是，我說的是把兩個人連在一起。」

「那就叫做合？」

「看你人品長得挺俊，一副很聰明的樣子，怎麼連這一點都不懂，兩個人連在一起，不叫合叫什麼？」

馬英超雙眉微軒了軒，道：「你少廢話了，還是直接說明白吧。」

「好。」丁聽點了點頭，道：「我說的這個合字，是百年好合之合，如此你明白了麼？」

馬英超怔了怔，恍然若悟地雙目一凝，道：「你是說替人撮合作媒？」

「嗯！」丁聽點頭道：「對了，我這個合字，就是替人作媒的意思。」

馬英超那冷漠的俊臉上浮現出一抹笑意，他覺得這丁矮子倒是很有意思。笑了笑，道：「那怎麼算是武學呢？」

「我並沒說它是武學呀。」丁聽道：「我只說它是我的拿手絕學，拿手絕學並不一定就是武學呀。」

馬英超不禁啞然失笑，心道：「這丁矮子實在够風趣。」

他又笑了笑道：「這麼說，你是要替人做媒了？」

「不錯。」丁聽道：「我正是要替人做媒。」

馬英超道：「這與我何關？」

丁聽道：「因爲我要做媒的對象就是你。」

「對象是我？」馬英超不由一怔，旋即雙目一凝道：「說說看，女方是誰？」

丁聽道：「臥雲仙子。怎麼樣？」

馬英超不由又是一怔。

丁聽豆眼倏然一瞇，道：「小子，現在你該給我斟酒了吧。」

馬英超眨眨星目，道：「要是我不斟呢？」

「你會的。小子。」丁聽嘻嘻一笑，道：「修羅傳人，武林敬仰，你小子又與人家稱兄道弟的交往過，我不相信你會拒絕這樁婚事。」

馬英超雙目一凝，道：「這是誰的意思？」

丁聽笑了笑道：「雲天縱和臥雲仙子之母。」

馬英超道：「她本人也同意？」

丁聽反問道：「你小子難道還看不出來？」

馬英超默然了一下，道：「目前我還有別的事要辦，也沒有心情談這件事，以後再說吧。」

丁聽道：「我說的也不是今天。」

馬英超神色突又恢復了冷漠，道：「你找我就是爲這件事？」

「當然還有。」

「還有什麼事？說吧。」

「第一件事沒談妥，我不想說第二件事。」

「那就算了。」

「小子，你說你還有別的事要辦，能告訴我是什麼事嗎？」

馬英超冷漠地搖搖頭，沒說話，獨自斟滿一杯酒，一飲而盡。

丁聽豆眼眨動了一下，忽然神秘兮兮地低聲說道：「小子，我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

「什麼天大的秘密？」

「聽說那冰谷藏珍乃是個大騙局，大陷阱。」

「哦！你是聽誰說的？」

「一位武林高人。」

「你相信這話？」

「嗯，以他在武林中的身份聲譽，他絕不會隨便妄言。」

「他是誰？」

「這……我必須暫時保密。」

「爲什麼？」

「目下已有很多魔頭爲冰谷藏珍趕來此地，正好借此機會讓那些魔頭們狗咬狗的打上一場，我們也正好看看熱鬧。如果一說出那人是誰，消息一經傳出，那些魔頭縱不全信，亦必將信將疑，如此一來，那狗咬狗的熱鬧就看不成了。」

「哦……你告訴我這秘密，是有何意圖？」

「什麼意圖也沒有，只是爲你好。」

「怎麼樣爲我好？」

「希望你對這件事提高警惕，別受騙上當。」

「謝謝你的好意，其實這秘密在我已

經算不得是件秘密了。」

「你已經知道了？」

「嗯。」

「你怎麼知道的？」

馬英超知道這秘密，雖然是在昨夜，但那畢竟是件很丟臉的事：告訴他這秘密的人是誰？他根本不知。

那種丟臉的事，他當然不會說。

他暗吸了一口氣，冷冷道：「那你就不必問了。」

丁聽深望了他一眼，伸手拿起酒壺斟滿一杯，一口飲乾，眨眨豆眼，道：「另外有個消息，你知不知道？」

馬英超淡淡道：「什麼消息？」

丁聽道：「那九鬼鳩婆和孔天行也來了此地。」

馬英超冷漠地一笑，道：「這應該是意料中之事。」

「但却另有你意料不到的事。」

「什麼意料不到的事？」

丁聽道：「九鬼鳩婆擄刦了孔天行的寶貝兒子。」

「哦，那可有熱鬧好看了。」

「當然，據說金瞳魔姬竟主動和孔天行聯上了手，帮忙孔天行對付九鬼鳩婆，救出孔玉龍。」

「這是必然之事，孔玉龍已經是金瞳魔姬的心肝寶貝，孔天行就是沒來此地，金瞳魔姬也會對付九鬼鳩婆，設法救出孔玉龍的。」

丁聽豆眼倏然一瞇，道：「聽你這麼說，孔玉龍和金瞳魔姬的關係好像頗不尋常了。」

馬英超道：「豈只頗不尋常，他兩個已經在一張床上結過緣。」

丁聽詫異地道：「這種事情你怎麼知道的？」

馬英超道：「你知不知道金瞳魔姬的那柄赤龍劍被誰弄去了？」

丁聽道：「你，對不對？」

「不錯。」馬英超冷漠地一笑，道：「我就是那夜去盜劍碰上的。」

「哦！」丁聽眨眨豆眼道：「那柄赤龍劍你怎麼沒帶在身上？」

馬英超道：「我一弄到手，就把它交給沙小娟了。」

一提到沙小娟，丁聽的腦子裏立刻浮現起沙小娟那刁蠻、天眞可愛的俏臉兒，豆眼一凝，道：「對了，有兩三天沒見那小丫頭了，她到那裏去了，你知道麼？」

馬英超道：「難道她沒在客棧中？」

「沒有。」丁聽搖頭道：「昨晚上我去過她住的那家客棧，店小二說她已經兩天沒回去了。」

馬英超道：「那她可能已到冰谷去了吧。」

丁聽沉吟了一下，豆眼倏又一凝，道：「小子，對冰谷藏珍你有何打算？」

馬英超道：「你看呢？」

丁聽道：「我希望你最好放棄，別受騙上當。」

馬英超默然了一下，道：「這件事還是到時候再說吧。」

丁聽深望了他一眼，話題倏地一轉，道：「你想不想看一場熱鬧？」

「什麼熱鬧？」

「銀劍鬥鬼婆。」

「什麼時候？」

「等會兒。」

「在什麼地方？」

「我們先喝酒，酒足飯飽之後，我帶你去。」

馬英超冷漠地一笑，伸手拿起酒壺先替自己斟滿了一杯，略微猶豫了一下，隨即替丁聽斟酒。

丁聽笑道：「小子，你終於替我斟酒了。」

馬英超淡淡道：「丁聽，我只是覺得你雖然人稱捉狹鬼，但爲人還算不壞，也頗風趣，是個可交的朋友。」

丁聽瞇眼嘻嘻一笑，道：「好，這一杯就算是我們的訂交酒，乾。」

說着，伸手拿起酒杯，朝馬英超一擧，一口喝乾。

馬英超淡淡一笑，也擧杯乾了一杯。

× × ×

官道上，九鬼鳩婆與其屬下「四方拘使魂者」正緩緩南行，丁聽和馬英超遠遠跟踪在後，距離約在三十丈開外。

突然，兩個衣着寒傖，佝僂着身子的中年漢子，步履矯捷的從丁聽和馬英超二人身旁越過，往前行去。

丁聽用臂肘輕撞了馬英超一下，道：「小子，看見了麼？」

馬英超淡淡道：「看見什麼？」

丁聽道：「兩個盯梢踩盤子的人。」

馬英超冷漠地笑道：「你錯了。」

丁聽一怔，道：「我錯了？他們兩個難道不是？……」

馬英超道：「他兩個是迗字號。」

「迗字號」是什麼意思，丁聽一聽就明白，他咧嘴一笑，聳聳肩道：「小子，你總比我高明一點，我看孔天行這一回準得弄個灰頭土臉。」

馬英超一笑，道：「而且會很狼狽、很慘。」

丁聽笑了笑，細眉一皺，道：「後面又有人來了。」

馬英超淡淡道：「我早知道了。」

丁聽沒有再說話，馬英超也沒說話。片刻工夫，兩個頭戴草笠、身着短裝、小販打扮的漢子自二人身旁匆匆走過。

望着兩個小販打扮的漢子的背影，馬英超冷漠地一笑，道：「矮子，認得他兩個麼？」

「孔天行的左右臂，金銀雙煞。」

「你猜他兩個的命運會怎麼樣？」

「迗字第二號。對不對？」

「沒錯。第三號是誰，你知道不？」

「是誰？」

「你。」

「我？」丁聽不禁怔了怔，眨眨豆眼道：「小子，你開什麼玩笑，我還沒活够呢。」

馬英超冷冷道：「我可沒有那閑情跟你開玩笑，不信，你聽聽身後的脚步聲就明白了，但千萬別回頭看。」

丁聽沒說話，側耳凝神，他聽見了；身後傳來一陣輕似飛花落葉般細碎的脚步聲。顯然，身後之人輕功身法高絕。

丁聽眨眨豆眼，道：「小子，是女人麼？」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七步滴血（續完）

秦紅・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實得知徐佩英有孕，而肚中塊肉却是鍾虹的，但鍾與徐尚未正式成親，王不忍見徐將要做未婚媽媽。於是，在他懇切的徵求徐同意後，兩人便草草舉行婚禮，成爲夫妻。他們爲了不願牽累酒色財氣四友，乃於洞房之夜悄然離開。在途中，遇到一位沈神醫，自願爲王施手術，替王接駁脚筋。在徐的勸告下，王終於接受治療。另一方面，鍾虹與戰蘭雖尚未正式結婚，但早已在戰家裏共賦同居。這一天，戰蘭的母親帶兩人進入地下室寶庫，炫耀戰家財富，同時表示，如果鍾去殺了龍虎會主，她便將女兒嫁給他，戰家的財產，便由他們夫婦繼承……

皆因自作孽　終於以血償

地面上的建築，是一座佔地甚廣的官邸，位在長安鬧市之中。

這是鍾虹第一次進入這座官邸，他很輕易就打聽出這座官邸的舊主人是已故的「昭武將軍」戰鳳翔，戰蘭是其女，中年婦人是其妻，唯一尚不明白的是這位自稱「王代」的女人爲何和龍虎會主扯上關係？爲何不惜一切化費要取龍虎會主首級？

不過，爲了繼承這一大筆驚人的財產，他已下定決心一定要將龍虎會主的首級呈給岳母大人。

他在官邸歇了幾天，終於想得一計，便和戰蘭說道：「我明天就去。」

戰蘭問道：「去哪裏？」

鍾虹道：「龍虎會。」

戰蘭道：「你打算怎樣？」

鍾虹微笑道：「妳暫時別問，一個月之內，我將龍虎會主的首級帶來便是！」

戰蘭道：「不要我隨行？」

鍾虹道：「不要。」

戰蘭一笑道：「好吧，我等你勝利歸來！」

鍾虹道：「龍虎會的總壇確實在潼關沒錯麼？」

戰蘭道：「沒錯，他們在該處遙控港口，據說每年獲利非常可觀。」

鍾虹道：「令堂與龍虎會主的過節，是否因爭奪地盤而起？」

戰蘭道：「不是。」

鍾虹道：「不然，是怎麼回事？」

戰蘭道：「你不必知道。」

鍾虹道：「妳已是我的妻子，我已是妳的丈夫，咱們已是一家人，何必再瞞着我呢？」

戰蘭道：「你將龍虎會主的首級帶來，我娘便會告訴你一切。」

鍾虹聳聳肩道：「好吧，不過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妳，我願意爲你們母女去涉險，目的絕不是看中你們的財產，而是因爲我喜歡妳！」

戰蘭嫣然一笑道：「我明白……」

鍾虹說道：「可是我很担心令堂，萬一我不能完成使命，她可能會拆散咱們兩人。」

「不會的。」

「萬一會呢？」

「我會跟你走。」

「不論事情如何發展，妳都不會變心嗎？」

「海枯石爛，此心永不變！」

「好！」

×　×　×

三天之後，鍾虹來到了潼關。

潼關這個地方，由於地當秦晉豫的交通要衝，爲入關正道，關城斜建於山坡上，下臨滾滾黃河，故不論任何一個朝代，均視此爲要地。

這樣的一處地方，當然人文薈萃萬商雲集，也就成爲江湖幫派賴以生存之處。

鍾虹以本來面目出現於關上，刻意將自己打扮成「落魄」之裝，在街頭上遊蕩着。

到了第二天中午，他正在一家酒樓獨自淺飲，忽然有個老人走到他座前站住，望着他微笑。

鍾虹認得他是龍虎會的虎旗堂主文虎胡登科，却假裝一時想不起來的樣子。

文虎胡登科微笑道：「鍾老弟，不記得老夫了麼？」

鍾虹起身拱拱手道：「抱歉，只覺有些面熟，就是一時想不起來。」

胡登科道：「咱們在峨嵋山下見過一面。」

鍾虹「啊」了一聲道：「對了！你是龍虎會的甚麼堂主……」

胡登科道：「虎旗堂主胡登科。」

鍾虹笑道：「對！對！想不到會在這個地方見到你。請坐吧！」

自己先坐了下去。

胡登科便在他對面坐下，含笑道：「幾個月不見，鍾老弟好像變了。」

鍾虹道：「是麼？」

胡登科道：「記得上次在峨嵋山下見到你老弟時，你老弟精神煥發，氣宇軒昂……最近是不是碰到甚麼不如意的事？」

鍾虹故意沉默着。

胡登科笑問道：「你師妹不跟你在一起？」

鍾虹一聳肩道：「她變心了。」

胡登科道：「原來如此，難怪老弟看來有些沮喪。嘿嘿，其實嘛，天涯何處無芳草，你老弟大可不必把一個姑娘放在心上。」

鍾虹道：「她移情別戀，愛上了我最不喜歡的一個男人，叫我怎能釋懷！」

胡登科問道：「令師妹愛上了誰？」

鍾虹抿抿嘴唇道：「我師弟王實！」

胡登科一哦道：「這倒奇怪，你老弟一表人才，令師妹怎麼反去愛上那個土頭土腦……對不起，老夫這樣說，你不會見怪吧？」

鍾虹道：「不會，我現在恨不得食他肉，寢他皮！」

胡登科道：「令師弟前一陣子曾與我們龍虎會主在米倉山進行一次決鬥，此事老弟知否？」

鍾虹一驚道：「哦，有這種事？我怎麼沒聽說過？是了，前一陣子我獨個在客棧裏呆了數天……結果怎樣？」

胡登科道：「互攻幾招之後，令師弟便不願再打下去，走了。」

鍾虹忙問道：「他爲甚麼不願再打下去？」

胡登科搖頭道：「不知道。」

鍾虹恨聲道：「那小子橫刀奪愛，我跟他的師兄弟之情從此完了！」

胡登科笑了笑道：「這恐怕是一時的氣話吧？」

鍾虹堅決地說道：「不，他在我師妹面前造謠中傷我，這一輩子我跟他誓不兩立！」

胡登科道：「有人說令師弟的武功比你老弟略勝一籌……」

鍾虹一拍桌子，怒道：「胡說！他其實差我甚遠，他的龍刀和流星珠都不正確，出手都偏差半寸，我若想殺他，那實在太簡單了！」

胡登科道：「你想殺他？」

鍾虹道：「不錯！」

胡登科微笑道：「那何不到我們龍虎會來？」

鍾虹道：「幹甚麼？」

胡登科道：「上次我在峨眉山下說的話，現在仍然有效，只要老弟願意，本會竭誠歡迎。」

鍾虹「唔」了一聲，不作任何表示，端酒輕啜起來。

胡登科又開始游說道：「老弟雖是武林高人之徒，但當今武林羣雄併起，你如想闖出萬兒，唯一的捷徑便是加入我們龍虎會，因爲我們龍虎會……」

鍾虹聽了一陣後，才道：「胡堂主盛意，在下只能心領，要我當個三品武士，那對我是個侮辱。」

胡登科笑道：「我們會主是一品武士，老夫身爲虎旗堂主是二品武士，龍虎會的三品武士便是職位最高的人，這有何不好？」

鍾虹說道：「要我入會，最少也要給我個二品武士當一當，才不辱了家師的名頭。」

胡登科沉吟道：「這個……」

鍾虹道：「除了給我二品武士的頭銜之外，每個月的餉銀不得少於一萬兩銀子，這兩個條件你們能夠接受的話，我立刻加入。」

胡登科沉思了一會，笑道：「這樣好了，老弟這就隨老夫去看看我們會主，你親自跟我們會主談談看，如何？」

鍾虹搖頭道：「不，胡堂主先去跟他談談，他答應了，在下便去見他。」

胡登科又想了想，點頭道：「好，老弟請在此稍坐一會，半個時辰內，老夫再來。」

鍾虹道：「超過半個時辰，在下就不等候了。」

「一言爲定。」

胡登科起身一抱拳，隨即下樓而去。

鍾虹仍在酒樓上喝酒，大概胡登科臨出門曾經吩咐過酒樓掌櫃的，所以堂倌對他的態度不但慇懃客氣，還替他加了三個菜，說是掌櫃的請客。

快到半個時辰的時候，酒樓門口駛到一輛馬車，隨見文虎胡登科快步上樓，向鍾虹笑嘻嘻道：「成了！老弟，你這就跟老夫去見我們會主吧！」

於是，鍾虹跟他上了馬車，在城中轉了半天，當馬車停下來的時候，已在一座巨宅之內。

胡登科領着他進入一間富麗堂皇的前廳，便見廳上坐着那個戴着面具的龍虎會主。

經過介紹之後，龍虎會主微微頷首道：「鍾虹，本會主願意給你二品武士的頭銜，每月餉銀一萬兩，不過我先要確定一下你是不是三絕老人的徒弟。」

鍾虹曾經冒充王實和他動過手，雖然前兩次見到的也是戴面具的龍虎會主，但這時一聽到他的口音，立刻聽出他不是眞正的龍虎會主，當下也不揭穿他，笑了笑道：「胡堂主曾在峨眉山下見過在下，這還不能確定在下的身份麼？」

龍虎會主說道：「我要親自來鑑定一下。」

鍾虹道：「如何鑑定？」

龍虎會主道：「當年令師行走江湖時，本會主雖然年紀尚輕，却適逢其會的看到令師施展過他的龍刀、鵝拳、流星珠三門絕技，到現在我還有一些印象，你可將三門絕技各施展一遍給我看看，我便知道你是不是三絕老人的高足。」

鍾虹笑道：「就在這廳上麼？」

龍虎會主點頭道：「是的。」

鍾虹道：「好，在下先使龍刀。」

他拔出刀鞘，就在廳上使起來。

他知道眞正的龍虎會主必躲在暗處窺視，他更知道眞正的龍虎會主精諳龍刀和鵝拳，所以他不敢藏私，老老實實將一路龍刀使出。

刀光如龍飛轉，刺耳的刀嘯响澈全廳，他還故意露了一手「隔空飛斬」的絕技，將廳上一幅山水畫一劈爲二！

龍虎會主鼓掌喝彩道：「好！好！果然是威震武林的龍刀手法。」

鍾虹演完之後，將龍刀擱在一邊，道：「在下再使鵝拳獻獻醜，不過這鵝拳須在水上施展才好看，這裏沒有水塘……」

龍虎會主道：「不妨，你就在這廳上施展一遍，我自然看得出來。」

鍾虹便開始施展鵝拳。

這路鵝拳乃是天下至奇的拳術，打到極致時，人便在拳風中騰騰欲起，如是在水上施展，便可浮於水面上，端的神奇異常。

不久，一路鵝拳也使完了。

接着，鍾虹再施展「流星珠」的絕技，他從鏢囊裏抓出一把流星珠，隨手一撒，只聽「叭……」的一片响，流星珠嵌上一枝木柱，竟成一個「龍」字！

龍虎會主又鼓掌喝彩道：「很好！很好！當年令師表演這項絕技，也不過如此而已。」

鍾虹要去收回那些流星珠，却爲龍虎會主所阻，他說道：「不，就讓它留在柱上作個紀念。」

他在正中的一張椅子坐下，接着道：「鍾虹，從現在開始，你是龍虎會的二品武士，地位與龍虎會的堂主相同。」

鍾虹拱手一禮道：「謝會主提拔。」

龍虎會主道：「聽胡堂主說，你和令弟王實鬧得不愉快？」

鍾虹道：「是的。」

龍虎會主道：「你與他誓不兩立？」

鍾虹道：「不錯。」

龍虎堂主問道：「不是一時的氣結話麼？」

鍾虹道：「不是。」

龍虎會主道：「那麼，要是我命令你去把他的首級提來見我，你肯不肯？」

鍾虹道：「只要知道他在那裏，屬下立刻應命。」

龍虎會主道：「米倉山一役之後，他就不知去向了，不過你是他的師兄，要找他應該不難吧？」

鍾虹道：「他必是跟我師妹躲藏起來了，只怕一時不易找到。」

龍虎會主道：「他身邊跟着一個姑娘，她就是你師妹徐佩英麼？」

鍾虹道：「應該是吧。」

龍虎會主道：「如果你能取到他的首級，本會主立刻提升你爲虎旗堂副堂主，月餉再加五千。」

鍾虹躬身道：「會主不獎賞，屬下見到他時，也要取他性命的。」

龍虎會主欣然道：「很好，我會下令會下兄弟尋覓他的行踪，一旦有消息，我立刻通知你，在此期間，你就在這裏住着，沒有我的准許，不要離宅一步，這你同意吧？」

鍾虹點頭道：「同意。」

龍虎會主便吩咐廳上的胡登科替鍾虹安排住宿飲食，隨即揮揮手道：「好，你們退去。」

鍾虹和胡登科退出前廳之後，廳上的一扇門緩緩啓開，另一個戴面具的人走了出來——鍾虹猜對了，現在出現的才是眞正的龍虎會主！

原先的假龍虎會主這時便除下面具，露出他的本來面目——他是龍旗堂主龍爪王余千山！

余千山向他拱手一禮道：「會主都看見了？」

龍虎會主點頭道：「都看見了，龍刀和鵝拳的招式略有改變而已。」

余千山笑道：「鍾虹這小子名利心甚重，會主可以好好利用，調度得當，便成最有力的一條手臂。」

龍虎會主道：「我知道，不過我發現了一個頗爲奇怪的現象……」

「甚麼現象？」

「那天我與王實在米倉山玉女梳粧台比劃，你也在場，你有沒有發現這鍾虹的口音和王實十分相似？」

「這……」

「我覺得他們兩人的口音十分相似，簡直就像是同一個人！」

「哦？」

「不但口音相同，身材也甚一樣！」

「可能是巧合吧？」

「也許，不過最好小心一些，從現在起，你日夜密切注意他的行動，如發現他有不軌行爲，不要打草驚蛇，來告訴我就行了。」

「是。」

「去吩咐準備酒席，今晚咱們替他接風。」

「是。」

× × ×

鍾虹很安份的在龍虎會總壇住下來。

他是個聰明又細心的青年，心知自己初入龍虎會，必難在短時間內獲得龍虎會主的信任，也料到龍虎會主必派有專人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所以他每天除了正常的活動之外，不敢有越軌之行爲，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表現得很規矩。

他此來的目的當然是要取龍虎會主的首級，但這一行動只准成功不准失敗，換言之他只有一次行動的機會，這一次的機會他必須好好的把握，因爲總壇之內高手如雲，如果行刺失敗，自己的命只怕要沒了，因此他耐心的等待着，等待某一天龍虎會主對他沒有了防患的時候，再猝然下手……

而龍虎會主好像在跟他鬥智似的，除去第一天的見面之外，此後便不知去向。

鍾虹曾向胡登科問起，胡登科含糊以對，只要他好好在總壇住下，別的不必過問。

日子，就在「平靜」的狀態下飛逝，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到了第三個月的某一天——

這天午後，鍾虹正在房中高臥，忽有一人前來相請道：「鍾武士，會主有請。」

鍾虹精神一振，一躍而起道：「在那裏？」

「書房。」

於是，鍾虹快步來到書房，只見龍虎會主和龍虎二旗堂主等人一起坐在書房中，這是他自入龍虎會至今第二次見到龍虎會主，但他心知眼前這位龍虎會主如是眞正的會主，那麼便是「第一次」相見了，當下上前施禮道：「屬下參見會主。」

龍虎會主笑道：「你在此已住了兩個多月，還習慣麼？」

口音略異，看樣子是眞正的龍虎會主了。

鍾虹恭聲答道：「還好，就是略感無聊。」

龍虎會主道：「每個月的餉銀領了沒有？」

鍾虹道：「領了。」

龍虎會主清了清喉嚨，說道：「記得你來的第一天，曾說與令師弟誓不兩立，有機會便要殺他洩恨，現在還有這種想法麼？」

鍾虹點頭道：「是的，沒有改變。」

龍虎會主道：「你確實下得了手？」

鍾虹又點頭道：「不錯！」

龍虎會主道：「那麼，我告訴你，令師弟王實已經到了潼關。」

鍾虹心頭一震，他對酒色財氣四人「供奉」的那個「龍頭大哥」雖略有懷疑，却也不大相信他即是師弟王實，而他又認爲除了那個「龍頭大哥」之外，那個被自己砍斷脚筋丟棄於大凉山絕谷中的王實是不可能再出現的，因此聽了龍虎會主這突如其來的一句話，不禁暗暗心驚，急問道：「眞的……他在那裏？」

龍虎會主道：「剛剛投束，約我去城外白雲崖相見。」

鍾虹道：「好極了，這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龍虎會主道：「這是你殺他的好機會，你要好好把握。」

鍾虹點點頭說道：「當然，現在就去麼？」

龍虎會主起身道：「是的，咱們這就去吧！」

一行四人騎馬離開總壇，不久已來到城外的白雲崖上。

這是潼關的最高處，是山坡上的一座非常高大的崖石，從城中遠遠可以看到這座白雲崖，由於白雲繚繞，是以爲名。

此處形勢峻險，一般人很難攀登，故平時很少有人來，是一處很「偏僻」的地方。

四人在崖下下馬，施展輕功飛登崖上，鍾虹一眼便見王實坐在白雲崖的南面邊上。

鍾虹一見果是王實，心中自是驚異，要不是有龍虎會主和龍虎二堂主隨行，他眞想問問王實是怎麼逃出那座絕谷的。

他很怕王實抖出自己暗算他那件事，一時臉都脹紅了。

王實不料他竟會與龍虎會主等人一起來，心中也很驚詫。

龍虎會主走到他跟前，對他打量一遍，道：「王實，今天你不會再跑掉吧？」

王實坐地不起，微微笑道：「在下要解釋一下，你我今天應是第一次見面。」

龍虎會主一怔道：「第一次見面？」

王實道：「是的，那天約你在米倉山比武的人不是我。」

龍虎會主道：「不是你是誰？」

王實道：「另一個人……」

龍虎會主問道：「誰？」

王實不答，轉對鍾虹問道：「大師哥，你怎麼跟他們混在一起？」

鍾虹見他一直坐在地上，心下稍安，便打算猝然發難，一舉將他擊殺，當即含笑走過去道：「你要知道原因麼？好，我來告訴你——」

猛可龍刀出鞘，刀光如電一閃，對準王實左頸疾劈而落！

「噹！」

一聲巨响，王實的龍刀也於一瞬間脫鞘而出，一招「玉柱拒門」，橫起架住了來刀！

他微微一笑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鍾師哥，甚麼原因使你非要殺我不可？」

鍾虹一言不發，龍刀倏吞倏吐，一口氣再攻出四五刀！

王實坐在地上變動刀法，將他的攻勢一一封住，一面大聲道：「鍾師哥，你太過份了，你對我的傷害我可以不追究，但你不該對師妹始亂終棄，更不該……」

底下的話，他已無暇說出，因爲鍾虹出刀越來越凌厲，每一刀都是要命的殺着，使他有窮於應付之感。

師兄弟所學相同，功力也相當，而龍刀又是一門異常厲害的刀法，王實此刻盤膝坐在地上，行動受到限制，如不全力應付，是無法抵擋得住他的攻勢的。

接了十幾招之後，王實已感到支持不住，心情激憤之下，厲聲道：「鍾虹，你

當眞執迷不悟？」

鍾虹一刀緊接着一刀，心裏所想的是趕快殺死他，那裏會有甚麼悔悟之心！

刀光霍霍！

刀嘯悽厲！

王實被逼得滿地打滾了。

他一邊打滾躲避鍾虹的攻勢，一邊大叫道：「忘恩負義的東西！你也不想想師父如何教導你……你利慾薰心……狠心狗肺！你……現在回頭還來得及，只要你洗心革面……娶師妹爲妻……規規矩矩地重新作人，我便還認你作師兄，否則……否則……」

說這些話的時候，鍾虹已連發二十多刀，刀刀砍向他的致命要害，根本沒把他的話聽進去。

他終於忍不住了。

突然站起一刀揮出！

鍾虹做夢也沒想到他還能站起，頓時爲之一呆，攻勢也爲之一頓。

就在這一刹那間，王實揮出的一刀正中其雙脚，將他雙脚齊膝掃斷！

鍾虹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王實不忍見他死去，連忙駢指連點他雙腿上的血脈，阻止大量流血。

龍虎會主一見鍾虹雙脚被斷，渾身震動了一下，倏地掀身上前說道：「王實，你剛才爲何坐在地上？現在又爲何站立起來？」

王實沒有立刻回答他的詢問，從懷中取出一條汗巾，一撕爲二，分別綁緊鍾虹雙膝上部，見鮮血已不大量流出，才抬頭道：「閣下這個問題，非三言兩語所能解釋得了，在下亦不打算解釋……」

龍虎會主沉聲道：「你約我到此，目的就是要殺他？」

王實道：「不，在下根本不知他跟閣下在一起。」

龍虎會主道：「那麼，你找本會主何爲？剛才你說在米倉山與我動手的人不是你，此言怎講？」

王實道：「先回答閣下後面的問題；在米倉山與你動手的是他。」

他一指地上的鍾虹，繼道：「他冒充在下與你進行決鬥，當時在下也在場，而在下即是酒色財氣四友口中的那個龍頭大哥。」

龍虎會主目中透出驚異之色道：「他爲何要冒充你與我進行決鬥？」

王實道：「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龍虎會主道：「那麼，回答我剛才那個問題——你找本會主何爲？」

王實道：「在下約會主到此，只想弄明白一件事——你究竟是誰？」

龍虎會主冷哼一聲道：「我是誰，與你何干？」

王實道：「家師三絕老人一生只傳授六個徒弟，除了我們六人之外，不應該有人會使龍刀鵝拳流星珠……」

龍虎會主冷笑道：「我會使龍刀鵝拳，因由已在米倉山中的古廟裏解釋過！」

王實道：「當時我不在場。」

龍虎會主道：「我的解釋是：我殺了上官鈺、翟廸龍和扈蓉三人！」

王實搖頭道：「我不相信。」

龍虎會主道：「你相信甚麼？」

王實道：「我比較相信你可能是我那兩位師兄之一，上官鈺或翟廸龍。」

龍虎會主哈哈大笑道：「你這樣想，不覺得太危險麼？」

王實道：「這件事，不弄個水落石出，我是絕不會罷休的！」

龍虎會主笑道：「王實，你太死心眼了，我是不是你師兄其實已不重要了。」

王實道：「不，很重要！」

龍虎會主道：「怎麼說很重要呢？」

王實道：「如果你是我師兄，那麼我要帶你返回三絕洞，請恩師發落。」

龍虎會主又哈哈大笑道：「好！我老實告訴你：我正是你的大師兄上官鈺！」

王實道：「聽家師說：我大師兄的面貌長得很難看。」

龍虎會主道：「有多難看？」

王實道：「他小時候曾得了天花，有滿臉的麻子，而且又是天生的兜唇。」

龍虎會主揭下面具，果然面部極之醜惡，有滿臉的麻子和一張難看的兜唇。

王實一見之下，嘆息道：「你果然是我大師兄上官鈺，那麼二師兄翟廸龍和三師姊扈蓉呢？」

上官鈺面上佈滿殺氣，冷冷說道：「他們分別被我毀除一身功力，已十年沒消息了。」

王實道：「你爲甚麼這樣做？」

上官鈺道：「當年在三絕洞時，由於我長得很醜，他們一直瞧我不起，從來不把我當作大師兄看待，所以離開三絕洞之後，有一天我出其不意的將他們分別點倒，然後當着翟廸龍面前姦污了扈蓉，再後我毀去他們一身功力，才放他們離去。」

王實嘆道：「你這樣做，實在不像個大師兄！」

上官鈺冷笑道：「現在我已把一切眞相告訴你了，你眞想把我送回三絕洞？」

王實點頭道：「希望大師兄隨小弟回山見見恩師，向恩師懺悔贖罪。」

上官鈺大笑一聲道：「那個老糊塗！他除了開口他媽的閉口他媽的之外，他懂得甚麼呢！老實說，我早就不記得他這個人了！我現在是雄霸天下的龍虎會主，天下高手盡爲我用，我的地位是無人能及的，我要誰死誰就不能活，那個糟老頭還能把我怎樣？」

王實一指昏在地的鍾虹，沉聲道：「他就是一個榜樣！」

上官鈺陰狠的瞪望着他，陰森森的笑道：「小子，你是說：你有能力殺我？」

王實道：「就算小弟沒有能力，天理也不容！」

上官鈺道：「咱們今天就在這白雲崖上試試『天理』的力量如何？」

王實點頭道：「好。」

上官鈺右手後伸，道：「刀來！」

「來了！」龍旗堂主余千山立刻雙手捧上一口寶刀。

那的確是一口寶刀，當上官鈺徐徐抽刀出鞘時，刺目的光芒使得王實的眼睛幾乎花了。刀，呈金黃色，刀身一邊紋龍一邊紋虎，乃是特製的一柄龍虎寶刀！

王實的龍刀却是一柄很普通的鋼刀，不過他可沒有一點畏懼，他橫刀胸前，岸然靜立，態度堅定得像一尊鐵人。

不過，當雙方剛剛開始對峙游步的時候，白雲崖下忽然傳來一縷悠悠簫聲。

這神秘的簫聲，曾經在米倉山的古廟出現過，驚走了龍虎會主，現在又突然出現了！龍虎會主顯然很不喜歡這神秘的簫聲，一聽之下，面色遽變。

龍旗堂主余千山和虎旗堂主胡登科連忙靠近龍虎會主，採取嚴密戒備的態度。

王實曾聽色魔說過這神秘簫聲，這時見他聽到簫聲便變了顏色，心中暗暗稱奇道：「是誰吹簫？爲甚麼他怕這簫聲？」

正思忖間，忽見四條人影從四個方向冲上白雲崖——竟是酒色財氣四友！

王實自從那天悄悄離開他們，後來接受沈神醫開刀治癒雙脚，至今已有整整三個月之久，以爲不會再跟他們四人碰頭了，不料今天他們竟在神秘簫聲中突然出現，不禁大感意外道：「你們怎麼來了？」

酒鬼笑嘻嘻道：「龍頭大哥，恭喜你雙脚痊癒，今後再不用我們保護你啦！」

王實心有所悟，道：「你們是……」

色魔道：「我們其實另有主人，數月前古廟畫龍頭其實是我們主人的安排！」

王實道：「你們主人是何方高人？」

財神哈哈笑道：「你認識他的——看，他上來了！」

人影一晃，白雲崖上又多了一個人——正是朱三郎家的那位高老爺子！

練功秘訣之四十二

空手入白刃

靈空子

空手入白刃之名目，似頗奇特，而含有神怪之意味，其實亦爲一種軟功而已，今試語一不諳技擊之人曰，我能以赤手空拳，出入于劍戟如林之中，與衆人周旋，而不至損傷。聞者未有不嗤爲謬妄者，然此功確能如是，特練習爲難，今且絕傳矣。

其得力處，完全在閃避二字，初時即從各項柔骨功夫下手，如柔腿，柔腰等法。繼練眼法。身手眼三法，爲拳家之要則，今欲出入于劍戟之林，尤全仗一雙眸子，否則必難應付也。

練眼初步，即凝神是，其法于初編夜行術一節述之，可參看，玆故不復贅錄。凝神功夫到家之後，即練數物，先數死物，若閒坐時，室中則數地磚，或數對面屋上之瓦楞。先數一間屋共有若干楞瓦，進一步則數每楞之瓦，共有幾片，能于一瞥之間，舉其數目，不爽毫釐，已非易事，然後更以瓦片之相疊高至數尺，或用其他類似之物代瓦，令依法數之，務須于極短時間中點清其數，始可更進一步，而練數活動之物，如鴨戶放鴨于河中，每羣百餘隻不等，令細數之。蓋瓦片等爲固定之物，不會自動移動，但凝神細心，即不至差誤，鴨在河中游行無定，倏東倏西，至爲活動，欲于轉瞬間數清之，殊非易易，非下一番功夫不可也，然熟能生巧，但須專心一志，大約半年即可。數得清鴨羣之後，更聚體格較小而數量較多之麻雀于一籠，如法令數之，以後每換一物，必減小其目標，如麻雀之後以蜻蜓，蜻蜓之後，易以蝗蟲，至蚊蟲螞蟻爲止。其人如能于五步之外，數清二三千一羣之蟻，則其眼法已臻絕頂矣。

眼法之外又須練步法身法，步法之練習，梅花樁等適用之，可以參看，至于身法，習之極難，先擇一廣場，釘立高低不一，大小不等之竹竿木樁阻碍物。所釘之地位，務須參差不齊，如犬牙之相錯，切忌次序井然，而有規則。地面之上，又每隔少許而布石灰一攤，亦不得有次序，但所釘之樁，中間距離，至多一尺。練者即側身于其間，急走，身不得與樁相觸，足不得踏着石灰，走時又須東旋西轉，不准有一定之途徑，如蝴蝶穿花，青蛇入草，在起初之時，萬難如願，行步亦遲緩，其後愈走愈疾，縱迂回曲折，亦無不可。然後更于樁上，置鋒利之刃，竹竿橫架鈎刺之屬，下面則間布鐵蒺藜及絆脚索等物。更依前法練之，至能出入自如則功已大成。可命數十人持武器圍攻，空手出入其中，亦不至有所傷損。此功練時固難，非有十載純功，不克臻上乘，而練成之後，便利非常，即空手出門，亦不愁受人之困，蓋一舉手間，可奪敵人之械，而爲己用也。此功相傳爲宋代眞州陳氏所創，當時極盛，今則練者極鮮，幾至絕傳，國術淪亡，殊可惜也。



王實恍然大悟。

在朱三郎家的時候，他早就覺得這位未老先白髮的「高老爺子」不是普通人物，現在事實證明這位年紀不過四十餘歲的「高老爺子」確非凡人。

他連忙向高老爺子深施一禮道：「高老爺子，原來是您啊！」

高老爺子微微一笑道：「叫我二師哥吧！我原名叫翟廸龍！」

王實驚啊一聲道：「您……您就是我的二師哥翟廸龍？」

翟廸龍點頭道：「不錯，十年前我被毀去一身功力，只好隱居在深山中，後來收了酒色財氣四人，他們很熱心，替我搜盡天下各種奇藥，終於使我恢復功力。」

上官鈺臉色一陣青一陣白。

翟廸龍一瞥昏死地上的鍾虹，搖頭太息道：「師父他老人家眞是可憐，辛辛苦苦的敎了六個徒弟，誰知他最得意的兩個大徒弟都成了最可怕的凶徒……」

王實問道：「二師哥，小弟奉恩師之命下山尋找你們三人的下落，如今那位扈師姊又在何處？」

翟廸龍搖頭嘆道：「別提她了，這些年來她已走火入魔，雖然她後來嫁給一位將軍，但她無時無刻不記着當年受汚之事，她變得自暴自棄，連我都不肯相認。」

他突然目光一抬，像兩把利刀釘上上官鈺，沉聲道：「上官鈺，今天是你惡貫滿盈的時候了！」

上官鈺看看站在四面的酒色財氣四人，忽然嘿嘿冷笑道：「就憑你和這酒色財氣四個跳樑小醜，恐怕還不够吧？」

翟廸龍道：「不要這麼多，一個就够了。」

上官鈺狂笑道：「你麼？」

翟廸龍點頭道：「不錯！」

王實大聲道：「二師哥，小弟奉恩師之命下山尋找你們三人的下落，恩師交代活的帶回去，死的也帶回去，所以你們不用再打，隨小弟回山謁見恩師便了。」

翟廸龍笑道：「我當然樂意跟你回山拜見恩師，但只怕有人不肯。」

王實道：「誰敢不從，小弟便將他抓回去。」

上官鈺獰笑道：「小子，我在三絕洞學藝時你還在流鼻涕，你敢口出狂言？」

王實道：「小弟哪敢口出狂言，只是這乃是恩師他老人家的吩咐，小弟不敢不聽。」

上官鈺道：「你如能殺得死我，便可將我的屍體帶回三絕洞！」

王實道：「大師兄執意如此，那小弟只好得罪了。」

他向前三步，然後抱刀而立，準備進行一場驚天動地的搏鬥。

上官鈺掂掂手中的龍虎寶刀，陰惻惻笑道：「你是我師弟，由你先出招吧！」

「有僭。」王實揮刀進擊。

刹那間，慘烈的搏鬥開始了！

雙方都使出龍刀的刀法，所以甫一接觸便見滿場刀光如熾，好像幾十道閃電在穿梭交錯，怪的是竟聽不到一下碰擊聲。

這就是說：雙方不但攻得妙，也避得妙，刀法和身法均配合得天衣無縫！

「咻——咻——咻——」

刀嘯持續不斷，有如鬼泣神嚎！

兩條人影在霍霍刀光中飛掠翻騰，最後只見滿場刀光，竟看不見人了！這樣搏鬥了約莫一刻時之久，忽聽上官鈺驚嘆一聲，從刀光中一掠而出，縱出數丈開外。

他落敗了麼？不，原因是他忽然發現白雲崖上多了一僧一俗兩個老人，又發現翟廸龍跪在俗家老人跟前叩拜，這一驚非同小可，因此倉皇脫出戰圈。

這一僧一俗是誰？

僧者：乃是曾在萬佛頂出現的德善禪師！俗者：三絕老人是也！

王實一見恩師突然現身，頓時驚喜交集，連忙收刀上前跪拜道：「師父，您老人家來了！」

三絕老人「呸」的往地上吐了一口濃痰，開口罵道：「他媽的！眞是鷄蛋炒鴨蛋——混蛋！本來打得好好的，幹麼要停下來？再打呀！再打呀！」

王實愕然道：「師父……」

三絕老人叫道：「再打！再打！他媽的，你這小子扮豬吃老虎！以前在三絕洞的時候，你不論怎麼出手都偏差半寸，剛才我看你出手好像沒有了這毛病，我正看得高興，幹麼要停下來？」

王實道：「師父，弟子本來不敢以下犯上，只是這位大師兄——」

三絕老人突然怒吼道：「站住！」

原來，上官鈺一見是師父三絕老人到了，自是嚇得魂不附體，他自知罪孽深重，萬死不足以贖其罪，三絕老人一定不會饒恕，因此便想趁隙開溜，不料三絕老人眼尖，立刻喝住了他。這一喝，好像一聲獅子吼，上官鈺本已起步欲逃，却忽然雙脚一軟，竟然再也跨不出一步了！

三絕老人冷笑道：「他媽的！你這個畜生，今天你要是跑得了，我三絕老人四個字讓你倒寫！」

那龍虎二堂主余千山和胡登科一見此情，知道大勢不妙，兩人互望一眼，隨即雙雙縱身而起——

「掉下來！」三絕老人喝聲中，空中銀光一閃，那剛剛縱起身子的余、胡二人便如中了彈的小鳥，一聲慘叫，果然從空中掉了下來！

上官鈺面色蒼白，全身顫慄起來了。

三絕老人冷笑一聲，轉顧身邊的德善禪師道：「和尚，有一句話叫虎毒不食子，但今天的情形，你說我能不出手麼？」

德善禪師雙手合十道：「善哉，善哉，上天有好生之德——」

三絕老人截口怪叫道：「你少來，我不聽這一套——王實！」

王實納頭道：「弟子在。」

三絕老人喝道：「去將他的心挖出來，他媽的我要看看他的心是甚麼顏色？」

他一指昏死在地的鍾虹，接道：「還有這小子的心也要挖出來看看！他媽的為師只知他們兩人最有出息，現在才知道瞎了眼！」說完這兩句話，已是老淚縱橫。

王實站起道：「師父，您老人家不要傷心，弟子再去跟他打一架！」

但是正當他仗刀欲出之際，那上官鈺却已萎然倒下，原來他自知難逃一死，便自作了斷，把一柄匕首插入自己腹部……

——全文完——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黃鷹·文
黃白石·圖

御用殺手（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率領高風、柳玉簪及雁組殺手，改變原定計劃，提前攻擊白雲觀。他把雁組殺手分成十二個小組，每組九人，於當晚三更時分，分頭向白雲觀進攻，當他們進入白雲觀的範圍時，首先遭遇到松道人兩個徒弟雲泉、石泉率衆道士阻擊，但分別被常護花、柳玉簪所殺，衆道士紛紛潰退。常、柳、高等三人直衝觀內，松道人、竹公子兩人同時出陣迎戰，高風連發暗器，攻向竹公子，而常護花則直取松道人，兩人正殺得難分難解之際，站在一旁掠陣的柳玉簪，竟倒戈向常護花攻擊，而竹公子避過高風的暗器後也加入戰團，三人合攻常護花……

消滅天地會　一戰便成功

竹公子歎息着道：「我其實也沒有做錯什麼，只是殺錯了一個和尚。」

柳玉簪道：「那個老和尚你難道看不出就是不殺他也活不了多久？」

竹公子道：「也許就因為看見他已經那麼老了，活着也沒有意思，所以我才請他盡早上路。」

高風那邊冷笑道：「你只是認為他除了敲鐘之外，什麼用也都沒有，認為我們也不會將他放在心上。」

竹公子道：「我這個人沒有什麼缺點，就是自以為是，總認為別人也是自己那樣想。」

高風道：「你現在就是要痛改前非，也沒有用的了。」

竹公子摺扇擊掌心，道：「你可知道自己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哦？」高風冷冷的一笑。

竹公子接道：「就是很多時都忘記了自己是什麼身份，說一些不是你能够說的話。」

高風道：「我的確不知道什麼話不能够說，什麼話能够說。」

「這所以你只配做一個殺手。」竹公子轉顧常護花。「姓常的就比你聰明得多了。」

常護花應道：「我所以不開口，只是我要說的，都已給我這位兄弟說出來。」

竹公子道：「我看，你也不明白我的話。」

常護花淡淡的道：「除了暗示你們三人聯手，絕不是我們能够應付得來之外，你的話還有什麼意思？」

「沒有了。」竹公子「唰」地打開摺扇一搖。

常護花目注柳玉簪，忽然問：「我應該怎樣稱呼你才對？」

柳玉簪有意無意避開常護花的目光。

「我以為你已經清楚了。」

常護花仰首向天。「松竹梅歲寒三友，常某人今日有幸，總算全都認識了。」

「你可以直呼我姓梅的——」

「據說梅姑娘的身份最神秘，除天地會的要員，見過梅姑娘的人絕無僅有。」

「不是沒有，只是他們在見過我之後，都會變成死人。」一頓接又道：「我叫做梅傲霜。」

「好名字。」常護花語聲很低沉。

「柳玉簪這名字也不錯。」梅傲霜接問：「你是否想知道她現在那裏去了？」

常護花道：「說出來對於你們相信亦沒有任何影响。」

「一些也沒有。」

常護花聽說，神情一黯。「她已經死了？」

梅傲霜道：「你大概也不會否認，殺掉這樣的一個人，遠比將她囚起來簡單容易。」

常護花只是問：「在大樹坡那兒？」

梅傲霜道：「那一戰的慘烈你是看到的了，我，竹公子與一百八十個殺手全力襲擊大樹坡，在我們二人合力擊殺柳玉簪之後，我們的人亦只剩下十七個人。」

竹公子接道：「合我們二人之力，雖然將柳玉簪擊倒，仍不免負傷。」摺扇隨即往左肩一抹，道：「這當然都是輕傷，但對龍飛手下的實力，我們不能不重新估計。」

常護花目光又回到梅傲霜面上。「若非現場那樣子，我早已懷疑，只憑鄒四爺、彭一刀、蛇郎君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摧毁大樹坡，又能否將你擊傷？」

梅傲霜道：「他們的作用，也只是要令你相信我就是柳玉簪。」

「也是說，他們是在大樹坡被摧毁之後才到達的了？」

「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率領手下在竹樹林設下陷阱，阻止你在我們攻擊大樹坡的時候趕到去，而他們三人則前赴大樹坡協助。」

「他們從來沒有見過你？」

梅傲霜冷然點頭，常護花接道：「他們若是知道投身天地會不過送死，眞不知有何感想？蛇郎君臨陣退縮，在某一方面來說，未嘗不……」

竹公子冷冷截口道：「你以爲他跑得了？」

常護花道：「天地會的規矩果然嚴厲得很。」

竹公子道：「當時我就在附近，所以給了他一個痛快，若是回到分壇內，只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常護花道：「這就是投靠天地會的下塲，可惜沒有其他人在，否則他們眞要重新考慮。」

竹公子道：「一入天地會，終生都是天地會的人。」

常護花道：「就是後悔，也只有認命的了？」

「不錯——」竹公子摺扇輕搖。「但天地會給他們的好處並不少，所以就我所知，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要後悔。」

常護花道：「但以我所知，很快就會有第一個的了。」

竹公子冷笑。「那一個？」

「你——」常護花亦一聲冷笑。「這件事就壞在你手上，難道你認爲只是一句一時錯手，便可了事？」

竹公子道：「這一點你大可以不必爲我担心，只要能够將你殺掉，再滅掉那一羣飛雁，功足抵過。」

常護花道：「可惜我們改了在今夜進攻，而現在，天地會方面相信已只剩下你們三人了。」

激烈的打鬥聲這時候的確已逐漸弱下來，那些飛雁殺手亦一個個在附近出現，雖然好些負傷，但都顯示出强烈的鬥志。

竹公子目光一轉，道：「你好像忘記了，你們那邊可以一戰的高手，只得你一人。」

松道人上下打量了常護花一眼，冷接道：「憑我們歲寒三友，絕對可以將你擊殺，至於哪一羣飛雁，我們根本不放在眼內。」

常護花笑道：「在我倒下之前，我絕對有信心要你們其中一人同赴黃泉，要其餘二人負傷，憑他們的本領，要擊倒兩個負傷的人，應該也不是一件難事。」

松道人「哦」的一聲，道：「你是說你已決定拚命？」

常護花道：「若非龍飛相公相救，我絕對活不到今天，又何況這實在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松道人拈鬚微笑，竹公子摺扇輕搖，梅傲霜目光一直停留在常護花的面上，忽然道：「我們就是讓你走，你也不會走的了？」

常護花淡應道：「姑娘是一個聰明人，怎會說這種話？」

梅傲霜冷冷道：「說聰明，還是你們聰明。」

常護花道：「竹公子若是不殺弘一大師，我們却是絕不會懷疑到你身上。」

梅傲霜道：「你們一直都沒有任何的表示。」

常護花道：「這也許因爲我們都仍然存着一點希望，希望並非事實。」

高風插口道：「我是絕對信任常公子，而除了常公子外，只有姑娘知道弘一大師的存在，也只有姑娘在常公子與我們聯絡上之前，知道襲擊白雲觀這個決定。」

常護花道：「說實在，弘一大師即使不死，惡僧無情他們的向白雲觀馳援，一樣會引起我們的注意。」

梅傲霜一聲微喟。「我們應該考慮到無情的移動，一定會落在你們眼中。」

常護花淡淡的道：「你們也許不是想不到，只是想到無情的身份既不成秘密，又已是傷殘之身，死不足惜，所以那麼遠也要他趕來。」

高風道：「以我們所知，這附近最少還有兩組人，你們可以調動。」

梅傲霜冷冷道：「你們知道的可不少呢。」

常護花道：「以姑娘的聰明，應該不會這樣疏忽，可見姑娘這一次的行動，並沒有經過審愼的考慮，到底是什麼原因，令姑娘突然生出這個念頭？」

梅傲霜道：「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冒充任何人，一直以來，我都是高在上，從來沒有人放在我的眼中。」

「那是怎樣想起來的？」常護花心頭陡然一動。「是因爲別人冒充你？」

梅傲霜冷然頷首，常護花試探問道：

「你莫非就是八駿飛車的主人？」

「我就是。」梅傲霜一字一頓。

常護花微喟道：「難怪！」

高風插口道：「據說八駿飛車的主人在天地會身份極高，松竹梅不過……」

竹公子笑截道：「她仍然跟我們並排，當然是在保持身份秘密。」

松道人接道：「歲寒三友她排名最末，一切本以貧道爲主，但那是多年之前的事，現在我們都要聽她的。」

竹公子又道：「她現在已是半個會主夫人。」

「半個？」高風奇怪道：「夫人就是夫人，那有半個？」

竹公子道：「妻全妾半，你是眞的不明還是假裝不知？」

高風一怔，還未答話，梅傲霜已冷冷的道：「這不是說廢話的時候。」

「屬下遵命。」竹公子摺扇接一掩嘴唇。

梅傲霜隨對常護花道：「你既然清楚我的身份，亦應該相信，很多事我都能够作主。」

常護花道：「這是什麼意思？」

梅傲霜道：「龍飛不過在利用你，事成之後，你亦未必能够得到什麼好處。」

常護花道：「姑娘是要我加入天地會麼？」

梅傲霜道：「以你的武功，一定可以身居高位，受用不盡。」

常護花一笑，道：「好像姑娘這樣的聰明人，想不到竟然會說出這些話。」

梅傲霜再問道：「龍飛到底給你什麼好處？」

常護花道：「常家富甲一方，到現在爲止，我仍然沒有缺乏過什麼，也實在無需要任何好處。」

梅傲霜冷笑。「龍飛也就是看透了這一點，才施恩給你。」

常護花淡然一笑。「我只知道那輛假的八駿飛車花了他們不少心血，原是準備好好的加以利用，却爲了救我而放棄初衷，但當時我與他們一些關係也沒有。」

梅傲霜道：「那只是因爲他們知道你比那輛假的八駿飛車更有用。」

常護花仰首望天，緩緩道：「無論如何，他們對我都非常友善，也沒有殺害我的朋友。」

梅傲霜沉默了下去，常護花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姑娘到現在，也應該很清楚的了。」

梅傲霜微喟一聲。「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彼此——」常護花目光一落，劍抱胸前，高風隨即將手一揮，在四周出現的飛雁殺手，一個個蓄勢待發，視綫都集中在歲寒三友的身上。

松道人也就在這個時候問：「夫人的話說完了沒有？」

梅傲霜冷冷的看了他一眼，沒有作聲，竹公子插口道：「就是再說也改不了姓常的主意，但夫人一定要說，我們也不會阻止。」

梅傲霜冷哼一聲，松道人接道：「也許夫人與我們一樣，根本就不將那些飛雁殺手放在心上，索性等他們完全齊集到這兒來，才一舉將之殲滅。」

梅傲霜再也忍不住，叱喝一聲道：「動手！」

高風長刀同時疾指向竹公子，厲聲道：「上！」

除了那些飛雁殺手之外，沒有人看出他眞的只是要那些下屬集中攻擊竹公子。

語聲一落，無數暗器從四方八面射向竹公子，破空聲暴响，摧人心魄。

松竹梅三人的身形已然拔起來，撲向常護花高風，他們都以爲那些暗器的標的是他們三人，也絕不以爲那些暗器能够將他們阻下來。

劍刀扇半空中齊展，松道人梅傲霜瞬息衝出了暗器網。

竹公子衝不出，一道道閃亮的銀絲緊接向他飛來，交織成一張銀光閃閃的巨網，縱橫交錯向竹公子網下。

這種銀綫，竹公子早已見識過它的妙用，這時候當然亦看出周圍的飛雁殺手是集中攻擊自己一個人！

若是他仍站在地上，貼地一滾，絕不難脫出這張網，但他現在却是在半空。

那些暗器才被他擊落，銀綫已一條條由四方八面落在他身上。

他手中若是一柄利刀，亦不難將那些銀綫削斷，那却是一柄摺扇！

「錚」的一排鋒利的尖刀那刹那從摺扇的頂端彈出，與之同時，摺扇已疾揮了出去。

三條銀綫被尖刀削斷，其他的銀綫却落在竹公子身上，他的身形變化亦同時被纏死，那些飛雁殺手把握機會，暗器再次出手，集中向竹公子射來。

竹公子面色慘變，一聲：「救我——」摺扇「錚錚」的散開，十四條扇骨連接在一起，變成一條長逾兩丈的鍊子鞭，飛旋出去。

他原是準備將射來的暗器捲落，憑他的功力，這一鞭揮出，即使不能够全部，也應該可以將大部份的暗器捲飛，那知道鞭才揮出一半便撞在一條銀綫上，銀綫被削斷，鞭亦彈起來。

暗器並沒有停下，竹公子悲呼聲中，被射成一隻刺蝟也似，摔落在地上。

飛雁殺手從四方八面衝上，竹公子嘶聲大叫，鞭一抖，「哧」的射進了一個殺手的咽喉，才拔出還未攻向另一個，七八支長矛已落在他身上，將他刺殺在當場！

那羣飛雁殺手的兩個同時身首異處。是梅傲霜的雙刀，她一眼瞥見不妥，立即回救，可是高風的暗器却飛蝗般射至，這一阻，到她撲向同時，竹公子已經是一個死人，兩個飛雁殺手緊接向她撲來，却連她的一刀也接不住。

她一刀一個，連殺二人，身形風車般一轉，又將接近的三人斬殺刀下。

常護花那邊看見，待要阻止，可是松道人的劍却蛛網也似封住了他的去路。

旁邊的高風已衝出，長刀飛舞，撲向梅傲霜，在他兩側的飛雁殺手相繼衝奔前去。

松道人阻不了他們，但他並不着急，也絕對相信，梅傲霜絕對可以應付得來，他只是希望梅傲霜能够盡快趕回，與他聯手撲殺常護花。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何況他已經與常護花對拆多招。

他面上雖然沒有表現出來，心頭巳極之不安，常護花身手的靈活，反應的敏銳，大出他意料之外，除了劍之外，他還要應付常護花的一雙脚，與及另一隻左手。

常護花左手揑的並不是劍訣，是兩支銀梭，那是暗器，他却當兵器使用。

松道人却看出那非獨用作兵器，還隨時能够化爲暗器，只是看不出，這兩枚暗器什麼時候出手。

還有常護花的一雙脚，一找到空隙，突然便踢來，狠而勁。

這完全是在承德行宮所訓練出來，除了要使身體上每一部份都能够同時攻擊敵人，還要他完成忘記自己經巳不是一個劍客。

松道人並不知道那許多，只知道這是他生平最可怕的對手。

抱一的被殺，他本來還有些懷疑，現在巳完全相信。

他一輪搶攻，搶制先機，但一口眞氣換過，常護花巳經能够向他反攻。

松道人一連被迫退七步才穩住身形，一聲冷笑，突然道：「江湖上傳說你是年青一輩最出色的劍客，何不以劍術與我一決高低？」

常護花道：「如果你是一個劍客，我會考慮。」

松道人面色一沉。「到現在爲止，你是第一個說我不是劍客的人。」

常護花道：「那些認爲你是一個劍客的人，只是仍然不知道你的眞面目。」

松道人正容道：「不論是正是邪，劍客就是劍客。」

常護花冷笑。「可憐你連劍客的眞義也不懂。」

說話間兩人並沒有停下來，出手反而更兇險，松道人雖然又被迫退三步，但仍然將常護花截住。

這短短片刻，梅傲霜又巳連殺四個飛雁殺手，雙刀將高風迫得喘不過氣來。

高風再退三步，便巳背貼牆壁，必死無救，梅傲霜也顯然立心將他刺殺刀下，後面追上的飛雁殺手她一概不管，雙刀只是攻向高風。

松道人沒有理會那邊的情形，一心只是將常護花纏在這邊，可是常護花那句話實在令他生氣，不覺劍一擺，怒道：「劍客的眞義是什麼？你說。」

常護花沒有說，找住松道人一擺劍那刹那的空隙，連攻十七劍，身形猛一轉，巳然從松道人的身旁衝過。

松道人四劍三擊，遠不及常護花的身形，轉身再七劍，亦追不上，暴喝聲中，緊追在後。

高風這時候巳經退出了第三步，後背撞上牆壁，身形不由得一凝，梅傲霜雙刀急落。

眼看高風便要喪命刀下，兩道銀光飛來，急打梅傲霜後背兩處要害，梅傲霜不能不擋。

那是常護花扣在左手的兩枚銀梭，打的是必救之處，梅傲霜刀一轉却便將之擊下。

常護花的劍跟着到了，梅傲霜連接下八劍，冷笑道：「我要殺的人，誰也救不了！」

語聲一落，身形倒縱，也就在那刹那，雙刀突然脫手，一齊飛向高風。

這一着大出常護花意料之外，以他身形劍法之迅速，竟然來不及將之截下，匆忙中急喝一聲：「小心！」

高風巳經小心，但也是想不到梅傲霜脫手飛刀擲來。

那兩柄短刀在內力摧動下，飛輪般滾轉，高風長刀急一擋，「噹」的竟然被震得脫手飛去。

那柄短刀亦彈飛，但另一柄短刀却同時斬上了高風的胸膛，一旋，一道口子直劃上眉心，才飛上了半空。

飛風上半截身子幾乎被斬爲兩爿，鮮血暴射，倒撞在牆上，然後才倒下。

這一刀的威力亦不可謂不驚人，所有人都爲之一呆，連松道人也沒有例外。

梅傲霜身形，三丈外落下，反手往腰間一抹，「颼」的抖出了一支長幾及四尺的軟劍。

那只是刹那，接近的一個飛雁殺手狂叫着，左手矛右手刀撲向梅傲霜。

軟劍立時响起來，一陣令人驚心動魄的「颼颼」之聲，那個飛雁殺手矛刀齊脫手，混身浴血，慘叫着在劍光中倒下。

常護花面色一變，脫口道：「好狠的劍法，好辣的手段！」

梅傲霜冷笑。「各爲其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聲落劍出，劍光一閃，旁邊另一個飛雁殺手慘叫中倒飛出去。

梅傲霜劍接一引，向常護花飛來，松道人也不慢，從旁襲至。

飛雁殺手左右截擊，松道人身形一頓，長劍閃電般劈下，迎面衝來一人，立成兩爿，常護花也竟就在這兩爿屍身中欺進來。

梅傲霜自後追上，却迎上兩爿鮮血飛激的屍體，不由自主往一側讓開。

常護花本是要藉此解除後顧之憂，人劍直取松道人，在松道人一劍斬向那個飛雁殺手之際，他巳經知道搶救不及，索性乘此機會傾盡全力一擊。

松道人梅傲霜的武功他巳看得很清楚，知道這兩人聯手，自己未必能够招架得來，那些飛雁殺手衝上，亦是燈蛾撲火，自尋死路。

他並不怕死，却也不願意等死，更明白若不能與眼前兩人拚一個同歸於盡，那些飛雁殺手一個只怕也難以保得住性命。

所以他必須把握任何機會，只要能先擊倒其中一人，便可以將局勢扭轉。

這個機會實在不容易把握，但還是給他穩抓住了。

劍一落，擋在身前的飛雁殺手一分爲二，那對於松道人實在是一件快事，也因爲這種興奮打了兩個哈哈。

他一向喜歡刺激，尤其是這種刺激，却想不到更刺激的事緊接而來。

兩爿屍體一分，哈哈笑聲未落，他就看到了常護花，那刹那給他的感覺，常護花竟就像是藏在那具屍體內，給他一劈，現身出來。

他不覺一呆，接就是胸前一凉，目光一落，正看見常護花的劍向自己的胸膛繼

續進入。

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猛襲上他心頭，他驚呼，揮劍才揮出一半，整個身子巳被常護花挑上半空。

無數暗器緊接射在他身上，他的生命也就在半空結束。

常護花半身立轉，梅傲霜的劍巳至，他的劍正好迎個正着。

一陣金鐵交擊聲急响，劍光一歛，梅傲霜倒退三丈，常護花沒有追，目光轉向那邊月洞門。

一羣人正從那邊衝進來，也就是因爲那羣人的出現，梅傲霜突然暴退。

那些飛雁殺手即時發出了一聲歡呼。

當先衝進來的是一個中年人，長鬚五綹，手中一柄摺扇碧玉爲骨，扇面上一行行寫着無數姓名，正是龍飛相公。

香芸緊跟在他後面，長髮披肩，紫衣飄飛，看見常護花沒有事，才鬆過了一口氣。

緊跟着龍飛的還有三個不同顏色衣服的女孩子，裝束各異，兵器亦不同，却絕無疑問都是高手。

那相信亦是龍飛的義女。

她們之外，還有幾個年紀不等，但顯然內外功兼修，身懷絕技的高手，最後就是一羣黑衣人。

更多的黑衣人在四面八方出現，團團將梅傲霜包圍起來。

梅傲霜若無其事，冷然四顧，目光最後落在龍飛手中那柄摺扇上。「玉骨銷魂，龍飛——」

龍飛頷首，道：「我應該怎樣稱呼你呀？」

「梅傲霜。」

龍飛上下打量了梅傲霜一眼。「歲寒三友，果然與別不同！」

「怎也比不上閣下，前呼後擁的，又選擇在事情接近結束之際才浩浩蕩蕩的趕至！」

龍飛笑了笑。「我不明白你的話。」

梅傲霜冷冷的道：「你不像這麼愚蠢的人！」

龍飛道：「我們一路上馬不停蹄，巳經兩天兩夜，不眠不休。」

梅傲霜道：「就是趕來瞧熱鬧，也該早一點兒。」

龍飛道：「無論你說什麼，我們的人都不會意志動搖的。」

梅傲霜道：「那他們若非太聰明，就是太愚蠢。」

龍飛道：「他們只是太明白天地會是怎樣的一個組織。」

梅傲霜目光一轉。「看來你實在是一個領導天才，雖則到晚了，這些傻瓜仍然很感激。」

龍飛道：「何以說這種廢話？」

梅傲霜反問：「什麼才不是廢話？」

龍飛道：「告訴我，你們三人之上是何人？」

梅傲霜道：「天地會主。」

龍飛搖頭。「你們的身份還不到這個階級。」

常護花插口道：「這位梅姑娘乃是半個夫人的身份，也是八駿飛車的主人。」

龍飛一怔，梅傲霜目光即時轉向那幾個女孩子。「冒充我的人在不在？」

香芸淡應道：「那是我。」

梅傲霜目光凝結在香芸面上，好美的女孩子，你敢冒充我，却不知敢不敢與我一較高下？」

香芸微笑道：「這件事不容許有私仇存在，也不容許個人逞勇鬥狠，你雖然只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女人，除非不動手，否則，這兒所有人都不會袖手旁觀。」

龍飛接口道：「這不是一般江湖上的仇殺，正如你們，只要能够擊倒對方，我們同樣不擇手段。」

梅傲霜悶哼一聲，道：「皇帝老兒總管沒有選錯人。」

龍飛冷截道：「閣下身份特殊，對於天地會的一切知道的當然不會少，也許我們可以談一談。」

「你要知道天地會更多的秘密？」

「不錯——」龍飛接問：「你要什麼條件？」

「你能够保護我？」

「絕對能够。」龍飛語氣充滿自信。

「也能够在金錢上滿足我？」

龍飛一笑。「這是小事。」

常護花接道：「這是姑娘棄暗投明，脫離魔掌的機會。」

梅傲霜笑道：「那即使眞的是摩掌，你怎能够肯定我不是甘心被抓住？」

常護花怔在那裏，梅傲霜笑接道：「你不錯在江湖上很有名，經驗仍然是不足，但無可否認，你的運氣實在很不錯。」

常護花無言歎息，梅傲霜又道：「天下之大，也只有一個人能令我致死。」

「天地會主？」龍飛試探着問：「我倒想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你總會知道的，他曾經發誓，要親自將你擊殺。」

「那我等他就是了。」龍飛一笑轉問道：「最近天地會那一連串行動，相信完全是由你策劃？」

「不錯。」梅傲霜應得很冷傲。

「也的確很不錯，就是犯上了一般女人的毛病。」

梅傲霜冷笑，龍飛一頓接道：「也就是貪小便宜，你可以動大樹坡，動百家集，但由大樹坡到百家集之間的暗樁却是動不得，那無疑告訴我，有人暗通敵方，出賣這一帶的秘密，那叫我怎能不立即趕來整頓一切？而我若不來，儘管松竹都倒下，你仍然有反敗爲勝的機會。」

語聲一頓，摺扇一揮。「給她看無情的人頭！」

一個包袱隨即由一個黑衣人手中拋出，落在梅傲霜的身前。

包袱着地散開，「惡僧」無情的人頭骨碌碌的滾了出來，頸上血跡未乾。

梅傲霜的面色終於變了。

龍飛目光一落，說道：「你雖然巳經考慮到事情也許有變，預先吩咐無情在接近大江之時改陸路爲水路，縮短行程，但非常不幸，正好遇上我乘船趕來。」

梅傲霜不能不歎息，龍飛那條大船無堅不摧，無情一夥撞上去，等於是自尋死路。

龍飛接問道：「除了惡僧無情之外，你是否還有其他援兵？」

梅傲霜鐵青着臉，道：「龍飛，這一次你棋高一着！」

龍飛搖頭：「鐵血換來的，那有什麼高不高？」

梅傲霜劍一抖，道：「話到這裏，你可以動手了。」

龍飛道：「你還要動手？」

梅傲霜傲然一笑，說道：「天地會的人若是如你想的那麼貪生怕死，何來今日的局面？」

「好——」龍飛沉着臉。「說得好！」摺扇「霍」的一揮。

飛雁殺手的長矛全都向着梅傲霜，只等一聲令下，一齊擲前去，那些黑衣人的手中同時出現了一盒盒諸葛連弩。

連弩一發十二枝，那麼多盒一齊發射，再加上飛雁殺手的長矛，梅傲霜武功再好，亦難免傷在箭矛之下，何况還有常護花龍飛這些高手。

梅傲霜當然看得出巳身陷絕境，表面雖然仍强硬，心裏巳完全絕望。

火光照耀下，她獨立在包圍圈，當中，看來是那麼落寞孤單。

常護花看在眼內，歎了一口氣，梅傲霜即時向他望來，忽然道：「我現在倒是有些後悔，方才爲什麼不倒在你劍下！」

「梅姑娘——」

梅傲霜冷截。「縱有廢話也該說光了。」手中劍「颼颼」一抖。

龍飛還是不下令，緩緩道：「你現在仍然可以選擇。」

梅傲霜冷冷一笑，凌空猛拔起身子，手中劍「颼」地一响，反削進自己咽喉。

劍進咽喉，其勢未盡，着地時，梅傲霜巳然身首異處。所有人都爲之驚呆。

半晌，龍飛才一聲歎息。「不錯，就是有這種人，天地會才有今日的局面。」

香芸亦自歎息，移步到常護花身旁，常護花目光仍然停留在梅傲霜屍體上。

「你本來就認識她？」香芸輕聲問。

常護花苦笑了一下。「跟我接觸的柳玉簪也就是她。」

香芸一怔，龍飛亦吃一驚，他們現在才想像得到常護花方才那一戰的兇險。

常護花苦笑接道：「我的運氣一直都很不錯是不是？」

香芸頷首。「希望你的運氣永遠都那麼好。」

常護花無言一笑，龍飛走過來，一面道：「我沒有說錯，這事實是一場不擇手段的爭霸。」

「這是的。」常護花絕對同意。

「你覺得很討厭？」

「總會習慣的，在我這才是開始。」

常護花接問：「我們這邊的損失如何？」

「沒有他們大。」龍飛嘟喃道：「惡僧無情、松竹梅，都倒下，尤其是梅傲霜的死，他們總該有些反應。」

香芸沉吟道：「不知道玉簪姊姊怎樣了？」

龍飛道：「她不會比不上梅傲霜。」

香芸垂下頭，龍飛接道：「也虧這個女孩子，竟然想到玉簪跟常護花沒有見過面，想出這個辦法來。」

香芸道：「本該就是不能够一一將姊姊她們給常大哥引見，也得讓常大哥看看她們的畫像。」

龍飛點頭道：「畫像的事，交給你了。」隨即走過去吩咐清理這戰場，留下香芸伴着常護花。

這時候，白雲觀大部份地方都巳在燃燒中，但看在常護花香芸的眼中，只覺得心寒屍橫遍地，血流成河，這種不擇手段的惡鬥，到底何時才結束？

有誰能回答？（全文完）

繼續購閱下期故事之二「雁血飄香」

太極門高手過招

麥海雲

現時太極門有所謂內太極以及外太極這兩種途徑，教授門人，前者屬於强身自衞，後者能够搏擊，但在四五十年前，沒有外太極這個名稱，因此之故，太極拳究竟能否實用，能跟其他門派的人打門呢？那是一個謎，由於當時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拳風甚盛，有許多門派的高手公開較量，故此太極拳能否搏門這個疑問，變成一般練武之人討論的話題，就算在政府的機關公署當中，亦有一部份人在辦公廳裏面談及此事，並且把太極拳以外的幾種門派，包括白鶴拳，迷踪藝，以及查拳等，看做外家拳，因爲政府的公署當中所有職員屬於文員那一類，文質彬彬，當然是練習太極拳比較適合，故此，談到搏門方面，大部份人都覺得太極拳一定有些特色，不但能够戰勝中國許多種外家的拳脚，甚至日本的柔道，亦非敵手。

當時有一個太極拳的高手叫做陸宗虞，乃係中國的外交官，當時北京政府跟日本的關係十分密切，表面上說是中日親善，實際上却是互相防範的，日本人根本上就不會把中國政府放在眼內，經常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所有拳術不過屬於表演性質，不堪一擊，這一類的閒言閒語給中國拳師聽了，大感不滿，只是沒有機會印證中國功夫優於柔道而已。

當時外交部裏面設立太極拳班，聘請一位太極名手馬潤芝主持，馬潤芝是當時極有名氣的楊少候的高徒，陸宗虞根本上就拜門把馬潤芝看做宗師，故此，談到太極，當然是推重他的，馬潤芝到外交部主持太極班，順理成章，偶然在日本人經商的一個小圈子裏面來了一位叫做柯道家宮井，設立一座柔道院，教授日本的柔道，亚非僅限於日本人學習，中國人投身門下他也是照樣教授的。

正如上文所述，當時日本人拚命提倡中日親善，但在柔道院之內，却非如此，宮井經常把日本柔道的招式加在中國人的身上，把他們亂打亂撻，痛楚不堪，而且不斷指責中國拳術絕無實際價值，求學的中國人聽了，心裏不舒服，再又因爲經常給他打到仆，往往學習兩三個月就退學，

求學的中國人愈來愈少，宮井細心研究，認爲中國人不喜歡學柔道的原因，並非由於他經常出手把他們撻倒，最重要的就是京城之內有許多門派盛行，其中包括太極，形意，八卦，既可强身亦可搏擊，假如有機會跟太極門的高手過招，並且輕易取勝，就使一般人對柔道另眼相看，因此之故，他吩咐門人盡量找尋這個機會，使他跟太極拳的高手過招。

這種情況，透過許多人的口中，說了出來，陸宗虞獲悉，大感不安，他明知門不過宮井，但仍在閒談之際，把這件事情向馬潤芝談及，馬潤芝當時在外交部的公署當中教授一班職員，剛巧那一期有一班人畢業，他就想出一個辦法來，請陸宗虞在那一班太極班的人畢業之際，舉行一個盛會，由他們當衆表演太極拳推手，以及拆招，使嘉賓看了發生興趣，並且乘機讓宮井看到太極拳的眞面目，馬宗虞欣然接受這個建議，那時他的身份是外交部長，所結識的人非富則貴，除了各國重要外交官員之外，還有船務買辦，洋行經理以及外國人的機關首長，他一概發帖招待，宮井是京城柔道院的院長，當然得到請帖，那時他根本上輕視太極拳，不想參加，因陸宗虞是外交官，不能不賞臉，故此答應前往觀光畢業典禮。

在畢業盛會舉行的一天，外交部的機關公署之內，中外嘉賓雲集，特別是懂得柔道西洋拳或羅馬摔角的外交官員，更感興趣，的確是嘉賓雲集，歡笑滿堂，十分熱鬧，馬宗虞是大會主席，當然是由他登台講述開會詞的，他演講的詞句當中，表示一個國家希望强盛，必須國民的種族堅强，如想種族堅强，先由自己做起，那就要學習中國功夫了，換言之，中國功夫能够强身强種，不單是搏門那麼簡單，至於最爲適合中國人練習的一種拳脚就是太極拳，那時全國風行太極拳確有道理，根本上從歷史所述，日本的柔術就是由明朝中國武術家陳元斌，前往東京，在該處痛毆當地浪人，有許多日本人學習，因此逐漸發生變化，變成新的門派，其實日本柔道跟中國的太極拳，在搏門的原理相同。

陸宗虞這樣說，一方面是根據事實，另一方面含有希望中國親善的意思，照道理說，宮井在座聽了，不應該發生反感，不過，他一向自高自大，聽了不但發生反感，而且有機會就要作反面的討論，過了一會，司儀宣佈秩序，各種項目當中，有一項節目就是請中外嘉賓自由演講，宮井認爲機會巳到，毅然登台，當衆講述日本柔道歷史悠久，學校方面也列爲必修的課程，目的是提高武士道精神，日俄戰爭時，根據紅十字會報告，俄兵死亡的人數很多，至於白刃或空手搏門之下的人佔了十份之七，至於給槍炮擊斃的只佔十份之三，可見日本的柔道確是雄霸天下。

當時日本只有相撲以及柔道這兩種打門方式，空手道還沒有竄紅，宮井這樣說，無形中把柔道抬高，壓倒太極拳，因此馬潤芝立刻發生反感，不過一會，便由馬潤芝負責致謝，登台講幾句話，原因是他係太極拳班的教練。

馬潤芝登台致謝之際，首先對宮井所講的話有所反駁然後談到太極拳與日本柔道的比較，跟着說日本柔道確係明朝陳元斌把中國太極拳傳授到東京的，現時日本有一部份練武的講道館，仍然奉有陳元斌的神位，稱做祖師，至於東京有陳氏紀念堂以及陳元斌的墳墓，那是鐵證，無可否認宮井先生認爲日本柔道係日本人所創，那就似乎失實，根本上太極拳以健身爲主，搏門只是其次，那就跟柔道不同，有許多人練太極拳由肥變瘦，減輕體重，亦有些根本上骨瘦如柴，但却非常健康，渾身肌肉，有如鋼條，可見太極拳對健康大有貢獻，至於宮井先生說太極拳不能搏門，比不上柔道，那就太過武斷，如果有機會跟宮井先生研究這兩種拳術的優劣，我是大表歡迎的。

馬潤芝這樣說，等於向他挑戰，在座的人，掌聲雷動，宮井聽了不但沒有心煩意亂，而且臉露微笑，根本上他就輕視太極拳，希望自己有機會跟太極拳的高手一決雌雄，既然馬潤芝說出這番話來，他當然是十分高興的，跟着他就向陸宗虞提出一項建議，希望在外交處的太極拳班學員表演太極拳之後，加插一項日本拳術比賽，乃是研究性質，希望陸宗虞答應。

陸宗虞早巳跟馬潤芝商量過，既然馬潤芝故意在致謝的謝詞當中誇張太極拳，等於挑戰，當然是很有把握取勝，故此，他很快就接受宮井的建議，當衆宣佈，在學員集體表演太極拳之後增加中日拳賽。

在場的觀衆獲悉此事，笑逐顏開，認爲那是非常罕見的機會，不管中國人抑或日本人，甚至歐洲的嘉賓，都想一開眼界，因此對學員的表演太極拳不感興趣，認爲馬潤芝跟宮井比賽，然後值得一看，多數留着不走。

不過一會，學員表演太極拳之後，輪到馬潤芝與宮井登台表演，兩人登台之後，分別有人鼓掌捧場，陸宗虞担任評判，馬潤芝登台之後，垂手站着，沒有擺出任何架式，揮手叫宮井進攻。

宮井在看台的另外一邊，認爲對方態度冷淡，等於輕視他，非常不滿，大喝一聲，直衝過去，剛剛動手，便即緊握馬潤芝的右手，而且握住前臂，同時伸出另外一隻手來，跟着進馬，想把馬潤芝整個抓起，向背後抛去，殊不料馬潤芝所擺的架式，叫做渾元一氣，變化無窮，雖然兩手低垂，但却含有許多種變化，右臂被對方緊執，他突然往下一沉，跟住左手由高處劈落，先行把對方握住自己右手的一隻手劈開，跟住右手向前推進，並且坐低馬步由站立的姿勢變成跪馬，標馬過去，一拳打中對方的小腹，由於這種招式並非柔道平時所見，根本無法預防，宮井突然受擊，才知道對方的厲害，巳經遲了，小腹中拳，狂叫一聲，倒地呻吟，當時座上客歡聲雷動，盛讚馬潤芝的太極拳高强，剛柔並制，確實能够搏門，馬潤芝反而趨前，設法使宮井覺醒過來，他滿臉含羞，拱手爲禮，便即匆匆下台，不久他就把東京的柔道院結束，回到日本去。

是否宮井的柔道那種級數比不上馬潤芝，故此打輸呢？抑或馬潤芝的太極拳確實厲害，能够一招打贏呢？事隔多年，不容易找到準確的答案，不過，馬潤芝以太極拳的招式擊敗宮井，確屬事實。（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黃白石・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斬情女、林成方、王榮等三人前往一宅院，力戰之下，卒之將黑劍門的殺手于晶及其三個手下全部解決，三人回到四海鏢局後，包天成總鏢頭與斬情女要求萬壽山說明尚有何人前來助拳，但林成方認爲時機未到，若將助拳者的姓名說出，深恐秘密洩漏，會遭黑劍門將他們截殺。因此要求包天成準備燈籠，於晚間揚起，飄於高空，以連絡前來助拳的人。包天成命人照辦。晚間，林成方等人在鏢局外面發現一個天竺人，名叫摩沙里，腳下有三條毒蟒盤纏。另外帶着一個中國繙繹，摩里沙透過繙繹，要斬情女等放下武器，否則……

色誘天竺客　猝然施毒手

藍衫人道：「這毒蟒噴出的毒氣，可以到一丈左右，站在一丈以外，再運內功護身，大概就可也避過去了，不過，牠全身刀槍不入，堅硬得很，唯一的辦法，就是由口中下手。」

斬情女道：「你沒有騙我們吧？」

藍衫人道：「我爲甚麼要騙你們，這些事，你們想也應該想到的了。」

摩里沙突然開了口，一口流利的中國話，道：「你小子還有甚麼底，沒有洩漏出去？」

藍衫人呆住了，斬情女、林成方等，也都呆住了，實在想不到，這個天竺人心機如此之深。

輕輕吁一口氣，藍衫人緩緩說：「我跟了你數年之間，你都不肯說一句中國話，這些忍耐之心，實在叫人佩服。」

摩里沙道：「那是因爲這些年來你一直是盡力盡心的爲我效忠，實在用不着我開口。」

藍衫人道：「現在，你開了口，因爲我出賣了你？」

摩里沙笑一笑，道：「我如再不開口，只恐你要把殺人的方法，全數告訴他們了。」

聲音甫落，右手一揮，那藍衣人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他出手快如閃電，林成方、斬情女等，竟然來不及出手阻止。

但這也有一樣好處，那就是摩里沙自動暴露了他的武功。

也使得林成方等，都提高了警覺。

包天成、田昆，雙手都扣着鈴鏢、火彈，凝注着三條毒蛇。

石一峯低聲吩咐八個弩箭手，對付毒蛇時，向口中招呼。

林成方緩緩抽出了長劍，道：「閣下不但能殺蛇，殺人的手法也很快速。」

摩里沙笑笑道：「我總不能讓他把我所有的本事，都說出去，所以，只好先殺了他。」

林成方道：「很可惜，他已經告訴了我們對付你這幾條毒蟒的辦法。」

摩里沙笑一笑，道：「你可以試試看，我這些毒蟒，都已通靈，他們只要不張開大口，你們還是無法傷牠。」

萬壽山道：「你一個外來人，爲什麼要捲入我們中原武林恩怨之中。」

摩里沙道：「沒有法子，你們中國有一句話說：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在下正是受人之託。」

萬壽山道：「黑劍門派來了不少殺手對付我們，但我們都應付過去，你閣下一個人，難道就能取勝麼？」

摩里沙笑一笑，道：「也許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身價，在下只要作完了這一宗生意，就可以離開貴國，回到天竺去了。」

萬壽山道：「哦！」

摩里沙笑一笑，道：「現在，你準備好，我要出手了。」

斬情女道：「慢着。」

摩里沙道：「你這位姑娘，還有話說？」

斬情女接道：「我想知道，我們值多少銀子？」

摩里沙道：「你叫斬情女，對麼？」

斬情女道：「不錯。」

摩里沙道：「你值一千兩黃金，價錢實在很高。」

斬情女道：「他們這些人呢？」

摩里沙道：「四個鏢師的身價可以值兩千兩銀子，總鏢頭五千兩，殺一個算一個。」

包天成怒道：「你知道，我們有多少鏢師麼？」

摩里沙道：「不知道，總之，越多越好，越多越妙。」

林成方道：「越多越好！閣下這口氣，不覺得有些太狂麼？」

摩里沙道：「賺錢的事，自然是越多越好，取命有價，在下只好開一次殺戒了。」

林成方問道：「摩里沙，你帶了幾個帮手來？」

摩里沙搖搖頭道：「在下一向獨來獨往，從來不帶帮手。」

林成方道：「閣下之意，是說你一個人，就可以對付我們在場之人了？」

摩里沙道：「還有我這三條毒蟒。」

林成方回顧了斬情女一眼，笑道：「易姑娘，這人如此托大，大概眞還有幾下子，我看，咱們不用和他嚕唆了。」

斬情女道：「林兄之意，可是想和小妹聯手來對付他？」

林成方道：「包總鏢頭和田昆兄，對付巨蟒，咱們鬥鬥這位來自天竺的高手如何？」

斬情女道：「悉憑尊便，小妹奉陪。」

林成方道：「摩里沙，你準備如何取我們人頭，可以出手了。」

摩里沙道：「該動手的時間，我自己會出手，這不勞你費心。」

斬情女道：「你只是想賺一點銀子？」

摩里沙笑道：「不錯。」

斬情女笑道：「如是我出的銀子比他多一些，你是否可以改變主意？」

摩里沙笑道：「那不行……。」

斬情女接道：「我的價錢，比他們高出很多。」

摩里沙道：「哦！那就講個數目出來。」

斬情女道：「你殺死一名黑劍門中的殺手，我出一萬兩銀子。」

摩里沙道：「這話可是眞的？」

斬情女道：「你去打聽打聽，我說過的話，一向算數。」

摩里沙沉吟了一陣，搖搖頭，道：「有些事，不一定非要用武功解決，有時間……。」

斬情女接道：「別扯得太遠，我提的條件，你答不答應？」

摩里沙道：「不能答應，姑娘別忘了，我也算是黑劍門中的人，只不過，我是應聘而來，身份和別人有些不同罷了。」

斬情女淡然說道：「摩里沙，你是決心要殺我們了？」

摩里沙道：「對，我無法賺到你大筆的銀子，只好少賺一點了。」

斬情女道：「摩里沙，我看今晚上，你出師不利，只怕賺錢很難了。」

摩里沙道：「我怎麼一點也不覺得？」

斬情女道：「難道你眞要試試？」

摩里沙道：「好多年來，我一直在試驗，每一次，都很成功。」

舉步向前行來。

他足下三條巨蟒，一直跟着他向前移動。

不知何故，一向喜歡不停張動着大口的巨蟒，此刻，忽然間，閉上嘴巴。

包天成、田昆，手中緊握着火彈、鈴鏢，但卻一直找不到打出的機會。

斬情女望了林成方一眼，低聲道：「林兄，咱們出手。」

林成方點點頭，道：「好。」

斬情女突然高聲說道：「陰陽雙劍，你們由側面合擊一招，五分力量攻敵，五分力量要防護自己，當心那巨蟒施襲。」

陰陽雙劍應了一聲，緩步移動。

斬情女這一次用一種方言說出，摩里沙大半無法瞭解。

停下了腳步，摩里沙抬頭打量了斬情女一眼，道：「你剛才說什麼？」

斬情女道：「怎麼！你聽不懂了？」

摩里沙道：「你講的不是中國語。」

斬情女笑一笑，道：「中國話，有很多種，你只不過會得其中的一種罷了。」

那三條巨蟒，似是他餵熟的一般，竟然亦步亦趨的緊追在摩里沙的足下。

老實說，對摩里沙這個人，大家都還不太怕。

但對那三條巨蟒，卻是都有些畏懼。

天竺二人本善弄蛇，但能把如此大的巨蟒蛇，安排的服服貼貼，那倒是極爲罕見。

摩里沙一笑道：「你們可是在罵我麼？」

斬情女道：「我們只是覺着很奇怪。」

摩里沙道：「什麼奇怪？」

斬情女道：「你們天竺人，只要到中原來，似乎一定帶幾條蛇？」

摩里沙道：「那又如何？」

斬情女道：「好像蛇是你們的靈魂。」

摩里沙怒聲接道：「你對我們瞭解的太少，不用毒蟒，我一樣殺了很多人。」

斬情女道：「這話當眞麼？」

摩里沙道：「你不相信？」

斬情女道：「你敢不敢憑武功和我們一決勝負。」

摩里沙道：「我爲什麼不敢，那一個先出手？」

林成方道：「我。」劍放向前胸，舉步向前行去。

斬情女緩步行了過來，道：「我替林兄掠陣。」

包天成冷冷說道：「摩里沙你聽着，要打，就拿出你的眞實本領出來，如若閣下敢用毒蟒，那就別怪我們聯合出手，羣起而攻了。」

摩里沙笑一笑，回顧了藍衫人的屍體一眼，道：「可惜他死得早了一些，如若他還活着，定會告訴你們另外一件事情。」

斬情女道：「閣下肯不肯自己說出來？」

摩里沙抬頭望望夜空，道：「行，時間還早得很，多說幾句話，也不要緊。」

斬情女道：「好！那咱們就洗耳恭聽。」

摩里沙道：「你們知道旋風十三騎吧？」

包天成道：「老夫知道。」

摩里沙道：「他們十三個人，在你們中原道上，也算是稍有威名的人了，而今安在？」

林成方道：「莫非是死在你手下了？」

摩里沙道：「不錯，那也是一個夜晚，旋風十三騎，合力對付在下一人，很不幸的是，他們沒有一個能殺了在下。」

斬情女道：「你能一口氣殺了他們十三個人？」

摩里沙笑笑，道：「所以，在下現在還好好的活着。」

斬情女道：「我想你殺的人，不只旋風十三騎了。」

摩里沙道：「這倒不錯，老夫殺人，何止百人，旋風十三騎，也不過是其中十之一二罷了。」

斬情女道：「你特別把這件事，拿來誇耀一番，只是想說明一件事。」

摩里沙道：「嗯！」

斬情女道：「一對十三。」

摩里沙笑一笑，道：「在下還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在下殺人，有在下的方法，從來不受任何人的威脅。」

斬情女冷笑一聲道：「今宵和那天不同，咱們也不是旋風十三騎。」

摩里沙道：「但你們也是人。」

林成方道：「閣下也不是鬼吧？」

摩里沙臉上閃掠過一抹奇異的笑容，突然一揮右手。

自從看到了摩里沙的殺人手法之後，林成方一直作很嚴密的戒備。

眼看摩里沙右手一揮，林成方立刻揮劍而出。

出人意外的是，摩里沙這一擊竟是空招，既無暗器飛出，亦無內勁襲來。

林成方一皺眉頭，收回了劍勢。

就在他收劍一刹間，一團黑影，兩點綠芒，疾撲而至，挾帶着一股強烈的腥風。竟然是一條黑蟒。

那條黑蟒本是盤在地上，突然而起，撲了過來。

頭雖然將要撞上了林成方，但尾部還在地上。

林成方大爲吃驚之下，一吸氣，忽然間向後退縮半尺，手中長劍，疾如流星一般的翻了回來。

但蛇頭仍然快了一步，到了林成方的面前，忽然間張開了血盆大口。

林成方的劍勢，已然來不及封阻蟒勢。

這時，却有一股強勁掌力，飛了過來，撞在蟒頭之上。

幸得那及時一掌，才算把蟒頭撞開。

雖只有一瞬間的工夫，但林成方已經開了手脚，向後退開三尺。

發掌的是萬壽山。

但聞鈴聲破空，兩枚鈴鏢以迅速如閃電的速度，擊向巨蟒雙目。

包天成也打出了一顆火彈。

鈴鏢擊中了蟒頭，一滑而過，不知道巨蟒是否受傷。

包天成的火彈，却擊中了蟒身，爆裂出一團藍色的火焰。

四隻連珠匣弩，同時射出了一排弩箭。

這一排弩箭不是射向巨蟒，而是射向了摩里沙。

鈴鏢、火彈、弩箭，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發動。

摩里沙正想出手時，怒矢已破空而至。

只見他雙手一揮，近的一排連珠弩箭，完全被震飛了去。

包天成人已側身而上，鐵劍橫掃，斬向巨蟒。

他心中一直不太相信，這巨蟒的鱗甲，眞能避過刀劍。

鏘然輕震，蟒身被鐵劍斬上。

強勁的內力，把巨蟒的身軀，震的飛出了七八尺遠。

但却沒有斬下蟒頭。

摩里沙忽然發動反攻。

只見他雙手連揮，飛出了一片寒星，襲向弓箭手。

人却一閃身，右手抓向包天成的右腕。

雙方的距離，包天成算定了摩里沙抓不到自己的右腕。

所以，他對摩里沙這一招來勢，並不放在心上。

那知道摩里沙伸出的右臂，忽然間長了半尺，五指剛好搭上了包天成的腕穴。

高手過招，眞不得絲毫疏忽，包天成計算失誤，再想閃避，已來不及。

但斬情女的短劍，却及時而至，刺向了摩里沙的右手。

摩里沙一縮右臂，收回掌勢，退後八尺。

雙方交手一個回合，摩里沙和他一條蟒蛇却迫得林成方、萬壽山、包天成、斬情女一起出手。

四海鏢局的幾個弩箭手，却被摩里沙那一擊，打倒了四個。

四個人都躺了下去。

王榮伏身查看了一下，四個人竟已都氣絕而逝。

冷冷一笑，王榮充滿着忿怒說道：「見血封喉的淬毒暗器！」

摩里沙道：「流星鏢，這也是我殺人的武器之一，可惜他死的早一點，沒有來得及說出來。」

這時，那燃燒在巨蟒身上的藍色火焰，已在巨蟒滾動下熄了下去。

牠沒有死，但却蜷伏在八尺外。看樣子，似乎是受了很重的傷。

包天成鐵劍入鞘，雙手各握了兩枚火彈，冷冷說道：「閣下的暗器功夫不錯！」

摩里沙冷冷說道：「我久聞你火彈厲害，今夜中，在下還要領教。」

這時，四個死去的弩箭手，已被抬了下去，羣豪也散開去了，各自凝神戒備。

摩里沙的流星鏢，使羣豪提高了警覺。

這個來自天竺的奇人，能在黑劍門中，佔一席殺手之位，看來實非倖至。

林成方一直在留心着他臉上神色的變化，希望由神情變化中，找出他的下一行動。

但見他臉上一片黝黑，瞧不出一點可疑神情。

一個眞正殺手的臉上，本來就不容易瞧出什麼？

包天成已揚起了雙手，準備以「三元及第」的手法打出暗器。

但却聽到斬情女用極低聲音，說道：「包兄，等一等。」

包天成停下了手。

斬情女接道：「他距離很遠，暗器也未必能傷他。」

包天成道：「姑娘的意思是……」

斬情女道：「我的意思是，要以眞實武功試試他。」

包天成道：「姑娘要出手了？」

斬情女道：「對……」

回顧了方林成一眼道：「這一次，別和我搶，給我一個機會。」

林成方道：「姑娘請便。」

斬情女行前兩步，手中短劍一指摩里沙，道：「閣下願不願以眞實的武功，和我一決勝負？」

摩里沙道：「你一個人，還是你這一羣人一起聯手？」

斬情女道：「我一個人對你一個人，包括你的一身暗器，不過，那兩條毒蟒不算。」

摩里沙笑一笑，道：「除了這兩條大蟒之外，別的都算上了？」

斬情女道：「你如要算上兩條蟒，我就要算上我們的人，那就雙方有一番搏殺了。」

摩里沙笑一笑，道：「好，天竺武功，別具一格，諸位雖是中原道上高手，只怕還沒有見過。」

斬情女道：「今天要讓我們開開眼界，是麼？」

摩里沙道：「不錯。」

斬情女道：「好，閣下出手吧。」

林成方、包天成，全都凝神戒備，準備出手。

斬情女短劍護胸，雙目盯注在摩里沙的眼神之上。

摩里沙的臉色忽然開始在變，變成了一片赤紅之色。

斬情女的臉色也在變，變的一片嚴肅，粉頰上有如一片冷霜。

雙方面四目相注，彼此之間，都未立刻出手。

雙方相持了大約有一刻工夫之久，斬情女已把功力提聚到十成。

不知道摩里沙練的是什麼武功，但他的神情却是愈來愈冷漠。

原來赤紅的臉色，也逐漸恢復了原來的臉色。

看上去，他原本很激動，但現在却逐漸的平復下來。

但斬情女已經到了非發不可之境。

忽然間，斬情女出了手，右手一揮，劍芒如電，直刺向摩里沙的前胸。

摩里沙身子微微一側，劍勢掠胸而過。

但聞嗤的一聲，衣服被劍芒劃破。

鋒利的劍芒，劃中了肌膚。

但摩里沙的一隻手，忽然伸了過來，抓向了斬情女。

雙方手腕，還有半尺的距離時，摩里沙的手，忽然長出了一尺。

五指搭上了斬情女的左腕。

斬情女一吸氣，左腕突沉，忽然間向下垂落半尺。

摩里沙似是也料到了這一把無法抓住斬情女，五指一合，掌勢變拳，蓬然一拳，擊在斬情女的左肩之上。

斬情女身不由己的向後退出了五尺。

這一拳打得很重，斬情女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奇怪的是，摩里沙也沒有出手再攻，一直靜靜的站在那裏未動。

一招擊中，太突然了，連林成方也有些意外。

但他也早已蓄勢待發，準備隨時出手，截攔摩里沙的攻勢。

斬情女調息了一陣，輕啓櫻唇，吐出了一口鮮血，笑道：「好厲害的一拳。」

摩里沙道：「難道你還能笑的出來？」

斬情女道：「爲什麼不能笑呢？我在江湖上走了不少時日，也有過很多次兇險的搏殺，我受過傷，很重的傷，比這一次，還重十倍的傷。」

摩里沙道：「啊！」

斬情女道：「至少，你這一拳不算太重，我還支撑得住。」

摩里沙道：「那是因爲姑娘長的太好看了，你們貴國有很多形容女人的話，像玉容如花，像烟視媚行，姑娘都很適合那些形容詞。」

斬情女道：「因此，你對我手下留情了，是麼？」

摩里沙道：「是。」

斬情女道：「你猜，我心中怎麼想呢？」

摩里沙道：「那要請敎姑娘了。」

斬情女道：「我覺得你不過爾爾，如是我一劍刺中你時，決不會手下留情。」

摩里沙道：「這個我也明白，在下雖然是來自異國，但雙方對美女的欣賞，還沒有太大的距離。」

斬情女道：「摩里沙，你自己是不是覺得自己說的話都是廢話。」

摩里沙道：「不，我說的話含意很深，難道姑娘沒有聽懂麼？」

斬情女道：「沒有，你何不乾脆說個明白呢？」

摩里沙笑一笑，道：「到貴國來住了很多年，我學會了不少貴國的風情，譬如說，含蓄這兩個字，是一種很優美的傳統……。」

斬情女冷冷笑道：「我不信，你眞的已經瞭解了含蓄的意思？」

摩里沙道：「是，我自己覺得瞭解了不少，但我知道，貴國的文化博大精深，我實在瞭解的不够多。」

斬情女道：「我知道的太少，所以，用不着含蓄，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摩里沙道：「好吧，在下因爲捨不得傷害姑娘太重，所以才手下留情。」

斬情女道：「咱們素不相識，見面也不過一刻工夫，你這話聽起來一點也不動人。」

摩里沙歎口氣道：「在下還記得貴國一句話。」

斬情女道：「什麼話？」

摩里沙道：「一見鍾情。」

斬情女格格一笑，道：「你和我一見鍾情，是麼？」

摩里沙道：「不，在下看姑娘是一見鍾情，但姑娘對在下如何？那就很難說了。」

斬情女道：「要不要我告訴你？」

摩里沙道：「在下洗耳恭聽。」

斬情女道：「我覺得你是我的仇人，一個冷血殺手，江湖上的兇徒，所以，我心中很恨你。」

摩里沙道：「這樣嚴重麼？」

斬情女道：「是，所以，我如果有殺死你的機會時，決不會放過。」

摩里沙道：「你不會有這種能力的，你永遠殺不了我……。」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至於我們之間是仇人這件事，似乎是可以修正一下。」

斬情女道：「修正，修正什麼？」

摩里沙道：「貴國江湖上，有不少仇人變作朋友的往事。」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忽然展顏一笑道：「說說看吧，你準備怎麼樣和我們變成朋友？」

摩里沙道：「這個麼？自然要姑娘和在下協議了。」

斬情女道：「協議些什麼呢？」

摩里沙道：「條件，如若咱們之間，把條件說好了，豈不是仇人變成朋友了麼？」

斬情女道：「那談不上什麼朋友，只不過那是某一種利害相連的關係，大家暫時的結合罷了。」

摩里沙笑一笑，道：「也許在下的表達，不能盡如人意，但是我確然想和姑娘作一個朋友。」

斬情女道：「你武功不錯，算一算，確也有一點可以利用的價值……。」

摩里沙接道：「如若咱們談得很好，在下

隨時可以聽從姑娘的吩咐。」

斬情女道：「哦！」

摩里沙接道：「這當然囉，我也有我的條件。」

斬情女接道：「請說吧。」

摩里沙吶吶道：「在下……在下……要姑娘……。」

斬情女道：「要我怎麼樣，爲什麼不說出來？」

姑娘了半天，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摩里沙道：「貴國是禮義之邦，有些話，在下實在很難出口。」

斬情女道：「哦！」

摩里沙道：「不過，在下希望能和姑娘好好的談一談。」

斬情女道：「在那裏談？」

摩里沙道：「最好是人少的地方。」

斬情女道：「這裏也一樣，你不用顧慮，有話儘管直說。」

摩里沙道：「這個，這個……」

斬情女笑一笑，道：「你大概還不知道我是個什麼出身？」

摩里沙搖搖頭。

斬情女道：「我很小就出道江湖，南北奔走，見識過不少事情。」

摩里沙道：「哦！」

斬情女道：「也見過很多的男人，聽過了無數的甜言蜜語。」

摩里沙道：「這都不要緊，一個美女，應該是很多男人欣賞的。」

斬情女道：「看不出啊，你倒是一個很通達的人！」

摩里沙道：「姑娘誇獎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好吧，咱們先談談你能付出些什麼條件？」

摩里沙道：「如得姑娘稍示慰情，在下可以脫離黑劍門殺手之位。」

斬情女道：「據我所知，任何一個背叛黑劍門的人，都無法逃過黑劍門的懲罰。」

摩里沙道：「我不同，我和他們的約定，明天屆滿，拖過了今天，我就可以自由的離開了這裏。」

斬情女道：「就算你能脫離了黑劍門，但我也不會接受你的條件。」

摩里沙道：「那就請姑娘提出條件了。」

斬情女道：「我要你脫離黑劍門，但不能回天竺，要留在中原道上。」

摩里沙道：「聽憑姑娘的差遣。」

斬情女道：「對，我可能會要你去殺一個黑劍門中人。」

摩里沙道：「條件很苛刻，不過，在下要先瞭解，我能得到什麼？」

斬情女道：「黃金、白銀。」

摩里沙道：「這幾年在黑劍門中作殺手，賺了不少的銀子，大約够我用一輩子了，再說，和黑劍門作對，那就像壽星公上吊，活得不耐煩了，所以，銀子不行。」

斬情女嫣然一笑，道：「那你要什麼？」

摩里沙道：「人，你姑娘。」

斬情女道：「我有很多的銀子，你如得到了我，那就人財兩得。」

摩里沙笑一笑，道：「就算金銀成山，我也無法享用，我想的只是，幾夜春宵歡娛，付出去的，却是一條老命，」

斬情女道：「你怕黑劍門？」

摩里沙道：「不是怕，我是太瞭解黑劍門了。」

林成方苦笑一下，道：「易姑娘你……」

斬情女笑接道：「我本來不是什麼高貴婦人，黃花烈女，能省一點氣力，最好就省點氣力。」

林成方道：「易姑娘，這個摩里沙是天竺國人，姑娘就算要用點甚麼方法，似是也用不着和這麼一個人物交往。」

斬情女道：「林兄，這方面你和小妹的看法不同。」

林成方的話，已經很明顯，對一個來自異域的人，要保有一點民族自尊心。

皺皺眉頭，林成方緩緩向後退了七八步。很顯然，他對斬情女的任性感到了不滿。

摩里沙哈哈一笑，道：「姑娘，看來你遇上麻煩了。」

斬情女嫣然一笑道：「甚麼麻煩？」

摩里沙道：「你遇上了妒忌。」

斬情女微微一笑，道：「你看錯了，人家林少俠出身武林世家，那會把我這個殘花敗柳的江湖女子放在心上？」

摩里沙道：「那很好，老夫不在乎這個，如若你不想在中原道上停留，我帶你回天竺國去，那裏除了稍熱一點之外，一切都很好。」

斬情女道：「好是好，不過，我想要一點保證。」

摩里沙道：「保證！什麼保證？」

斬情女道：「證明你決心脫離黑劍門。」

摩里沙道：「我說明脫離了黑劍門，難道還有假的不成。」

斬情女緩緩向前行了兩步，道：「你可知道造成這場風波的起因麼？」

摩里沙道：「我在黑劍門中，只是奉命殺人，從來不問原因。」

斬情女道：「我就是這一次被殺的對象，這些人，大都是因我而出，挺身而保護我的安全。」

摩里沙道：「在下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以姑娘之美，應該有這樣多的人保護你才對。」

斬情女道：「但你却開罪了他們！」

摩里沙道：「不要緊，有我保護你也是一樣。」

斬情女道：「可是你一個人……」

摩里沙道：「我一個人又有何不可？」

斬情女緩步向前行去，一面說道：「就算你眞能保護我，我也無法在中原武林道上呆下去了。」

摩里沙道：「那我帶你回天竺國去。」

斬情女道：「咱們要幾時動身？」

摩里沙道：「今天。」

斬情女道：「那很好，我心中好不安，咱們要走得越快越好。」

摩里沙道：「咱們立刻動身。」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低聲對萬壽山道：「萬老，天生淫賤的人，就算給了再好的機會，她也無法烏鴉變鳳凰。」

萬壽山笑一笑，道：「成方，你希望易姑娘變成什麼樣子的一個人？」

林成方道：「她已經是艷名滿天下的人了，我也不寄望她能變成一個節烈婦人，只是她至少也該給咱們留點面子。」

萬壽山笑道：「咱們抗拒黑劍門的事，有她不多，無她不少．別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林成方道：「不，在下的看法，和萬老有些不同。」

萬壽山道：「見教高明。」

林成方道：「在下覺得斬情女在江湖上代表了一個階層，她若拒抗黑劍門，會給她同一個階層的人有個很大的啓示，很大的鼓舞。」

萬壽山道：「哦！」

林成方道：「所以，她在咱們這一羣人中，也有她的特殊地位。」

萬壽山道：「如若斬情女不可靠，他們這同一階層中人，都不可靠了？」

林成方道：「問題在……」

突聞一聲凄厲的慘叫，接着，蓬然一聲大震。

一條人影，飛了起來直向後面飛了過來。

田昆一躍而起，接住了那飛起的人影。是斬情女。

此刻，她臉色蒼白，嘴角間，汩汩流出血來。

但倔强的斬情女，突然掙扎而下，站在實地上，勉强行了數步，走近了林成方，道：「林兄，我不會替你丟臉，也不是太壞的女人，更不會去喜歡一個天竺人，但我自幼在江湖上闖蕩慣了，我喜歡用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處理事情，這個人武功太高，如若放手一戰，我們可能會有很多人傷在他們的手中，所以，我決心殺了他……」

說到此處，鮮血噴洒了出來，洒滿前胸。

林成方道：「你作到了？」

斬情女道：「不要理會我，林兄，闖過了開封郊外那幾道攔刦之後，我已經決心向善，我願意把自己的生命投入這一場搏殺中，我要用自己身上的血，換取黑劍門中人的血。」

林成方道：「在下很慚愧。」

斬情女道：「不用慚愧，只怪我們相處的時間太短，彼此還無法生出信任。」

林成方道：「姑娘，在下……」

萬壽山伸手由懷中摸出一個玉瓶，倒出了兩粒藥丸，道：「姑娘，快吃下去。」

林成方接過藥丸，放入了斬情女的口中。

抬頭看去，只見摩里沙人已倒將在地上，三條巨蟒團團圍住他屍體的四週。

斬情女微閉的雙目，突睜動了一下，道：「那三條毒蟒，必須要立刻除去。」

林成方道：「這個不用姑娘費心了。」

萬壽山道：「成方，把她抱下去，這三條毒蟒不好對付，只怕還要大費一番手腳。」

林成方應了一聲，抱起了斬情女行入鏢局子中。

斬情女身子微微一側，靠在林成方的身上，道：「林兄，對不住啦，我隨便慣了，所以我的名聲，在江湖上不太好。」她說話很吃力，而且斷斷續續，一句話說了很長的時間。

林成方步履如飛，很快的奔到了斬情女的臥室之中，放她在木榻之上，接道：「易姑娘，在下很慚愧。」

斬情女凄涼一笑，道：「你是正人君子，自然看不慣我這些烟視媚行的舉動。」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道：「那時候，在下實在也沒有想到你是別有用心。」

斬情女道：「摩里沙一身武功很奇怪，手臂忽長忽短，我雖然不太瞭解天竺武功，我却聽人說過，那是一種很有成就的瑜伽術。」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似乎是說出了興趣，忍着傷痛接道：「我聽說瑜伽術練到了某一種境界之後，可以刀槍不入，水火不侵，但那摩里沙的成就，似乎就到了這種境界。」

林成方道：「你怎麼瞧出來的呢？」

斬情女道：「包天成的燐火彈，是火器中很霸道之物，照說，能給人一種很大的威脅，但那摩里沙，似乎是一點也不害怕。」

林成方點點頭，道：「但他還是死在了你的手中。」

斬情女道：「那眞是僥倖，他是色迷心竅，在不知不覺間，中了我的暗算。」

林成方道：「你……。」

斬情女接道：「我用的一把小刀，一把鋒利的小刀，這把刀，可以穿入鐵石之中，它很利，但還算不上寶刃，但在那驟不及防之下，我得手的機會很大了。」

林成方道：「你得手了……」

斬情女道：「是！」

林成方道：「唉！姑娘，說起來，你才算一位俠女……」

斬情女接道：「由來俠女出風塵，這一點，我當之無愧。」

林成方笑一笑，道：「够了，姑娘，得饒人處且饒人，好好的閉上眼睛休息一會吧！」

斬情女笑一笑，道：「聽林兄這幾句話，我好像是吃了一劑靈丹妙藥，只要林兄心中，不要再卑視小妹，我就安心多了。」

林成方道：「易姑娘，在下對姑娘有一些誤會，但那也是出於一片好心，希望你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斬情女道：「這個……小妹明白。」

林成方道：「那就好，好好休息吧，我不打擾你了。」

斬情女點點頭，林成方舉步而去，回頭帶上了木門。

這時，鏢局子外，人與蟒，也正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惡鬥。

數十件兵刃，和三條巨蟒糾纏在一起。

原來，那些巨蟒皮厚鱗堅，雖然在兵刃交加之下，但牠却沒有受到重創。

這三條巨蟒，都是摩里沙苦心訓練出來的冷血殺手，在這三條巨蟒身上，花了不少的心血。

摩里沙不但把牠們訓練得可以聽人之命令行事，而且，還用藥水泡製了牠們的鱗甲，使它們能够抵禦兵刃。

但摩里沙死去之後，這三條巨蟒失去了主使之人，威力就減少了很多。

牠們的鱗甲雖然不畏兵刃，但因連受重擊，口中不停的湧出血來。

林成方匆匆奔出鏢局門外，三條巨蟒已經靜臥不動。

萬壽山瞪了三條巨蟒一眼，道：「此物並未重傷，如不設法把牠們除去，牠們主人已死，無人控制，必將亂闖傷人。」

包天成道：「先用重兵刃擊打，然後用火燒。」

三條巨蟒雖未重傷，但氣力已盡，一時間，沒有了反擊之力。

包天成對症下藥，果然重創三蟒。

一團烈火，毀去了摩里沙數十年苦心調教的巨蟒。

有些事，看上去十分困難，但只要方法用的對，作起來並非太難。

斬情女殺死摩里沙，用對了方法，免去了一場浴血苦戰。

否則，以摩里沙成就之高，這一戰必是悲慘異常。

包天成也用對了方法，除了三條巨蟒。

清理戰場之後，忽然出現了府衙中的捕頭，還有一隊兵丁，不下數十人，爲首一個把總帶着四個親兵，當先行了過來。

包天成不認識這個人，但王榮認識，輕輕吁一口氣，道：「原來是丁把總。」

丁把總輕輕咳了一聲，道：「好，好！王鏢頭也在這裏，事情就好辦了。」

王榮回顧了包天成一眼，大步迎了上去，道：「把總有何見教？」

丁把總道：「你們在打架？」

王榮道：「幹咱們這一行，總是免不了要有一些意外的麻煩，人家既然找上了門，咱們也只好捨命奉陪了。」

丁把總問道：「王鏢頭，你們是不是殺了人？」

王榮道：「主要是殺了幾條毒蟒。」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大結局）

諸葛青雲·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柳延昭、司馬玉娃、司馬玉嬌姐妹，一致均認爲尊天會會主司馬霖巳被萬心玄所控制，隨時有生命危險。而司馬氏姐妹爲了父親的安全及心切於拜認生母，姐妹兩人急欲前往九廻谷，但柳延昭鑒於大荒二老巳在谷內，若司馬兩姐妹前去，恐遭不測。於是他決定用調虎離山之計，冒用他師父師母綠白玉簫雙主人的名義，邀請大荒二老於某夜前往獨秀峯鳳凰頂聽簫。同時親自將請柬送往尊天會總壇。在約定之夜前的黃昏，他便偕同各人前往約定地點，偵察地形，部署一切，等候大荒二老到臨，而司馬氏姐妹也準備起程……

群凶已盡殲　雙珠還合浦

司馬玉嬌高興得撫掌嬌笑，拉着司馬玉娃的手兒不住催促道：「大姐的這種想法，太以美妙，我們快點去吧……」

司馬玉娃微微一笑，向羣俠略爲揮手示意，便和司馬玉嬌飄然下得這「鳳凰高頂」。

柳延昭目注孟賛、焦艮、含笑問道：「二弟、三弟，由你們負責接待凶名久震天下，幾乎可稱爲『魔中之尊』的『大荒二老』，你們會不會有所胆怯？」

孟賛笑道：「我們只怕不能上順天心，下剷衆惡，至於再厲害的魔頭，照樣哂然相對，怕他何來？」

柳延昭點頭笑道：「二弟、三弟只稱奉命延賓，『大荒二老』若問來歷，不妨照實說是邋遢師伯門下。」

焦艮笑道：「那兩個老魔，若是問起恩師，我們却應該怎樣答對？」

柳延昭想了一想道：「三弟可說你恩師遊戲人間，佛駕百幻，說不定在聽完『萬妙簫聲』之後，會和醉酡師伯，雙雙突然出面，請『大荒二老』，喝點美酒，吃點狗肉！」

焦艮憨然笑道：「大哥的這種說法，委實像極我師傅的性格行徑，他老人家親手煮的『蒜泥狗腿』，有特殊配料，委實香美無倫，如今一提起來，還讓我猛流口水……」

黃昏之際，天氣變化極快，夕陽才一匿彩，夜網便立刻攖人，在不知不覺間，從四外包垂下來。

蕭克英道：「兩位司馬姐姐，『九迴谷』拜母認父，孟二哥焦三哥接得曠世魔頭，柳大哥和秦二姐則將凝聚功力，吹奏『萬妙清音同心簫譜』，彷彿只賸下我一個人毫無用處……」

柳延昭笑道：「蕭大妹莫發牢騷，我對你有大大借重之處！」

蕭克英的一張極美大嘴，本巳悶悶的噘了起來，聞言之下，立刻揚眉說道：「小妹遵柳大哥將令，但我有自知之明，正邪兩道的當世頂尖高手，業巳雲集『小輿安嶺』，我身上這點功力，恐怕派不了多大用處？」

柳延昭伸手指着位在「鳳凰頂」和「九迴谷」之間，但却比「鳳凰頂」彷彿高上二三十丈的峭拔高峯，向蕭克英笑道：「蕭大妹看見沒有，那座高峯，形勢絕好，人處其上，可以看得清『九迴谷』和『鳳凰頂』兩地情況……」

蕭克英失笑道：「柳大哥是要派我前往高峯頂端，當個瞭望哨麼？」

柳延昭正色道：「蕭大妹切莫輕視這瞭望職責，因爲『九迴谷』中，已成龍潭虎穴，『醉眞』『枯佛』功力絕高，萬心玄惡毒陰險無比，我對玉姐的拜母認父之行，着實有點担心！你若發現『九迴谷』中，有了緊急情況，便立向『鳳凰頂』通報，我和二妹不顧一切也會趕去接應！」

蕭克英略一思索，深覺柳延昭所言不差，遂點了點頭，含笑說道：「柳大哥，小妹敬遵台命，我若發現『九迴谷』中有甚爭鬥情事，便以長嘯向柳大哥和秦二姊報警，情況緊急與否？只看嘯聲多寡，倘若連嘯三聲，即屬極端緊急，大哥要設法立即馳援才好！」

柳延昭聽得不禁苦笑，暗想蕭克英等，眞叫初生犢兒，不畏猛虎！

「大荒逸士」西門缺與「血杖仙娘」龍妙常等「大荒二老」，是何等厲害人物？他們若來「鳳凰頂」，自己雖受恩師師母宏恩，獲得功力轉注，但畢竟修爲尚淺，只有憑藉一闋妙用無方的「同心簫譜」，不知是否能拖得住對方？那裏還有可能抽身趕赴「九迴谷」內？

不過，司馬玉娃的智慧太高，司馬玉嬌則功力既得她父母兩家眞傳，又有「少會主」的身份，只要「大荒雙老」被自己和秦文玉拖住，不在「九迴谷」中，她們應該可以應付，不會有太大凶險！

爲安蕭克英之心，柳延昭的這絲苦笑，只在心中，未露臉上。

等蕭克英走了之後，柳延昭又對孟賛、焦艮，正色說道：「二弟三弟就在此處，靜坐調息，準備迎賓，『大荒二老』若到，莫亢莫卑，千萬不可驚慌，態度越自然瀟洒越好，我和秦二妹，也必須行功攝念，養足精神，決不能在簫聲之上，露出馬脚！」

孟賛、焦艮恭身領命，柳延昭遂與秦文玉一同手執白玉簫、和綠玉簫，進入「鳳凰頂」之上一個早就看好的幽僻洞穴之中。

× × ×

「九迴谷」中，靜……

「鳳凰頂」上，靜……

所謂「靜」，是有時限，約莫在晚飯過後不久，「九迴谷」中，便不太靜了，起了一陣悠揚宛轉的笙歌之聲。

除了笙歌，還有燈影！

十二名俊男，十二名美女，半數手提紅紗宮燈，半數吹奏着笙歌樂器，簇擁着兩乘八寶流蘇的華麗大轎，緩步從容，走出谷外。

蕭克英在谷口峯頂，居高臨下，看得清明，知道好戲業已登場。

那兩乘華麗大轎中所坐之人，不消說的，定是「大荒逸士」西門缺，和「血杖仙娘」龍妙常等「大荒雙老」。

司馬玉娃與司馬玉嬌姊妹，此時定巳施展輕功，藏在谷口，只等「大荒二老」去遠，便潛入谷中，或先拜母，或先認父，實現她姊妹最重大的心願！

但怪事來了，「大荒二老」的兩乘大轎，以及二十四名男女隨從，分明業巳去遠，却未見有司馬玉娃、司馬玉嬌姊妹二人動靜？

蕭克英巳聽司馬玉嬌說過此間地勢，知道即令她姊妹決定先去「寒玉洞天」，也非先進入「九迴谷」口不可。

難得良機，稍縱即逝，柳延昭與秦文玉縱盡全力，最多也只能把「大荒二老」，拖到天明，她們怎不把握機會，還作躭延則甚？

蕭克英遲遲不見司馬玉娃、司馬玉嬌姐妹行動，不禁有點替她們心急。

但越是心急，越是不見有人進谷，反而略過片刻之後，有兩條宛若淡烟的人影，飄然地馳向「鳳凰頂」方面。

一來，天色巳暗，二來，這兩人的身法太快，宛如淡烟幻影，一閃即逝，致使身在百丈以上的蕭克英，看不清他們是誰？只看出功力極高，屬於一流好手！

她眉頭暗蹙，心想這兩人是誰？難道是「白山枯佛」和「黑水醉眞」，趕往「鳳凰頂」，接應「大荒二老」？

一轉念間，又覺不對，因以「大荒二老」身份，不會再需人接應，而這兩條人影，又是在「九迴谷」外出現，不是從谷內馳出。

× × ×

蕭克英疑念迭起，有點糊塗之間，那兩乘大轎和十二名俊男，十二名美女所組成的一行執事，業巳笙歌不輟地，到了「鳳凰頂」上。

左面大轎的珠簾之中，傳出一聲威嚴甚重的語音道：「住樂！」

六名俊男，六名美女立即笙簫停奏，另外六男六女，則高舉手中紅燈，把「鳳凰頂」上，照得雪亮。

孟賛覺得「大荒二老」雖然威震八荒，但畢竟是左道旁門，才這等大擺排場，顯得小家氣派！

他心中生了鄙視之念，臉上神色，也減了幾分莊敬，與焦艮雙雙略一抱拳，朗聲說道：「武林末學孟賛、焦艮，奉師命恭迎西門老人家、龍老人家法駕！」

左面轎中的威嚴語音問道：「你們兩個娃娃，是何人門下？」

孟賛肅立抱拳，滿臉莊敬神色，規規矩矩地，接口答道：「家師上一字淨，下一字慈，與兩位老人家，是當年舊識！」

江湖中，一向只聞「邋遢和尚」之名，委實絕少人知「邋遢和尚」的法號，竟是「淨慈」二字！

左面轎中，「哈哈」一笑，道：「原來是『邋遢』門下高足，但今晚約我夫婦子夜聽簫之人，是『羅浮仙子』，與『九絕書生』等『綠白玉簫雙主人』，爲何由你……」

孟賛不等那顯然便是「大荒逸士」西門缺的左面轎中之人，往下再問，便接口笑道：「家師因『一仙三絕』聚會關東，心中十分高興，正覓得不少佳釀，並燉了一隻極肥黑狗，等西門老人家與龍老人家聽簫以後，便運來欵待嘉客！」

左面轎中，發出一聲冷笑，似乎有點不屑地，哂然說道：「我大荒『雙聖谷』中，山珍海味，收藏極豐，誰要接受那等邋遢欵待？聞得谷中人報，日間投帖之人是『九絕書生』董伯奇的唯一弟子柳延昭，他既有胆投帖，怎麼沒胆在此見我？」

焦艮心直，聽不慣這等老氣橫秋之語，雙眉一挑，憤然說道：「我柳大哥是俠胆包天的堂堂正正大英雄，誰不敢見？他不過如今正在……」

孟賛生恐焦艮胸無城府，把話說漏，遂帶笑接着說道：「我柳大哥如今正在代他恩師護法，只等簫聲一了，可能還會向西門老人家暨龍老人家請領教益的呢！」

左面大轎之中，冷笑說道：「不聞『九絕書生』的白玉簫聲，和『羅浮仙子』的綠玉簫聲巳久，他們怎麼還不吹奏？」

一語才畢，簫聲巳作！

簫韻本來要比笛韻來得嗚咽柔和，但今夜柳延昭與秦文玉，却才一上口，便吹出一響毫不柔和，極爲强烈的殺伐之音！

這聲强音，嚇得那二十四名俊男美女中，有好幾人都神搖手顫，把所持燈火，或笙簫樂器，掉在地上。

孟贇、焦艮也頗爲驚奇，暗忖柳大哥與秦二姊的「萬妙清音同心簫韻」，分明巳到水流花放的上乘境界，爲何一開始便吹出了這等令人顫慄的殺伐之音？

不單他們如此，連柳延昭與秦文玉本人，都在心驚，不過他們明白，功力到了火候，每每易生感應，剛才的殺伐之音，是感應，也是示警，難道「大荒雙老」不恤身份，巳動殺心，今夜會在「鳳凰頂」上，發生甚麼異常的凶險局面？

就在柳延昭與秦文玉得警心驚之際，耳邊聞得一絲蚊哼似的語音說道：「昭弟、二妹，今夜局面凶險，請攝心靜慮，全力吹奏一闋靜神安眠之曲！」

這等傳音密語，原本辨不出語音，但因有了「昭弟」「二妹」之稱，便不問可知，顯然是司馬玉娃所發！

司馬玉娃與司馬玉嬌分明巳往「九迴谷」中，拜母認父，怎麼又回到了「鳳凰頂」上？

這……是奇……

她叮囑「今夜局面凶險」，是驚！

但「驚奇」二字，絲毫不在柳延昭、秦文玉的心中出現！

他們的心中，只是一片寧靜，一片安祥……

因爲只有在演奏者具有如此心情之下，才吹得出能使人氣靜神寧，心平意慮的「安眠妙曲」。

他們太信服他們的玉大姊了！

司馬玉娃要他們攝心靜慮，他們便盡屏百念，把一切「驚奇」，均驅諸度外。

司馬玉娃要他們吹奏一闋「安眠之曲」，他們便毫不猜測原故地，如今盡力施爲！

簫聲嗚咽了，柔和了，一片天籟，毫無殺伐之音！

像冬天的暖日，像夏季的涼風，像秋雲、像春夢、像水流飄情，像花開見佛……那麼舒適……那麼迷離……那麼安詳……那麼美好……

在這樣心情之下，在這樣的樂聲之中，人欲漸消，天君自朗，誰不想舒舒服服，安安靜靜，酣酣美美地睡上一覺？

不消多大一會兒，二十四名俊男美女，首先倦然倒地，呼呼大睡。

左面大轎之中，傳出了沉酣鼻息！

連孟贇、焦艮都覺得眼皮極重，四肢也怠，想要就地躺下。

只有……只有那乘應該是「血杖仙娘」龍妙常所坐的右面那乘大轎之中，始終靜悄悄的毫無聲息？

兩條俏美人影，閃現在「鳳凰頂」之上。

來人赫然正是欲在「九迴谷」中，拜母認父的司馬玉娃及司馬玉嬌！

司馬玉娃見焦艮巳將入睡，遂一掌拍去，低聲喝道：「焦三弟不要睡覺，你有任務！」

焦艮雙目一睜，發現了司馬玉娃，不禁嚇得睡意全消，愕然待命！

司馬玉娃伸手指着右面那乘華麗大轎，向焦艮正色說道：「焦三弟，你天生神力，且由孟二弟協助，把右面這乘大轎，抬得與左面那乘大轎，遠離十丈，並須輕舉輕放，絲毫不許莽撞大力！」

焦艮心中雖充滿一片驚疑，但却不敢多問，與孟贇趕緊遵命辦事。

這時，簫韻自告停頓，柳延昭與秦文玉二人，也從秘洞之中走出。

柳延昭遙見孟贇、焦艮，在抬那右面大轎，不禁雙眉一皺，向司馬玉娃問道：「玉姊，轎中來人，難道不是西門缺和龍妙常等『大荒二老』？」

司馬玉娃從鼻中發出「哼」的一聲冷笑，目注柳延昭道：「昭弟，你聽見左面大轎中的沉酣鼻息沒有？此人若是『大荒逸士』西門缺，必然修爲功深，絕非簫音能惑，怎會這等窩囊，輕易酣然入夢？」

柳延昭道：「西門缺與龍妙常等『大荒二老』，如今何在？」

司馬玉娃苦笑道：「生薑畢竟老的辣，甘蔗還是老頭甜！你那『調虎離山』的『子夜聽簫』之計，被兩個老魔，一眼看破，立刻將計就計地，安排了兩條妙策，一條叫『送佛登天』，另一條叫『守株待兎』！」

柳延昭縱然有絕頂聰明，也猜不透這等禪機啞謎，不禁苦笑道：「玉姊請加解釋！」

司馬玉娃道：「『大荒二老』既識破『子夜聽簫』之約，乃是『調虎離山』，自知我們今夜必然有人會闖入『九迴谷』，有所圖謀，他們遂以假人出谷，眞人坐守谷中，以逸待勞，這豈不是『守株待兎』麼？」

秦文玉搖頭嘆道：「好厲害，幸虧大姊睿智無倫，比他們還要高明，臨時變計，不入『九迴谷』，否則，豈不要大上惡當？……」

說至此處，語音略略一頓，向兩乘華麗大轎瞥了一眼，又復笑道：「但『送佛登天』一策，又是如何，作用安在？還請玉姊指教一下！」

司馬玉娃指着左面大轎，向柳延昭、秦文玉揚眉嬌笑說道：「昭弟、二妹，你們都是絕頂聰明之人，不妨猜猜轎內是甚麼人物？」

柳延昭道：「這太難猜，若是高手，不會這等容易地，便被簫聲催眠，若是庸手，玉姊也不必傳音密囑，要我和二妹盡力吹簫，隨便由我們之中的任何一人出手，就可將對方制止！」

「哼哼……哼哼……哼哼……」

這是司馬玉嬌聽得站在一旁，不住「哼哼」冷笑！

柳延昭劍眉一蹙，看看司馬玉嬌，有點奇怪地，苦笑問道：「三妹冷笑則甚？是不是我說錯了甚麼話兒？……」

司馬玉嬌道：「不是我故意駭人聽聞，若不是一隻肥狗，救了大家，我和大姊，必在『九迴谷』內，成爲『大荒二老』

的手下之囚，這『鳳凰頂』上也不會留下半個話口，變作慘絕人寰的修羅地獄！」

這幾句話兒的份量好重，使柳延昭與秦文玉都聽得悚然一驚？

司馬玉娃遂向焦艮笑道：「焦三弟，你去把右面那乘大轎的深垂轎簾，輕輕揭掉！」

焦艮應聲伸手，把轎簾輕輕揭去。

柳延昭與秦文玉目光注處，同自大感意外，爲之一愕！

轎中，不是人！

是一隻約莫徑長二尺有餘的碩大圓球，用鐵綫、痲索等固定在轎中座位之上。

球殼黑黑，乃是鋼鐵所鑄，看去份量沉重，殼上有無數縱橫刻綫，把整個球體，分劃爲數不清的寸許小格。

柳延昭見聞不陋，一見之下，臉上突然浮現出相當程度的震駭神情，目注司馬玉娃，失聲問道：「玉姊，當世武林中，善用火器之人，除了『霹靂火』廉不和外，是不是還有一位久未在江湖走動，好似巳失去蹤跡的『霹靂神君』婁火明？」

司馬玉娃點頭道：「不錯，有部『霹靂火經』共爲上下兩册，被婁火明、廉不和二人分得，婁火明所得，乃上部，故而他所製造火器的威力，比廉不和强，但花樣方面，却不如廉不和來得繁多……」

說至此處，秀眉微軒，向柳延昭瞟了一眼，含笑又道：「昭弟知不知道這位『霹靂神君』婁火明何以久絕江湖之故？」

柳延昭搖了搖頭，司馬玉娃笑道：「婁火明是有一次因造孽太甚，被你師傅師母，各斷一臂示儆，由『霹靂神君』變成了『無臂神君』……」

柳延昭恍然道：「他雙臂既失，自然無法在武林稱雄，遂隱迹多年……」

司馬玉娃搖頭說道：「不然，婁火明雙臂雖斷，兇心未泯，他竟遁跡窮邊『雙聖谷』，托庇於『大荒二老』，設法把昔年幾件震懾武林的有名兇器，益發加强威力……」

柳延昭向左面大轎中的巨大鐵球，看世一眼，駭然問道：「照玉姐如此說法，轎中這枚巨大鐵球，莫非竟是婁火明昔年傲視江湖的『絕滅三寶』之一的『震嶽死珠』？」

司馬玉娃道：「不錯，『震嶽死珠』的形狀未變，但體積却大了數十倍之多，威力的增强程度，可想而知，只要此珠一爆，『鳳凰頂』上，豈非無一活口，成了修羅地獄？」

柳延昭道：「那右面大轎中所座之人，是不是『霹靂神君』婁火明？」

司馬玉娃轉面向焦艮笑道：「三弟，請你把右面大轎轎簾，也給摘掉。」

焦艮大手一揮，轎中有個沉沉入睡的道裝之人，身着紅袍，果然雙臂齊失。

柳延昭略一注目，兩道入鬢劍眉，不禁深深皺結！

司馬玉娃笑道：「昭弟似乎還有甚麼想不通的疑惑之處？」

柳延昭指着婁火明道：「此人雙臂盡失，怎樣引爆那『震嶽死珠』？」

司馬玉嬌在一旁接口笑道：「他口中會噴出一種『坎離水火』，那『震嶽死珠』，一遇這種『坎離水火』，便將爆發出震山摧嶽之威，以及無數極具殺傷效用的裂碎銳利鐵塊！」

柳延昭指着昏睡地上的二十四名俊男美女，向司馬玉娃問道：「婁火明雖然對我恩師師母，仇深似海，想動殺機，怎不顧及這些……」

話猶未了，司馬玉娃便冷笑一聲，哂然接口地，挑眉說道：「這等邪魔外道，狠心狗肺，天性極惡，他只求快意恩仇，並替萬心玄等除去最强勁敵，那裏還會對無辜生靈，有甚顧念？」

秦文玉伸手一指婁火明道：「他自己呢？既然雙臂盡失，又人在當地，怎逃這一震之厄？」

司馬玉娃嘆道：「二妹不知，其中略有曲折，婁火明在『大荒雙聖谷』中，發現自己身罹惡疾，無法醫治，最多只有半年活命，遂硬起心腸，將計就計，想出這條毒策，要和『一仙三絕』，在『鳳凰頂』上併骨！」

秦文玉道：「既然如此，此計必十分隱秘，又怎會被玉姊探悉？……」

司馬玉娃接口笑道：「我連『九迴谷』都未進，如何能够探悉？但常言道得好：『千算萬算，不如蒼天一算』，二妹忘了我剛才有『一隻肥狗，救了大家』之語麼？」

秦文玉笑道：「我正覺那句話兒有些奇怪，彷彿深蘊玄機，想向大姊請教？」

司馬玉娃道：「並無玄機，只是巧合，巧的是這『霹靂神君』婁火明！竟與邋遢大師同好，生平最嗜狗肉！」

柳延昭知曉其中必有妙趣，遂伸手遙空吐勁，先點了婁火明的穴道，然後向司馬玉娃笑道：「玉姊請道其詳！」

司馬玉娃覺得柳延昭先點「霹靂神君」婁火明穴道，相當穩妥，遂點了點頭，表示嘉許地，含笑說道：「大凡人若自知將死，必在死前冀求最高享受，婁火明身罹惡病，不能酒色，遂命萬心玄替他燉了一隻極肥大的黑狗，一面大快朵頤，一面與萬心玄細商所安排的『守株待兎』，和『送佛登天』毒計！」

秦文玉頷首道：「人若知死，其欲必大，這也是人情之常……」

司馬玉娃笑道：「人情往往與天理相通，就因爲婁火明不能克制人情，也就無法違拗天理，使我們不致懵然無覺地，中人算計，萬刦不復！」

柳延昭是智者，善於分析，頭腦極爲清楚，靜靜旁聽至此，似有所得地，揚眉含笑問道：「玉姐，是不是燉那黑狗的濃香四溢，引得與婁火明頗有同嗜的邋遢師伯，悄然駕臨，未能分享美味，却獲悉毒謀，趕緊設法制止你與三妹進入『九迴谷』，成爲『大荒二老』的手下之囚，並趕返『鳳凰頂』，命我以簫聲催眠，無形制敵，不令婁火明的凶謀得逞？」

司馬玉娃笑吟吟地，對柳延昭飄過一瞥眼風，嫣然說道：「昭弟『秦皇島』之行，受益太多，不單功力方面，突飛猛進，連靈性也悟境大朗，推理迅捷……」

焦艮一旁叫道：「我師傅的佛駕，仍在『九迴谷』內，並這等恰巧出現？」

柳延昭笑道：「當然是邋遢師伯，第一，若非他老人家，誰會受那燉狗香味吸

引？第二，萬心玄功力極高，婁火明也絕非弱者，若不是他老人家，誰能潛聽秘計，而不令萬婁二魔，有所驚動？第三，玉姊和三妹都是倔強性格，若非見是師門尊長，怎肯輕信人言，取消『九迴谷』之行，立即回來報訊？」

司馬玉嬌撫掌讚道：「大哥眞行，推斷得眞像對所有各事都宛如眼見！」

柳延昭搖頭笑道：「三妹莫要捧我，有些事兒，我就一再推想而無法判斷！」

司馬玉嬌道：「大哥所指的是甚麼事兒？」

柳延昭道：「邋遢師伯既因狗香悉秘，要我們在『鳳凰頂』上，制敵機先，對『九迴谷』內，又如何呢？『大荒雙老』尚在『守株待兔』，免若待不到時，這兩個難纏難惹的老魔頭，會不會趕來肆虐？爲了穩妥，我們還是先把『霹靂神君』婁火明，和他那『震嶽死珠』，早點毀掉才好？」

司馬玉娃道：「關於應付『大荒二老』之事，邋遢大師與醉酡眞人，匆促間，已畫兩策，一策比較霸道，一策則比較王道！」

柳延昭一拱手，說道：「小弟願先聞霸策！」

司馬玉娃笑道：「霸策是將計就計地，索性把『大荒二老』也誘來『鳳凰頂』上，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這兩個功力十分厲害的罕有其敵老魔，嚐嚐他們老朋友的『震嶽死珠』滋味！只要『大荒二老』一死，萬心玄必然授首，餘孽失去靠山，不誅亦滅！則『黑白尊天會』上，必然一片祥氛，變成一場四海英雄的聯歡聚合，也就等於替我們這座『玉屏風』的四喜情緣，以及焦三弟和蕭大妹等辦喜酒了！」蕭克英玉面通紅，羞得躲到了秦文玉的身後。

柳延昭連連點頭道：「這應該不是霸策，可稱『妙策』，或爲『上策』？」

司馬玉娃笑道：「我的看法與昭弟相同，以爲兵不厭詐，逢桀紂動干戈，有何不可？……」

柳延昭道：「照玉姊的語氣聽來，似乎這條『霸策』，業已不會施行？……」

司馬玉娃頷首道：「業已被人推翻，而推翻霸策之人，可能有點出你意料，竟是司馬會主，也就是你的岳丈，我和嬌妹的生身之父！」

柳延昭的智慧，自能聞一知十，觸類旁通，劍眉雙揚，含笑問道：「玉姊這樣說法，岳父顯已洞悉萬心玄的狠子奸謀，並不會被對方用甚麼藥物，或陰損手段控制？」

司馬玉娃道：「先前確曾受制，但有了邋遢大師和醉酡眞人在暗中維護，不單所中奇毒，早告暗暗袪解，並已與我母親有了聯繫，兩位老人家業告誤會冰釋，言歸於好……」

柳延昭不禁大喜道：「這眞是天大喜事……」

他方自額手稱慶，忽又眉峯微蹙地，目注司馬玉娃問道：「玉姊，岳父爲何反對『霸策』？他老人家又打算怎樣做？」

司馬玉娃嘆道：「我爹爹的好勝之心，委實太切，他老人家潛修功行，本意要門『一仙三絕』，但經分了敵友，明了順逆之後，又把目標轉移到行事陰毒的『大荒二老』身上，他一面反對霸策，一面却主張把『大荒二老』，誘入『寒玉洞天』，由我父母，對西門缺、龍妙常夫妻，絕無旁擾，公平盡興地，一較生平所學！」

柳延昭苦笑道：「這辦法確實比較王道，但也比較麻煩，更不知岳父母是否有絕對制勝把握？」

司馬玉娃苦笑道：「邋遢大師曾以昭弟此意，勸過我爹爹，但我爹爹表示，降魔衞道，乃是光榮大業，豈能憚懼麻煩？他老人家願意不惜殉道，也要和西門缺、龍妙常夫婦，放手一搏！」

孟贊聽得肅然起敬地，向柳延昭一挑拇指，正色說道：「大哥，司馬老人家這等正大光明舉措，眞是前輩胸襟，武林典範！但『大荒二老』既然不來此處，我們該怎麼辦？是仍等『黑白尊天會』期，再行掃蕩羣魔？還是如今就乘着『大荒二老』進入『寒玉洞天』的大好良機，對萬心玄等，立即加以撻伐？」

柳延昭深覺孟贊問得有理，又因茲事體大，不便擅專作答，遂向司馬玉娃問道：「玉姊既遇邋遢師伯，並曾承受不少機宜，他老人家必然對此有所指示？」

司馬玉娃笑道：「邋遢師伯說此事由你決定，若等『大荒二老』敗亡之後，萬心玄一失靠山，凶威必減，動手時，則比較來得穩妥……」

柳延昭劍眉微蹙，略微想了一想，方自目閃神光，毅然說道：「既然邋遢師伯，命我決定，我就決定立即撻伐！因爲衞道降魔，乃是大業，縱有犧牲，亦當含笑！我們不能夠畏懼艱難，過份倚賴尊長。何況我們若在『九迴谷』內功成，殲誅萬心玄等，消息傳入『寒玉洞天』，也給『大荒二老』一個莫大打擊……」

語音至此略頓，又向司馬玉娃陪笑道：「這只是小弟拙見，不知玉姊同意不同意？」

司馬玉娃毫不遲疑地，立即連連點頭，面含嬌笑，答道：「同意，同意，我完全同意昭弟不肯畏難苟安的英雄肝胆！邋遢師伯聞得你已經獲得師門心傳，功力轉注，認爲必可尅制『黑山醉眞』，『白山枯佛』……」

孟贊大喜過望，說道：「『大荒二老』不在，『九迴谷』中，便數這兩個老魔，最爲厲害，大哥既能對他們尅制，則勝券已操……」

他正眉飛色舞，說得高興，却被司馬玉娃截斷話頭，笑道：「孟二弟不要自作聰明，『九迴谷』中功力最高之人，並不是『黑山醉眞』和『白山枯佛』！」

孟贊聞言，有點不出意外地，吃了一驚，注目問道：「難道『九迴谷』中最近又來了甚麼絕世魔頭？」

司馬玉娃笑道：「不是新來，而是舊有，據你師傅所告，『九迴谷』內，除『大荒二老』以外的武功最强之人，便是號稱『笑面人屠，瀟洒殺手』的萬心玄。」

柳延昭一向對司馬玉娃的話兒，奉爲經典，這次却有點不以爲然地，含笑接道：「玉姊，在小弟『秦皇島』參師，叨受心傳之前，萬心玄便是我手下敗將！」

司馬玉娃冷笑一聲，說道：「這就叫君子可欺之以方，萬心玄『笑面人屠』之名，決非倖致，尤其在心機方面，深沉陰譎萬分……」

柳延昭聽出端倪，皺眉問道：「莫非萬心玄當時落敗，是故意隱藏功力？」

司馬玉娃道：「他至少隱藏了三成以上功力，此舉有兩種作用，一來驕你之心，好在『黑白尊天會』上，當着舉世羣雄，再把你擊敗，威震天下，並奪去玉嬌三妹！二來也讓我爹爹，對他並不十分忌憚，才好謀奪『九迴谷』整個基業！」

秦文玉聽得一身冷汗地連連搖頭，皺眉苦笑說道：「萬心玄這廝，好陰毒的心腸！若不是邋遢師伯，洞悉其奸，大哥眞說不定會有所大意，上了他的惡當？」

孟贊搖頭道：「我認爲他心思再毒，柳大哥新得心傳，如今是何等功力？」

柳延昭不等孟贊再往下說，便向他搖了搖頭，含笑說道：「二弟千萬不可高估自己，輕視對方，你怎知道『大荒雙老』對這唯一徒兒，沒有甚麼特別栽培？」

司馬玉娃笑道：「昭弟說得對了，『大荒二老』帶來一隻『成形雪參』，已命萬心玄配合『雪蓮』服用，功力增强不少，並以『九九玄功』替他打通『生死玄關』，只不過……」

焦艮一旁急道：「只不過甚麼，大姊怎不說下去？」

司馬玉娃嘆道：「只不過『大荒二老』的本身名心太重，一意想鬥『一仙三絕』，尤其是『綠白玉簫雙主人』，以致不肯把本身功力，轉注給萬心玄，昭弟比起他來，就佔了這等便宜而已！」

焦艮道：「我師傅呢？他老人家是不是仍在『九迴谷』隱身，對萬心玄暗加監視？……」

司馬玉娃道：「不是，邋遢大師與醉酡眞人的看法相同，他們認爲我爹爹和我母親，最多只能與『大荒二老』，戰成平手，想勝委實太難，遂決意要釜底抽薪，設法相助……」

柳延昭苦笑道：「要相助不太容易，以岳父母的身份，怎肯倚多爲勝？……」

司馬玉嬌笑道：「明助雖難，暗助却易，大哥要注意玉姐所說的『釜底抽薪』四字！」

柳延昭會意，說道：「我明白了，邋遢師伯與醉酡師伯是打算使『大荒二老』在進入『寒玉洞天』之前，先消耗掉一些功力！」

司馬玉娃頷首笑道：「他們兩位只要每人與『大荒二老』，在途中力拚三掌，我爹爹和母親在『寒玉洞天』之內，便佔了相當便宜！絕世高手，分毫不差，勝負可定，我才稍放寬心，不會爲兩位老人家，過份担憂着急！」

秦文玉既聽司馬玉娃說明究竟，便自一軒秀眉，朗聲說道：「大姐，事不宜遲，既決定乘機掃穴犂庭，我們就立即出發！『霹靂神君』婁火明必殺，這些少男少女就可放，但那具『震嶽死珠』却該怎麼辦呢？」

司馬玉娃嬌軀微閃，縱到內藏「震嶽死珠」那乘大轎之前，雙手揚處，「呼」的一聲，把大轎掀墜絕壑！

蕭克英在諸女之中，比較心軟，見狀「哎呀」一聲叫道：「大姐，這……這壑下也……也有不少生靈……」

司馬玉娃笑道：「蕭大妹不必担心，這『震嶽死珠』，須遇婁火明口中所噴的『坎離火水』，才會爆炸！如今我把它掀墜絕壑，根本無害生靈，只不過毀了婁火明的一生心血而已！」

說話之間，那乘內有「霹靂火珠」的大轎，業已墜到壑底。

除了「轟」然一聲巨響之外，果然並無其他起火爆炸的驚天震地聲息！

司馬玉嬌見姊姊既已掀落左面那乘大轎，遂也走到右面轎前，隔空認穴，向「霹靂神君」婁火明的心窩上，點了一指！

司馬玉娃見狀笑道：「首惡既誅，脅從莫究，這些少男少女，一夢醒來，任他們各自散去，收場是好是壞，端看他們今後本身行爲，是否能改惡向善而定了！」

柳延昭點頭笑道：「玉姊說得極對，但我們也不妨略對他們加以警告啓迪！」

話完，微一伸手，便在婁火明所坐轎前的石地上，龍飛鳳舞地，隔空鐫出了十六個字兒，寫的是：「善惡有報，天理昭彰，就此回頭，前途似錦！」

司馬玉娃見柳延昭隔空吐勁，鐫石如粉，揮洒得從容之至，不禁心中高興，嫣然笑道：「昭弟果然修爲精進，功力過人，『九迴谷』盡殲羣魔以後，你大概是天下第一人了！」

柳延昭笑道：「武術之道，內用旨在健身，外用旨在助人，不應有爭雄逞豪的第一第二意念！小弟但望在『九迴谷』一役之後，與二妹三妹，遵從玉姊領導，游俠四海，剷盡所見不平……」

焦艮拊掌道：「對，大哥美號是『四海游龍』，一定要俠踪遍及四海，才適合你的身份，但古代的焦孟二將，永遠都追隨延昭元帥，你可不許有了大姐二姐三姐之後便不要我這小小子和那　小子呢！」

焦艮此語，博得羣俠紛紛大笑。

但司馬玉嬌却在笑聲收歛後，又輕輕雙眉微蹙地，「咦」了一聲！

司馬玉娃道：「嬌妹又想起了什麼事兒？」

司馬玉嬌道：「我們剛才潛伏『九迴谷』口，等待『大荒二老』前往『鳳凰頂』之際，不是曾見有六七位武林人物，進入『九迴谷』麼？」

司馬玉娃頷首道：「不錯，並由戚九淵和沙天行雙雙出面，加以接待，足見來者非凡流，具有相當身份。」

司馬玉嬌道：「如今尚未到『黑白尊天會』的會期，怎的有這多武林好手，趕來『九迴谷』？……」

司馬玉娃笑道：「我當時業已想過，原因不外有二，一是邪派人物，受了勾引，前來投靠，一是正派好手，與『九迴谷』兇人中，結有深仇大怨，寢食難安，等不及會期便提前趕來尋仇！」

孟贊道：「大姊認爲在這『尋仇』和『結黨』的二者之間，以那一種的成分較高？」

司馬玉娃笑道：「在沒有依據之下，怎能憑空斷定？好在昭弟已決定立即掃穴犂庭，此間也已事了，我們一到『九迴谷

」，便可揭開謎底！」

笑談之間，這三男四女等七位少年豪俠，便意氣風發地，下得「鳳凰頂」，撲奔「九迴谷」而去。

× × ×

柳延昭等尚未到達「九迴谷」，谷中便已十分熱鬧！

第一項熱鬧是有客拜山。

來人以「銀槍之雄」楚仲胥之妹楚仲琳爲首，以及楚仲胥生前的六位好友，包括有「鐵劍之雄」齊少岩、「赤胆雙雄」燕東平、燕東傑兄弟、「雄風羽士」玄清子，「三湘大雄」趙雄飛、武當俗家耆宿「無影神拳」魏一豪等，全是身負絕藝的當世一流好手，並已包括了除去「巾幗之雄」秦文玉以外的「武林七雄」在內。

原因在於楚仲琳獲得柳延昭的函告，驚悉身任「雲夢世家」家主的胞兄楚仲胥，已在「山海關」左近慘死於萬心玄的陰謀毒計之下！

武林世家，怎可一日無主，楚仲琳遂含淚就位，先接任了「雲夢世家」家主，然後以血書分邀至友，根本不理甚麼「黑白尊天會」的會期來到，便直接投帖「九迴谷」，來向沙天行暨萬心玄二人尋仇！

齊少岩、燕東平、燕東傑、玄清子、趙雄飛，魏一豪等六人，均是血性漢子，又與楚仲胥交好極厚，驚聞噩耗後，遂一齊表示，不單願竭全力，相助楚仲琳前往關東尋仇，並願以平素閑雲野鶴之身，担任不受酬勞的義務護法，共同振興「雲夢世家」！

這些人物，雖然已集當代一流高手，實力頗强，但却仍未放在萬心玄的眼中，他看了拜帖上所列姓名，只是哂然一笑，命總堂主「九爪鷹王」戚九淵與沙天行負責接待。

他未曾親自出迎之故，倒不是完全由於狂傲，而是「九迴谷」中，發生第二項的熱鬧，絆得他無法分身！

所謂「第二項的熱鬧」，就是身遭軟禁的「黑白天尊」司馬霖，突然脫困，失去踪跡！

萬心玄對付司馬霖之策是先於日常飲食中，不着痕跡地，暗下慢性毒物，再用藥引引發，使這位威名震世的「尊天會主」，縱未全身癱瘓，至少也喪失了三成以上修爲，無法提聚全部功力。

然後再由公孫智在司馬霖所居室外，佈了神妙陣法，便等於是把他軟禁，不能隨意行動。

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一切陰謀，全被邋遢大師和醉酡道長等兩位空門奇俠，看在眼中，他們維護奔走之下，司馬霖只受了不太久的彆扭氣，便袪除毒力，恢復正常，並與愛侶「寒玉仙子」溝通訊息，消却誤會，更由此辨清正邪，靜待愛女司馬玉嬌，愛婿柳延昭等趕來，合力掃蕩邪氛，降魔衞道！

「九迴谷」外，邋遢大師與司馬玉娃、司馬玉嬌姊妹，一有連絡，「九迴谷」內，也立即有了行動！

首先是公孫智辛苦移來，佈置陣法的七十二根巨大石柱，完全被人震碎，陣內密室中的「黑白天尊」司馬霖也大開門戶，失去踪影！

萬心玄正與那假的「天魔玉女」「玉嬌娃」，互相淫樂，聞報之下，這一驚豈同小可？

他那裏還顧得迎接楚仲琳等，便趕緊趕到密室探看。

察看未久，「大荒二老」也已到來，萬心玄躬身陪笑說道：「義父義母金安，司馬霖的一身功力，至少已減弱三成，雖享盛名，並不足慮，何況谷中到處都是新佈奇門陣法，定難去遠，玄兒親自追緝，索性把老賊除掉，免得留爲後患……」

話方至此，「大荒逸士」西門缺已從鼻中低低「哼」了一聲！

萬心玄追隨「大荒二老」多年，深知義父而兼恩師的「大荒逸士」西門缺習性，懂得這低聲一哼，便是斥責自己作錯了事，或是說錯了話！

他臉上方自一熱，「血杖仙娘」龍妙常，也眉頭微皺說道：「大敵當前，玄兒千萬不可自作聰明，粗心大意地，減弱天賦才智，你仔細看看這些石柱，都是被司馬霖以『金剛掌』力震碎，這種現象，是代表了甚麼意義？」

萬心玄本是聰明絕頂的極工心計之人，被義母「血杖仙娘」龍妙常這一提醒，便立即滿面生慚，赧然答道：「連裂七十二根石柱，並未發出太大聲響一事，足以表示司馬老兒所中奇毒已除，功力已復，並於碎石如粉之舉，則表示他心中對中計遭禁，憤怒已極！」

西門缺又低「哼」一聲，目注萬心玄，雙眉微揚，發話問道：「玄兒，以你修爲，對付那柳延昭，應有自信，但若對付『黑白天尊』司馬霖，會不會仍欠缺一點火候？」

萬心玄胆縱包天，也不敢在一向翻臉無情的義父面前狂妄，聽得一頭冷汗，抱拳躬身，陪笑答道：「玄兒一時心粗，敬乞義父訓誨……」

西門缺扳着臉兒道：「司馬霖功力已復，又對你恨之入骨，你若獨自追緝，豈不有『羊入虎口』之慮……」

話方至此，已有心腹手下來報，發現老會主司馬霖連闖兩座璇璣迷陣，似乎正欲馳向後谷。

「大荒逸士」西門缺一聽有了司馬霖的去向，顧不得再訓萬心玄，立與老伴「血杖仙娘」龍妙常，雙雙追去。

萬心玄放心不下，也自追踪，但他畢竟要比「大荒二老」，落後了四五丈遠！

前面是座小峯，「大荒二老」剛剛轉過峯脚，便聽得「蓬」然連響，似是尋着敵手，與人對了兩掌。萬心玄提氣飛身，繞過峯脚，却見西門缺與龍妙常雙眉微蹙，目注一片峭壁，面帶驚奇之色。……

萬心玄道：「義父義母剛才莫非是發現敵踪？」

龍妙常道：「有人大胆，居然埋伏在此，與我暨你義父，拚力各對一掌！」

萬心玄深知「大荒二老」功力，聞言之下，遂含笑問道：「對方是否已被義父母一掌摧心，震死在峭壁之下？」

西門缺目中神光微閃，搖頭說道：「中原武功，果然臥虎藏龍，好手不少，剛才一掌硬對，我以十成左右的眞力出手，竟沒有佔到多大便宜。」

萬心玄驚道：「對方是何等人物？」

西門缺衝口接道：「身着寬衣，以布蒙面……」

龍妙常忽然似有所得地，向西門缺揚眉叫道：「剛才與你對掌之人，是不是身上帶有一股濃厚酒氣？」

西門缺也動靈機，目注龍妙常道：「那被你一掌震退，好似略吃苦頭的蒙面人，是不是一身蒜泥狗肉氣味？」

龍妙常點頭道：「半點不錯，除了邋遢，醉酡道等兩個老怪物，誰敢胆大包天地，向我夫婦遞爪子呢？」

西門缺冷冷一笑道：「這狗肉和尚，和爛醉雜毛，若知難而退便罷，否則，再敢暗中攪鬼，我便全力施爲，掌上決不止只發出十成勁了！」

龍妙常目注萬心玄道：「玄兒，敵踪已現，此處用你不着，你快去前谷招呼，爲沙天行、戚九淵掠陣，萬一來敵勢强，不妨把『黑水醉眞』，或『白山枯佛』請出！」

萬心玄笑道：「區區幾個武林七雄中的人物，那裏用得着驚動『醉眞枯佛』二位前輩，弟子本人……」

龍妙常瞪了萬心玄一眼，微帶不悅神色，沉聲說道：「玄兒，你不要忘了我們栽培你成爲武林第一人的一片苦心，在時機未到之前，怎可輕易洩露你如今一身所學的火候進度？這次『黑白尊天會』上，你若勝了柳延昭，奪得司馬玉嬌，成爲武林第一人，我夫婦便含笑歸隱大荒，從此不問俗事，倘你竟不爭氣，則你敗在柳延昭掌下之際，也就是你義父和我含恨自絕之時……」

萬心玄聽得一身冷汗，趕緊抱拳恭身，滿面愧色接道：「義母訓教極是，玄兒眼力隱晦，在未遇柳延昭前，絕不絲毫炫露！」

這時，前路後谷方面，又隱隱傳來邋遢和尚暨醉酡道士所作，既似充滿禪機玄理，又似含蘊譏諷挑戰的歌聲笑聲！

西門缺在大荒稱尊多年，那裏經得起這等撩撥，雙眉剔處，冷笑說道：「狗肉和尚與爛醉雜毛太以猖狂可惡，妙常與我快追，第二掌不妨仍藏鋒斂勁，以驕其心，並散其意，在第三掌上，再突凝全力施爲，讓他們嚐嚐我們不曾問世多年的大荒絕學滋味！」

「血杖仙娘」龍妙常點了點頭，一頓手中所持威震天下的「朱紅血杖」，便與「大荒逸士」西門缺雙雙向邋遢和尚醉酡道士的歌聲來處，追了下去。

萬心玄心機極工，頗覺邋遢和尚醉酡道士如此現身挑戰，似乎不是偶然，其中頗有故意安排的誘敵意味！

但一來對於義父母「大荒二老」功力絕世的信心太强，二來又經龍妙常適才一番囑附，自然不再多事，只向「大荒二老」去路，看了兩眼，便趕赴沙天行、戚九淵等接待「女溫侯」楚仲琳羣俠之處。

由於楚仲琳等羣俠，已盟血誓，一意尋仇，遂根本未入大廳，逕行走向「演武塲」，並言語難合，互相動手。

等萬心玄趕到，雙方已鬥了數場，互有勝負，其中並有血淋淋的場面。

第一場是「鐵劍之雄」齊少岩認出那位假的「天魔玉女」玉嬌娃名叫「毒心娘子」史金蓮，是個極爲淫惡的武林蕩婦，並曾引誘胞弟失足敗德，終於喪身，遂向其出面挑戰！

齊少岩爲人正直，一生精研劍術，不偏不支，相當神妙，史金蓮雖得「天魔門」中的「魔心秀士」米通天秘傳，但因爲淫慾過度，眞元欠沛，仍告不敵，在鬥了百十回合，被齊少岩一劍穿心，雪了殺弟之恨！

第二場是人稱「酒煞」的「金杯追魂」東方白出陣，勝了對方精於掌法的「三湘大雄」趙雄飛一掌，並使對方受了相當程度內傷，略爲挽回顏面。

第三場是由「璇璣狂士」公孫智、「九爪鷹王」戚九淵出戰「赤胆雙雄」燕東平、燕東傑兄弟，公孫智精於奇門陣法，眞實武學未見高明，腋下中了一掌，被燕東平震倒當場，但戚九淵却不愧曾爲北六省綠林魁首，又是「尊天會」的總堂主，施展最拿手的「大鷹爪力」，把燕東傑斷了一臂！

惡鬥至此，勝負之數恰好是秋色平分，萬心玄業已趕到。

萬心玄因史金蓮別具淫功，頗有床幃妙趣，一向對她極爲迷戀！

但如今覺得只要一殺柳延昭，具有天人顏色的司馬玉嬌，便歸自己懷抱，反而嫌惡史金蓮有些碍事！

由此之故，在發現史金蓮已死在齊少岩劍下，根本無動於中，甚至於反而面有喜色！

沙天行一見萬心玄來到，喜形於色地，揚眉狂笑說道：「萬老弟來得好，你一出手，便可把對方掃蕩殲滅，替史金蓮姑娘，和公孫智兄，報仇雪恨！」

萬心玄笑了笑，低聲說道：「我正在等待『鳳凰頂』方面的驚天霹靂巨震，在柳延昭生死未定之前，暫時不想出場，沙兄派人去請『黑水醉眞』、『白山枯佛』二位，足可收拾場面的了！」

沙天行方自點頭領命，派人去請「黑水醉眞」和「白山枯佛」，那位鬢簪白花的「女溫侯」楚仲琳，已提着她那兩柄絕不似女子兵刃，相當沉重的短柄「典韋戟」，走下場中，戟指萬心玄，厲聲喝道：「萬心玄，你怎麼龜縮至此，才敢出頭？你……你……你還我大哥『雲夢家主』楚仲胥的命……命來……」

手足之情，深動肺腑，楚仲琳說到後來，已語不成聲，淚如雨下！

萬心玄本來不想出陣，但因楚仲琳是指名斥罵，不便不理，只得向前走了兩步，面含冷笑說道：「楚姑娘，你不必螳臂當車，以卵擊石，要想自取滅亡……」

楚仲琳不等萬心玄再發狂妄之語，便瞋目厲聲，接口道：「甚麼叫螳臂當車？甚麼叫以卵擊石，楚仲琳只知爲世除害，只知爲兄報仇，根本不計任何成敗利鈍！萬心玄，你陰險毒辣，惡跡無數，常言道：『善惡到頭終有報，種因得果，天理昭彰』！今日你煞氣已透華蓋，滿面都是晦色，大概已經到了償還一切惡孽的報應臨頭時了！」

這一頓斥責，楚仲琳是聲色皆厲，把萬心玄斥責得騰起了一頭怒火！

人無怒火之際，神智比較清明，但若無法尅制這把無名怒火之後，一切聰明才智，都會打點折扣！

楚仲琳的罵聲方住，萬心玄陰森懾人的笑聲，隨之而起！

人被罵時，不怒反笑，則這笑聲，往往是怒的極致！

楚仲琳爲之一怔，冷然叱道：「萬心玄，你……你的臉皮眞厚，怎麼還笑得出口？」

萬心玄笑聲雖住，但一絲殘忍笑意，仍掛在嘴角，並從雙目中閃射出獰厲神色，軒眉說道：「楚仲琳，你且罵得得意，萬某本來不擬這早出手，你既作死，我便想出一個法兒，叫你身名兩毀，死得比你哥哥，還要悽慘百倍！」

楚仲琳「呸」了一聲道：「萬心玄，少做你的春秋大夢！你家姑奶奶爲天地扶正氣，爲生民剷不平，生平行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此身可滅，此名絕不可毀……」

萬心玄狂笑道：「你的外號不是叫做『女溫侯』麼！我先毀去你這對短戟，倒看你名頭何在？然後再剝去你所有衣服，令你當衆赤身露體，不必殺你，也令你羞憤自絕……」

楚仲琳被他這番輕薄狂妄之言，氣得玉面通紅，幾乎從「女溫侯」，變作「女關公」，一舉手中雙戟，厲聲叫道：「萬心玄，你休發狂言，且展實學！……」

「實學」二字才出口，驚人之事，突在這演武場中發生！

楚仲琳雙戟方擧，竟告脫手飛出，一直凌空飛向相距數步以外的萬心玄手中！

在場不論正邪，凡是行家，一齊看得出這不是楚仲琳怒極洩憤的脫手飛戟，而是萬心玄在施展「大接引神功」。

武學修爲到了一流階段，施展「大接引神功」不難，難得是所奪雙戟，是有主之物，不是無主之物！

尤其是所謂「主」，是「楚仲琳」，而楚仲琳更是女中豪傑，與蕭克英聲名彷彿，全以臂力震世！

故而萬心玄，要奪雙戟，必先制人！

他必需先隔空制穴，制住楚仲琳，然後再施展極上乘的「大接引神功」，把那兩柄份量極重短戟，凌空吸攝而去。

這兩種功力，那一種也非在場羣豪，所能企及，何況是配合施爲，由心運用？

是故，短戟一飛，在場的正邪羣豪，無不傻眼！

正派羣俠憂慮的是誰能敵擋萬心玄，爲楚仲琳解救即將繼之而來的脫衣受辱局面？……

邪派羣豪驚訝的是萬心玄深藏不露，照他這等功力，火候豈不是已與「大荒二老」彷彿。

甚或要青出於藍，冰寒似水？……

短戟入手，萬心玄笑得更狂！

他既已出手，索性賣弄，竟把雙戟合在一處，微凝眞力，從中折成四段！

戟是鐵柄，粗如鴨卵，如此折斷，勢非是三五千斤的神力不可！

萬心玄脫手一擲，四段斷戟，飛上十丈高空，並厲聲獰笑喝道：「楚仲琳賤婢聽眞，在這斷戟落地之前，我要使你全身上下，一絲不掛！」

羣俠一陣大亂，紛紛擁上。

因爲這般英雄豪傑，既隨楚仲琳同來，伸張武林正義，便全是血性漢子，他們寧可不顧一切，慘死萬心玄之手，也決不讓楚仲琳一個大姑娘家，當衆受此奇辱！

就在這大亂之際，突起簫聲！

簫聲似有兩處，一處來得極遠，一處來得極近！

但不論是遠是近，那種清和冲淡韻致，却完全一樣，入耳之下，令人思禪，令人清心，令人釋燥，甚至會令人萬慮齊蠲，酣然入夢！

萬心玄是大行家，一聞簫聲，趕緊收攝心神！

空中的四段斷戟，突不垂直下落，斜斜向「九迴谷」口的來路方向飛去。

就在此時，「九迴谷」口方向，閃出了七個人來。

「妙姹金剛」蕭克英，宛若巨靈，威風凜凜，孟賛、焦艮一高一矮，奇形怪狀，看來令人發噱！

他們三人，排在左面，右面則是三位，每一位都美得令人目眩，令人心跳的絕代嬌娃，也就是柳延昭的「玉屏風」，智慧無倫的司馬玉娃，功力絕世的司馬玉嬌，和手持一管綠色玉簫的「巾幗之雄」秦文玉！

當中，自然是人長得比萬心玄更瀟洒，更英挺，更風流，名號也比他更好聽，手中持着一管白玉簫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柳延昭！

四段斷戟飛到，柳延昭微一伸手，便接在掌中，目注楚仲琳，劍眉雙揚，含笑叫道：「楚姑娘，邪不勝正，天報必彰，請接你成名兵刄，俟後好自修爲，替『雲夢世家』，光揚壯大，放一異采！」

話完，手揚，奇事又見！

被萬心玄示威生生折斷的四段斷戟，竟被柳延昭借這幾句話兒，用內家絕藝，熔接還原，仍變爲兩柄完好短戟，向楚仲琳凌空飛去。

而楚仲琳的被制穴道，也不知怎樣被人解開，立即伸手接住了合浦珠還的心愛兵刄！

在這種局面下，她知道自己差得太遠，不敢逞強，滿臉通紅地，低頭後退，讓柳延昭主持大局。

柳延昭一現身，近處簫聲已歇，但從後谷方面，遠遠傳來的美妙簫聲，却仍自隱約宛轉。

萬心玄萬分詫異地，向後谷方面，看了一眼！

柳延昭道：「萬朋友不必看了，善惡到頭終有報，萬般心計總成空！你大概決想不到我們在『鳳凰頂』上，能逃得過『震嶽死珠』之刦？」

萬心玄知道勁敵當前，再不能絲毫分神，趕緊從後谷方面，收回目光，向柳延昭注視。

他本想鎭攝心神，但一看之下，却弄得心神更亂！使萬心玄更亂的，不是柳延昭，是他的「玉屏風」！

萬心玄想過秦文玉，戀過司馬玉嬌，如今看見她們均依偎在柳延昭的身旁，神情十分親暱，再加上位更成熟，風韶更絕

的司馬玉娃，怎不看得他妬？看得他恨？看得他心神更亂，看得他火高百丈！

妬恨交加，心神更亂，忘却了一切安排，忘却了預定步驟，忘却了遠遠傳來的奇異簫聲，也忘却了柳延昭適才熔戟還原的神奇功力！

他如今心中只有兩個字兒，一個是「殺」，一個是「奪」！

「殺」，自然是要殺死比自己英俊瀟洒，名號比自己響亮正大，絕代紅妝膩友比自己多得多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柳延昭！

「奪」則是奪秦文玉，奪司馬玉嬌，奪司馬玉娃，要把這座「玉屏風」，也是香艷無比，足以蝕骨銷魂的「肉屏風」，據爲己有！

「殺」、「奪」二字，既在心頭作怪，萬心玄靈明失朗，連「黑水醉眞」、「白山枯佛」，何以迄未前來之事，也不想上一想。

他只是鋼牙一咬，擧步向前，怒視柳延昭，厲聲喝道：「柳延昭，你我誓不兩立，事既至此，是非曲直，根本不必多言，只有照武林規矩，來個强存弱死，眞在假亡，你敢不敢孤注一擲地，和我作塲澈底賭博？」

柳延昭道：「賭些甚麼？」

萬心玄獰笑道：「萬某縱橫四海，獲得『笑面人屠，瀟洒殺手』之名，我要用這八個字，賭你身邊三位如花似玉的絕代嬌娃！」

司馬玉嬌與柳延昭關係最密切，性情最爲高傲急躁，也最爲討厭萬心玄，聞言之下，從鼻中冷冷「哼」了一聲，嘴角微披，便待出手！

司馬玉娃身爲大姊，自較深沉，人也最爲睿智，伸手拉住司馬玉嬌，低聲笑道：「嬌妹，冤家對面，這是男人們爭風吃醋之時，也是鬥氣爭勝之際，我們要讓他成名，替他掠陣，或是幫他收拾餘邪，不必直接參加昭弟與萬心玄的生死之戰！」

這時，柳延昭的答覆，業已出口，居然是大出在場羣豪意外的「不賭」二字！

萬心玄幾乎懷疑是自己聽錯了，他不相信柳延昭竟會一反男人常例，不在心愛女人面前逞雄，竟當着司馬玉娃、司馬玉嬌、秦文玉，甘心向自己示弱……？

他以極端驚異的目光，盯在柳延昭的臉上，詫聲問道：「你……你不敢賭……是麼？」

柳延昭笑得從容，說得和緩，但語氣却冷如寒水，硬如鋼鐵：「你不能賭，因爲你的砝碼不配！」

答得好，更答得對！

因爲司馬玉娃、司馬玉嬌、秦文玉三女，無論那一位都是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允文允武的絕代嬌娃，她們若被當作砝碼，放置在天平一端，則與另一端的「笑面人屠，瀟洒殺手」八字，根本輕重懸殊，難相比配！

但萬心玄却把他這八字外號，看得重如泰山，一聞此言，似受極大侮辱，滿頭怒髮，都根根冲天豎起，目中噴火，神態好不攝人！

柳延昭毫未把對方怒態看在眼中，仍自從從容容，含笑說道：「其實，你也不必賭，你剛才說得對，今日之事，已成强存弱死，眞在假亡，除了盡力一搏以外，多話何益？」

萬心玄厲聲道：「我們怎樣動手？」

柳延昭笑道：「隨便，你儘管出題挑戰，軟硬輕功，刀劍拳掌，柳延昭無不奉陪！」

萬心玄獰笑道：「既是生死之搏，何須區門別類，彼此就把一身所學，儘量綜合施爲便了！」

柳延昭點頭道：「好……」

一個「好」字，眼前已佈滿寒光，萬心玄挾有冰寒暗勁的如山掌力，也向他當胸壓到！

原來萬心玄立意要把這情敵而兼大對頭的柳延昭置於死地，乘着業已說明雙方毫無拘束，可以把一身所學，儘量綜合施爲，遂將秘煉多年，從未用過的三十六根「天罡神針」，先行揚手打出，再以一式「鐵牛耕地」，凝足全力發掌。

這「天罡神針」是以寒鐵加紅毛碎鋼，再淬有劇毒煉製，無堅不摧，見血封喉，端的厲害無比！

但柳延昭會者不忙，如今又是何等功力？眼看針光業已佈滿當空，封在自己左右上下一切閃避退路，他仍不慌不忙，只張口一噴，便以「太乙乾天罡炁」，把那三十六根飛針，全噴成一天碎粉，失却踪影！

這以眞炁毀針之擧，使羣雄看得心驚，萬心玄却半點不驚！

因爲他知道柳延昭是「九絕書生」的衣缽傳人，深悉他的份量，充份了解自己對方的修爲火候，是在伯仲之間，必須善用己長，攻敵所短，方能佔得優勢！

根據江湖傳言，以及幾次接觸，業已探出柳延昭最精的是劍法，最俊的是輕功，自己則因近受「大荒二老」秘傳，又服雪參雪蓮等靈藥，應該較强的是眞氣內力方面！

故而，他那一把「天罡神針」，屬於犧牲打出，料定柳延昭最佳而最漂亮的抗拒辦法，莫如噴氣毀針，但若這樣一來，必在眞氣內力方面，有所損耗！

自己在飛針之後，立施重手，根本就不讓柳延昭緩過氣來，應該是制勝殲敵逞雄露臉的最佳途徑！

算盤打好，那式「鐵牛耕地」準備連續施爲，柳延昭萬忙中躲得過第一式，躲得過第二式，也躲不過第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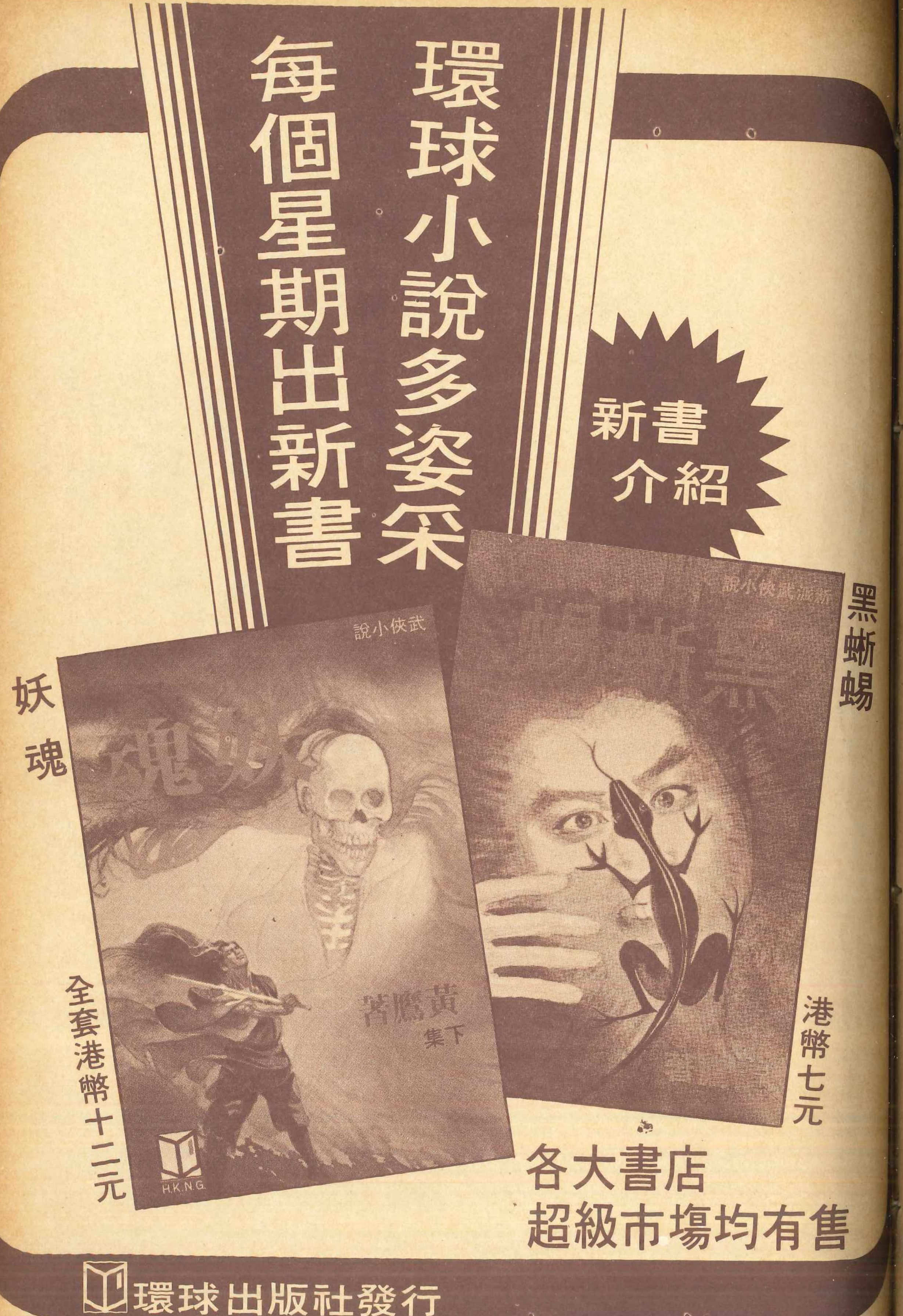
誰知柳延昭連第一式都不躲，在張口噴毀「天罡神針」後，立即傲然伸掌，不單硬接，並索性與萬心玄四掌互合地，拚起了玄功內力！

萬心玄的算盤打得對嗎？錯了，也許是惡貫滿盈，也許是鬼錯神差，令他靈智蔽塞，大錯特錯！

孫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萬心玄是既不知彼，復不知己，怎不一戰立殆？

他不知彼是「大荒二老」不過對萬心玄特加秘授心傳，並給他服些藥物，稍加補益自己，但「九絕書生」和「羅浮仙子」等「綠白玉簫主人」索性在成道之前，提早解脫，把數十年性命交修的所有功力



，都對柳延昭慨然轉注！

兩者相較，所得的厚薄，豈可以道里相計？

不知己的方面，是只算收入，不算支出。

萬心玄只知自己連服成形雪參，朱紅雪蓮，眞氣內力，大大增强，却忘了和那假扮「天魔玉女」玉嬌娃的「毒心娘子」史金蓮風流鬼混。

常言道：「二八佳人體自酥，腰間仗劍斬凡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催君骨髓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眞元虧蝕，早已暗暗不甚瀰沛！

但萬心玄知道他錯了麼？

不知道！

因爲他這種色慾過度的眞元虛耗，吃虧處只在耐力，不在衝勁！

到了需要耐力的持久戰之前，他的衝勁，仍然十分凌厲猛銳！

何況柳延昭成竹在胸，有心誘敵，似乎有點吃不住萬心玄猛力衝勁，有點胸膛起伏，額間冒汗！

萬心玄居然狂喜，猛竭全力！

就在萬心玄拚力施爲，看得在場羣雄，一齊屏息之際，遠處簫聲，悄悄隱息。

又過了一段時間，「九迴谷」通往後谷的山道之上，轉出了「尊天會」弟子所抬的八頂無頂軟轎！

第一和第二頂軟轎才一出現，孟贊、焦艮二人，突告頹然暈倒！

那是邋遢和尚與醉酡道士，但這列名「一代三絕」的高僧高道，却均盤膝趺坐，鼻間玉筯雙垂，顯然業已化去！

孟贊，焦艮想哭而不敢哭，怕驚擾了正與萬心玄互相拚命的柳延昭，以致急痛攻心，雙雙暈了過去！

司馬玉娃一樣驚心急痛，但她是一行主帥，必須鎭定應付一切！

就靠這點鎭定，她抹着滿臉痛哭，也將爲了醉酡道士之化，悲傷暈絕的蕭克英、和司馬玉嬌、秦文玉，看見了才從山角轉出的第三乘第四乘，無頂軟轎。

第三乘上是位灰衣矮瘦僧人。

第四乘上是位背負巨型朱紅葫蘆的青袍道士。

灰衣矮瘦僧人與司馬玉娃等會過，正是「白山枯佛」。

而那青袍道士，不問可知，必是「黑水醉眞」！

但是他們和邋遢和尙、醉酡道士完全一樣，也是在轎中端坐寂然，鼻間雙垂玉筯。

司馬玉娃微凝兩成眞力，一掌拍向蕭克英的後心，朗聲叫道：「蕭大妹，振作一點，你看，『白山枯佛』與『黑水醉眞』，全歸刦數，這一戰，我們必操勝局，你去帮我把孟二弟、焦三弟弄醒！」

司馬玉娃不愧爲軍師長才，最會攻心，她已看出萬心玄已成强弩之末，內勁將竭。

故而所凝兩成眞力，不是用在掌上，而是用在口中，把語音向萬心玄、柳延昭合掌拚命之處傳去。

萬心玄果然聞聲一震，偸眼瞥向小轎來處。

他不理會「白山枯佛」與「黑水醉眞」如何？

只是關心「大荒二老」，想看看自己這兩位靠山情況？

柳延昭與司馬玉娃靈犀暗通，配合極佳，乘着萬心玄這一分神，眞力如潮，狂湧而出！

萬心玄大驚之下，趕緊全神貫注，却已轉成了勉力支撐的敗勢局面！

這時，全場中最憂急的人兒，是司馬姊妹。

因爲邋遢和尙、醉酡道士、白山枯佛、黑水醉眞等兩正兩邪四位方外高人，業告全歸刦數。

由此，可見得後谷戰事之烈！

如今，只賸下西門缺、龍妙常、司馬霖、寒玉仙子等四人命運，尙未揭曉，而司馬霖、寒玉仙子二人，正是司馬玉娃和司馬玉嬌的生身父母。

一來，她們身世初明，尙未拜母認父，二來，骨肉連心，三來西門缺、龍妙常等「大荒二老」，更是名震八荒的至强大敵。

如此一來，叫司馬姐妹怎不玉手互握，額上見了汗珠，兩顆芳心，也緊張得不住「怦怦」亂跳！

但司馬玉娃睿智冷靜，司馬玉嬌也相當聰明，她們雖然在心跳之中，也覺略有安慰！

「安慰」是來自簫聲——司馬玉嬌所聽曲調的「萬妙簫聲」，她們記得，簫聲美妙，才歇未久。

就根據這一點，她們的父母——也就是吹簫的司馬霖、寒玉仙子，應該不至有太大危險！

謎底必須揭曉，第五乘，第六乘，第七乘，第八乘軟轎，終於從山角轉出。

五、六兩乘軟轎上，是「大荒逸士」西門缺，「血杖仙娘」龍妙常等「大荒二老」。

他倆人，是活人，並未像「白山枯佛」「黑水醉眞」那樣玉筯雙垂，奄然化去，但却躺在轎中，連坐都坐不起來，業告癱瘓得不能行動！

七八兩乘上，自然坐的是司馬霖和寒玉仙子，情況也不太妙！

司馬霖手中持着一管紫玉簫，臉色慘白，精神十分疲憊，彷彿突然蒼老了一二十年光景！

寒玉仙子稍好一些，但左肩頭也衣裳破碎，滲出不少血漬，手中則持着一管青玉簫，和一根業已折斷的龍妙常成名「血杖」！

情況明顯，這一仗，是打勝了，但勝得很慘！

這極可能還是由於邋遢和尙，醉酡道士的偉大犧牲所致？……

但不管怎樣，「慘勝」仍屬勝局，雙親健在，大敵已廢，司馬玉娃和司馬玉嬌自然含着滿眶痛淚，發出了一聲歡呼！

這聲歡呼，提了柳延昭的神，要了萬心玄的命！

萬心玄是聞聲偸瞥，看見「大荒二老」那副慘相，不禁魂飛胆怯，萬念皆灰的，在柳延昭精神煥發，全力施爲下，五臟齊崩，畢命倒地！

——全文完——